



葡語作家叢書

8

文學系列



卡米洛·卡斯特羅·布朗庫

一個天使的墮落

翻譯 · 王鎮瑛

澳門文化司署與花山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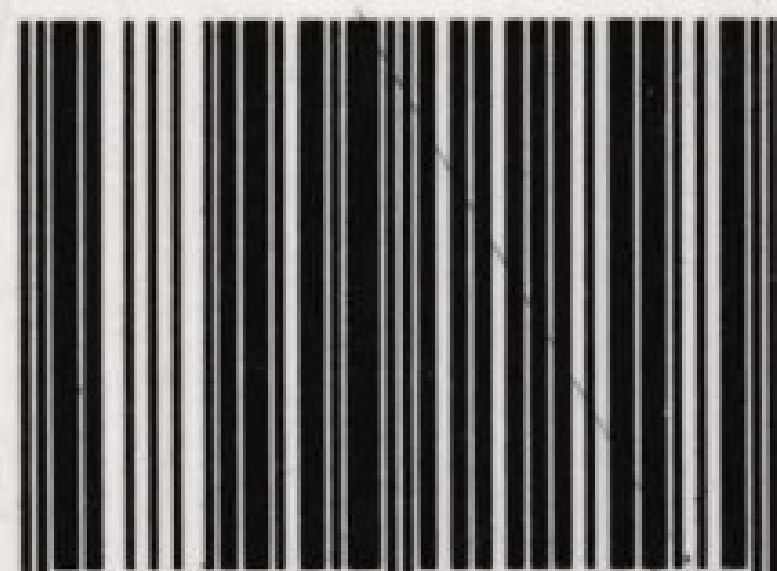
... e a sua chaga por
... por nome Louren
... e Datantes, e hum
... co, e bu Clerigo.
... e amay donos
... e o Day.
... te feito
... ntrão
... m nob
... molher



CAMILO CASTELO BRANCO
A QUEDA DUM ANJO
SÉRIE LITERATURA

卡米洛·卡斯特羅·布朗庫（1825——1890）是在十九世紀自注重情感抒發的浪漫主義向着眼於批判社會的現實主義過渡的時期最具影響的散文作家之一。《一個天使的墮落》（1865年）出版的當年正是葡國政治局勢動蕩不安的一年。在這部作品中，卡米洛以影射的方式批評議會，在嘲笑自十九世紀初出現的保守、空想和虛榮風氣的同時，抨擊所謂改組新政策的功利主義。小說中的人物反映了出現在他們日常生活中的遠遠超越了政治的各種矛盾衝突。

ISBN 7-80611-259-6



9 787806 112595 >

ISBN 7-80611-259-6
I·250 定價：6.60 元

ISBN:972-35-0157-0

I 552.44
12

卡米洛·卡斯特羅·布朗庫

評介：若望·比戈特·蘇朗

一個天使的墮落

翻譯：王鎖瑛

澳門文化翻譯與花山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Título: A Queda Dum Anjo

書名：一個天使的墮落

Autor: Camilo Castelo Branco

作者：卡米洛·卡斯特羅·布朗庫

Edição: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e Editora Montanha das Flores

出版：澳門文化司署與花山文藝出版社

Colecção: Biblioteca Básica de Autores Portugueses (Série Literatura), vol. 8

類別：《葡語作家叢書》文學系列之八

Coordenação: Ana Paula Laborinho

統籌：林寶娜

Tradução para Chinês: Wang Suo Ying

中文翻譯：王鎖瑛

Apresentação Crítica: João Bigotte Chorão

評介：若望·比戈特·蘇朗

Direcção Gráfica: Victor Marreiros

封面設計：馬偉達

Fotocomposição, Montagem e Impressão: Editora Montanha das Flores

植字·排版及印刷：花山文藝出版社/河北新華印刷一廠

Tiragem: 10 000 Exemplares

發行數量：10,000冊

1.ª Edição: Macau, Shijiazhuang (Hebei, China) 1995

第一版：澳門/石家莊（中華人民共和國河北省）

ISBN: 972-35-0157-0

葡語作家叢書

一個天使的墮落

卡米洛·卡斯特羅·布朗庫 著

王鎖瑛 譯

澳門文化司署/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石家莊市北馬路45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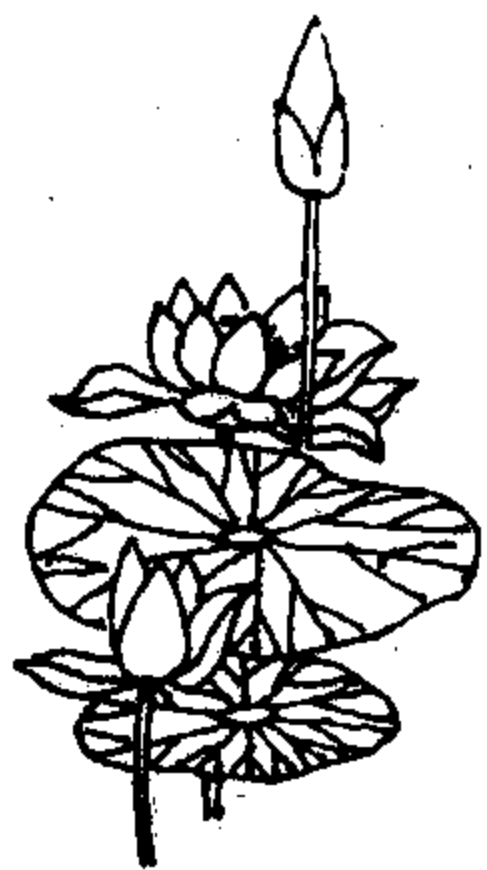
河北新華印刷一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850×1168 毫米 1/32 8.125 印張 200 千字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0,000 定價：6.60 元

ISBN 7-80611-259-6/1·250

評介： 作家及作品



作為一名卓而不群、超凡入聖的作家，卡米洛·卡斯特羅·布朗庫（1825—1890）的情況不能套用某一公式來解釋，或框在某項理論範圍之內。在他呱呱墜地之時，所呼吸的空氣——反叛、激情和捨身——都是浪漫主義所特有的。卡米洛成為浪漫派，這取決於他處的年代、性格和生活——無論何時何地，他都是一個不同凡響的人，擁有不同凡響的作品。十九世界中葉的波爾圖城，不僅僅是葡萄牙的北國都城，更是全國的文學之都。在那兒，卡米洛與葡萄牙浪漫主義先驅阿爾梅達·加雷特和亞歷山大·埃爾庫拉諾之後的一代浪漫派共同相處。在那兒，他閱讀了夏多勃里昂、繆塞、拉馬丁、雨果、拜倫的作品，這些作家在歐洲傳播世紀之惡：一種極端化的個人主義，并讓感情凌駕於理性

*** 葡語作家叢書 ***

之上。在那兒，他以放縱的生活和傲慢的作品使資產階級的商業城市震驚，一次又一次的狂戀、報刊論戰、決鬥、格鬥，一次自殺未遂的事件，年輕的卡米洛一樣也沒少做，完全符合浪漫派不遵常規、不守分寸的形象。如果說有兩個詞可以為浪漫主義下定義，這兩個詞就是“沒有節制”。

他是一個浪漫主義作家，因為他本身是個浪漫的人。他留給我們的這一形象原本是很清晰的，但實際上并非如此，因為有些因素使它顯得模糊，值得我們考慮。這是因為卡米洛，在開始其喧鬧的城市青年時代之前，擁有一個鄉村童年，並接受了傳統教育。一個神甫向他講授了關於基督教和人文學科的基本知識；在後來那漫長而放蕩不羈的一生中，他始終沒有忘記這些啓蒙課程。他的文筆反映了他的古典文化休養。與此同時，他的作品顯示出他對於聖經作品的稔熟以及一種十分強烈、但并非總是符合正統觀念的宗教感情。他也體驗了一個古老的矛盾，古老得猶如人類本身。根據這一矛盾，我們看到了善，並且肯定了善，但我們却在行惡，這主要是出於我們本性的軟弱，而不是出於邪惡的用心。當時正是浪漫派的“厄星”在他的夜空中閃爍。

既屬於都市又屬於山野的卡米洛；既是浪漫派又是古典派的卡米洛；既是天主教徒又是懷疑論者（倘若并非不可知論者）的卡米洛；既是平民又是貴族的卡米洛；既熱戀又厭戀的卡米洛；既富有同情心又咄咄逼人的卡米洛；文筆既感人又刺人的卡米洛；既寫報刊連載又寫文學傑作的卡米洛；既因襲傳統又目光敏銳的卡米洛；散文風格既辛辣又奔放的卡米洛——正是從這種種矛盾面的組合中，或者更確切地說，正是從這些互相補充面的組合中，產生了卡米洛這個人和這個作家的魅力。

作爲一個雙面的人、一個複雜的作家，我們怎麼能將卡米洛套在某一格式之內，或框在某一理論範圍之內呢？

雄辯的感情和滔滔的言語——正是感情的力量彌補了修辭的不足——造就了這位偉大的浪漫主義作家。同時，他也表現出是位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因爲他對某些地方和某些人物作了簡直是照相式的精確描寫，特別是大自然中的山脉、河流，以及鄉村裏的婦女和男子，在他筆下栩栩如生。有一些地方被我們稱爲卡米洛之地，因爲我們是從他的書中才瞭解到那些地方的。當我們置身那裏，回想着一頁又一頁的描寫文章時，不禁對這位天生并不擅長描寫的作家的描寫才華感到驚異。在一部小說那扣人心弦的 200 多頁裏，他熱切地敘述着一段戀與死的故事。

在卡米洛那大量而不凡的作品中有不少佳作，它們也是葡萄牙文學寶庫中的最優秀的作品。首推《被毀滅的愛情》(1862)，堪稱我們文學史上最出色、最動人的悲劇之一。繼無人超越的《路易斯·德·索薩修士》(1843)之後，這部悲劇小說把古典作家歸於韻文的優勢賦於散文：超然地表現那似乎是超人、極爲人性化的凡人之情。瑪麗亞娜是葡萄牙文學史上一個偉大的婦女形象，堪與世界文學中的偉大悲劇人物相比：她如此腴腆和高尚，使我們甚至忘却了她是一個魯莽衝動的粗漢的女兒。而黛萊莎——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如果說她白璧微瑕，那并不是因爲她人品欠高，而是因爲加在人物身上的典型的卡米洛式書信造成的。作爲一部情節洗練、平鋪直叙的悲劇小說，《被毀滅的愛情》沒有在細枝末節上糾纏，更沒有離題跑轍；而通常這些現象會迫使卡米洛“回到正題”，“言歸正傳”，重接話題。《被毀滅的愛情》抓住要點，從籠罩不祥氣氛

的開端徑直衝向高潮和不幸的結局，一氣呵成。

《米約省故事》(1875—1877)是浪漫主義悲劇《被毀滅的愛情》和現實主義小說《普接金斯的西巴女》之間的過渡作品。在這些故事中，雖說愛情仍然命定不幸，但不再那麼崇高神聖，人物也不再那麼冰清玉潔。卡米洛從呼吸着浪漫的理想主義的高山之巔往下走，踏上這塊缺乏詩意的土地。這裏的人們，即使是天使，也已經墮落於人間，已經不可避免地墮地了。現實主義，或者用另外的話來說，是凡人凡事佔有了卡米洛，哈哈大笑把過時的、老是愁眉苦臉的浪漫主義攆走。體現這種反理想主義以及這種不顧廉恥之笑的最完美的例子當推《歐澤比烏·馬卡里奧》(1897)和《無賴》(1880)。它們是自然主義的漫畫作，並不證明作者已皈依新美學。是一次練筆、一次模仿、一段特寫音樂，是鬥牛士無畏地踏入了對手的陣營。

拋棄了挑釁和戲謔的意圖，靈巧地把現實主義的客觀觀察與浪漫主義的誇張修辭調和起來，《普拉金斯的巴西女》(1882)是卡米洛寫作生涯中的一個里程碑。這位寫中篇小說的老將終於寫了一部長篇小說。在書中，他以一種令人叫絕的大師筆法，把擅長催人淚下的愛與死題材的浪漫派天賦，對於歷史的愛好（已經不是理想化的中世紀歷史，而是當代歷史，活生生的正在進行的歷史）以及進行精確記載的能力結合在一起。在關於瑪爾塔·德·普拉金斯的心理與生理悲劇中（受挫折的愛情和被迫的婚姻逐漸把她引向瘋狂），他加進了關於冒牌國王唐米格爾的一段插曲。這位被自由主義革命趕走的“國王”回來了，在他的追隨者心頭又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花。這是一段有趣的間奏曲，一方面緩和了瑪爾塔的故事所造成的緊張情緒，另一方面以漫畫手法描繪了葡萄牙的一種塞巴斯蒂昂主義，或曰

救世主降臨說，相信這一切的人總是指望着，會有一個人像舞臺上從天而降的神仙，實現解救人民出苦海的奇跡。卡米洛不僅寫了《普拉金斯的巴西女》這部偉大的小說，而且書中有幾頁堪稱他的精華之頁，在他的每一部作品選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優秀的一頁又一頁，時而栩栩如生，時而激動人心，向我們描繪着那齣滑稽劇（或民間鬧劇）、冒牌國王豐盛的飯食以及他如何在藏身的酒窖中被抓獲、人們如何為中邪的瑪爾塔驅鬼、她丈夫如何準備和實施謀殺計劃等等。

在《被毀滅的愛情》之後和《米約省故事》之前，或者說，在浪漫主義悲劇和向現實主義靠近之間，卡米洛發表了《一個天使的墮落》（1866）。在這部作品中，譏諷的意圖沒有蛻變成奚落，如在所謂的“戲謔”小說《歐澤比烏·馬卡里奧》和《無賴》裏那樣。在《一個天使的墮落》中，諷刺戰勝了挖苦。與挖苦“疏遠”的這種“客觀態度”使作者看得更遠，往下走得更深。在這部具有現實意義和普遍意義的、令人回味的諷刺小說中，他所抨擊的是整個階級。卡米洛具有非同一般的直覺，他覺察到後來被意大利社會學家加埃達諾·莫斯卡所稱呼的“政治階級”的存在。這是一個由少數人組成的社會集團，其動力就是對於權力的野心，一旦抓住這權力，就再也不願鬆手。對於這個階級來說，政治不是人生路途中的某個事件，更不是出於履行公民義務的覺悟而進行的服務性行為，而是一種職涯，一種“職業”，可以讓他們坐享歸於特權者的利益。他們不是自然產生的領袖或社會精英，集中在一起進行立法和統治，而是一些個人結黨營私，毫無顧忌地攀登權力的階梯，並終身佔據權力的寶座。他們總是、並僅僅在野心的驅動下，倒戈換黨，從不捫心自問立場的連貫性或解釋思想演變的過程。這就是《一

個天使的墮落》的題材，這就是“故事的主人公”的歷程。他是葡萄牙北部農村的一個貴族老爺、一個富有的財產繼承人。他的名字像他的打扮、像他所閱讀的書籍、以及像他的演說一樣古怪過時。卡米洛承認他沒有想象力，是根據回憶著書的：他的小說的原材料來自他以前所看到的、所聽到的和所讀到的。如果他說的是實話（但是他的話常常出於譏諷的意圖，所以不能根據字面來理解含義），那麼他的很多小說都是根據真人實事寫的，也就是說，他的素材來自真實的人物和事件，易於辨認。在這基礎上他再發揮藝術家的創作自由，用想象的面罩掩蓋赤裸裸的生活，使包括人和物在內的一切得以改觀變樣。這樣，似乎“故事的主人公”是從作者的個人關係網中移植過來的某個人；而“波爾圖的博士”利博里約·德·梅雷萊斯議員，則可以肯定他擁有埃雷斯·德·高維亞的面貌，儘管是漫畫式的。埃雷斯·德·高維亞是政治家、大學教授、天主教主教，年青時代曾是放蕩不羈的卡米洛的文學伙伴。兩人意見分歧後，卡米洛把他作為猛烈諷刺的對象。在一個生有諷刺家脾氣的論戰者筆下，沒有一個形象能夠幸免：一切寫照都成了漫畫。在卡米洛無數的犧牲品下，我們只記得他們那令人發笑的臉，我們很難擺脫這些臉來重新勾勒真正的面貌。

卡利斯特·埃洛依和利博里約·德·梅雷萊斯在議會裏唇槍舌戰，猶如同室操戈的兩兄弟，脫胎於同一修辭學，學會怎樣使他們的演說慷慨激昂。在這一類演說裏，華麗的詞藻掩飾了思想的貧困，似乎運用最罕見和最響亮的詞語就是演說家的主要目的。如果說卡利斯托是一個懷舊者，一個完美的頌昔者的榜樣，那麼利博里約則熱情地表現了他所處的時代和他的進步思想。卡利斯托象徵古老的葡萄牙，代表對傳統和正統葡語

的崇拜，效倣十六世紀薩·德·米蘭達的克己例子，（似乎）是一個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的人。利博里約·德·梅雷萊斯則體現了對於新鮮事物的迷信，只是因爲事物新而對它們抱有宗教式的信仰，篤信外國模式的優越性，反映了歐洲對外省人的誘惑。“歐洲在哪裏？”問話的是卡利斯托的老婆，一個沒有什麼文化、沒有任何地理常識的女人。“歐洲，”答話的是另一個女人，她也不諳地理，然而精明狡黠，“就是我們現在走動的這個世界”……

這是兩種思維方式——卡利斯托的思維方式和利博里約的思維方式——發生了衝突，在維護各自的民族主義和歐洲主義、沙文主義和對外開放、傳統和革新、鄉村和城市的立場時互不退讓。這就是《一個天使的墮落》所具有的超國界和超時間的意義。在某種程序上，這一意義因爲作者的漫畫化傾向而有所減弱，因爲他刻意突出人物身上最可笑的地方，一個那麼因循守舊，另一個則那麼野心勃勃。

但是，如果說利博里約·德·梅雷萊斯博士沒有使卡米洛稍有心軟，似乎卡米洛的目的就是要清算私人賬，那麼，卡利斯托·埃洛依則受到了仁慈的待遇。書中不止有對一個荒唐古怪者的掩飾不住的同情感，而且走得更遠一些：創造者與被創造者合成一體。如同卡利斯托·埃洛依，卡米洛也是一個語言純正癖者、古物愛好者及博學的讀者，愛讀“編年史、教會史、名人傳記、地理書、古代法律、特許法、葡萄牙王家歷史學院論文集、歷代國王紀元表、幣章學、家譜、年刊、古詩等”。當所有的人都譏笑卡利斯托的談吐、打扮和熱情時，卡米洛却設法抬高這位人品并不十分令人討厭的先生和這位捍衛純正語言及良好風俗的勇士。而當卡利斯托從天使降爲極其平常的凡人、

*** 葡語作家叢書 ***

受制於誘惑和凡人的情愛時，這種好感就變成了惺惺相惜。更何況卡利斯托以前住在偏遠的外省，埋頭學習，出於利益關係——爲了讓兩大家業合二爲一——才娶了特奧多拉表妹，一個沒有任何女性美、一點也不懂愛情是又酸又甜又煩惱的女人。

卡利斯托娶了一位其貌不揚、愚昧無知、講究實利的老婆。作爲家裏的女總管，她是一個沒有情愛、也不可能愛戀的女人（出於丈夫的一種實用主義理解，“她作爲家庭主婦，應該以家爲重”）。卡利斯托被暴露在誘惑之下，並且似乎被證明有理由受到誘惑。年到四十的人易中“午時魔鬼”的埋伏，卡利斯托在一位美如天仙的寡婦伊菲革涅亞身上發現了“夏娃”，使他嚐到了“禁果”。

超越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善”與“惡”兩分法，也超越專業作家的衣食父母——讀者們——一致默認的有關小說教益的觀念，卡米洛走向真實的生活和複雜的人生，爲卡利斯托作了寫照：他對自己 and 對世界均心滿意足，沒有因爲拋棄髮妻和背棄理想而發現出明顯的後悔。在他懷抱理想主義以及憤怒地預言未來的年代裏，實用主義者埃斯特萬斯神甫不是對他說過，世界就像一條河流，繞過重重障礙，毫無牽掛地向前嗎？他和其他許多人都深信“想阻擋時代的洶湧潮流是徒勞的”。

卡利斯托最終信奉起這一宗教或這一明智的人生觀，不再關心個人的墮落或世界的墮落。桑喬戰勝了堂·吉訶德。人們一直說、並且重複地說卡利斯托·埃洛依是塞萬提斯筆下英雄的葡萄牙現代翻版。無節制地閱讀騎士小說使堂·吉訶德失常，脫離現實，神志錯亂，生活在烏托邦王國裏。但卡利斯托所走的道路恰恰相反：從烏托邦走向現實。此外，即使在狂戀古代和古風的年代，卡利斯托也沒有生活在世外。他熟悉莊稼地裏

的問題，聽取鄰居們的埋怨和要求。那些鄰人強迫他接受市議會主席一職，充當捍衛他們利益的雄辯、博學而正直的衛士。後來，他們又想將他放在更高的位置，去首都爲沒有發言權的人發言：他將成爲政權中心之一裏的“人民之聲”，公民抗議之聲的代言人，這些公民只有在繳稅時才沒有被遺忘。

卡利斯托·埃洛依里堂·吉訶德式的理想主義者。然而，當他在提出反對多餘開支和奢侈浪費的措施時却是明智的。這些措施並不錯在不合時宜：不合時宜的是用詞，是從古舊的古典作家那兒搬來的詞語。倦於鬥爭，遭到甚至同派人的譏笑，又受到愛情的搖撼，卡利斯托這位反對派議員反戈一擊，轉坐政府派的位子。桑喬趕走了堂·吉訶德。卡利斯托自我辯解說，他對動亂深惡痛絕，深信只有行政當局才能保證秩序。他終於趕上了時代，成爲一個開明的自由主義分子。對於那些因他突變而惱火的人，他大談哲理：“思想並非在人腦裏形成；它們在空中飛舞，包含在空氣中供人呼吸，溶化在水中供人飲喝，滲進人的血管，進入細胞分子，對人體進行重鑄、重組和更新。”假如說是里斯本使外省人開化，那麼是歐洲，是法國和意大利的純淨空氣清除了古籍古紙在他雙肺中留下的塵灰。他成了一位外表儒雅、打扮講究的男子。外表的改觀宣告了內心的變化。

卡米洛對於自己筆下人物的好感，正如我們在前面已經談到的，帶有一種惺惺相惜的成分。難道他不也是一個墮地的天使嗎？難道他不也在追求非法和違法的愛情嗎？難道他不曾夢想過道德的生活，通過筆下的很多人物讚揚這種生活，并把他們變成模範人物？但是，在卡利斯托·埃洛依的演變史上，有比笑聲更多的東西：有無聲的懷舊感，有掩飾的淚水。這是在懷念卡雷特所說的那些純潔的翅膀，是在懷念永遠失去了的純

潔性。卡米洛在他的許多書首都放上一段概括性的引文，有時，就用這引文開始書寫。但是在《一個天使的墮落》中他沒有這樣做。讓我們來代替作者，爲他挑選該書所缺的一段引文，例如可用這句摘自浪漫主義詩人繆塞的詩句：人，墮地的天神，思念着上天。在他幸福的地面生活中，卡利斯托·埃洛依是否會思念他從中掉下來的九重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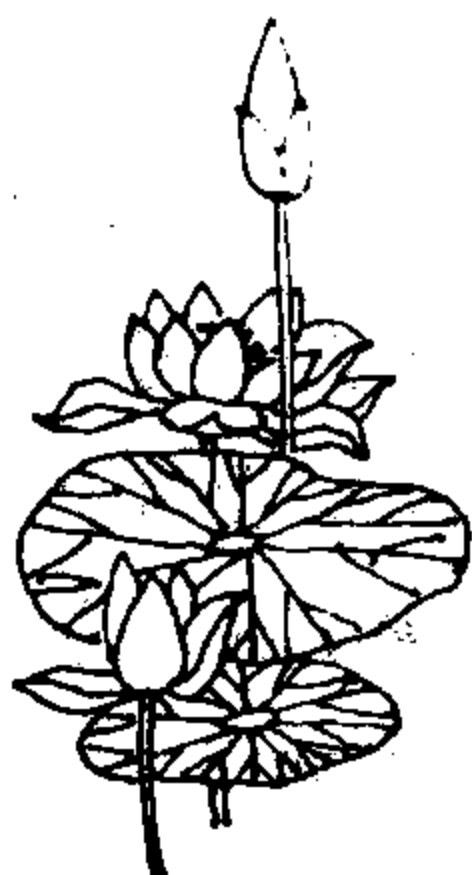
運用豐富而複雜的語言，提到文化和歷史方面的情况——所謂的“復興運動”提出了關於發展國家落後經濟的政策——，使這部作品成爲一本非常葡國式的書，然而它具有全球性的意義：人是脆弱的生物，政治是一些人的職業，愛情是一種雙重感情，可以拯救那些失去它的人。

正是一個偉大的葡萄牙作家的這部偉大作品，王鎮瑛老師作出了勇敢的努力進行翻譯。如果說我不能對譯文發表意見，那麼我有權利說，她讀寫葡語的流利程度，以及她對於卡米洛世界的瞭解，使她有能力進行這些工作。

葡萄牙人曾懷抱全球航海的志向，穿越重重大洋，到達遙遠的東方土地，這個時代已經過去很久了。如今，不再是航海家或傳教士從西方去東方；向陌生的讀者顯示陌生世界的任務被交給了作家。作爲一個深沉的國家的代言人和葡萄牙語的語言大師，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够像卡米洛·卡斯特羅·布朗庫那樣適合去另一文化和語言國土擔任葡萄牙大使。

若奧·比戈特·紹隆

作者的生平及主要作品



卡米洛·卡斯特羅·布朗庫是葡萄牙文學史上的偉人，是浪漫主義時期葡萄牙文壇的代表人物，曾被譽為“（伊比利亞）半島第一小說家”。

卡米洛生於1825年，是葡萄牙北部一個貴族家庭的私生子，他的祖父曾任地方法官，死於謀殺。他的叔父被流放印度，長眠異鄉，卡米洛誕生時，家業已經敗落，再加上他兩歲喪母，10歲喪父，所以他的姑姑總是對他說：“必須成為不幸的人，以免與我們家族的命運產生矛盾。”這話在他腦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他16歲時結婚，但是沒過幾年就拋棄了妻子與情人而出走，然後又一次反悔。他長期行踪不定、放蕩不羈，直到遇見了安

***葡萄牙作家叢書

娜·普拉西多。當時安娜是個有夫之婦，盡管如此，她仍於1859年隨卡米洛私奔，結果被關進波爾圖的監獄，不久，卡米洛也自首入獄：在獄中，他只用了15天的時間，便寫出了其一生中最光輝的作品《被毀滅的愛情》（卡米洛聲稱小說的男主人公西莫奧是他叔父）。此書發表於1862年，被後人奉為葡萄牙文學的經典著作。卡米洛和安娜於1861年被釋放。在這以後的大部分時間裏，他們住在安娜前夫留下的聖米格爾·德塞德莊園，卡米洛就是在那兒告別人世的。

正如卡米洛的姑姑所預言的，在卡米洛的一生中，貧困和不幸的陰影始終追隨着他。他有兩個兒子，一個是瘋子，另一個游手好閑。爲了養家，他被迫像苦役犯那樣工作，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從不停筆。對這種境況他本人是這樣描寫的：“一陣陣疼痛穿過我的胸脯，我伏在桌上邊寫邊吐血，爲的是掙到一家人的麵包。目光在失盲的痛苦中閃爍，而我，寫啊寫，不停地寫。”他一生僅靠寫作爲生，作品涉及小說、詩歌、散文、論文、翻譯等。其中小說的成就最大。在40年的寫作生涯中（1850～1890），他寫了132本書，釋譯了14本書，爲175本書作序，還爲129家報刊撰稿。此外，他還寫了大量信件，據研究卡米洛的著名學者卡布拉爾先生統計，他的寫作總數達6萬頁左右。如果我們把這些面數除以他“勞役”期間的40年共14610天，便能得到一個令人吃驚的事實：忘我地從事葡萄牙文學創作的卡米洛平均每天寫了4頁多紙，連一天也沒有休息。

自1890年起，卡米洛越來越感到失明的威脅，並從醫生那兒確知已經沒有治癒的希望。不堪貧困、災禍和疾病的折磨，又眼見自己無法繼續創作，他終於親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時年65歲。

卡米洛雖然棄世而去，但他在文學上的建樹與世共存。他才華橫溢，憤世嫉俗，部部作品內容生動，人物形象豐滿，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歷來膾炙人口。除了《被毀滅的愛情》外，《祖咒》（1851）、《里斯本的秘密》（1854）、《幸福在哪裏》（1856）、《卡洛塔·安熱拉》（1858）、《監獄回憶錄》（1862）、《心、頭和胃》（1862）、《拯救的愛情》（1864）、《一個天使的墮落》（1866）、《米約省故事》（1875～1877）、《歐澤比烏·馬卡里奧》（1879）、《無賴》（1880）、《普拉金斯的巴西女》（1882）等作品分別代表和反映了他文學創作的各個不同時期，為讀者津津樂道。

卡米洛深受葡萄牙人民的愛戴。他歷盡人生苦澀，但他的愛情生活卻充滿了傳奇色彩，所以，他的作品連同他的生活一起成為學者們競相研究的對象，以至在葡萄牙湧現出一支相當龐大的“卡學”隊伍。自1984年起，專業或業餘的“卡學家”們每年一度在卡米洛故鄉召開“卡米洛研討會”，並出版論文集。1988年，葡萄牙總統蘇亞雷斯親臨研討會會場，參加閉幕儀式並講了話。1989年，研討會對《一個天使的墮落》這部作品進行了專題研究和討論。

譯 者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於里斯本

PRINCIPAIS OBRAS DO AUTOR

Maria! Não Me Mates Que Sou Tua Mãe!

Anátema

Mistérios de Lisboa

Cenas Contemporâneas I — A Filha do Arcediago

Livro Negro do Padre Dinis

Cenas Contemporâneas II — A Neta do Arcediago

Onde Está a Felicidade?

Um Homem de Brios

Duas Horas de Leitura

Lágrimas Abençoadas

Cenas da Foz

Carlota Ângela

Vingança

O Que Fazem Mulheres

Doze Casamentos Felizes

O Romance de um Homem Rico

As Três Irmãs

Amor de Perdição

Memórias do Cárcere

Coisas Espantosas

Coração, Cabeça e Estômago

Estrelas Funestas

Anos de Prosa

Aventuras de Basílio Fernandes Enxertado

O Bem e o Mal

Estrelas Propícias

Memórias de Guilherme do Amaral

Agulha em Palheiro

Amor de Salvação

A Filha do Doutor Negro

No Bom Jesus do Monte

Vinte Horas de Liteira

O Esqueleto

Luta de Gigantes

A Sereia

A Enjeitada

O Judeu

O Olho de Vidro

A Queda dum Anjo

O Santo da Montanha

A Bruxa de Monte Córdova

A Doida do Candal

O Senhor do Paço de Ninães

Mistérios de Fafe

O Retrato de Ricardina

O Sangue

As Virtudes Antigas ou a Freira que Fazia

Chagas, e o Frade que Fazia Reis

Os Brilhantes do Brasileiro

****葡語作家叢書**

A Mulher Fatal

Voltareis, Ó Cristo?

O Carrasco de Victor Hugo José Alves

Livro de Consolação

O Demónio do Ouro

O Regicida

A Filha do Regicida

A Caveira da Mártir

Novelas do Minho

Eusébio Macário

Suicida

A Corja

A Brasileira de Prazins

Vulcões de Lama

Traduções em Chinês

(Amor de Perdição, 1862)

作者的主要作品

《瑪麗亞！別殺我，我是你媽媽》，1848

《詛咒》，1851

《里斯本的秘密》，1854

《當代場景之一——阿爾塞迪亞哥的女兒》，1854

《迪尼斯神父的黑書》，1855

《當代場景之二——阿爾塞迪亞哥的孫女》，1856

《幸福在哪裏？》，1856

《自豪的人》，1856

《讀書二小時》，1857

《祝福的眼淚》，1857

《河口紀事》，1857

《卡洛塔·安熱拉》，1858

《復仇》，1858

《女人在做什麼》，1858

《十二樁幸福婚姻》，1861

《富翁浪漫史》，1861

《三姐妹》，1862

《被毀滅的愛情》，1862

《監獄回憶錄》，1862

《奇聞錄》，1862

《心、頭、胃》，1862

《災星》，1862

《散文時代》，1863

****葡語作家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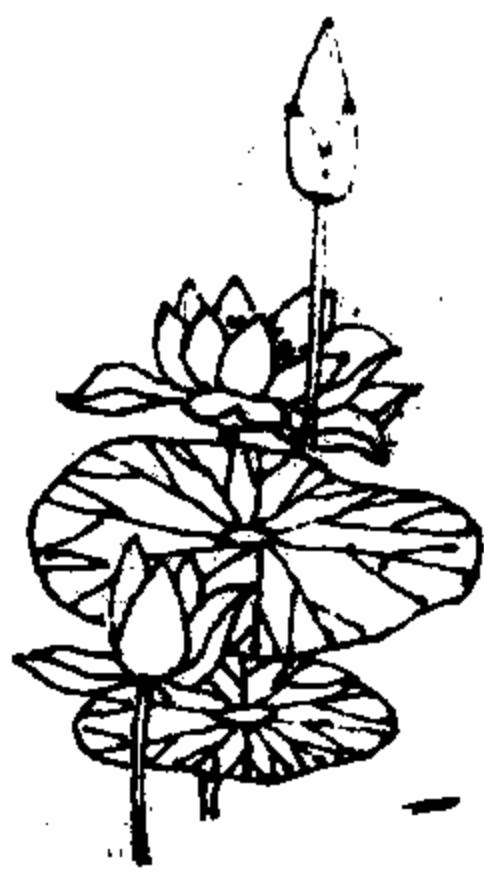
- 《巴濟里奧·費爾南德斯歷險記》，1863
- 《善與惡》，1863
- 《吉星》，1863
- 《吉列爾美·多·阿馬拉爾回憶錄》，1863
- 《麥垛尋針》，1863
- 《被拯救的愛情》，1864
- 《黑心醫生的女兒》，1864
- 《基督山》，1864
- 《莉德伊拉的二十個小時》，1864
- 《骷髏》，1865
- 《巨人之戰》，1865
- 《美人魚》，1865
- 《棄女》，1866
- 《猶太人》，1866
- 《玻璃眼》，1866
- 《天使的墮落》，1866
- 《山中聖徒》，1866
- 《戈爾多瓦山的女巫》，1867
- 《坎達爾的瘋女人》，1867
- 《尼南埃斯的王公》，1867
- 《法飛的秘密》，1868
- 《里卡爾迪娜的畫像》，1868
- 《血》，1868
- 《古老的道德》，1868
- 《巴西人的寶石》，1869

- 《致命的女人》，1870
《基督，君歸何時？》，1871
《維克多·雨果·若澤·阿爾維斯的執刑者》，1872
《開懷篇》，1872
《金魔》，1873
《弑君者》，1874
《弑君者的女兒》，1875
《殉教者的頭骨》，1875 / 76
《米約省的故事》，1875 / 77
《歐澤比烏·馬卡里奧》，1879
《自殺者》，1880
《無賴》，1880
《普拉金斯的巴西女》，1982
《泥火山》，1886

譯成中文的作品

《被毀滅的愛情》(Amor de Perdição, 1862)，顧逢祥、薛川東
譯，甘肅人民出版社。

譯者說明



十幾年前，當我第一次讀到葡萄牙文學巨匠卡米洛·卡斯特羅·布朗庫的代表作《被毀滅的愛情》時，便被作品內容所震撼，亦為作家的魅力所傾倒。當時，我還用葡萄牙文寫了一篇論文，把小說中的愛情悲劇與《紅樓夢》中的寶黛愛情悲劇作比較。

1988年，我在葡萄牙應邀參加了第五屆卡米洛研討會，作了題為《兩個愛情悲劇》的發言。當時，人們正在議論籌辦卡米洛逝世一週年的紀念活動。我以為，對於一個作家最好的紀念，應該是讓更多的讀者瞭解他，而把他的作品譯成中文，就是向中國讀者介紹他的最好辦法，所以我決定翻譯他的一部份小說，作為我的一份

小小獻禮。

在卡米洛衆多的名著中，我選擇了《一個天使的墮落》，主要基於兩個理由：第一，卡米洛的一個主要寫作特點是運用諷刺手法，《一個天使的墮落》堪稱這一風格的代表作，他的犀利和幽默在此書中表現得淋漓盡致，歷來爲文學界和批評界所推崇。第二，在葡萄牙讀者中，小說主人公是個有爭議的人物。小說主要描寫了一個外省貴族卡利斯托當選議員進京後發生的種種變化，包括政治態度、生活習慣和愛情觀念。有人認爲卡利斯托是葡萄牙的堂吉訶德，在小說開頭，他閱讀古代作品入迷，企圖用理想化的古代精神改造社會，在國會發表攻擊抒情歌劇的演說，提出關於制止奢侈的措施，並爲糾正社會與人類的弊端到處奔走，與堂吉訶德以騎士身份出門行俠、改造社會何其相似也。有人認爲在卡利斯托身上有作家本人的影子，難道卡利斯托的伊菲革涅亞不就是卡米洛的安娜嗎？有人認爲卡利斯托的形象具有現代性，說葡萄牙在1974年推翻獨裁政府後新成立的國會裏就有類似的成員(?)。有人認爲卡利斯托進京後忘了本，從坐懷不亂到與人姘居，從勤儉持家到貪圖享樂，構成了一部道德悲劇。但也有人針鋒相對地提出，卡利斯托的墮落實際上意味着他人格和精神的昇華，他不再土裏土氣，擺脫了陳腐觀念的束縛，敢於追求愛情；也意味着他在政治上的進步，因爲在新舊葡萄牙的鬥爭中，他從一個落伍者變成了自由主義分子，趕上了時代潮流……到底應該怎樣看待卡利斯托這個人物呢？還是請讀者在看完書後自己下結論吧！

對於一個譯者來說，語言大師卡米洛筆下的《一個天使的墮落》是一部高難度作品。我自愧能力有限，不能體現原文之精華，只求把故事情節完整地介紹給讀者。卡米洛在小說中引

用了大量的典故，提到了很多歷史人物和事件，還運用了不少雙關語，為方便讀者起見，在可能的情況下，我都加了譯註。此外，根據書中不同人的身份和情節，卡米洛安排他們說了不少拉丁語、法語等詞句，譯文中都直接譯出，用異體字表示，特此說明。

還要指出的是，我在釋譯過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難，承蒙 Leonor Seabra 女士、Luís Sá Cunha 先生和 Rios 神甫仔細地為我解答原文中的疑難；初稿完成後，黃錦炎教授（獲諾貝爾獎作品《百年孤獨》的中譯者之一）曾熱心閱讀全稿，提出了很多中肯的修改意見；當我進行最後的校審時，著名學者 João Bigotte Chorão 先生從百忙中抽出時間，為我答疑，並為此書寫了評介。在此，我謹向這些無私的朋友表示我真誠的謝意。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譯文未能趕在卡米洛逝世一百週年時出版。

最後，我要衷心感謝澳門文化司署，使我能夠有機會把此書獻給廣大的中國讀者，也獻給每年一度的卡米洛研討會。

譯 者

1992年12月於里斯本

ÍNDICE

Apresentação Crítica (1)

Biografia e Principais Obras do Autor (1)

Palavras da Tradutora (1)

A Queda Dum Anjo

I – O Herói do Conto (3)

II – Dois Candidatos (8)

III – O Demónio Parlamentar Descobre o Anjo (13)

IV – Asneiras da Erudição (18)

V – Estreia Parlamentar de Calisto (24)

VI – Virtuosas Parvoíçadas (29)

VII – Figura, Vestido, e Outras Coisas do Homem (38)

VIII – Faz Rir o Parlamento (45)

IX – O Doutor do Porto (52)

X – O Coração do Homem (63)

XI – Santas Ousadias! (67)

XII – O Anjo Custódio (77)

XIII – Regeneração (83)

**** 葡語作家叢書**

XIV – Tentação! Amor! Poesia!	(88)
XV – Ecce Iterum Crispinus	(97)
XVI – Quantum mutatus!	(103)
XVII – In Liborium	(108)
XVIII – Vai Cair O Anjo!	(118)
XIX – Ó Mulheres!	(124)
XX – Proh Dolor!	(127)
XXI – O Mordomo das Três Virtudes Cardeais	(131)
XXII – Outro Abismo	(138)
XXIII – Tenta o Seu Anjo da Guarda Salvá-lo Mediante uma Carta da Esposa	(145)
XXIV – A mulher fatal	(151)
XXV – Perdido!	(161)
XXVI – E Ela Amava-o!	(165)
XXVII – A Saudade e a Ciência em Diálogo	(171)
XXVIII – Ingratidão de um Deputado	(175)
XXIX – O Demónio em Caçarelhos	(180)
XXX – Como Ela o Amava!	(189)
XXXI – Vence o Demónio! Chorjam os Anjos!	(195)
XXXII – A Virtude de Teodora em Paroxismos	(200)

XXXIII – Escândalos	(205)
XXXIV – Perdida!	(210)
XXXV – A Felicidade Infernal do Crime	(219)
XXXVI – Saldo de Contas Conjugal	(222)
Conclusão	(226)

目 錄

評介：作家及作品.....	(1)
作者的生平及主要作品.....	(1)
譯者說明.....	(1)
一個天使的墮落	
1. 故事的主人公.....	(3)
2. 兩位候選人.....	(8)
3. 魔鬼國會發現了天使.....	(13)
4. 博學者幹的傻事.....	(18)
5. 卡利斯托在國會的首次亮相.....	(24)
6. 道德的蠢行.....	(29)
7. 卡利斯托的相貌、衣着及其他.....	(38)
8. 國會裏的笑料.....	(45)

9. 波爾圖的博士.....	(52)
10. 男人的心.....	(63)
11. 可敬的魯莽！.....	(67)
12. 守護天使.....	(76)
13. 破鏡重圓.....	(83)
14. 誘惑！愛情！詩歌！.....	(88)
15. 討厭鬼又來了.....	(97)
16. 多麼大的變化！.....	(103) 、
17. 在利博里約之家.....	(108)
18. 天使將要墮落.....	(118)
19. 啊，女人們！.....	(124)
20. 多麼沉痛！.....	(127)
21. 神德總管.....	(131)
22. 又一個深淵.....	(138)
23. 他的守護神.....	(145)
24. 命中的女人.....	(151)
25. 不可救藥.....	(161)
26. 她愛他.....	(165)
27. 談話中的情思和學問.....	(171)
28. 忘恩負義的議員.....	(175)
29. 加沙雷廖斯村的魔鬼.....	(180)
30. 他多麼愛她！.....	(189)
31. 魔鬼獲勝！天使哭泣！.....	(195)
32. 特奧多拉的道德奄奄一息.....	(200)
33. 醜聞.....	(205)
34. 她完蛋了.....	(210)

****葡語作家叢書**

- 35. 該詛咒的罪惡的幸福..... (219)
- 36. 夫妻賬的結算..... (222)
- 結束語..... (226)

獻給

最最尊貴和尊敬的安東尼奧·羅德里格斯·桑
巴約先生

我的朋友：

我又一次向您獻上我的一個小玩意兒。為了假表謙虛，我把我認為極有價值的一些東西稱作小玩意兒。閣下閱讀了這些東西，并曾經表示讚賞。倘若不是這些東西，自然我亦不會獲得閣下的青睞。尚在認識我之前，閣下就想煞住我那厄運之輪的轉動，對於這輪子，我一直像孩童們滾鐵圈似地擺弄它。我究竟做了什麼，竟然使我傑出的朋友如此動情？我寫了幾部無足輕重的書，類似這本獻給您的書。

現在并不是我向閣下獻上窮供品的好機會。我想起了我們的迪奧戈·德·特維的一句格言：

窮人向富人贈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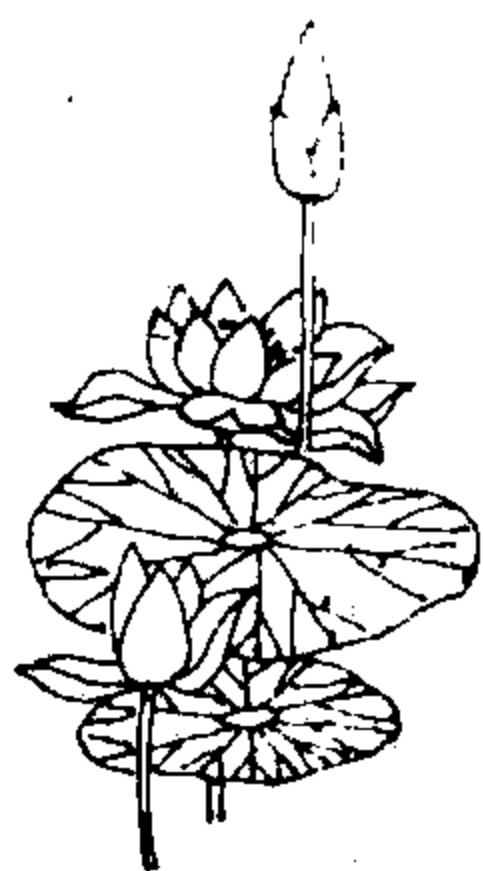
好像撒下張張網

嚼舌的人一定想見見那些網，其實他們不知道，在很早以前，閣下就使我欠下了永久的、深深的感激之情。

卡米洛·卡斯特羅·布朗庫

1865年9月27日於雷沙·達·帕爾梅拉

一個天使的墮落



1 故事的主人公

卡利斯托·埃洛依·德·西洛斯·依·貝內維德斯·德·巴爾布達是世襲的阿格拉·德·弗雷馬斯領地的主人。1815年，他出生在米蘭達附近的加沙雷廖斯村，現年49歲。

他父親與他同名，也叫卡利斯托，是宮廷冊封的貴族騎士，巴爾布達家族第十六代傳人。母親唐娜巴西麗莎·埃斯科拉斯蒂卡來自西洛斯家族，這個家族在教會中擔任高級神職，享受俸祿，而且血統高貴，從米蘭達的創建者唐阿豐索一世國王^①時代起就是顯貴門第。

老卡利斯托的獨子曾在布拉加的神學院修習拉丁語，志在摘取民法和教法博士

^① 唐阿豐索一世 (D. Afonso I) 是葡萄牙王國的第一個國王 (1111—1185)。

桂冠。不料父親去世後，母親不願獨居府邸形影相弔，因此對兒子的攻讀計劃橫加反對。卡利斯托向來孝順，便放棄了學業，轉而着手料理一些家事，同時開始博覽家中豐富的藏書。這些書部份是他父親的祖產，但大部份來自他母親那些顯赫的親戚們，他們中有神學博士、受俸神甫、宗教法官、神學教授、唱詩班領班、副主教和主教。

卡利斯托年近二十時，娶了遠房表妹特奧多拉·巴爾布達·德·菲格羅亞爲妻。她是特拉瓦加領地的繼承人，爲人謹小慎微，只曉得料理家業；知識貧乏，無知得幾乎缺乏理智。

兩家的封地合併後，卡利斯托便成了教區的首富。又過了十年光景，他家的產業明顯增加，這大部份要歸功於卡利斯托的節衣縮食和限止享樂，再加上唐娜特奧多拉那守財吝嗇的天份。

“縫縫補補又一年”，這是特拉瓦加的繼承人的口頭禪；遵循着這條心愛的格言，她不停地縫呀補呀。她高超的織補技藝深得家人贊賞，而且在方圓二十公里的範圍內，甚到更遠的地方，成了被人稱道的榜樣。

在她裁剪補丁或鉤補襪子脫針的時候，她丈夫則埋頭書卷，直至夜深人靜，便枕着書本睡去。等到一覺醒來，腦子裏就開始盤點家產。

卡利斯托的藏書盡是些編年史、教會史、名人傳記、地圖冊、古代法律、特許法、葡萄牙王家歷史學院論文集、歷代國王紀元表、幣章學、家譜、年刊、古詩之類的古董。

在現代外國語言中，他略知法語。然而，他對拉丁語之熟練如同他的母語，對希臘語也能應用自如。

他強記博學，孜孜不倦地啃書本，因而理所當然成了一名古代史學者，儼如一個貯存葡萄牙歷史史實和人物的資料庫。

後山省的學者們在破譯碑文和銘文時，或在確定因作者說法不一而爭論不休的年代和史實時，總要把他當作當然的仲裁人，向他請教。

對貴族們的血統和家系，他都研究得一清二楚，沒有半點疑惑。他可以挖出已入土七百年的古人，證明在1201年，唐弗阿斯·門多娶了一個工匠的女兒，而唐娜多爾西婭則自辱門庭，下嫁其兄唐帕約·拉米雷斯手下的一名槍手為妻。

飽受他那條毒舌攻擊的當地貴族們也不甘示弱，他們散佈流言說，貝內維德斯家族中曾出過一個身為教士的、不可救藥的色鬼、酒徒加饕餮。有一次，大主教唐巴托洛梅烏·多斯·馬蒂萊斯修士^①問他叫什麼名字，他回答說：“奧諾費雷·德·貝內維德斯。”大主教揶揄說：“像你這樣生活，你最好改個名字叫‘杯內物迷士·加·花天酒地士’”。或許是因為出自聖人之口，這一諷刺顯得風趣而不尖刻。然爾當卡利斯托得知當地貴族居然對自己如此冒犯，便對他們的祖先進行了仔細調查，結果發現幾乎每一代都摻雜了平民血統。

談論卡利斯托的政治傾向是多餘的，他是拉梅戈議會決議的擁護者，從小受議會精神熏陶，還常常幻想自己在1145年親自參加了那個天方夜譚式的議會，並和貢薩爾維斯·門德斯·達·馬亞以及“劍客”洛倫索·維加斯^②一起振臂高呼：“吾人暨吾王皆為自由人。”假如所有政治理論家都像他那樣，那麼世

① 唐巴托洛梅烏·多斯·馬蒂萊斯修士(D. Frei Bartolomeu dos Mártires)：葡萄牙布拉加大主教，著名聖人(1514—1590)

② 貢薩爾維斯·門德斯·達·馬亞(Gonçalves Mendes da Maia)和洛倫索·維加斯(Lourenço Viegas)均是葡萄牙王國開國君主唐阿豐索一世的戰友，以勇敢而著稱。

人一定還在舒適安樂、與世隔絕的桃源裏飽食終日。

卡利斯托希望世人崇拜古風，珍視古代道德猶如古迹，把若奧·達斯·雷格拉斯和馬丁·德·奧森制訂的法律看成巴塔利亞修道院^①，把曼努埃爾法典當作熱羅尼莫修道院^②。

說實在的，這樣的人對人類并無任何危害。他是個好貴族，倘若去掉他那愛對貴族家庭的隱私尋根究底的毛病，他其實是無害人物。至於他這毛病的根源，還得歸咎於他舅公留下的那本“黑皮書”。他舅公馬爾科斯·德·巴爾布達·特納塞斯·德·拉塞爾達·法爾孔是個可怕的譜系學家。他在世八十年，竟有六十年用於搜集衆多家族的諸如淫亂、姘居、通姦、亂倫之類的醜聞，並把它們全部記錄在那些鬼紙上，取名爲《葡萄牙家系黑皮書》。

總而言之，卡利斯托是個文靜寡言的正統王權擁護者，只要“進步”不闖進他的家門，不把他帶走，他絕不會阻擋“進步”的車輪。

1840年他接受了米蘭達議會主席的職位，便是他那寬容態度的明證。他在第一次會議上的演說，使聽衆們以爲他是從教堂的墓室裏爬出來的一個十五世紀的行政長官。他提議恢復開國君主授予米蘭達的特許法，議員們聽了個個默若木鷄。其中

① 若奧·達斯·雷格拉斯 (João das Regras, 1340? —1404) 和馬丁·德·奧森 (Martim de Ocem? —1435) 均爲葡萄牙第十個國王唐若奧一世 (D. João I, 統治時期 1385—1433) 的大臣。唐若奧一世曾下令修改全國法律，匯集成法典。巴塔利亞修道院 (Mosteiro da Batalha) 是葡萄牙著名古迹，建於唐若奧一世時代。

② 1505年，葡萄牙第十四個國王唐曼努埃爾一世 (D. Manuel I, 1469—1521) 下令修改法典，新法典被稱作曼努埃爾法典。熱羅尼莫修道院 (Mosteiro dos Jerónimos) 是葡萄牙著名古迹，建於唐曼努埃爾一世時代。

有些人緩過神來後，當面笑話他們的主席。他們挖苦說，自從米蘭達獲得特許法至今，人類已經走過了整整七個世紀。

“是走過來了，”主席搶白說：“但沒有走正道。既然人還是老樣子的人，那法律也應是同樣的法律才對。”

“但是……”博學的反對派據理力爭：“主席先生，城市法已於1211年失效！閣下不會不知道，今天在整個葡萄牙國土上施行的是共同的法典。從唐阿豐索二世起法律就統一了，閣下肯定讀過這些……”

“我讀過，”卡利斯托打斷對方說：“但是我反對！”

“奉勸閣下還是不反對更為明智，更有好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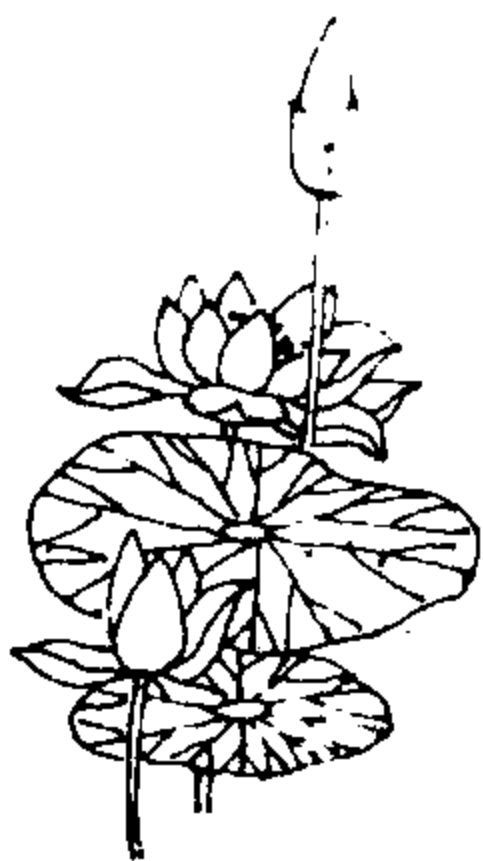
“對誰有好處？”主席反問。

“對我們的城市有好處。”眾議員回答。

“那就請各位議員先生去贊成吧，去為這些法律效勞吧，我要離開這裏，去管我自己的家，根據從前的葡萄牙貴族特權，我在我家裏就是國王和政府。”

說完這些，他拂袖而去，從此再也沒有回過議會。

一個天使的墮落



2 兩位候選人

自從那次事件以後，卡利斯托深信整個人類，尤其是那些議員們已經腐敗了。他站在十一位列祖列宗失真的畫像前，發誓永遠不再用自己純潔的雙手去觸摸社會的毒瘤。爲此，他甚至不許助理神甫給他送波爾圖的《貧民報》。他與鄰近的四位神甫以及村裏的小學教師和藥劑師合夥訂閱這份報紙。

有一天，當他做完由他督管的聖塞巴斯蒂昂^①祭日典禮，來到教堂廣場上時，一群當地農夫中的頭面人物湧上來圍住了

① 聖塞巴斯蒂昂（約 250—約 303）：基督教聖徒，曾任古羅馬禁衛軍官，因被告發是基督教徒，慘遭毒刑拷打，包括被用箭釘在板上，最後以身殉教。祭日爲一月二十日。

他。旁邊還有一夥人在議論剛才的佈道。他們談到寧死不屈的衛隊長聖塞巴斯蒂昂，談到野蠻的戴克里先^①，還談到道德敗壞的羅馬帝國。

藥劑師正在慷慨陳詞，小學教師則在一旁幫腔。這位小學教師對羅馬史的瞭解超出了對於一般教師的要求，因為他們只需掌握最基本和最可貴的朗讀、敘述及書寫知識就行了，所以，他既為人類贏得了知識，也給自己掙到每天九個半銅板。這位學者就靠這九個半銅板果腹，以便給孩子們授課，并用剩餘時間閱讀歷史！嗚呼！……政府讓他的腸胃放長假，以激發其精神，因為倘若他營養良好，大腹便便，那就會無所用心，既學不到也教不出有價值的東西。貧困激勵人們創造智慧的奇迹。“貧寒出勇氣”，賀拉斯^②肌腸轆轤時用這樣的話自勉，而教區公共事務管理員們把它套用在小學教師身上。至於賀拉斯在酒足飯飽時寫下的許多詩句，管理員們則取來自己受用了。

所以，小學教師跟藥劑師一起，出於對殉教者聖塞巴斯蒂昂的熱愛，竭力抨擊邪惡的羅馬皇帝，又一次用讚揚之箭將聖人釘到了柱子上。這時候，卡利斯托走了過來，兩位能人立即閉口緘默，向當地這位所羅門王表示敬服。

“他們在談論什麼？”卡利斯托親切地詢問：“接着說吧……你們好像在談論聖人。”

“是的，領主先生，”藥劑師邊說邊提了提漿得硬梆梆的襯領：“我們正在議論異教皇帝的罪孽。”

“談得好啊！”卡利斯托鏗然有聲：“談得好！那個時代確實

① 戴克里先：古羅馬皇帝（245—315）。

② 賀拉斯：古羅馬詩人（前65—前8）。

可怕！不過，今古之間并無天壤之別，以致我們可以心安理得、鑿鑿有據地頌今非古。戴克里先是異教徒，是看不到主的光輝的盲人，因此在主的天平上，其罪孽因無知而能得到減輕或赦免。可憐那些面對真理之光而肆意妄為的裝瞎者！可憐那些不敬神明的爛心爛肺者！當末日審判來臨時，這些新生的加里古拉^①、新生的蒂伯里奧^②和新生的戴克里先必將接受致命的判決！”

藥劑師迅速地瞟了一眼小學教師。小學教師正合着卡利斯托說話的節奏晃動了三次腦袋，使人覺得他對這位博學的羅馬史研究夥伴和朋友無限景仰。

卡利斯托感覺到聽眾們正在全神貫注地聽他說話，於是他用先知以西結^③的語調繼續說：

“葡萄牙正在被昔日傾覆羅馬帝國的腐敗浪潮吞沒！我們祖先立下的規矩正在被人耻笑！古代的法律曾經是捍衛古代美德的堡壘，可那些現代騙子卻說它們對人類已不適用；人類在經過七個世紀之後，居然擺脫了法律的保護。（此話影射米蘭達的議員們，他們反對卡利斯托關於恢復唐阿豐索宣佈的特許法，可見這些議會裏的同事都是騙子。）相信我吧，後人們！”卡利斯托昂首挺胸，聲嘶力竭地喊着。

沒有人能聽得懂這句拉丁語，只有小學教師例外，因為他在當年任民兵軍士長之前，曾在維拉雷阿爾的聖多明戈修道院裏當過雜役。

① 加里古拉：古羅馬皇帝（12—14）。

② 蒂伯里奧：古羅馬皇帝（14—37）。

③ 以西結：《聖知》四大先知之一。

卡利斯托又喊了一遍：“相信我吧，後人們！”這時，唐娜特奧多拉走出教堂，對丈夫說：

“來吧，卡利斯托，我們吃飯去，已經一點鐘了，佈道神甫馬上去我們家。”

卡利斯托嚥下了三句能使他頸部青筋暴起的重要句子，忍疼割愛，服從於一成不變的作息時間表，回家吃飯去了。剩下藥劑師、小學教師和一些農夫仍在揣摩着這位貴族老爺的高論，竭力憑自己的理解能力作着解釋。

其中一個極有影響的老農夫是教區管理人，也是狂歡節上演的短劇的導演兼提詞員，他大聲地說道：

“這才是一個真正的議員！假如讓這樣的人去里斯本遊說國王，大家就不用再納稅了！”

“這可不行。請原諒，若澤·多·克魯塞羅大叔，”小學教師提醒說：“稅是必須交的，如果沒有稅收，也就不會有國王，更不會有小學教師（請注意他在排名時的謙虛！），也沒有軍隊和民族自責。”

小學教師在《貧民報》上多次看到“民族自治”這一詞語，不料這會兒記憶出了毛病。不過這個失誤沒有使任何聽眾感到刺耳，只有藥劑師在嘀咕：

“什麼民族自責！”

“你說什麼？”一個神學院學生問藥劑師。

“我覺得他好像說錯了！”藥劑師有點猶豫地回答。

小學教師仍在滔滔不絕地總結說：

“所以，若澤·多·克魯塞羅大叔，國家需要稅收就像玉米需要水一樣。當然，現在有很多人在吸百姓的血汗，這種事是有的。倒是那些應當得到好報酬的人吃國庫最少。就說我吧，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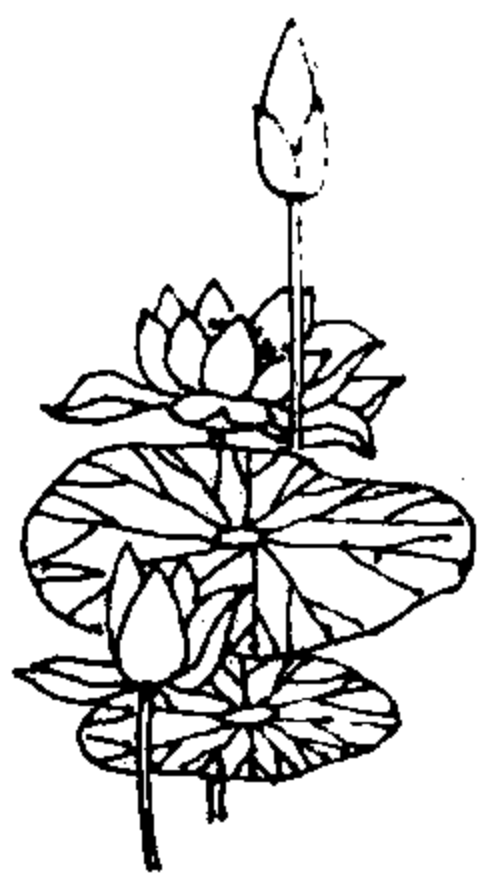
****葡語作家叢書****

是國家不可缺少的一名公務員，要不是被扣除占薪水百分之三十六的六筆稅收，我本來每天可以收入一百九十雷伊斯^①，但現在每天到手只有六個半銅板……，領主先生說得對：我們正面臨戴克里先和加里古拉的時代！”

聽眾們開始猶豫了，他們不知道讓誰去里斯本遊說國王更合適，是讓卡利斯托去呢，還是讓小學教師去。

① 一個銅板（vintém）相當於二十雷伊斯（réis）。

一個天使的墮落



3

魔鬼國會發現了天使

在卡利斯托的選區內，各位知名農夫和教區神甫們都在醞釀着要推舉卡利斯托進國會。

直到那一年前，凡是在卡利斯托的選區當選的議員，實際上都是選民們並沒有向國會推舉過的家夥。米蘭達的代表大部份都是些誇誇其談的年輕人。他們是馬拉雷咖啡館^①裏的雄辯家。憑着他們的模樣，從普通的酒吧間到聖卡洛斯劇院^②，都有人認識他們。這些人慣於去卡斯塔利亞泉^③

① 馬拉雷 (Marrare) 咖啡館：當時里斯本知識分子光顧的地方。

② 聖卡洛斯 (S. Carlos) 劇院：當時里斯本上流人物光顧的地方。

③ 卡斯塔利亞泉在希臘帕那薩斯山，被稱為詩之泉。

痛飲甘泉以汲取靈感，而從不願去馬托賓館的酒臺，或者其它啓迪藝術才能的場所。

一般說來，那群前程無量的年輕人雖然是由米蘭達和內地的其它地區推選出來的，但卻並不瞭解選民們居住的地理位置，也不知道山民們因爲憲法制度的要求，更需要有人代表他們說話。倘若某一個選票大户，爲了體驗基督勳位^①的樂趣，曾逼迫投票箱和公民意志在里斯本某個謀求高位者降生的陣痛中，爲其搖旗吶喊，於是，他便自認有資格給這位議員寫信，委託他上下活動疏通，以便爲某削髮神甫或者其它“東西”（在政治本身都不知道如何體面地稱呼自己的年代，“東西”一詞便成了政治集團的代名詞）謀個職位。然而，議員卻不給他回信，大户也不知道除了馬拉雷咖啡館，還能在其它什麼地方找到他。

鑒於此類事件不勝枚舉，米蘭達選區內的選票大户們便在一起策劃抵制政府方面提出的候選人。所有在教堂廣場親聆卡利斯托演說的人，以及所有聽過他演說內容的人，都熱烈擁護推選卡利斯托的主張。

小學教師在那次即興演說中所贏得的支持者，向這個意見一致而合理的帝國作了讓步，加入了多數人的行列。不過，小學教師的口才也沒有被埋沒，他被任命爲教區管理委員會的秘書。

卡利斯托一意孤行，拒不接受農夫們的請求。於是，農夫們前去找他，爲首的就是小學教師。此舉又給這位公正無私而又文質彬彬的公務員增添了光彩。在這次會面中，小學教師的

① 基督勳位 (hábito de cristo)：葡萄牙的騎士和軍人勳位，由第六個國王唐迪尼斯在 1318 年創立。

口才居然超越了他平日裏過高的自我評價。他指出，倘若聖人賢哲都不挺身而出，來拯救垂亡的祖國，那葡萄牙就將被地獄的大口所吞噬。想到唐若奧一世國土的命運，卡利斯托心軟了，禁不住流出了眼淚。他轉身向着妻子，那模樣就像農夫辛西納托^①，他說：

“我接受這副枷鎖！夫人，我十分擔心今年我們的莊稼地會種不好……”

……

選舉臨近了。

地方當局一聽說卡利斯托決定參加競選，就提醒王國政府，說跟他競爭是徒勞無益的。可是王國的首相重申他的要求和諾言，一定要讓里斯本的一位青年詩人當選。這位擁有錦綉前程的年輕人常為戲劇雜誌撰稿，並經常在鋼琴旁吟誦自己的詩作，響亮的琴鍵聲掩飾了他詩句中的錯字漏字。目睹這一情景，鄉長特向縣長提出辭呈，以免遭受不可避免的失敗，丟人現眼。

於是，政府想在選區另外物色一個能抵銷正統派候選人影響的人，設法使他當選。有些對卡利斯托競選不太熱心的農夫便向當局推薦小學教師，還不無走樣地學說了他在藥鋪裏發表的多次演說。鄉長聽了只是笑笑，嫌這幫人傻乎乎的，打發他們走了。

最後，縣長上報內閣，說維苗索、阿卡尼薩斯和米蘭達等地的民衆不受管束造反了，帶着選票箱逃到深山溝去了。

詩人自然不能再得到提名。他的虛榮心受到了傷害，便惱羞成怒，奮筆疾書，撻伐政府。倘若這些討伐書的語法準確性

① 辛西納托：公元前五世紀羅馬獨裁者，戰績輝煌，曾親自把犁耕田。

與其憤怒程度成正比，政府必將捂着腦袋辭職。

除了一張選票外，卡利斯托獲得了所有的選票。沒有選舉眾望所屬者的這張選票上寫了布拉斯·洛巴托的名字，即小學教師、教區管理委員會秘書和米蘭德拉民兵部隊前軍士長。看來是小學教師自投一票。這一招終於玷污了他當初為卡利斯托的競選奔走時那高尚純潔的獻身行為！人的弱點啊！

當選的卡利斯托立即行動起來，他開始重溫希臘和羅馬史，為的是汲取知識，並為國會準備演說。接着，他又重讀了葡萄牙大好年代的法律，以便重建被廢除的習俗，使法律得到恢復；這些法律曾是人類道德的神龕，由於人們對上帝的敬畏而得到保護。多少個夜晚，卡利斯托靠在滿是塵埃的古書上昏昏睡去。天剛放亮，他就站在與他的莊園相依相連的杜羅河畔，伴着水閘和兩部水車的嘎嘎聲，像德摩斯梯尼^①在海邊那樣高聲演講，直到午飯時分。附近的磨坊主看到他手舞足蹈的樣子，又聽他在大聲嚷嚷，都以為這個聰明人因讀書讀昏了頭，或者中了邪，不由得在胸前劃起十字來。唐娜特奧多拉眼看丈夫夜不成寐，有時便在黎明時跟踪他，躲在河邊的一個山丘上往下窺視。她也在胸前劃着十字，一邊嘟囔說：“他們讓我的男人中邪了！”

出發去首都的時間到了。

議員吩咐駁伕趕着兩馱書走在最前面。這些書的歷史沒有一本少於 150 年。

緊跟在馱書的公驢後面的，是一匹馱火腿和豬耳朵的驢子。那是卡利斯托的日常食品。

再後面馱的是酒桶，裏面裝滿陳酒。酒桶之間安放着一隻

① 德摩斯梯尼：古希臘演說家。

瓶架，架上的幾十瓶酒堪與釀酒公司比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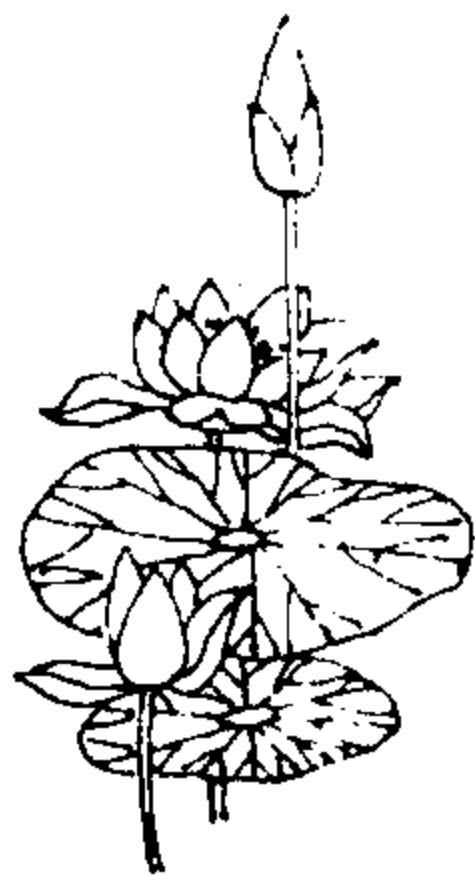
這位民衆委託人的行裝簡樸，略微華麗的只有鑲金帶的帽子、細緞褲子以及飾劍。作爲一名貴族騎士，他在米蘭達的宗教遊行中擡聖體帳時，總是穿戴這些東西，好讓遊行隊伍顯得更加神氣。

卡利斯托·埃洛依·德·西洛斯·依·貝內維德斯·德·巴爾布達本人則坐着馱轎上路，並於第 15 天抵達里斯本，一路上遇到的艱難險阻，我們無法用言語描述。

我們特意跳過了卡利斯托出發時的細節，免得去描繪他和特奧多拉依依惜別時的悲戚場面。

他倆離別時的場景可以寫上整整兩章，催人淚下。

一個天使的墮落



4 博學者幹的傻事

卡利斯托於1月底到達里斯本，在阿爾法瑪區租房居住，因為他聽說那一帶是里斯本舊城，那兒的每個街角都有一處古迹，在等待能幹的考古學家。

3天過後，卡利斯托遷居到一條更加乾淨的馬路。他認為阿爾法瑪的泥濘地已將古迹吞沒了。他曾不幸滑倒在泥濘地上；當他外出走過泥濘地時，不但衣服被弄髒，而且還要遭受那幫水手和菜販的唏噓聲，他們是他的近鄰。不祥的預兆！卡利斯托第一個略帶科學性的幻想就在里斯本那一帶的泥漿裏湮沒了，而它本是卡蒙斯筆下那“無與倫比的尤利希亞”！^①

① 卡蒙斯(Camões, 又譯賈梅士)：葡萄牙著名詩人(?—1524)，其作品《葡國魂》中曾提到“無與倫比的尤利希亞”。“尤利希亞”即里斯本，相傳為神話人物尤利希斯所建，故名。卡蒙斯晚年時貧困潦倒，無以為生。

卡利斯托議員雖然搬到了普羅西森街一幢寬敞而通風的樓房的5層，但仍然感到首都的空氣帶有一股難聞的氣味。

他打開一本古書，書名為《里斯本地方誌》，作者為路易斯·門德斯·德·瓦斯康塞洛斯。他唸道：

“……這樣，在整個里斯本地區，似乎有一股極其柔和的氣體從它的土地、泉眼和河流中散發出來，有益於身心健康；千真萬確的事實是，該地區的空氣之所以如此宜人，不僅僅因為它本身沁人心脾，而且由於它對於某些疾病的治療極為有效……”

卡利斯托合上書，嗅了一下鼻煙，自言自語：

“我的經典作家不可能撒謊，是我的嗅覺出了毛病，所以才感到有一種難聞的氣味。”

他再次捏起一撮殺菌的鼻煙，湊近鼻孔。

他感到里斯本的水也帶有一股淡淡的咸味，不爽口。

於是，他再次請教經典作家路易斯·門德斯。在題為《水》的文章中，他讀到國王泉的水流甘甜微溫，可以潤喉去沙，使聲音變得甜美。“因此完全可以說，”經典作家指出：“我們在里斯本能夠欣賞到圓潤悅耳的歌聲，以及里斯本婦女臉上細嫩的皮膚，都應歸功於這裏的泉水。”

卡利斯托曾經毫無邪念地睨視過一些里斯本婦女，看到她們臉龐瘦削，毫無血色。他不能指責路易斯·門德斯胡說八道，所以只好把那些面黃饑瘦歸咎於習俗的變革和種族的蛻化。至於說到甜潤的聲音，他猶豫不決。他既不願否定這位十七世紀學者的結論，亦不願根據小販叫賣食品時那種走調嘶啞的喊叫聲來妄下判斷。

不過，既然國王泉的水能夠潤噪，而卡利斯托由於曾在水壩和水車旁用力大叫，噪音有些沙啞，他就差人去打來一大桶

這種有益於健康的泉水。據門德斯說，此泉水堪與羅馬卡梅那泉水媲美。卡利斯托敞懷大飲，結果腹部絞痛，為四日熱的先兆。他仍然向那位經典作家求救，按其指點，差人到胡椒樹泉打來另一桶水。據門德斯說，此泉水“被用於熱病患者”。

看到主人汗流浹背，病情每況愈下，卡利斯托的老僕人兼看護自作主張去找了外科醫生。醫生讓他連服了15天摻有奎寧的藥水，使他又成為一個健壯的漢子。

打那以後，卡利斯托除了酒之外什麼都不喝，嗓子和精神都有所好轉。就是有些垂頭喪氣，每當他打開一瓶酒，便吟誦《聖經》裏的格言：“好酒愉悅人心。”

不過，經典作家的指點失靈確實使他感到傷心，特別是當他聽到外科醫生用諷刺的口吻貶低白髮蒼蒼的路易斯·門德斯這個誠實典型的葡萄牙作家的時候。

身體剛剛復原，卡利斯托就開始翻閱另一本年代同樣久遠、寫作目的相同的書，以便查證《里斯本地方誌》的作者在泉水方面的敘述是否失實。

這次查找的古書名叫《舉世矚目的里斯本城的創建及其名勝古迹》，作者是路易斯·馬里尼奧·德·阿澤維多船長。

“啊，在這裏！”卡利斯托突然對着自己喊叫起來：“我腹痛的原因找到了，原來是肝區不適。”

卡利斯托剛剛讀完路易斯·馬里尼奧寫的這一段話：

“普利尼奧^①極為稱贊流經羅馬的馬爾西亞泉水，維德魯維奧^②則贊美卡梅那泉水，因為這兩種泉水溫熱甘美，有益於健康。路易斯·門德斯·德·瓦斯康塞洛斯認為國王泉的人具有

① 普利尼奧：古羅馬自然科學家。

② 維德魯維奧：古羅馬建築家。

同樣的特點，因而具有同樣的功效，然而實踐證明，雖然國王泉的水味甘美，效果卻不佳，因為醫生們認為它引起很多人肝區不適，並因此誘發了很多疾病。”

“真令人難以置信！”卡利斯托自言自語：“對經典作家有關里斯本的泉水的論說可得留點神啊！”

他繼續往下讀，又看到了這樣一段話，話中肯定了國王泉的水具有美化聲音的奇效：

“全虧了它，在里斯本出生或居住的音樂家才有動聽的嗓音，能夠在王室教堂、馬德里宮廷教堂^①以及本國和西班牙的修道院和大教堂裏一展歌喉。這一奇效也體現在一般婦女身上，使她們個個嗓音甜美。當人們傾聽城裏修道院的修女唱歌時，耳際的歌聲更像是天使之音，而不是出自凡人。”

病後第一次出門，卡利斯托便到處尋找女修道院，瞭解其活動安排。人們指着一張日程表告訴他，最近的一次宗教活動將於禮拜天在聖塔若阿娜修道院舉行。卡利斯托如期而至，聆聽修女唱歌。他感覺聽到的不是歌聲，而是3個鼻腔在哼哼，哼出的聲音走調刺耳。卡利斯托離開教堂，來到會客室，喚來看門嬭嬭，以一個正派男子的好心腸，建議她向唱歌的女士們推薦國王泉的泉水。嬭嬭聽了這些胡言亂語甚感吃驚，干脆轉過身去不予理睬。

阿格拉領地的主人絕不是一個對研究工作持馬馬虎虎態度的人，所以他要調查有關水這一基本要素的所有情況。

失望一個接着一個！

當他住在阿爾法瑪時，曾看到那裏的婦女臉上雀斑點點，皮膚粗糙，呈黃土色，因而經典作家馬里尼奧說的這話在他眼裏

^① 作者原註：馬里尼奧的書寫於西班牙國王菲利普父子吞併葡萄牙之時（1580—1640）。

顯得有違事實：

“國王泉另一個隱蔽的特點是能夠保養女士們的玉容。她們用這種清澈得可愛的泉水洗臉，即能使她們明艷照人，既不需塗脂，也不需撲粉，因為脂粉會使她們未老先衰。由此可見，較之其他地區的女士們，阿爾法瑪的女士在頤養容顏方面得天獨厚。她們個個花容玉貌，顯見是得之於自然的。這足以使那些借助於化妝品美容的女士們醒悟。若有人將此話唸給她們聽，她們將受益匪淺。”

卡利斯托已經領教過聖塔若阿娜修道院看門嬾嬾那種缺乏教養的接待，加上他所偏愛的大作家們也使他產生了不信任感，自然不會去把這段話唸給任何一個瘦骨嶙峋的黃臉婆聽的。

然而，他似乎仍執迷不悟，非要將理智湮沒在里斯本的泉水之中才善罷甘休。他讀到新街駿馬泉有治療眼疾的神奇功效後，又去尋找新街，但這條街已在1775年的地震中夷為平地。他想找到駿馬泉。他相信泉眼應該在新街的舊址，即今日的縫紉用品街，或者叫成衣街上。可是沒有任何人能向他提供有關駿馬泉的信息。一些縫紉用品商人被問及此事後，竟以為這個外鄉佬一定要挑有治眼疾療效的泉水才肯喝。^①

① 作者原註：編年史者杜亞爾特·努耐斯·德·萊昂曾親眼看到過青銅騎士像，駿馬泉正是因為銅像上的坐騎而得名。他在寫唐費爾南多的統治時代以及西班牙人對里斯本的人侵時，在歷代國王編年史第一部份第二百零五頁及以後的幾頁裏這樣寫道：

“整條新街，以及瑪達內拉教區、聖熱翁教區和整個猶太人區，包括全城最好的地段，都在燃燒。為了讓這次大火留個紀念，入侵者們卸下了城裏海關的幾扇漂亮的大門，以便撤離時帶回西班牙。他們也想帶走噴泉池中那些栩栩如生的青銅騎士像。這些銅像使噴泉得了個駿馬泉的名字，泉水從馬口中噴湧而出。但是市民們對入侵者的這一企圖早有防備，他們把銅像藏了起來，不讓帶走，因為它們是公共財產，萬一被帶走，將是他們的耻辱。這些銅馬是古人用特殊技術製造的，政府在近日內把它們作為稀有古董收藏起來，結果無意之中吩咐把它們搬離了久待之處。”

這位學者對那些諷刺他的人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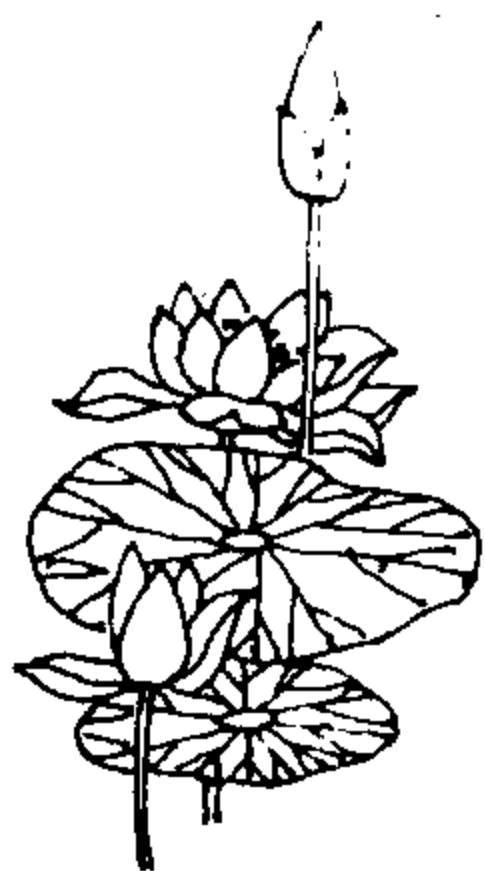
“你們要知道，一個神奇的噴泉不見了！我的書裏說這個噴泉的水能怯病健身，還具有使驃馬長膘的隱蔽功能。馬里尼奧·德·阿澤維多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既然此泉對牲口有這種衆所周知的奇效，那麼對飲用此泉的人也應有同樣的效果。”

聽到卡利斯托的感嘆，一位學士低聲對他的鄰居說：

“這家夥倒挺像一頭瘦驢。”

在葡萄牙，哲人所受到的獎勵就是這樣的耻笑……假如卡利斯托是個白痴，政府一定會發給他津貼，直到他找到駿馬泉爲止。

一個天使的墮落



5 卡利斯托在國會的首次亮相

進入會議廳之前，卡利斯托閱讀了《國民大會內部章程》。跟他在一起的是一位來自後山省的同事，那是埃斯特萬斯修道院院長，一個上了年紀并絕對擁護君主專制制度的神甫。

卡利斯托一開始就對宣誓的方式產生反感，他聲稱若不刪除那些逼迫他無條件地忠於憲法的誓詞，他決不宣誓。神甫想勸說卡利斯托不必過於頂真，并為他立假誓開脫，說那沒什麼大不了的，因為宣誓本身令人可笑，在末日審判的天平上純粹是個無足輕重的笑料而已。

這位傑出的神甫辯解說，那些代表國家的議員們盡管宣誓忠於羅馬天主教，實

際上卻是無神論者；盡管宣誓忠於國王，卻在報刊上罵他；盡管宣誓忠於祖國，卻在納稅時作手腳，有些人甚至想把她併入西班牙。“完全是鬧劇和騙劇！”神甫叫道：“如果我們聽任他們隨心所欲地宣誓和撒謊，用不了多久，葡萄牙王國在世界地圖上的真實性將不會超過塞萬提斯的‘不留他島’^①或詩人阿爾塞烏的幸運島^②！”

一提起詩人阿爾塞烏的幸運島，卡利斯托情不自禁地大段引用書中的片斷，滔滔不絕地談論起來，聽得神甫不勝其煩。允許卡利斯托談論古書是件危險事，因為他的話匣子一打開，就再也關不上。

這位博學者在自己的故鄉從未遇到過夠資格的聽眾。他孤芳自賞，自得其樂。他的虛榮心是可以原諒的，而且是理所當然的。但是他總覺得有種缺憾，那便是沒有遇到像埃斯特萬斯神甫那樣的知音。

神甫曾在布拉加的宗教法院擔任法官之職，比起加沙雷廖斯村的這位考古家來，他的學問差一些，但在歷史批評方面略勝一籌。出於禮貌，他假裝全盤接受了卡利斯托的連篇累牘的胡言，這些胡言是從別人那裏批發來的，如阿爾科巴沙的修士貝爾納多·德·布里托^③、費爾南·門德斯^④，米蓋爾·萊登·

① 塞萬提斯：西班牙作家，《唐·吉訶德》一書的作者，“不留他島”是作品中一個虛構的島嶼。

② 阿爾塞烏是公元前六世紀古希臘詩人，幸運島是他作品中提到的島嶼。

③ 貝爾納多·德·布里托（Bernardo de Brito）：葡萄牙阿爾科巴沙修道院修士（1569—1617），歷史學家，曾為葡王國撰史，雖文字優美，但內容失實。

④ 費爾南·門德斯（Fernão Mendes）：葡萄牙作家，著有《遊記》一書，描寫其東方歷險記。該書內容曾長期被認為是杜撰的。

*****葡語作家叢書*****

德·安德拉德^①，以及其他數百個權威作家，他們說的謊“超越了人力所許可的範圍”。

確信在國會宣誓完全不需承擔任何責任後，卡利斯托便走到他在國民代表們中的席位上。然而，在宣誓完畢坐下來之前，他還是忍不住叫了起來：

“議長先生！”

埃斯特萬斯神甫輕輕“噓”了一聲，像是在提醒這位同事，章程禁止他在那種場合貿然發言。但是議長似乎在等待某項不同尋常的意見，任由卡利斯托違反章程第三條，聽他訴說。

卡利斯托說：

“議長先生！在人類初期，誠實免除了誓言，而如今，一切都需起誓，因為誠實猶如影子已從地面消失。假如我沒有記錯，最早的誓信記載於《聖經》。亞伯蘭向所多瑪國王和亞比米勒王起誓，以利澤向亞伯蘭起誓，雅各向拉班起誓……”

因為會議廳和樓上聽眾席裏發出的哧哧笑聲正在蔓延，議長正色道：

“議員先生，您違反了章程規定，請允許我邀請您在自己的位置就座。”

“我只說兩句話，”卡利斯托又說：“我服從章程，更服從法學家斯多維斯。他在《民法論》一書中說，如果有可能涉嫌假誓，就不應要求宣誓。這是具有極高道德性的訓令，議長先生！漠視這一訓令，將會導致使名譽掃地的叛教行爲，以及玷污靈魂的瀆神行爲，它們將在墮落者的額頭烙上不可磨滅的耻辱印

^① 米蓋爾·萊登·德·安德拉德 (Miguel Leitão de Andrade)：葡萄牙十六世紀歷史學家。

記。我說完了。”

卡利斯托在他的朋友埃斯特萬斯神甫身旁坐下，發出長長的一陣吸鼻煙聲。

卡利斯托出口成章，旁敲側擊地在眾議員們的臉上揍了一拳。大部份議員對此感到茫然，不知該對這位後山省人的聲明嗤之以鼻，還是該對他的直言不諱表示驚訝。有三個人為他的演說叫好，他們都是正統派議員，他們為擁有這樣一位敢於直言者而互相慶賀。一旦必要，可以讓他像若奧·門德斯·西西奧佐進諫唐曼努埃爾國王那樣去進諫當今的君主。

“領主先生，您的演說是葡萄牙式的，但時機不對。”埃斯特萬斯神甫輕聲對卡利斯托說。

“真理是沒有時間限制的，神甫。”卡利斯托反駁說：“如果我們必須等待真理適時而降，那就糟了！……就讓我這樣吧，因為我的選民希望我這樣做。大加圖^①和西塞羅^②，荷丁休^③和德摩斯梯尼都沒有根據章程說話。那個對阿豐索四世^④說‘否則我們另立君主’的顧問大臣，在說話前並沒有請求任何議長的同意，也未看什麼章程以便瞭解是否是說話的時機。朋友，我已經仔仔細細地翻閱過這部章程。我認為這完全是一種方式，一種最客氣的方式，通過與政府一起策劃制定的規章制度，讓那些說起話來使議長感到不中聽的人閉上嘴巴。”

① 大加圖：古羅馬政治家。

② 西塞羅：古羅馬政治家、雄辯家和哲學家。

③ 荷丁休：古羅馬雄辯家，曾是西塞羅的對手，後兩人成為好友。

④ 阿豐索四世 (D. Afonso IV)：葡萄牙第七個國王，統治時期自 1325 年至 1357 年。傳說他初即位時，喜好打獵，疏於朝政。有一次與大臣們開會時，他興致勃勃地大談打獵逸聞，一位大臣毅然打斷他的話，提出“否則另立君主”的警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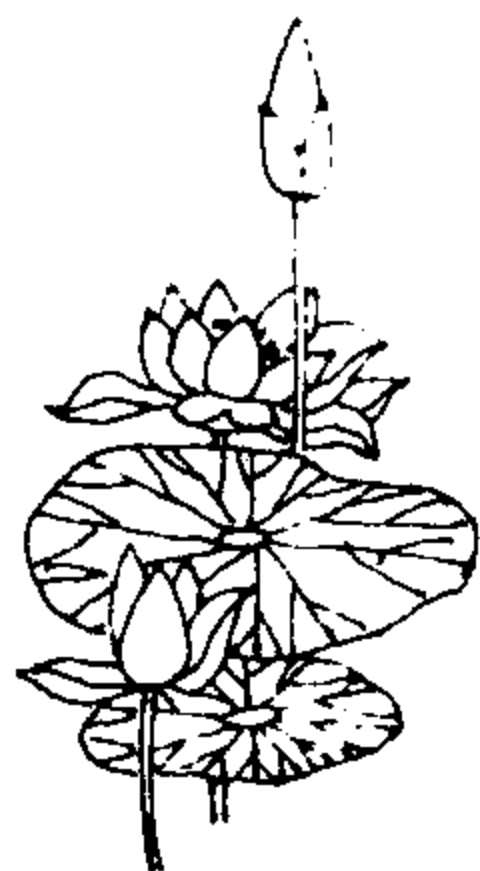
****葡語作家叢書**

“‘凡事須謹慎’，這是聖人之言。”神甫不服氣地說。

卡利斯托立即反駁：

“‘要像蛇一樣謹慎，像鴿一樣純真’，這可是聖人中的聖人耶穌說的。”

一個天使的墮落



6

道德的蠢行

卡利斯托在國會的首次亮相在正統派貴族們的沙龍裏引起了轟動，他們紛紛向這位衆望所歸的葡萄牙貝里耶^①敞開了大門。

卡利斯托一度謝絕邀請。外省人的腴腆天性以及對於經典著作的嗜好阻止他的赴約。每日工作之餘，以及那長長的冬夜裏，經典作家的作品使他樂在其中。

一天晚上，他被埃斯特萬斯神甫硬拉着去歌劇院。神甫對音樂的愛好皆因酷愛吉他而起。吉他是他青年時代的歡樂和老年時的慰藉。他緬懷那心隨琴弦顫動的年代。

那晚上演的是《盧克萊西婭·鮑爾吉

① 貝里耶：法國政治家和演說家（1790—1868）。

亞》^①。卡利斯托看懂了劇情，一邊看一邊不住打顫。他拖着因恐懼而冰涼的身子走出劇院，對着天主和神甫聲明，今後再也不會浪費八個托斯頓^②來為展示人類醜惡的潰瘍而捧場。感嘆的話語從他心底裏湧了出來：“朋友，我浪費了一個晚上！還不如讓我去讀悲劇家歐里庇得斯^③和塞涅卡^④的作品。美狄亞^⑤決不會像邪惡的盧克萊西婭那樣邊唱歌邊殘殺自己的孩子！居然把淫蕩摻合在音樂裏，可見這是怎麼樣的一代人！居然以犯罪取樂，用那刺耳的號音鼓聲湮没人類的呻吟。這太荒唐了，我的朋友！只有來自純樸的大自然、又突然遇見大都市罪惡火焰的人，才會發現結束這種充滿詭計和讒言的戲劇的哲理！”

埃斯特萬斯神甫告訴卡利斯托，國家每年補貼聖卡洛斯劇院二萬雷伊斯。卡利斯托不禁後退了一步，叫了起來：

“太令人吃驚了！……你在說笑話吧！……國家！……你竟說國家！”

“是的，是國庫……”神甫肯定地說。

“國庫？國家的錢？”

“一點不錯，不是國家的錢，那是誰的？”

“這麼說，我和我的選民竟在為里斯本劇院的這些小調付錢？”

① 盧克萊西婭·鮑爾吉亞：教皇亞歷山大六世的女兒（1480—1519），因美麗、放蕩、犯罪而聞名。

② 一個托斯頓（tosfão）合一百雷伊斯。

③ 歐里庇得斯：古希臘三大悲劇家之一。

④ 塞涅卡：古羅馬哲學家、戲劇家。

⑤ 美狄亞：希臘神話人物，因遭丈夫遺棄，憤而殺死自己的兩個孩子以示復仇。

“二萬雷伊斯。”

一股公民感使卡利斯托的額頭冒汗。他用手掠過汗淋淋的額頭，一屁股坐在聖羅克教堂的臺階上。驚恐、憤怒和內心的痛苦幾管齊下，使他的腿部痙攣。幾分鐘後，他默默地站起身來，與神甫告別，回家去了。

第一縷晨曦亮起時，卡利斯托正在屋內窄小的客廳裏來回踱步，一邊高聲唸誦。他的臉就像法布里修斯^①一樣蒼白。

11 點整，他跨入國會大廳，那神態彷彿西塞羅前來揭發喀提林的陰謀^②。三位同派議員看到他進來，便說開了：

“卡利斯托要作一次極其重要的質詢！”

他剛剛就座，就有一位波爾圖的議員站起身來說：

“議長先生，我非常遺憾，可能國會也同樣遺憾，在 3 次徒勞的申述後，我要再次進行申訴，說明波爾圖有義務也有理由為它的歌劇院申請補貼。議長先生……”

“我請求發言！”卡利斯托吼叫着，他怒不可遏，一下子站了起來：“我請求發言！”

波爾圖的議員第四次更加糟糕地申述了為聖若奧劇院申請補貼的義務和理由，然後坐下。

“請卡利斯托·埃洛依·德·西洛斯·依·貝內維德斯·德·巴爾布達先生發言。”議長宣佈。

卡利斯托捏起一撮鼻煙，重重地吸了一下，然後開始下面的長篇大論：

① 法布里修斯：古羅馬執政官（前 282—前 278），是富貴不淫的象徵。

② 喀提林是古羅馬貴族，公元前 63 年陰謀反對元老院，後被西塞羅當眾揭發。

“議長先生，在希臘和羅馬，每年的節慶因安排了戲劇演出顯得更為盛大。爲了讓演出獲得最大的成功，公民們競相贊助，并以此爲榮。在希臘，政府授權名垂青史的雅康^①籌集演出費用，他估計每一場的費用爲兩個塔倫托^②，折合我們的貨幣約爲3250 雷伊斯，全部由富人們自發地承擔。如果費用從國庫預支，那麼塞奧里貢^③，就是入場券，便極爲低廉，只相當於我們的一個銅板，因此觀眾如潮。此外，從伯里克利起，議長先生，政府就爲窮人們提供入場券。至於在羅馬，則是由那些有權有勢者，如李必達·龐培以及後來的大帝們，自掏腰包資助戲劇演出。這些富強的帝國，議長先生，這些統治着世界實體的帝國，這些有能力建造容納3千觀眾劇院的帝國，從不強迫人民盡節衣縮食的義務，用奢侈和豪華去裝璜雅典或羅馬的門面。拉丁姆^④各省的山民從來沒有被迫爲羅馬貴族的娛樂付錢。他們，議長先生，如果想借戲劇演出消遣，就自己掏錢。他們非但沒有強迫貧民爲支付演員費用送錢到國庫，相反還向他們贈送入場券。”（一片竊竊私語聲，中間又冒出幾聲“說得好”。）

“議長先生，”卡利斯托繼續說，一邊匆匆忙忙吸着鼻煙，彷彿害怕靈感會消失。“議長先生！我不幸出生在這樣一個國家，一個小學教師每天只掙9個半銅板，而那些女歌手，據我所知，一夜要掙30到40個。議長先生，我所在的國家竟要求人民交納文藝補貼費，去資助盧克萊西婭的那些陰謀詭計。我所在的

① 雅康：古希臘城邦的九個執政官之一。

② 塔倫托：古希臘貨幣。

③ 塞奧里貢：古希臘語中指用於買入場券的錢。

④ 拉丁姆：古意大利半島中部一區域，古羅馬國家的發源地。

國家極其貧困，貧血的民族卻每年被放血，要用幾萬雷伊斯來養那幫演喜劇的、唱鬧劇的、玩雜耍的、以及毫無廉耻的舞娘！議長先生，閣下在發笑，我也看到議員們都在笑，且讓我斗膽引用曼圖亞詩人^①的話來回答閣下和同事們，笑的後面是眼淚。這告訴我們自以為比祖先更文明的人將為自己的子女痛哭流涕。這還使我們想起以色列人，他們自由時曾在耶路撒冷歡笑，淪為奴隸後卻在異鄉的河邊哭泣。下面，讓我們來吟誦詩聖^②的詩：

在巴比倫，傍着河渠，
我們思念你，神聖錫安山，
懷念那失去的幸福，
一群苦命人，坐在那裏痛哭。

我們把樂器扔掉……

“我請求國會注意這一節詩兼預言裏的後三句詩：

我們把樂器扔掉，
掛在異鄉的柳梢……

“請聽，議長先生：

① 這兒指古羅馬詩人維吉爾，他於公元前 70 年生於曼圖亞。

② 指葡萄牙著名詩人卡蒙斯，見第 4 章註釋①。

因爲敵人威逼我們
重唱爲你才唱的歌曲。

“議長先生，我發言的重點正是在‘歌曲’方面。”（哄堂大笑；聽衆席裏交頭接耳；主席搖鈴。）

演講者：“議長先生！請別讓我以爲我是在瘋人院裏！這是什麼？是一群酒鬼們圍繞着垂死的葡萄牙狂舞嗎？人民的代表們怎麼可以嗤笑另一個人民代表爲民請命的大聲疾呼：統治者們，不要向人民勒索他們無法提供的物品！不要擠壓餓牛的乳房，因爲你們擠出的將是鮮血！不是將人民的哀號化作劇院裏的歌聲！不要讓累垮的農夫交出他們苦苦省下的銅板來爲首都增添樂趣，他們連一條沙丁魚也吃不起，因爲沒有錢買魚。

“再說，二萬、三萬的補貼助長什麼風氣？在文明的祭臺上點燃的又是何種燈火？我請求國會全體成員認真讀一讀沙拉曼加^①王家學院教授伊納休·德·加馬爾古神甫從神學角度探討戲劇的演說。我同樣熱切地請求閣下和所有的議員讀一讀我國的奧拉托利會成員曼努埃爾·貝納德斯^②關於戲劇演出的妙論。什麼是喜劇？讓我引用這位傑出的道德家兼國粹作家的話來回答：‘喜劇題材大部份道德敗壞，都是些淫蕩的男女之愛，猥褻的調情，還有情書，情歌，幽會，散步，送禮，拜訪，恬不知耻的請求，莫名其妙的禮儀，瘋瘋癲癲的舉止，難以置信的妄想，不可實現的企圖，等等。通常有一個僕人，一個女性

① 沙拉曼加：西班牙地名。

② 曼努埃爾·貝納德斯（Manuel Bernardes）：葡萄牙名作家，又是一名神甫（1640—1710）。

第三者，一把鑰匙，一個花園，一扇假門，一位夫人的父親、兄弟或丈夫的一時疏忽，而所有這一切最後總是以不名譽的交往、亂倫或通姦而告終。其間穿插着許多荒唐情節，有頌揚美貌的甜言蜜語，表示愛情的欺人之談，還有山盟海誓，情場角逐，恐懼，忌妒，懷疑，驚奇，絕望等。總而言之，純粹是搞異教徒的偶像崇拜，完全遵循着維納斯和丘比特那些聲名狼藉的律條，并引用了奧維德的《愛的藝術》^①一書中那些骯髒下流的資料。”

喊聲從聽眾席裏傳來：“好極了！太棒了！”（好幾個家夥放聲大笑。全場一片哈哈聲。）

演講者：“議長先生！我將告訴把我派到這裏來的民衆，我在國民代表們之中竟然受到了嗤笑，原因是我敢於提出，一個負債累累的國家不應濫用國民的錢搞那些與良好風俗格格不入的娛樂。我將勸說我的選民獻出他們妻女的耳環和項鍊，以使用來打扮一夜耗資 40 鎊的盧克萊西婭們袒胸上面的脖子！……”

“議長先生，我們的祖先，就是那些與唐曼努埃爾和唐阿豐索三世^② 同時代的人，他們也辦過劇院。那時，印度洋的艦隊滿載黃金沿着特茹河^③ 駛來。葡萄牙的普拉圖斯^④ 使國王的宮廷、庶民的宅院和舞臺充滿歡樂。國庫何曾爲天才吉爾·維森

① 《愛的藝術》、或譯《愛經》，作者奧維德爲古羅馬詩人。

② 葡萄牙第十四個國王唐曼努埃爾一世（D. Manuel I）的統治時期（1495—1521）是航海大發現時期，先後發現了通往印度的海上航綫和巴西，并征服了遠東，爲葡王室帶來無窮財富，但到第十五個國王唐若奧三世（D. João III）時期（1521—1557），葡王國已開始衰敗。

③ 特茹河（Tejo）發源於西班牙，流經里斯本，入大西洋。

④ 普拉圖斯：古羅馬喜劇作家。

特^①的致富而開啓？又何曾必須去外國尋找把通過嗓子震動的胸部空氣賣得這樣貴的喊叫者？”

一個聲音高叫着：“後來產生了文明。”

演講者：“同時也產生了貧困。文明在唱歌跳舞，而四分之三的國民卻在哭泣。這種文明是說‘趁玫瑰未凋謝我們快戴上花冠’的文明人士們的。這種文明屬於那種可笑的敗家子，外面穿着華貴奪目的外套，貼身卻是一件又髒又臭的襯衣。絕妙的文明！我不知道有哪個野蠻人會羨慕這種文明，會甘願以其野蠻來換取我們的文明！

“議長先生，讓首都的達官顯貴們去及時行樂，去享受戲劇文明的樂趣吧！隨他們去爲這些杜撰的故事和虛幻的場景花錢、揮霍、犯傻吧！這些場景使人聯想到那些爲我傑出的同事所宣揚的文明所不鑿的醜聞。既然他們樂意，我作爲一個屬於另一時代、具有另一種志趣的人，沒有資格去指責他們對娛樂的鑒別能力。我要代表正義，以國家貧困爲理由，請求不要讓外省民衆交納稅賦來供里斯本尋歡作樂。我反對法律強迫我和我的鄉裏爲外國窮光蛋嗓子裏冒出的音符付稅。這批洋人在自己的國家找不到體面的職業來維持嚴肅而有益於公衆的生活。最使我感到遺憾的，議長先生，乃是我這些同事的無聲反對。我孤軍奮戰：只有我會一敗塗地。但這倒算不了什麼！光榮歸於失敗者嘛！小人物只能辦些小事：小船不能重載。我願舍棄這份光榮，支持剛才爲波爾圖的劇院申請補貼的高貴同事。請你們給他補貼吧！請你們讓我們的國庫猶如帕克托洛河^②的金水一

① 吉爾·維森特（Gil Vicente）：葡萄牙著名劇作家（約1465—約1537）。

② 帕克托洛河（Pactolo）：小亞細亞的小河，以產金聞名。

直流到布拉加。有誰來爲布拉加的劇院申請補貼？這要求是公平的。我的選區也要一個劇院。所有的小地方，只要有一個納稅人居住，就應該有劇院和補貼。我們生活在貌似獨立的國家裏。我們就像在狂歡節化裝成王子的鞋匠！好啊！一場大喜劇！讓整個葡萄牙，從蒙松^①到若加角^②，變成爲一個劇院！我要求派一個意大利劇團到我的家鄉。我的選民們希望品嚐里斯本出高價換來的娛樂。議長先生，如果說，我不能給他們送去將有公路可與首都相連的好消息，那麼請允許我有幸給他們送去盧克萊西婭·鮑爾吉亞，這位亂倫淫毒的盧克萊西婭一定會使他們走向文明，建立文明。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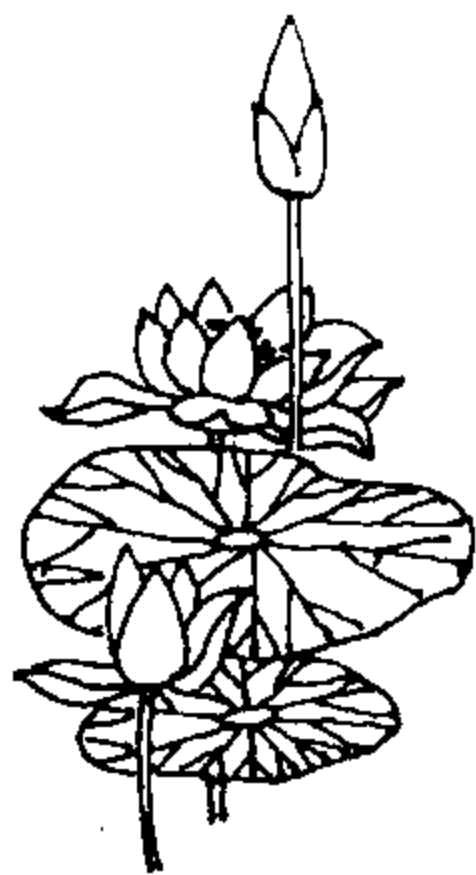
陣陣笑聲中夾雜着幾聲叫好聲：“說得好！好極了！”

這裏那些傑出天才們發出的嘲笑，有時，他們簡直不知對卡利斯托這個大無畏山民的野蠻精神該作出什麼樣的反應才好。

① 蒙松（Monção）位於葡萄牙北部與西班牙接壤處。

② 若加角（cabo da Roca）位於里斯本附近，爲歐洲最西端，俗稱“歐洲之角”。

一個天使的墮落



7

卡利斯托的相貌、 衣着及其他

每當讀者開始對小說裏的人物產生敬意或反感時，便會不由自主地去猜想此人的模樣。倘若作者略作勾劃，讀者的想象力會使作者筆下那模糊不清、影影綽綽的形象變得更加鮮明。對於一般像卡利斯托這樣的重要人物的相貌，作者必盡筆墨、施展其罕見的才華想把他印入讀者的腦海，但是如果作者有意或無意地聽任讀者去想像，讀者憑天才的直覺，很可能會更快地猜想到他的確切模樣。

然而，對於卡利斯托這一舉足輕重的人物，我不應該相信讀者的想象力。卡利斯托并非讀者想象中的形象。我猜想人們會把他歸入粗魯型，并把他的精神紊亂，例如他在國會開會時的表現，歸結為年歲太大。因為我沒有事先對他進行描述，所以

導致這種錯誤的評價。現在，我要挽回他的名聲。

當時，卡利斯托年近 44 歲。他人本身並不難看，身材瘦削，就是人們常說的貴族式的身材。由于過多食用豬肉和其它肉類食品，腹部明顯而不合比例地鼓起。手腳修長，證明他的家族世世代代身材瘦削。因經常嗅吸鼻煙，并用紅色的手帕擦拭，鼻子有些變形，但膨大的鼻孔和發紅的鼻尖並不使人討厭。這種鼻子即使不能激發詩興，亦能爲其主人增添幾分莊重，這是一個長處。若澤·利伯拉多·弗雷伊雷·德·卡爾瓦略^①和西維斯特略·皮涅羅^②的鼻子都是這樣的。在 1820 年，幾乎所有的政治家都有一個紅通通的鼻子，我不知道這是否象徵着博學、地位和深思熟慮；不過，姑且不去管它代表什麼意義。

卡利斯托的外表在其他方面頗爲一般。我們不想過份讚揚他那又高又光的額頭。依筆者之見，倘若這位盧克萊西婭·鮑爾吉亞的仇敵不是一位深受家庭教育和傳統毒害的奇才，這額頭很可能充當招牌，表明他聰明過人。中等偏高的個頭，雙腿筆直。他的身軀略微前傾，是因爲長期閱讀和缺乏運動而造成了脊椎彎曲。

真正令他大失風度的乃是服飾。卡利斯托的衣服均由米蘭達的裁縫縫製，衣料則是戈雷甘^③產的粗布。在服裝款式層出不窮、今天的時裝一個月後就有變古董的危險的年代，卡利斯托的上裝領子和前襟顯得過份老式。不知爲什麼卡利斯托偏愛在褲

① 若澤·利伯拉多·弗雷伊雷·德·卡爾瓦略 (José Liberato Freire de Carvalho)：葡萄牙作家 (1772—1855)。

② 西維斯特略·皮涅羅 (Silvestre pinheiro)：葡萄牙政治家和作家 (1769—1846)。

③ 戈雷甘：葡萄牙地名。

管處釘上珠母釦，使褲腿收緊，就像綁腿套。1833年他娶唐娜特奧多拉時就穿着這樣一條褲子。或許因為妻子喜歡這條褲子的式樣，或許因為米蘭達教區的貴族保留了這一款式，反正從那時起，卡利斯托所有的褲子都照這條褲子裁剪，都帶有一排紐釦。

這身打扮在里斯本當然引人注目，尤其街頭那些愛盯着看的頑童更是注意他。一個小潑皮放肆地衝着這位國會議員喊“老土”，另一個撿破爛的甚至計劃搶劫卡利斯托的帽子。

埃斯特萬斯神甫費盡口舌，勸告卡利斯托必須入鄉隨俗，改變穿着。卡利斯托卻回答說所謂風俗，在地道的葡語中，就是陋習。談到他的衣服，他說他的衣料和他的人一樣，是葡萄牙的，至於衣服款式，則十分接近他的先輩們的習慣，祖先們一向注重的是心靈美而不是服飾的優雅。有一次，一個年輕議員說他的服裝式樣過時，他反問對方是不是國會的裁縫，還問他國會是否有拿津貼的服裝監督。打那以後，除了神甫，沒有人再敢說他。

還有一次，另一個議員開玩笑地對他的尖頭靴橫加評論。卡利斯托知道那個人的父親早年是埃斯蓬塞德的鞋匠，所以，當那個人的評論從靴子上升到綁腿式的褲筒時，卡利斯托抓住他的手，說：“停下！您可以嘲諷我靴子的式樣，因為這是您的職業和您的權利，但是靴子以上的部份，你管不着。讓我告訴您阿佩萊斯^①對批評他的繪畫的鞋匠是怎麼說的：‘Ne sutor ultra

① 阿佩萊斯：古希臘名畫家。據說常把自己的畫放在公共場合，自己躲在一旁聽取過路人議論。有一次，一個鞋匠對畫中人物的鞋子提出批評，畫家作了修改。第二天，鞋匠以為可以批評畫的其它部份，這時畫家上前對他說：“鞋匠的議論不能超出鞋子的範圍。”這話後來成為一句名言。

crepidam.’這意思是說：‘鞋匠的議論不能超出鞋子的範圍’。”旁觀者和那位議員的臉色一下子都紅得像卡利斯托的鼻子。

這些插曲體現了卡利斯托這個外省人的尖刻性格，但卻增加了他在正統派貴族們中間的威望。

作為一個學問精深的譜系學者，卡利斯托知道自己在里斯本也有顯赫的親戚，然而，有些重要原因使他不願想到自己和那些人的遠親關係。在阿維斯騎士團長^①時代，曾經發生過一起嚴重事件：當時宮廷裏有一個叫馬丁·阿耐斯·德·巴爾布達的，也來自阿格拉·德·弗雷馬斯領地。他與騎士團長勾結，狠毒地殺害了安德路伯爵。這事本身已經足以使正派的葡萄牙人對這門親戚避而遠之，更有甚者，馬丁·阿耐斯後來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害怕和後悔，轉而投奔了萊奧諾爾·特萊斯王后^②，帶着全家跟隨王后去了西班牙，並在那兒去世，受盡葡萄牙人的蔑視和詛咒。在唐杜亞爾特^③時代，馬丁的後裔回到葡萄牙，得到赦免，並重獲被宮廷沒收的財產。這就是卡利斯托對葡國敗類深惡痛絕的原因所在。

有一天，他正在家裏翻閱1760年迪奧戈·德·皮納修訂的變法，以便為一份禁止奢侈法草案尋找依據時，僕人通報說雷

① 即葡萄牙第十個國王唐若奧一世（1357—1433），曾任阿維斯騎士團團長，為葡萄牙阿維斯王朝的開創者。

② 萊奧諾爾·特萊斯（Leonor Teles）：葡萄牙貴婦人，陰險狡猾，善於施展魅力，唐費爾南多一世（D. Fernando I, 1345—1383）發瘋似地愛上她，娶她為王后，並聽她擺佈。她禍國殃民，遭到人民的強烈反對，後流亡西班牙。上文中的安德路伯爵（與下文中的若奧·費爾南德斯伯爵是同一人）是她的情夫。

③ 唐杜亞爾特（D. Duarte）：葡萄牙第十一個國王（1391—1438），為唐若奧一世的兒子。

蓋戈伯爵來訪。卡利斯托不由打了一個哆嗦，他自言自語道：“我讓你瞧瞧阿格拉·德·弗雷馬斯領地過去和現在真正的巴爾布達家族是怎麼樣的……你來得正好！”

伯爵走進屋，熱情洋溢地說：

“我前來擁抱一位親戚，他的才華同當年他祖先的驍勇一樣，使我感到無尚榮耀。”

卡利斯托坐在椅子上，紋絲不動。他取下銀絲眼鏡，說：

“就不知道我的祖先是否以閣下的祖先爲榮。”

“我是雷蓋戈伯爵。”來訪者不禁愕然，趕忙解釋。

“我知道，雷蓋戈伯爵不就是馬丁·阿耐斯·德·巴爾布達的第十六代傳人嗎？”

“正是。”

卡利斯托站起身，戴上眼鏡，慢吞吞地一步一步走向書架，取出一本書。他回到椅子旁坐下，吩咐伯爵也坐下，然後打開書本，說：

“這是一部王國編年史，是里斯本大主教唐羅德里克·達·庫尼亞讓人出版的，作者是杜亞爾特·努耐斯·德·萊昂。我現在翻到第二十三頁，請求最尊敬的雷蓋戈伯爵讀一讀這段話。”

伯爵雙手接過書，從卡利斯托用手指着的地方開始朗讀：

“促使阿維斯騎士團長讓王后提早離開葡萄牙的原因是他深知王后的爲人。報復心重是女人的天性，而王后的報復心比任何女人更重。不過，因爲她是一個聰穎絕頂而又十分狡黠的女人，越是她所痛恨的人，她在表面上卻對他越仁慈，因此騎士團長覺得她向他表示的友愛值得懷疑，對她更加懼怕。他認爲王后對若奧·費爾南德斯伯爵愛得越深，對自己也就恨得更

狠，因為是他拆散了這對情人。另外，她又派人請來了卡斯提略國王，她身為王后，又獲得卡斯提略國王的幫助，因此騎士團長感到自己的生命沒有保障。因為唐費爾南多國王在世時，騎士團長並沒有得罪她，她卻要逮捕並殺害他。況且（以下幾行字底下劃了綫，卡利斯托在上面加了批語‘多麼沉痛！’），很多接近過他的人離開了他，轉而投靠王后，這些人中有他手下的爵士瓦斯科·波爾卡利奧，馬丁·阿耐斯·德·巴爾布達，以及曾經投奔過他的加爾西亞·佩雷斯·克拉維多·德·阿爾甘達拉。”

伯爵把書交還給卡利斯托，用一種感到莫名其妙並且頗不耐煩的語氣問道：

“那又怎麼樣呢？”

“閣下是杜亞爾特·努耐斯不朽著作中那個卑鄙小人巴爾布達的後人吧？”

“是的。”伯爵態度傲慢。

“那麼請您放心，我可不是這個巴爾布達的後人。我是貢沙洛·佩羅·巴爾布達的第十六代傳人，他是情人軍^①成員，在阿爾儒巴洛塔戰場為國捐軀。貢沙洛是馬丁的兄長，但是在投入戰鬥之前，他請求唐若奧一世賦於其一個私生子合法繼承權，以免在他犧牲後，他那個叛徒弟弟的子女玷污祖業。貢沙洛死後，唐若奧一世實現了這位真正葡國人的遺願。

“據此我可以斷定，”伯爵不無諷刺地說：“閣下是一個私生子的後人。”

① 由青年貴族組成的一支軍隊，於1835年跟隨唐若奧一世在阿爾儒巴洛塔與西班牙入侵者浴血奮戰，英名遠揚。

“這個私生子的母親是瓦隆的女修道院院長，屬於阿爾溫斯家族。”卡利斯托帶着勝利者的口氣宣佈。

“該死的結合！”伯爵罵道。

“讓我們討論一些重要細節吧。”卡利斯托心平氣和地吸着鼻煙：“閣下的第十二代祖母熱若尼瑪·塔莉婭是塞濟布拉的猶太女人，在與一個叫埃托爾·巴爾布達的人結婚前，曾是他侄子們的女傭人。您的高祖母守寡時沒有子女，後來改嫁給一個小教堂神甫的兒子，生下您的曾祖父路易斯·德·阿爾梅達·德·巴爾布達，即第一個雷蓋戈伯爵。如果閣下想以一個神甫的兒子抗衡瓦隆的女修道院院長、努努·阿爾瓦雷斯·佩雷拉^①那出身阿爾溫斯家族的夫人的姨媽，那麼，伯爵先生，在該死的結合所造成的血統方面，我們旗鼓相當，可以休戰了。”

伯爵憤怒地站起身，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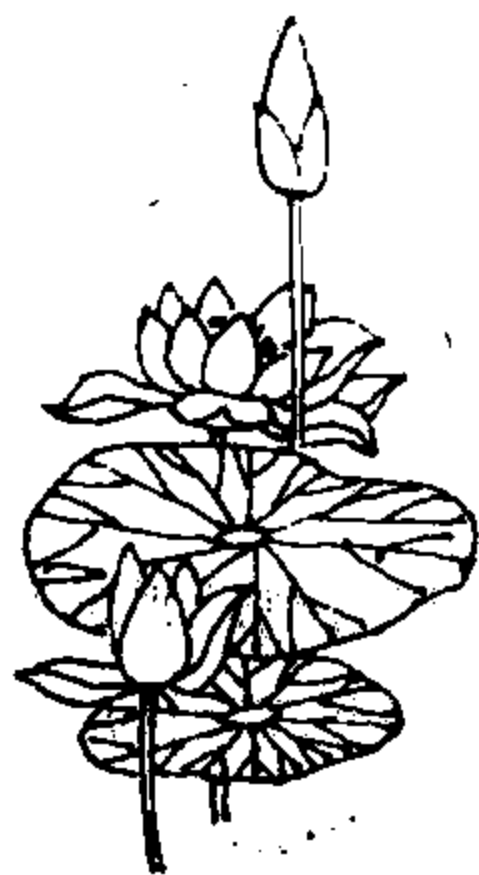
“卡利斯托先生，有一點我們不是旗鼓相當，那就是您的愚蠢。我走了，我爲來到此地而羞愧。”

“您不用羞愧。”卡利斯托反駁說：“倒是我不好意思對別人說閣下曾來過此地。”

他用鉛筆尖在書頁上劃了幾下，劃破了馬丁·阿耐斯·德·巴爾布達的名字。

^① 努努·阿爾瓦雷斯·佩雷拉 (Nuno Alvares Pereira)：唐若奧一世的密友，膽略過人，戰績輝煌，曾被任命爲御前第一大臣，統帥全軍（1360—1431）。

一個天使的墮落



8

國會裏的笑料

卡利斯托念念不忘要禁絕里斯本人的奢侈，其中很大一個原因在於國會裏的兩位花花公子曾經取笑過他的粗布禮服。埃斯特萬斯神甫和同派其他比較謹慎的議員反對他的主張，他們更理解時代精神，深信要阻擋滾滾向前的時代洪流乃是徒勞之舉。但是卡利斯托卻回答說，他為醫療社會的創傷而離開了家鄉，絕不會因為顧忌病人的感覺而僅用綑帶或緩解藥裹裹傷口算了。朋友們擔心他的形象在眾議員眼中會因此一落千丈，對他百般規勸，可他就是不聽。一次在關於奢侈品進口關稅的辯論中，他忍不住請求發言。眾議員們都高興地為他喝彩，想聽聽他說些什麼。

發言被批准了，整個大廳鴉雀無聲，人們好奇地靜候他發言。卡利斯托站起身來，

開始了他的演說：

“議長先生！當葡萄牙古代君主的臣民過份講究個人的穿戴、享受和排場時，敏銳而卓識的顧問大臣們便制訂出特別法以禁止奢侈。唐塞巴斯蒂昂國王^①——願他聖名永存——頒佈了公正而嚴厲的法律限止絲綢的使用。那時候的葡萄牙，議長先生，在宴會上仍然使用秘魯產的全套金餐具，貴族府第的牆上還是懸掛着波斯的壁毯。當時的葡萄牙既不強盛，又不齊心，可是，人們還沉醉在先王唐曼埃爾一世和唐若奧三世統治時期的享樂之中。

“菲利普法典^②第五冊第八十二卷第四節及以後的內容中，包括了1582年7月27日司法改革的主要律法。

“由此可見，對屢教不改者使用法治鐵棒對社會是多麼有利！（一個議員打呵欠；其他人受到傳染，也打起呵欠；總理大臣在打瞌睡。）讓我們看看懲治違法者的刑罰吧：平民沒收違禁衣服，支付罰款15克魯薩多^③抵罪；貴族比平民多付15克魯薩多以免坐牢。敬請國會注意自由黨的改革並沒有對有權有勢者和弱小者一視同仁。無知者在那裏狂叫反對可惡年代裏的貴族特權和豁免權。這些民主分子，一旦身陷法網，便高叫援用平等法，於是他們既幹了起草法律的美事，又體驗到執行法律的滋味。讓我們言歸正傳，議長先生……”

某議員：“做得對。”

① 唐塞巴斯蒂昂(D. Sebasfiao)：葡萄牙第十六個國王，唐若奧三世的孫子，生於1554年，1557年因祖父逝世而繼位，1568年親政，1578年遠征非洲時在戰場上失踪，沒有子嗣，導致葡王國在1580年被西班牙吞併，長達60年。

② 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於1580年吞併葡王國後，立即下令修改曼努埃爾法典（見第一章第6頁註釋②），新法典於1603年公佈。

③ 克魯薩多(cruzado)：葡萄牙古金幣，合4百雷伊斯。

演講者：“這位同事的贊許沒有使我感到受寵若驚。讓我回到正題，議長先生。我對在里斯本看到的奢侈表示遺憾！這裏到處是金銀珠寶，綾羅綢緞，到處講究排場，炫耀豪華！這些人似乎都是昨天剛從印度歸來，從東方帶來了滿船的印度賤民！大街小巷裏，四輪馬車、敞篷馬車、輕便馬車隆隆而過，彷彿每天都在慶祝繞過好望角^①或發現聖塔克魯斯寶地^②，在大肆揮霍從那兒運來的財寶。在這些豪華的馬車之間……”

某議員：“馬車是裝垃圾的。”

演講者：“很可能車裏面裝的是垃圾……在這些豪華的馬車之間，議長先生，我看到一些表情憂傷、衣衫襤褸的人正畏畏縮縮地貼着牆腳行走，他們擔心自己會被車子碾碎。我彷彿看到了用自己的鬍子作抵押、而在新德拉只擁有兩棵樹的唐若奧·德·卡斯特羅^③，生病住了醫院的杜亞爾特·帕切克^④，以及在聖多明我會修士那裏喝賑濟湯的路易斯·德·卡蒙斯。每個時代都有幾百個這樣的著名犧牲者。”

一個議員：“您的眼力真不錯，居然看到這些好東西！”

演講者：“我還看到先知的手指正在牆上寫出警句……（停

① 1487年，葡萄牙航海家巴爾托洛梅烏·迪亞斯（Bartolomeu Dias）首次繞過好望角。

② 聖塔克魯斯寶地（Tarra de santa Cruz），指巴西。

③ 唐若奧·德·卡斯特羅（D. João de Castro）：葡屬印度總督（1500—1548），以勇敢、廉潔和博學而聞名。1546年，為修復第烏的城堡，他向果阿市政廳寫信借錢，信內夾着一縷鬍子作抵押。

④ 杜亞爾特·帕切克（Duarte Pacheco）：葡萄牙十五、十六世紀軍人和天文學家，曾為柯欽保衛戰立下汗馬功勞，當時，77名葡人和1千名印度人，擊退了3萬敵人的圍攻。

頓。演講者像一座雕像似的，伸出手臂指着牆壁。財政部長的笑聲驚醒了總理大臣，他迷迷糊糊地睜開了雙眼。）我看到了什麼？尊貴的議員閣下想知道我看到了什麼嗎？我看到葡萄牙的農業被外國的工廠吞噬；看到本國的能工巧匠被巴西奴隸主僱用，因為他們在祖國失去了作坊；我看到公務員瀆職犯禁，貪污腐化，偷盜行竊，因為他們的薪水不足維持導致其墮落的奢侈生活；我看到審判社會上惡習與罪行的司法官與腰纏萬貫的罪犯互相勾結，以便坐地分贓；我看到家境貧苦的婦女在賣淫，以便獲得首飾炫耀其美貌；還看到不學無術的人成群結隊湧進各個機關申請職業，倘若不能如願，便密謀造反。我所看到的，議長先生，正是7層地獄，每一層地獄口都掛着一大罪孽的牌子，總起來就是那使巴比倫、迦太基、底比斯、羅馬、推羅毀滅的七大罪孽。這就是奢侈的下場，議長先生！”

波爾圖的一個議員：“我請求發言。”

演講者接着講：“難道不知從哪個星球上降下了一陣金雨，落在這些戴手套、燙髮、充斥里斯本劇場、廣場和酒館的花花公子身上嗎？上世紀曾有一位博學而敏銳的先生，他的話語正是這個時代的寫照：‘這些衣冠楚楚的紳士（或者在他們中間的、并非紳士的衣冠楚楚者），從頭到腳帶着一股傲氣，渾身上下刻意打扮。這種人精神空虛，敗壞民風，損害公眾利益，大肆揮霍自己的、或許并非他們自己的財產。

“這關鍵就在於并非他們自己的財產。這些那喀索斯和阿多尼斯們^①服飾華麗，到底在花誰的錢？是開發了無名金礦嗎？如

① 那喀索斯是希臘神話中的美少年，因愛戀自己映在水中的影子而投水至死，死後化為水仙。阿多尼斯是希臘神話中出名的美少年。

果說，我不應該先問他們用了什麼手段或伎倆，那麼我要問他們有什麼本領？警察對他們又瞭解多少？

“我看到過，議長先生，這些纨绔公子洋洋得意地走出裁縫鋪，付出大筆租金，帶走更多的耻辱。走在他們中間的還有一些衣衫襤褸的可憐蟲，也被稱作大人和閣下。在里斯本各種稱呼被糟踐和濫用到何種地步？不惜降格以求把爛泥地刮平嗎？這倒挺諧調；但是請堵住那恩惠箱的漏洞，那裏面正向我們源源不斷流出桂冠和勳章，一枚又一枚的十字勳章，葡萄牙的榮譽正被釘在這些十字架上呻吟！還請廢除那些舉行常年狂歡節的法令，狂歡節給我們送來了戴面具的擁擠者，他們昨天還是給我們送鱈魚的魚販，今天卻裝作不認識我們，怕的是我們會認出他們！

“議長先生！閣下深知唐若奧五世^①制訂了使用各種稱呼的規範。我明天要把這些規範去唸唸向我推銷無花菓的小販聽，因為當我慷慨地用‘您’稱呼他時，他卻大為惱火。國王在詔書中這樣規定：‘對本王國的子爵和男爵，本王室、王后家族及各公主府、親王府的內侍官員，以及大公、子爵和男爵的合法子女……還有侍從貴族……，均可使用‘閣下’稱呼。

“可以用‘閣下’稱呼駐外公使；用‘閣下’稱呼地方總督及大學校長；用‘閣下’稱呼教會或市民中的高級人士；唯獨沒有一個合法的‘閣下’，議長先生，可用來稱呼賣無花菓的漢子，讓我們創造這個用法，免得叫人使用起來有顧忌。讓我們個立法使貴族稱呼爛掉。干脆把這個不值錢的硬幣扔進糞坑，反正它已一文不值，既不能證明任何東西，又不能表示任何意義。

^① 唐若奧五世 (D. João V)：葡萄牙第二十四個國王 (1689—1750)。

*****葡語作家叢書*****

而平民的獎掖標準可以極寬！倘若某個工匠做出高尚的舉動，理應受到褒獎，那麼我們應該稱他為‘良民’以示敬意，因為他屬於唐迪尼斯^①和唐若奧一世所深愛的民族。

“議長先生，我的發言有些離題，請讓我回到正題，並結束我的講話，因為時間不允許我再拖延，況且，各位議員也沒有耐心再對我表示容忍。

“我提請各位國民代表正視正在損害我們獨立的致命毒素。必須制止奢侈！要讓海關對外國毒品關閉大門。要向刺激人們胃口並改變他們良好生活習慣的商品課以重稅。讓我們穿着本國的衣服，使用本國生產的布料。要遵循阿維斯王朝最後一個國王^②的古老法律。凡是出售洋布、或使用洋布製作成衣的人，都要被處以罰款和刑罰。”

某議員：“請問尊敬的議員閣下如何起草這樣荒唐的法律呢？”

演講者：“怎麼起草？這很容易。就跟唐若奧三世制訂修士尊重母驢法一樣。當時，修士們偏愛騎坐母驢，生氣的國王怎麼辦呢？他下令說，凡為修士的母驢裝蹄鐵的鐵匠一律處以死刑，於是，修士們再也騎不成母驢了。我的話說完了，議長先生。”

議長：“利博里約·德·梅雷萊斯博士先生的發言明天進行。現在休會。”

利博里約·德·梅雷萊斯博士就是那個在卡利斯托演講過程中要求發言的議員，他來自波爾圖。

① 唐迪尼斯 (D. Dinis)：葡萄牙第六個國王 (1261—1325)。

② 即紅衣主教唐恩里克 (D. Henrique)：葡萄牙第十七個國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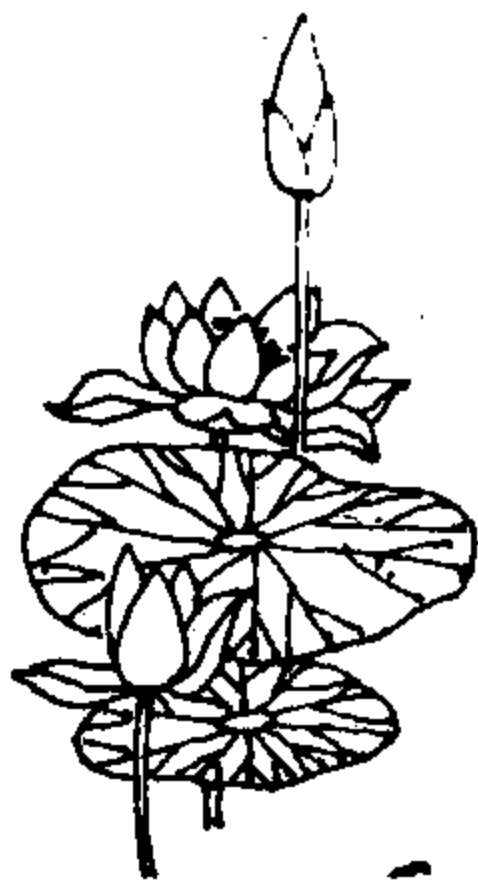
“從那個瘦高個的嘴裏會吐出些什麼？”卡利斯托向埃斯特萬斯神甫詢問。

“據說那個青年人博學多才，已經寫了幾本書。”

卡利斯托臉上泛起了笑容，說：

“既然他已寫了幾本書，那我完蛋了。”

一個天使的墮落



9 波爾圖的博士

利博里約·德·梅雷萊斯博士，現年32歲。他有一張誠實的臉，一副深謀遠慮的表情，還擁有多種才華。在別的國家，這些才華或許不為人注意，甚至被公眾當作笑料，然而在葡萄牙，卻使這位先生平步青雲登上了政治階梯的最高一級，並為他提供適宜的荒唐言論，護送這位桂冠蠢人直到他想立定的地方。

當年他年僅十八歲，就寫詩嘲諷波爾圖的貴族。這倒不是因為他羞與貴族為伍，而是因為他們對他唯恐躲避不及。利博里約的父親是個攤販，在生意上財運亨通，因為他別出心裁，首創出一種可口的烈性混合汽酒，迎合了挑伏和車伏起早趕路的習慣，所以至今聲譽不減，首屈一指。此外，博士的父親還發明了蘿卜燒酒。

利博里約在職業方面沒有父親那麼走運。他的詩作問世時一度受到誣衊者的青睞，猶如姿容秀美的賣菜女被面目可憎的浪蕩子阿諛奉承。後來，這個攤販的兒子，由於社會地位低下，並非激起受辱者的仇恨，而是遭到了他們的蔑視。

彷彿由於飛馬^①催逼，利博里約已經欲罷不能。他啓程去科英布拉，參加了拉丁語考試，但是名落孫山。自從那個倒霉的日子起，利博里約開始自稱精通拉丁語。爲了報復主考者，他還翻譯了一首拉丁詩，譯文如此曉暢並忠實於原著，以至不懂拉丁語的人也感到原詩比譯詩更加易懂，結果盧克萊修^②的名聲卻受到了損害。

利博利約在學業中有過幾個“不及格”，雖然這曾使他氣焰低落，但卻不妨礙他大學畢業，並當上博士。接着，他去歐洲遊逛。遊罷回國，他被愚蠢的命運之神擁入懷抱。命運親吻他的額頭，對他說：“我的熱吻會將烈火送入你的腦袋！我愛你，因爲我需要你。我是希臘的喀耳刻^③，凡我雙手觸及之物都會變成牲畜。我將這種魔法傳授於你，使你能夠把自己的獸性放射到你反對者的頭腦中。我打算讓他們換個模樣，不再變成豬，而是變成更高貴的畜牲，變成葡萄牙公共事務的管理人。而你，我的寵兒，會飛黃騰達。今天你是議員，不久將當部長。”

的確，當命運注定阿格拉領地的貴族有一天要在國會受到蘿卜燒酒發明者之子的攻擊時，利博里約已經當上了議員。

① 指希臘神話中的飛馬，其足曾在赫利孔山踏出詩的靈感之泉，因而是靈感的象徵。

② 盧克萊修：古羅馬詩人（約前99—約前55）。

③ 喀耳刻：希臘神話中的女巫，能把人變成豬、狼等動物。

卡利斯托走進會議大廳，態度冷靜得叫人吃驚。盡管曾有同事提醒他，他的厄運和冒失給他招來了一位多麼致命的對手，他卻處之泰然，甚至不無高興。

得到發言的批准後，利博里約以一種高雅的姿勢站起身。他抹了一下小鬍子，又在左眼窩貼上一塊平光鏡片，這才開口：

“議長先生，我曾在異國周遊將近一年。我持杖托鉢到處漫游，儼如香客朝聖社會進步。我曾開懷暢飲從文明泉中噴湧而出的細勃拉蜜^①。我看到了很多東西，我看到了一切，這一切燃起了我求知的渴望，就像饑火熊熊的烏加利諾^②掙脫了枷鎖，來到擺滿黃澄澄食品的十里宴席。我心頭大喜過望，興奮得休克！我感到自己在那裏汲取了光明和人道，至高無上的建築師的發明在那裏像細雨連綿不斷！我看到了很多東西，我看到了一切，議長先生！我胸中充滿了要使祖國昌盛的渴望，充滿了對她的熱愛，那是發自內心深處的赤子之愛。於是我踏上歸途，返回自己的家園。當我的祖國，這塊散發着清香和詩意的、真正屬於我們的土地，剛從地平綫上露出的時候，思鄉之情猶如過濾器滲出的水，滴滴流入我的心胸，昇上我的眼瞼，化作陣陣淚水。”

（卡利斯托忍不住笑出聲來。有些議員輕輕地向他發出長長的“噓”聲。卡利斯托止住笑，他懷疑國會的大部份議員是白痴。）

演講者：“因為我的內心，議長先生，突然產生了一些不祥的預感。令人極其痛苦的毒蝗蟲正在毀滅我的希望，我的興奮，

① 細勃拉：意大利西西里島古城，所產的蜜聞名遐邇。

② 烏加利諾：十三世紀比薩的獨裁者，後與幾個兒子一起被敵人關押，活活餓死。

我的激情，以及我甜蜜的幻想：我想看到祖國的田園裏百花盛開，鉛灰色的天空中群星閃爍，廣闊地平綫隨着這塊沃土上繁衍生息的洪流向前延伸。我的心在發痛，我的眼睛在流淚，我理解維吉爾這半句詩裏的痛苦：*我們離開親切的田野。*”（大廳里響起了很多叫好聲。）

“這爲什麼呢，議長先生？因爲陣陣痛苦在折磨我，我預感到在這個大廳裏將會聽到一個人的聲音。此人從本世紀的腹腔娩出，來到這裏，把他專心研究的德拉克馬古銀幣或塔倫托古金幣那些幣章或寶貝塞進永恒自由的永恒基督聖殿的寶庫！我重申一遍，議長先生，當一個人踏上葡萄牙的土地，預感到有朝一日會在這燈火輝煌的**神聖殿堂**中聽到一番胡言亂語，攻擊堪稱工業大動脈和主動脈的奢侈品，他怎能不傷心落淚？有誰願意以這樣的代價對文明國家說：‘我屬於那片天空，我誕生在一**個巫婆的花園裏**，在那兒，卡蒙斯歌頌榮耀的詩篇使世界爲之欽慕。我生長的土地上有橙林，伯爾納丁^①曾在林中嘆息。我所屬的民族勇敢無畏，使阿爾儒巴洛塔^②、阿托萊羅斯^③、瓦爾維爾德^④彪炳千古。（經久不息的叫好聲。）在我的國土上……（有誰還願意這樣說？）誕生過伽馬們^⑤、卡布拉爾們^⑥、卡斯特

① 伯爾納丁（Bernardim Ribeiro）：葡萄牙詩人（1482？—1552？）

② 阿爾儒巴洛塔（Aljubarrota）：見第六章“情人軍”的註釋。

③ 阿托萊羅斯（Atouros）：葡萄牙地名，1384年4月，葡軍在該地擊敗西班牙入侵者。

④ 瓦爾維爾德：西班牙村名，1385年10月，葡軍在該地擊敗西軍。

⑤ 指瓦斯科·達·伽馬（Vasco da Gama, 1469—1542），葡萄牙著名航海家。

⑥ 指阿爾瓦里斯·卡布拉爾（Alvares Cabral, 1467？—1520？），葡萄牙著名航海家。

羅們^①、阿爾布克爾克們^②、努耐斯們^③和雷格拉斯們^④。’有誰願意這樣說，議長先生？”

這時，卡利斯托請求發言。

演講者繼續說：“什麼叫奢侈？請去問問莽莽林原裏的野人，什麼是他的~~弓牀~~；再去問問歐洲人什麼是他的羽絨坐墊，如此柔軟舒服，適合於身體的扭動。去問問歐洲的美人們，鑽石項鍊對她們有什麼用處，再問問佛羅里達的美人們，那些五光十色的玻璃飾物給她們帶來了什麼樂趣。啊，奢侈！先生們，奢侈是文明的里程碑，是飛出鳥籠的白鴿，她驅散了最初的恐懼，從一個枝頭跳到另一個枝頭，最後，她撲擊着翅膀，飛向遠方的天空和土地。噢！一個人命中注定要受到來自上蒼的理解和愛，他心裏是多麼快樂！因為‘理解就是愛’，這是雨果精辟的格言！

“議長先生！法國的心臟、法國的頭腦、法國的主神經就是奢侈。我到過法國，議長先生，我到那裏去是爲了在我晶瑩透明的靈魂上反射出奧菲爾^⑤珍珠的光芒。啊！法國！當現代巴比倫的穹窿屋頂朝我們閃閃發光的時候，希望便在我們心中冉冉升起，高高地在空中飛翔，她充滿生機，使一切變得更加廣闊，更加充足，更加豐富。她飛向更高、更遠的地方，帶着無數的祝福，使我們山區的小屋子潔白如雪，使我們沃野上的菓

① 見第八章“若奧·德·卡斯特羅”的註釋。

② 指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 (Afonso de Albuquerque, 1453—1515)，葡屬印度總督。

③ 指佩德羅·努耐斯 (Pedro Nunes, 1502—1578)，葡萄牙數學家和天文學家，九分儀的發明者。

④ 雷格拉斯，即若奧·達斯·雷格拉斯，見第一章註釋。

⑤ 奧菲爾 (ofir)：古地名，在東方，可能是今日也門一帶。

園百花爭妍，使我們的創造者快樂歌唱。①

“奢侈，議長先生，是嚇唬蠢貨和吝嗇鬼的稻草人。”

卡利斯托議員：“請看在上帝的份上！”

演講者：“正是看到上帝的份上，況且，此話對這位同事非常適用，他必須請求上帝的寬恕，因為他大放廉價厥詞，無視文明這位功德無量的貴婦人，她敞開胸懷，把柔情蜜意和芬芳盛開的花朵慷慨施予富人和貧人。”

卡利斯托議員：“這個詞在本國話中是什麼意思？”

演講者：“既然我的智力勝過您，那就請免開尊口。我似乎感到，議長先生，在我的前面有個陰影，但是我們不必害怕。說實話，我不知道我在與誰較量。為捍衛藝術而鬥爭，為保衛工業而挺身，消除工廠的障礙，激發創造者的想像力，總而言之，大贊特贊奢侈的好處。這樣做使我擔心會辱沒進步、辱沒思想、辱沒陽光，辱沒人類！假如只有木乃伊才能夠發現文明的原則，那我何苦要在這兒白費精力、慷慨陳詞呢？（許多叫好聲。）

“我應該沉默了。我悔恨交加地撤退，我為冒犯了公眾而自罰。我曾經抨擊過黑暗，盡管這使膽小的占卜者不安，但在光輝燦爛的太陽週圍，黑暗必不能濃密如舊。

“我看我沒有什麼可說的了，趁着重復符號還未使我厭倦，我的發言到此結束。②”

① 作者原註：“演講者從安·埃雷斯·德·高維亞·奧佐利奧先生名為《監獄之改革》一書的千里沃野上覓來了這些加重點號的優雅詞句。”

② 作者原註：“這段非凡演說的金鑰匙也是從司法部長埃雷斯·德·高維亞先生的寶庫中盜來的，見《監獄之改革》第二冊第150頁。”（葡語中“鑰匙 chave”一詞含有“結尾”之意，而“結束 fecho”一詞含有“鎖”之意，故作者在原註中用的是雙關語。）

***葡語作家叢書

(演講者受到了人們的祝賀。)

議長：“下面請尊敬的卡利斯托·埃洛依·德·西洛斯·德·貝內維德斯·德·巴爾布達議員發言。”

“議長先生！”卡利斯托說：“我幾乎什麼也沒聽懂，因為利博里約博士議員先生所說的不是人說的葡語（旁聽席上傳出一陣笑聲）。橙子如果被過份地擠壓，會榨出酸澀的汁水，使舌頭發麻，而利博里約議員先生的話正是這種酸汁。如果葡萄牙語就是我剛才所聽到的那種語言，它一定會被歸入布達語^①。我想，上帝對大膽放肆、不敬神明的通天塔^②的建造者進行懲罰時，就是讓他們那樣說話！”（“肅靜！”“肅靜！”）

演講者：“議員先生們，我為葡萄牙語請求保持安靜！我以尊貴的路易斯·德·索薩^③、巴洛斯^④、科多^⑤等已故作家的名義提出請求。到了最後審判日，他們一定會緊緊咬住利博里約博士先生的腿不放。”

議長：“我請求尊敬的卡利斯托議員不要使用非國會用語。”

演講者：“恕我冒昧，請問閣下，我尊敬的同事使用的花里唸哨的詞語是否國會用語；如果是的，那我還要有勞閣下告訴我，在何處可以學到那些花花詞語。”（一片叫聲：“肅靜！”“秩

① 布達語：非洲安哥拉某土族部落的語言，在葡語中特指不規範的語言。

② 據《聖經》記載：人們想建塔直通天上，上帝令造塔者語言不通，結果塔沒能建成。

③ 路易斯·德·索薩 (Luís de Sousa)：葡萄牙名作家 (1555—1632)，文筆優雅，語言純正，易懂，曾為布拉加大主教聖人巴爾托洛梅烏寫傳。

④ 巴洛斯 (João Barros)：葡萄牙名作家和歷史學家 (1496—1590)，用詞準確、規範、充滿活力，其處女作為一部騎士小說。

⑤ 科多 (Couto)：葡萄牙著名歷史學家 (1542—1616)。

序！”)

演講者：“在那位同事稱我爲蠢貨時，難道秩序未被擾亂嗎？（一陣叫好聲。）事情就是這樣：我不要混亂。我將心平氣和地答復那位議員先生，我會而且也能做到這一點。我擔心我這又枯燥又混亂的語言會使諸位感到刺耳，因爲諸位仍然沉浸在波爾圖議員充滿華麗辭藻的演講之中。我來自山區。我在古代作家深入淺出、清晰明瞭的文風熏陶下成長。我才疏學淺，簡直微不足道。但我仍然認爲，使用大眾化的語言有利於我們大家在這裏互相溝通，也有利於人民理解我們。如今輕視這一點，結果使我聽得不明不白，因此無法徹底駁斥那個年輕的謙謙君子的論據。我隱隱約約聽懂了他的一些想法，但是，如果上帝賦予我鑽研修昔底德^①作品時的那種耐心，我一定要在《國會日報》上爲我同事閣下的講話註釋。（一陣笑聲。）

“我尊貴的同事認爲奢侈是國家富裕的標誌，這是我從他演講中得到的印象。同事閣下在法國看得眼花繚亂，但是，議長先生，我曾從書上讀到，在法國，越是奢侈的地方，富豪所佔的比例也就越小。（響起幾聲“好。”）這種說法如果確實，無疑會把利博里約博士先生華辭園裏的花朵連莖剪掉。同事閣下還說了什麼？勞駕他用對家人說話時的通俗語言向我註釋一下，用唐弗朗西斯科·曼努埃爾·德·梅洛^②在《夫妻生活指南》一書中的話來說，就是用於‘家庭日常生活’的語言。”

利博里約·德·梅雷萊斯博士：“不要利用推論這種武器來

① 修昔底德：古希臘歷史學家，其作品爲研究古希臘歷史提供了重要資料。

② 弗朗西斯科·曼努埃爾·德·梅洛（Francisco Manuel de Mello）：葡萄牙名作家（1611—1667），《夫妻生活指南》（簡稱《指南》）是其名著之一。

激我進入荒謬的爭論。命運之神注定我有更好的運氣。我在這兒不是爲了像小學生那樣坐在板櫓上打官司。”(響起一陣聲音：“很好!”)

演講者：“好什麼！……這話聽起來簡直是胡言亂語，議長先生！……我願意與那位議員先生互相溝通，以便雙方能從這場辯論中有所得益；然而我的同事閣下，似乎因爲看到我這樣缺乏詩意，便說我荒謬，對我不屑一顧！……上帝保佑！如果利博里約博士先生不是這樣不講情面地想把我從他眼前趕走，我倒要請問他，爲什麼雅典和羅馬在貧困時風氣良好，而後來富裕奢侈時卻傷風敗俗？我還要請問他，窮奢極侈的西巴利斯人^①和呂底亞人^②發展過什麼藝術和科學？還要請問他，爲什麼居魯士^③統帥下的波斯人，盡管生活簡陋，甚至缺乏必需品，卻能夠征服衆多富饒國家？還要請問他，爲什麼波斯人一旦開始過驕奢淫逸的生活，便被拉塞德莫納人^④所征服？

“至高無上的真理，議長先生，那裝腔作勢的詭辯所不能掩蓋的真理就是：隨着一個個古代帝國走向富饒，奢侈之風也就逐漸泛濫，道德風尚也就逐漸敗壞，獨立的脈搏開始衰弱，國家的結構開始鬆垮，結果導致了埃及、波斯、希臘和羅馬的毀滅。

“剛才談的都是歷史，議長先生；下面要談談利博里約·

① 西巴利斯：意大利古城。

② 呂底亞：小亞細亞古國，爲波斯國王居魯士所滅。

③ 即居魯士大帝（約前 600—前 529），古波斯帝國國王，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創立者。

④ 即斯巴達人。古斯巴達奴隸制國家全民公民的稱謂。通常指斯巴達奴隸階級，不從事生產勞動，過集體的軍事生活。

德·梅雷萊斯博士先生。這位年輕的詩人到過法國，他認為色諾芬^①、修昔底德、李維^②、塔西佗^③、普魯塔克^④和弗拉維奧^⑤的話不足為信。

“我看，博士先生是個想象力極其豐富的人。在詩人協會裏想象虛構當然是件美事，然而在這間屋子裏，需要我們真誠坦率，因為人民派我們來這裏，要求揭開被美麗的謊言遮蓋起來的真理。《寓言對話》的著名作者^⑥說：‘憑空想象就像在會場裏放個牲畜圈，由於沒有圈門，各種各樣的牲畜都可以進來。’奉勸想象力豐富的年輕人不要得意得眉飛色舞，只因運用思維推理的人較少想象力，便把蠢貨的委任狀轉授給他們。寫不出好詩的人可以寫句子當詩，但是在有關國家事務的慎重辯論中濫發詩興卻並不恰當。

“議長先生，在結束本次發言的時候，我投票反對我那傑出的同事關於降低絲綢進口關稅的提案，并向利博里約博士先生請求，如果他讓我這個來自邊遠山區的可憐蟲有幸再與他較量，請他最好用正確的葡萄牙語說話。我不是一個嘩眾取寵、拐彎

① 色諾芬：古希臘雅典城邦的貴族奴隸主、軍人、歷史學家，蘇格拉底的弟子。著有《遠征記》、《希臘史》以及《蘇格拉底言行回憶錄》（約前 430—約前 355 或 344）。

② 見第 26 章註釋。

③ 塔西佗：古羅馬歷史學家（約 55—約 120），其作品系研究西方古史的重要資料。

④ 普魯塔克：古希臘歷史學家，倫理學家（約 46—約 120）；其作品為研究古希臘、羅馬歷史提供了重要資料。

⑤ 弗拉維奧：古羅馬政治家。

⑥ 即上文中《夫妻生活指南》一書的作者，《寓言對話》是其又一部名著，發表於 1721 年。

抹角的人。我說話像老輩人那樣直接了當。我要求在我說的句子中，主語、動詞等各種句子成份各就各位。如果做不到這點，我就按阿塞紐^①聽到的那些話去做：Fuge, quiesce et tace，就是說：‘躲開、安靜、閉上嘴。’”

卡利斯托在位置上就座。自由黨的一些老年議員上前向他表示祝賀。另外一些議員不好意思效倣老家夥們的舉動，便帶着畢恭畢敬、近乎崇拜的目光看着這個土頭土腦的外省人。卡利斯托在國會和全國聲名鵲起。

執政派議員接近他，彬彬有禮地邀請他在社會進步的盛宴上佔據一席，這席位是他用聰明才智爭來的。反對派議員則請求他不要舉手贊成執政派將在全國造成新災難的掠奪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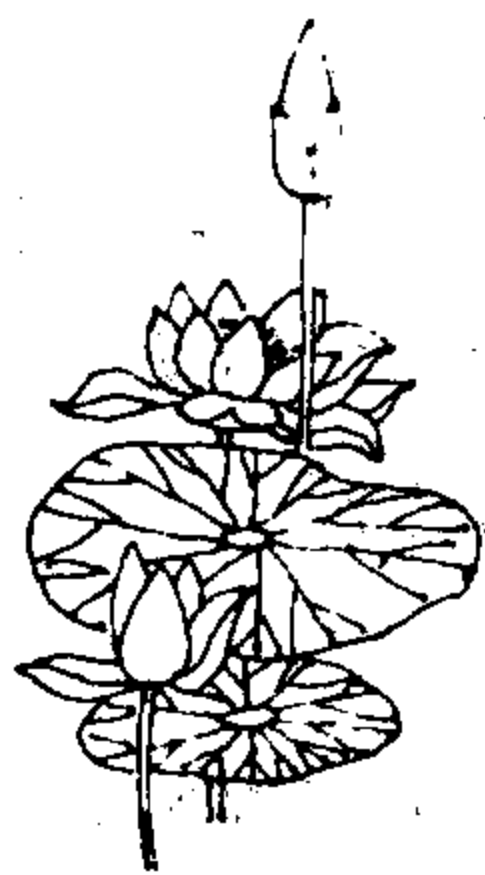
卡利斯托回答說，他既討厭希臘人，也討厭特洛亞人^②，又說：

“此刻，我不知道國會的哪一派把祖國的語言說得更為糟糕。我聽到十六世紀的人說現代語，也聽到有人說話滿口法語詞匯，所有的人都顯得不倫不類，一些人患了崇法病，另一些人說起話來散發出一股連十七世紀人也討厭的霉味。誰破壞本國語言的純潔性，就是成為葡萄牙壞蛋的開始。只有講規範葡萄牙語的人，我才會與他聯盟，視他們為正派葡萄牙人。我和波爾圖的那個利博里約博士可不能在一起，甚至不能一起上天堂，因為我擔心上帝因聽不懂他的話而把我倆一起逐了出來。”

① 阿塞紐：生於羅馬（約 350—445），因無法糾正弟子的傲氣和頑固，隱居沙漠。

② 在希臘神話和傳說中，希臘人和特洛亞人進行了長達 10 年的戰爭。

一個天使的墮落



10 男人的心

讓我們深入到卡利斯托的內心世界去看看。

讀者一定認為我們不應該涉及這位男子的隱私，我猜想大家會認為，在這位人物生平如此重要的時刻，他的內心世界不能被閑言碎語所侵犯。

前面已經說過，卡利斯托年已 44 歲。如果說有人在這個年齡心中還存着一絲童真，那就是他。

他娶表妹特奧多拉為妻。特奧多拉安分隨和，恪守婦道，但是其貌不揚。雖說妻賢不求貌美，但她實比理智能容忍的不美賢妻更醜。當初，新娘任由父親牽着手，來到新郎家。她既不高興，也不悲傷，因為對她來說，無論是嫁給卡利斯托表哥，還是與萊奧波多表哥成親，都是一回事。既

然父親同意她把親手喂養的三四十隻鷄鴨帶往新家，她對於故居也就沒有什麼可牽掛的了。

她在婚禮上見到了丈夫。當婚禮的喧嘩聲終於平靜下來時，新郎的母親對他們說了一句極為有趣的話，一下子就顯示出了這個家庭裏詩一般的情趣。她說：“孩子們，現在夜鳥歸枝頭吧！”小倆口聽了這話，不約而同地漲紅了臉。

過完洞房花燭之夜，第二天一大早 7 點左右，卡利斯托已經在閱讀潘達萊昂·德·阿維羅修士^①的《聖地之行》。在這同一時刻，新娘站在紅木雕花牀上，用一把苔帚打掃着屋頂上的蜘蛛網。

用完午餐，他們去看望新娘的父親兼新郎的岳父，並留在那兒用晚餐。在間隙時間裏，唐娜特奧多拉夫人教一個女傭如何漿洗父親的襯衣，而卡利斯托則在一個櫃子裏找到一本 1610 年的獸醫書。他一口氣把它讀完，並作了筆記，因為他岳父根據獸醫書給自己治病，只須減少一些用藥的劑量。不知誰告訴過他說，唐若奧四世^②病重時，常常召來獸醫為自己開藥方。

讀者諸君從這對夫婦的愛情生活的開端可以想象出他們甜蜜生活的其餘部份。

特奧多拉接替了婆婆的全部家務，還承擔了與佃戶的大部份交涉，因為她看到丈夫除了吃飯，從不離開書房。她像可愛的影子，常去書房看望丈夫。她厭惡地瞧着那些書本，對丈夫說：

“喂，大男人，這些彌撒書你還沒有唸完嗎？”

① 潘達萊昂·德·阿維羅修士(frei Pantaleão de Aveiro)：葡萄牙方濟各會傳教士，於 1563 年至 1565 年間遊歷聖地，後撰寫《聖地之行》。

② 唐若奧四世(D. João IV)：葡萄牙第二十一個國王，統治時期是 1640 年至 1656 年。

“這些不是什麼彌撒書，姑娘，你別褻瀆我的經典作家。”

做妻子的不懂這些書，她多次請求丈夫給她唸《唐佩德羅的7次出巡》，溫厚的丈夫也就多次從命，因為該書用純正的葡語寫成。

真是令人嫉妒的生活！真是一個連天主都忘記派遣火劍天使來把門的天堂！

年復一年，時光流逝，但卡利斯托從來不需要問自己為什麼在陌生女人面前會感到一絲心慌意亂。有時他妻子要他購置農具，他就去外地的集市採購；天晚了就到本省不少以女主人美貌而聞名的客店過夜，如果找不到合適的古書消磨長夜，他就從古書裏看來的稀奇古怪的事情講述給她們聽。

在文學方面，是我引起了卡利斯托一生中最大的、也許是唯一的痛苦。有一次，卡利斯托在某府借宿，府上的夫人們喜歡閱讀輕鬆小說。卡利斯托要看書，她們就給了他一本我寫的小說。據說書緣上滿是他記下的法語詞匯和各種各樣的污痕。可想而知，我在這位正宗葡國人的心頭紮上了多少刀啊！

除了這一事件，田園生活的花朵總是為這位正人君子 and 罕見的知書達禮者常開不謝。除非人們觸獨他的祖先，那麼，就像上文中已經提到的，他會毫不手軟進行反擊，從而暴露了他那樣非十全十美的人偶爾都會有的過失。這種過失雖然使他結下仇敵，但卻沒有一個誹謗者企圖玷污他作為一個忠實丈夫的名聲。特奧多拉對於婚姻的忠貞，那更沒有說的，我僅僅寫出來表示讚揚，便感動得連筆都會打顫！人們可以對那一萬一千個聖女^①的純潔性提出懷疑，也不能用惡意猜測這位完全是羅

① 傳說聖女厄修拉殉教時，有11000個處女隨她一起殉教。

****葡語作家叢書****

馬式的，同科妮莉婭^①、龐西婭^② 和阿麗婭^③ 等人可以相提并論的貴婦人。

卡利斯托帶着這種純潔的生活踏進了里斯本。

又一個但以理^④ 站在火窖邊。那是一位天使般的聖人！44年來未經玷污的生活！如果說在這顆心裏銘刻了一些形象，那就是由某個書商出版的、由格陵諾比烏斯批註的初版古書扉頁上畫得很誇張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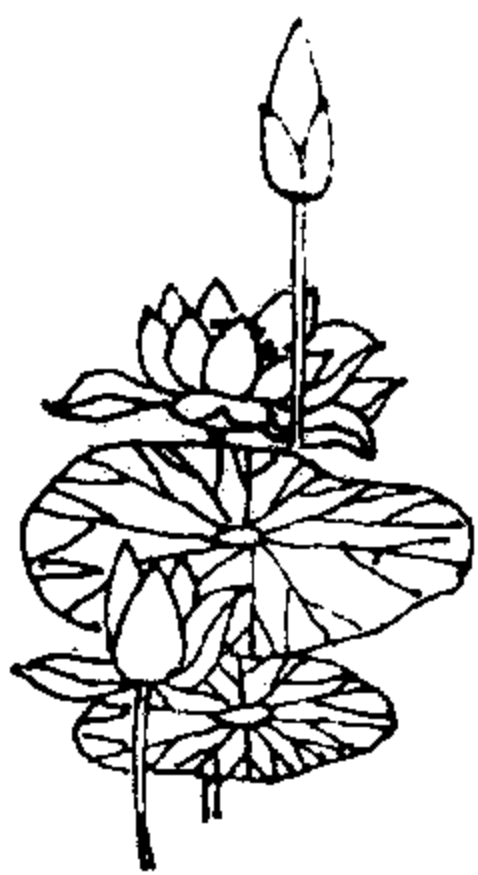
① 科妮莉婭：古羅馬政治家格拉古兄弟倆的母親，是好母親的象徵。

② 龐西婭：聖女，紀念日為6月6日。

③ 阿麗婭：羅馬貴婦人，為了鼓勵被判死刑的丈夫不怕死，用刀紮進自己的胸部，又拔出來，然後對丈夫說：“不疼。”

④ 但以理：《聖經》四大先知之一。他的朋友曾被投入火窖，他本人也曾陷獅圈7天而安然無恙。

一個天使的墮落



11

可敬的魯莽！

這位從來不受情愛侵犯的人，自然對風流韻事採取毫不寬容的嚴厲態度。

當時，他常去一個前宮廷法官的家。法官有兩個如花似玉的女兒，一個已披嫁衣，另一個待守閨中。

卡利斯托聽說其中一位高貴的女士違反了妻子的職責，行爲失檢，有辱家門。這個極爲不幸的消息深深刺傷了卡利斯托那顆誠實的心，他向埃斯特萬斯神甫訴說了自己的驚愕和痛苦。

神甫當着他面哈哈大笑，說：

“您這位領主真多事！您好像剛剛從某個星球降落此地！要知道里斯本可不是米蘭達，我的朋友。倘若每聽說一件這樣的事就大驚小怪，那麼，您在首都的生活便會成爲一串永無休止的驚嘆號了！……隨

它去吧，您就别管了……”

“您怎麼能說這種話！”阿格拉的領主打斷了對方：“我一起這種傷風敗俗的事就惱火。我真應該對着這種人家的大門說聲‘呸！’。我決不再踏進薩爾門托法官的家。”

“悉聽尊便。但是，請允許我對這種做法表示反對。有兩條理由：其一，法官一家對閣下一向親切友好；其二，以閣下的年紀而言，您斷斷不會因為受到壞樣的誘惑而墮落。還是學我的做法吧：既為世人的不幸嘆息，又與他們相處而不受其缺點的影響。這是因為，我尊貴的朋友，倘使我們與那些被人公正或不公正地說三道四的家庭都斷絕往來，那麼，過不了多久，將不會再有人可接待我們。”

“我可以看我的書。”卡利斯托說。

“但是閣下的那些書，那些歷史書，還有那些希臘和羅馬的經典作家，難道沒有告訴您許許多多傷風敗俗的醜事嗎？閣下讀過塔西佗^①和阿普列烏斯^②所描寫的羅馬生活，還有彼特羅紐^③寫的，《特里馬夏的盛宴》……”

“哪一個彼特羅紐？”阿格拉的領主打斷了對方。“羅馬共有12個彼特羅紐，都寫了不少書。”

“那就更好。閣下讀了12個人寫的書，而我只讀了一個，他就是為尼祿安排尋歡作樂的管家，又稱策劃者。讀他一個人的書，我都要鼓足勇氣的。我的朋友既然能夠毫無懼色地閱讀古

① 見第九章註釋。

② 阿普列烏斯：古羅馬作家，哲學家（約123—約180）。

③ 彼特羅紐：古羅馬作家，曾在作品中描寫過一個豪華得荒謬的宴會，即“特里馬夏的盛宴”。他深受當時的皇帝尼祿（37—68）寵愛，尼祿以暴虐、放蕩出名。

代人驕奢淫逸的醜行，閱讀福娜女神^①的秘密以及諸如此類的醜聞，怎麼可能因為聽到人們議論薩爾門托法官的女兒而感到吃驚呢？何況，她也許是無辜的。難道閣下從表面上看到的不是一個孝順的女兒、溫柔的母親和忠貞的妻子嗎？另外，閣下是否聽到過她用道德方面的理由為通姦辯護呢？再說，那個女人的私生活與閣下又有什麼關係？”

這番話使卡利斯托遲疑了片刻。他說：

“神甫先生，聽了您剛才說的話和那沒有說出的話中的話，我覺得您的確有道理。生活正派的人應該接近那些失足者，這樣就能找到機會進行勸說，從而挽救他們……誰知道沒準兒我命裏注定要引導那位夫人離開迷途？！……”

“完全正確，”神甫贊同地說：“但是閣下千萬不能去盤問她的隱私，這才合乎道德和禮儀。”

“不用教我禮儀規矩，神甫，”阿格拉的領主有些惱火地反駁。“我雖然不擅長沙龍社交，但也從唐弗朗西斯庫·曼努埃爾^②等名士的書裏學會了接人待物的文明禮節。此外，我可敬的神甫，即使我誇口說優秀的血統本身似乎就包含着一種生來俱有的禮儀，上帝也絕不會責怪我們的驕傲。有些人的祖先常坐王座旁邊，行為舉止都按宮廷禮儀，他們從祖先那裏繼承了貴族稱號和氣質，所以根本不需要別人來指教禮儀。”

“我對此毫不懷疑，”神甫順從地說。接着，他帶着掩飾得很好的諷刺口氣，狡黠地補充說：“我也遇到過一些非常缺乏教

① 福娜女神：古羅馬婦女信奉的女神，傳說是農牧之神的女兒、妹妹或妻子，能預測女人的未來。

② 見第九章“弗朗西斯科·曼努埃爾·德·梅洛”的註釋。

養的貴族。依我看來，他們並不缺乏祖傳的禮貌，是他們自己辱沒了自己身份，甚至形同野蠻下賤的平民。”

“言之有理。”阿格拉的領主說。

“我教閣下禮儀！”這位來自布拉加的議員再三辯白：“我只想提醒閣下，對唐娜卡塔麗娜·薩爾門托夫人的那種不良操行進行譴責是正當的，但不要過於衝動，不要過火。‘不要行義過份’，這是《傳道書》裏說的。彬彬有禮的貴族精英要數多明我^①、方濟各·鮑爾吉亞^②以及伊納爵·羅耀拉^③。閣下十分清楚，他們在當面抨擊上層社會的腐敗和墮落時，是多麼公允，又多麼溫文爾雅。”

“但是我并不是聖徒，”卡利斯托說：“我知道自己生不逢時，這使命也不會使我贏得勳章。盡管如此，在不使人難堪的前提下，我一定要瞄準社會弊端開火，倘有可能，我一定要向染有惡習的人灌輸改邪為正的念頭。”

幾天後的一個夜晚，卡利斯托去薩爾門托法官家裏喝茶。他發現前宮廷法官更加垂頭喪氣，悶悶不樂。他悄悄地詢問好客的老人為何愁眉不展。薩爾門托便告訴卡利斯托，他的女兒卡塔麗娜一時衝動結了婚，婚後不久就開始違背丈夫的意願，她丈夫也不再敬重她，難得有一天兩人不為雞毛蒜皮的小事爭吵不休。老人常常為此悲傷，而現在有人告訴他，說他女兒正被人們說三道四，這消息無疑使他更加痛苦。

① 多明我：天主教多明我會創始人，西班牙貴族（1170—1221）。

② 方濟各·鮑爾吉亞：天主教耶穌會第三任總會長，西班牙貴族（1510—1570）。

③ 伊納爵·羅耀拉：天主教耶穌會創始人及第一任總會長，西班牙貴族（約1419—1556）。

“這像一把尖刀，”法官在哀鳴：“刺透我虛弱的身子，要把我送進墳墓。”

卡利斯托抓住他的胳膊，叫了起來：“我的朋友，我的先生！災難不能摧毀硬漢子的鋼鐵意志。請閣下支起榮譽的拐杖，振作起來，這樣您就不會被任何不幸所擊倒。我將站在您一邊，向您獻上堅定不移的友誼。我願成為閣下的兒子和唐娜卡塔麗娜夫人的兄長，以便澄清污穢的謠言（倘若確有謠言），保住夫人的名聲，使閣下重開笑顏。此時此刻，正好用上我鐘愛的作家埃托爾·平托^①那一番充滿深情厚誼的話語。他在談到‘痛苦’時說：‘我所希望的，乃是將裝有你們痛苦的匣子存放在我的心中，讓我的幸福變為你的幸福，而把你們的不幸化作我的不幸。’”

聽了這話，法官感動得流出了眼淚。他充滿深情地說：

“但願我的小女兒阿德萊達能夠得到一個像您這樣的丈夫，那樣，在這個家裏將充滿美德和寧馨！現在我才看到葡萄牙榮譽的傳人在外省的密林深處免遭劫難！被這樣純潔的靈魂所征服的夫人是多麼幸福啊！”

不一會兒，阿格拉的領主便找到借口，與卡塔麗娜單獨坐在客廳的一角，談論起各種危險的書籍。卡利斯托突然發問：

“唐娜卡塔麗娜夫人讀過荷馬^②的書嗎？”

“是小說嗎？”她問。

“我們可以稱之為具有高度道德性的小說或寓言。據我所知，它們與那些敗壞社會風氣的小說絕然不同。在荷馬的《伊

① 埃托爾·平托(Heitor Pinto)：十六世紀葡萄牙作家。

② 荷馬：古希臘詩人，到處行吟的盲歌者（約公元前九到八世紀），據傳著名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為他所作。

利亞特》中我看到了兩對夫婦：一對是柏里斯和海倫^①，另一對是奧德修斯和珀涅羅珀^②。柏里斯和海倫貪婪縱慾，給希臘帶來了無窮的災難，而奧德修斯和珀涅羅珀謹慎理智，堪稱幸福婚姻的楷模。”

卡利斯托停頓了一下，好久沒有作聲。接着，他一邊說話，一邊吸鼻煙，以突出這次談話的重要性。

“其實，任何人如果沒有熟讀并贊同那位超群絕倫的普魯塔克^③提出的關於婚姻的主張，那就不應該結婚。”

“我沒有聽說過這個人。”夫人說：“我讀過巴爾扎克的《婚姻》。”

“我不知道巴爾扎克^④是誰；一定是個法國佬。”

“你沒讀過他的書？”

“我不讀法語書。我沒有時間從臭井裏打髒水。普魯塔克是論婚姻的權威，他有一個觀點曾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現在到了里斯本我才深解其意。他是這樣說的：‘女士們無法相信帕西淮^⑤貴為王后，竟會愛上一頭公牛；然而，她們卻非常坦然地目視有

① 海倫是希臘神話中的美人，斯巴達王墨涅拉俄斯的妻子。特洛伊王子柏里斯得到愛神阿佛洛狄忒的幫助，乘海倫丈夫外出，把她誘走，因而引起持續10年之久的特洛伊戰爭。

② 奧德修斯又譯俄底修斯，希臘神話中的英雄，羅馬神話中稱為尤利希斯。勇敢機智，在特洛伊戰爭中獻木馬計，希臘軍因而獲勝。戰後，歷經艱險，重歸故鄉。當時其妻珀涅羅珀正苦於無法擺脫各地求婚者的糾纏，他便喬裝乞丐，射死求婚者，使全家團聚。

③ 見第9章“普魯塔克”的註釋。

④ 巴爾扎克：法國作家（1799—1850），《人間喜劇》的作者。

⑤ 帕西淮：希臘神話中克瑞忒王的妻子，曾與一頭公牛偷情，生下一個牛首人身的妖怪，喚作彌諾陶洛斯。

些婦女瞧不起傑出正派的丈夫，投入只求肉慾的、禽獸般男人的懷抱！對首都這片人海了如指掌的導游告訴我說，這種情況在這兒是司空見慣的。”

“有可能……”唐娜卡塔麗娜含含糊糊地答腔。

“這種事當然可能，”卡利斯托又說：“因為有些女人，我知道她們結了婚，卻還在放置夫妻牀的臥室外面赤裸着胳膊！”

“這有什麼啦？”夫人不以爲然地插了一句：“這是風氣呀……”

“這種風氣會使房門向着可惡的肉慾、向着墮落的念頭、向着貞操的毀滅而敞開。人們曾稱贊畢達哥拉斯^①的女兒有一雙美麗的胳膊，她回答說：‘的確美麗，但不是爲了讓人看的。’在歐里庇得斯的《安德洛瑪刻》^②中，赫耳彌俄涅^③叫道：‘我讓邪惡的女人接近我，給自己帶來了不幸。’如今，有幾個女人能夠說，并且是真心實意地說：‘我讓邪惡的男人走近我，使自己慘遭不幸！……’”

“請問閣下的這段演說想說明什麼問題？”法官的女兒忍不住打斷他的話。

“爲了給您唐娜卡塔麗娜夫人找原因。”

“什麼？！誰允許您……”

“是您那尊貴的父親的眼淚。”

“聽着，巴爾布達先生，請不要誤解我父親的眼淚……倘若

① 柴達哥拉斯：古希臘哲學家、數學家（約前 580—約前 500）。

② 安德洛瑪刻是希臘神話中赫克托耳的妻子，以對丈夫忠貞著稱。赫克托耳是柏里斯的兄長，死於特洛伊戰爭。歐里庇得斯以安德洛瑪刻的故事寫成悲劇《安德洛瑪刻》。

③ 赫耳彌俄涅：希臘神話中墨涅拉俄斯和海倫的獨女。

您想暗示什麼，我的聲譽和社交禮儀都不允許您作這種暗示。”

“唐娜卡塔麗娜夫人，比這更難聽的暗示，比這更難聽的話，外面都在流傳呢。”

“說我的？”

“千真萬確！我以名譽擔保這是事實。”

“但是，”夫人又氣又怨，滿臉通紅地責問：“閣下怎麼敢如此大膽地跟一位剛剛認識的夫人說這種話！……這種外省人的放肆在里斯本可不適用。”

“犯不着這樣生氣，夫人。”卡利斯托說：“我既尊重夫人，也尊重夫人那可敬的父親。我的膽量的確大，但夫人一定有更大的氣度寬恕我。一個老年人和父親的眼淚使我如此大膽，災難臨頭使軟弱的心靈產生無畏的勇氣。爲了不讓一場暴風雨興起，不讓它葬送一個高貴家庭的幸福，我才斗膽。唐娜卡塔麗娜夫人，自願充當說客以維護大家的利益。”

“感謝您的一片誠意，不過，倘若您沉默不語，則我更要感謝您。”說完這些，唐娜卡塔麗娜畢恭畢敬地向卡利斯托行了個屈膝禮，走了出去。

夫人沒有再回到客廳。法官的眼睛一直盯着卡利斯托看，後者正坐在光綫最暗的一個角落裏沉思。

埃斯特萬斯神甫從牌桌上站起身，走近他，說：

“我懷疑閣下已經向那位夫人進行了說教……說動她了？”

卡利斯托擡起頭，手指在胸前互相交叉，他不無沮喪地喃喃說道：

“現在我才明白曼努埃爾·貝納德斯神甫^①說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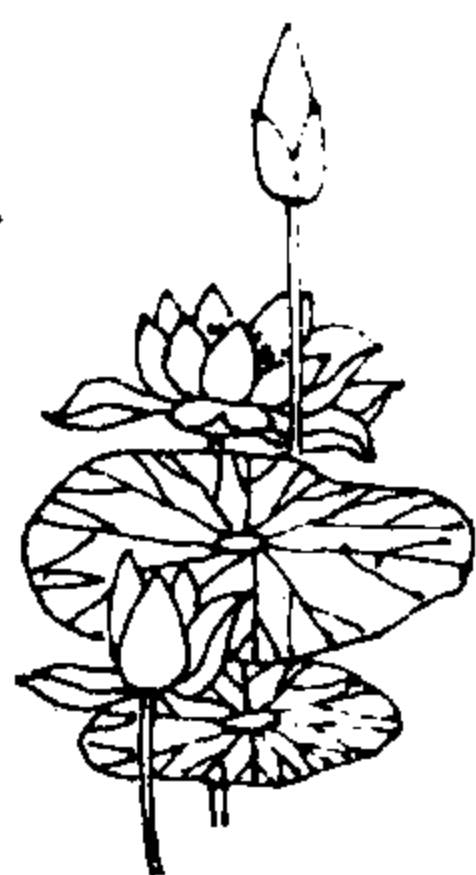
① 見第6章註釋。

他用嘶啞的聲音背誦着：

“……噢，里斯本，里斯本，看到在你身上發生的一切，我把我的注意力、我的恐懼投向你。你如此墮落，如此淫逸，使我心驚膽顫。但願對你的當面斥責，并非熱心者行事失慎，而是出於無奈的痛苦之舉。”

他嘆了一口氣，狠狠地吸着鼻煙。

一個天使的墮落



12 守護天使

可敬的勇氣！這是古代騎士的俠義心腸，這種心腸曾促使洛貝拉^①、塞萬提斯、巴洛斯^②和莫賴斯^③筆下的英雄們不顧個人安危，仗義行俠，以求為邪惡的人類補偏糾弊！

盡管唐娜卡塔麗娜·薩爾門托態度生硬，拒諫飾非，但卡利斯托毫不氣餒。

他着手打聽誰是那位昏了頭腦的夫人的情夫，答案很快就找到了。那是一位風度翩翩的年輕人，不但風流成性，而且以

① 洛貝拉 (Vasco de Lobeira)：十四世紀葡萄牙騎士，被認為是著名騎士小說《阿馬迪斯·德·高拉》的作者。

② 見第9章註釋。

③ 莫賴斯 (Francisco de Moraes)：葡萄牙作家 (1500—1572)，曾寫過騎士小說。

此自誇，倘若愛管閑事的人進行干涉，他便拔出刀劍作回答。

卡利斯托的情報人詳詳細細地介紹了那家夥的性格，列出了一連串受害者的名字，以及爲保護受害者而被刀劍刺傷的人的名字。

卡利斯托的頭腦中頓時浮現出巴托洛梅烏·多斯·馬蒂萊斯修士^①的形象。曾有一個罪惡淫邪的騎士揚言要吞了他這個布拉加大主教，有必要的話，還要吞掉主教院和教皇本人。當修士前去面對面較量時，表現出何等神聖的大無畏的精神！如果我們想說好葡萄牙語，並汲取勇敢以對付無賴，那麼，閱讀優秀經典作家的書是非常重要的！

卡利斯托·埃洛依毫無懼色地前去尋找唐布魯諾·德·馬斯卡雷尼亞斯。一個侍從通報說有個小醜求見。

“那小醜是誰？”唐布魯諾問。

“一個不起眼的家夥，”侍從說：“穿得古裏古怪。他没說名字，說是因爲閣下不認識他。”

“他想幹什麼？”

“想跟閣下談話。”

“去問他叫什麼名字，從哪兒來，想幹什麼。”

侍從虎着臉盤問阿格拉的領主。

卡利斯托從記事本上撕下一頁紙，寫了一行字。他問侍從是否識字，侍從回答說不識字。

“那就把這紙條交給你的主人。”

唐布魯諾看過紙條，沉思了片刻，又問：

“你知道薩爾門托法官家是否有個叫庫斯托迪奧的僕人？”

① 見第1章註釋。

“不知道，閣下。直到昨天爲止沒有，要嗎是今天剛去的。”

“門外那家夥看起來像個僕人嗎？”

“不像，閣下。他只是穿的衣服過時；胸前的領帶寬得簡直像背心。”

“放他進來。”

唐布魯諾又唸了一遍用鉛筆寫的字，自言自語：

“這個庫斯托迪奧是誰？”

正在這時，卡利斯托走了進來。

布魯諾·德·馬斯卡雷尼亞斯趕緊上前迎接，不無吃驚地對他說：

“我曾經有幸在《國家報》的辦公室裏向閣下致意。閣下是卡利斯托·埃洛依·德·巴爾布達先生。”

“正是。現在我想起來了，我曾有幸與閣下見過面……”

“但是閣下在這張紙條上寫的名字卻是‘庫斯托迪奧’！”布魯諾又說。

“‘庫斯托迪奧’^①就是守護天使，換言之，我是尊敬的唐娜卡塔麗娜·薩爾門托夫人的守護天使。”

年輕人驚得張口結舌，他語無倫次地說：

“噢！……現在我明白了……不過……請閣下先坐下……我不知道閣下指什麼而言……是關於……”

卡利斯托坐了下來，伸出攤開的右手，打斷了心慌意亂的布魯諾，神色莊重地說：

“我這就說。”

① 在葡萄牙語中，anjo custódio 與 anjo da guarda 是同義詞，均指“守護天使”，但前者不常用。

他略作停頓，謹慎地朝房門看了一眼，彷彿害怕被人聽見似的。

“閣下可以放心地說，我去關門。”茫然不知所措的布魯諾說。

“布魯諾·德·馬斯卡雷尼亞斯先生，您是單身漢，”阿格拉的領主說：“但遲早總要娶妻成家，因為您是一位世家子弟，您將面臨兩股不可戰勝的力量驅使您生兒育女：一是人類天生的欲望，二是傳宗接代的榮譽感，這種榮譽感不是虛榮心。”

這段突如其來的前言使唐布魯諾如墮烟海，他的智力難以理解這樣咬文嚼字的演說。

“讓我們作一個假設，”卡利斯托繼續說：“假如今天的閣下，就如幾個月或幾年後那樣，與一位門當戶對的淑女結了婚。她血統高貴，名聲良好，受人尊敬，總而言之，閣下向她傾注了所有的愛意。閣下先是一位幸運的丈夫，後來又成為膝下興旺的父親。閣下看到一群快樂的孩子圍繞在身邊，承受着他們的親吻。他們的嬌柔可愛為您趕走了各種事務帶來的深深不安，驅散了生活中防不勝防的愁苦煩惱。孩子們的母親是一個純金的保險箱，而孩子們則是閣下存放在保險箱裏的無價之寶。

“母親是花朵，孩子們則是果實。閣下的心中洋溢着對他們和對她的一片摯愛，因為這個家不僅給您帶來了天倫之樂，而且在社會上顯示您的榮譽和體面。

“正當閣下憧憬着晚年的幸福——兒女們都長大成人，妻子也滿頭銀絲，但仍然忠貞不渝——突然，有一個淚水潸潸的朋友，或者一個得意洋洋的敵人，對您說：‘你的妻子玷污了你的名聲；這些孩子，你疼他們，愛他們，為他們辛苦操勞，但他們可能不是你的，因為你的妻子背叛過你。’我請問尊敬的布魯

諾·德·馬斯卡雷尼亞斯先生：您在真相被殘酷揭露時所感受到的痛苦，還沒有體驗過這種痛苦的人應該怎樣來描述它呢？”

“我不知道……”布魯諾回答說。“這只有親身經歷者才能回答。”

“然而，盡管您尚未親身經歷，您的理智和心靈卻可以預感到丈夫被妻子玷污名聲時的痛苦。”

“是的……”

“到此為止是關於閣下的假設。現在讓我們談談唐娜卡塔麗娜·薩爾門托的丈夫杜亞爾特·德·馬拉法亞。杜亞爾特是有錢人，也是世家子弟，受熾熱的愛情驅使，與唐娜卡塔麗娜結成百年之好。唐娜卡塔麗娜的父親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紳士，但又是一名因政局不穩而導致家境破落的宮廷法官，杜亞爾特進入他們家後，不但恢復了他們舊時的體面，而且保護了白髮蒼蒼的八旬法官，使他能夠安寧地歡度餘生。

“婚后5年，杜亞爾特添了5個孩子。這群天使從天而降，來到了那個天堂般的幸福家庭。他們圍着母親嬉戲，彷彿在向父親表示快樂的祝福；他享受着，並祝願她和他們同樣幸福。

“就在這時，地獄在這體面幸福的家庭腳下裂開了大口。從陰森恐怖的地獄裏冒出一個人影，他用雙手摧毀了老人、女兒、女婿和孫輩之間既神聖又充滿情味的和諧關係。唔，在伊甸園襲擊他們的這個人就是您，布魯諾·德·馬斯卡雷尼亞斯先生。”

“我！……”年輕人裝出十分驚奇的樣子，叫了起來。

“正是閣下。我看到您十分震驚，不知道是因為我的直率，還是因為意識到您有責任而不安，唐布魯諾先生！”

“但是在薩爾門托家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年輕貴族急切地詢問。

“前幾天，我看到老人以淚洗面。昨天晚上，我又看到杜亞爾特凝視着孩子，卻又移開目光，以免他們看到他的眼淚。如果閣下無動於衷，那我今天在薩爾門托法官家還會看到……我們沒有時間再設想下去：傷口必須馬上醫治，以免引起壞死。閣下願意幫助我驅走那片烏雲，不讓它們化爲災雨嗎？”

唐布魯諾似乎羞於馬上作出答復，思索了片刻，然後說：

“我非常樂意。我放棄這段關係，免得給唐娜卡塔娜造成莫大的痛苦。”

“這是一個姓馬斯卡雷尼亞斯的誠實的葡國人說的話嗎？”巴爾布達嚴肅地詢問。

“我以我祖先的名譽起誓。”

“閣下打算怎麼辦？”卡利斯托緊緊追問。

“我原打算去歐洲旅遊，現在我要提早成行，明天就坐船去法國。”

“這件事不要對唐娜卡塔麗娜夫人說，也不要讓她知道薩爾門托法官的一個朋友曾來過此地。”

“我一定守口如瓶，巴爾布達先生。”

“讓我握住閣下的手，並親吻它。我以杜亞爾特·德·馬拉法亞的5個孩子的名義，或者說，以把他認作父親的5個天使的名義，向閣下深表謝意。”

他熱淚盈眶，走了出去。

……

唐布魯諾先生分秒不差地履行了諾言，他的作爲恰似一個缺乏貴族膽量的人，因爲他聽到人們對他說：“如果你摧毀了一個家庭的支柱，又不想承擔支撐它的責任，那就走爲上計。”

在這種情況下，信守時刻顯然不是一件太費力氣的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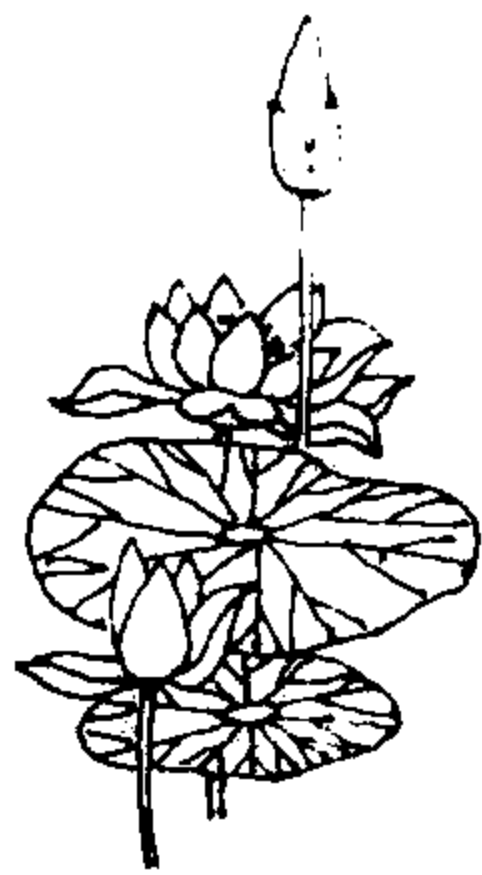
時，甚至還能帶來謹慎和理智的雅名。

姑且不提這事。卡利斯托離開那裏後，徑直來到法官的安樂椅前，對他說：

“振作起來吧，我的朋友和先生。敵人已經解除了圍攻。外面那些惡毒的讒言，即使不會改變，也會被人淡忘。”

接着，他訴說了事情的經過，老人高興得流下了感激的淚水。

一個天使的墮落



13

破鏡重圓

噢，脆弱的心！噢，罪人卡塔麗娜，如今你將背負相思的十字架以彌補自己的罪孽！那個卡利斯托自以為救了你，實際上卻把你送上了絕路！

這一指責當然言過其實。然而，當卡塔麗娜收到布魯諾·馬斯卡雷尼亞斯的一封信時，心裏確實認為自己會死於絕望和怨恨。來信充滿健康的教義和反思，猶如方濟各·撒肋爵對尚特女士^①的談話。那是逃跑者在上船前不久寫的信。信上沒有提及他與卡利斯托的交談，但是明確地提到一場風暴正要降臨到他們這兩個罪人

① 方濟各·撒肋爵（1567—1622）是天主教日內瓦主教。在1610年與約翰納·尚特女士（1572—1641）創立“聖母往見”女修會。

的頭上。“我將，”他寫道：“遠離我深愛的女人而死，以免損害她的名聲和孩子。倘若有一天你得知我已離世，請你報答我這人間罕見的德行，在你內心深處說我曾經愛過你——這世上沒有人像我這樣愛你。”

接下來是關於爭取幸福生活的忠告，還列舉了情慾給人們帶來的災難後果，最後又說止不住的淚水使他無法繼續寫下去。

讀了這樣一封信，有哪位夫人能忍得住不殉情而死呢？

法官的女兒把自己關在房間裏，準備結束生命，踏上永恒之路。

正在左思右想之中，她的妹妹阿德萊達闖了進來，給她看一個叫瓦斯科·達·庫尼亞的人寫來的信。很久以來，這個瓦斯科一直光明正大地給阿德萊達寫信，一心想與這位未婚小姐締結良緣。他出身良好，認識布魯諾，對布魯諾與其未來大姨之間的私情并不高興。他偶然得知了布魯諾的出走。看到布魯諾上船的人告訴他說，當布魯諾被問及與卡塔麗娜之間的私情時，曾洋洋得意地回答說，他正在逃避將如暴風驟雨般來臨的一場醜聞，他不想把這種事當作兒戲，因為那個女人過於熱情衝動，很可能會讓他承擔起非合法丈夫的責任。

阿德萊達給淚痕滿面的姐姐讀的那一段信，講的大約就是這些可愛的內容。

唐娜卡塔麗娜懷着貴族的勇氣站了起來，她把孩子們叫到身邊，摟着他們，對妹妹說：

“我很好！爲了這些無辜者，懇請上帝寬恕我吧！我親愛的丈夫喲，今天我多麼愛你！我多麼深切地感到你的心正在安慰悔恨交加的我！……”

天哪，我可沒有那麼仁慈，會相信唐娜卡塔麗娜的悔恨；但

是，我完全相信這婦人自覺對丈夫更加親近了些，作丈夫的理應用甜蜜的溫存來感謝妻子的這份心意。

緊接着發生的情況是：突然看到妻子對自己極其溫柔，丈夫深覺納罕，婉言要求妻子解釋這一突如其來的轉變。像一切多情的人一樣，卡塔麗娜具有豐富的想象力。她又哭又笑地解釋說，她終於相信她的杜亞爾特沒有背叛她；她曾經深深懷疑過，疑心加上妒意，差一點斷送了因愛情而結合的兩個人的幸福。

杜亞爾特受到了恭維，滿心歡喜。接着，他也坦白自己曾對妻子的忠貞有過隱隱約約的懷疑。接下來的場面值得最最著名的作家來描述：受到此話傷害的夫人凝視着屋頂的木板，透過它又窺見了藍色的上界，這兩種不同的景象使她不勝痛苦，她喃喃地說：

“天啊！多麼不公平！”

痛苦使她的淚囊收縮。她沒有哭出來，卻突然倒在安樂椅上，渾身綿軟的樣子非常符合這種場合的要求！她用蒼白不見血色的雙手捂着臉，不住地嘆息：

“哦！多麼不幸！多麼不幸！”

杜亞爾特俯下身子，親吻着卡塔麗娜的脖子，深情地說：

“讓我們彼此原諒吧。這種互相的妒意恰恰證明我們都深愛着對方。”

痛苦的夫人不願寬恕對方；然而，她無法厚顏無耻地把戲演下去。她為自己感到羞愧，對丈夫動了惻隱之心：多虧了他，她和父親，還有妹妹，才保住今天的體面和地位，擠身於里斯本上流社會，與最上層的家庭保持來往。

這一良心發現只是在片刻之間，但短短的片刻對她一生的

歷程產生了重要影響，支撐着她直到生命的終結。

在我的筆記本中，類似的事情只記下這一件。當我敘述此事時，我的心簡直無法容納所感受到的巨大歡樂。世界上仍有品德高尚的好人，這可是千真萬確的。

這一圓滿的結局使人歡慰，不言而喻，創造這個結局的乃是卡利斯托·埃洛依，那位天使！

他懷着發自內心的喜悅目睹了一對夫妻重歸於好，也看到了法官失而復得的歡樂！而老人的感謝又使他那高尚的心靈極其舒暢！還有卡塔麗娜的好感；她全然不知是他給她帶來了安寧，但是她十分喜愛他指出她過失時那種粗魯、然而帶着父威的語調！

除了法官之外，只有阿德萊達知道阿格拉的領主是個機靈的調解者，是他恢復了家裏的安寧。

阿德萊達小姐一直擔心她的瓦斯科——一位有教養的青年——會以為她是姐姐墮落的同黨，而不願和她結婚。如今，結婚的希望增加了，她也帶着感激的目光看待這位好心的外省人，以一個女朋友的無限殷勤接待他。父親鼓勵她這樣做，時常對她說：

“要是這位高尚的貴族是個單身漢，而你又能愛上他，女兒，我們將多麼榮幸，如果……”

“哦！爸爸……”小姐總是打斷這話：“難道我非得嫁他嗎？……”

“為什麼不呢？名譽，財產，知識和爵位……你還要什麼，女兒？”父親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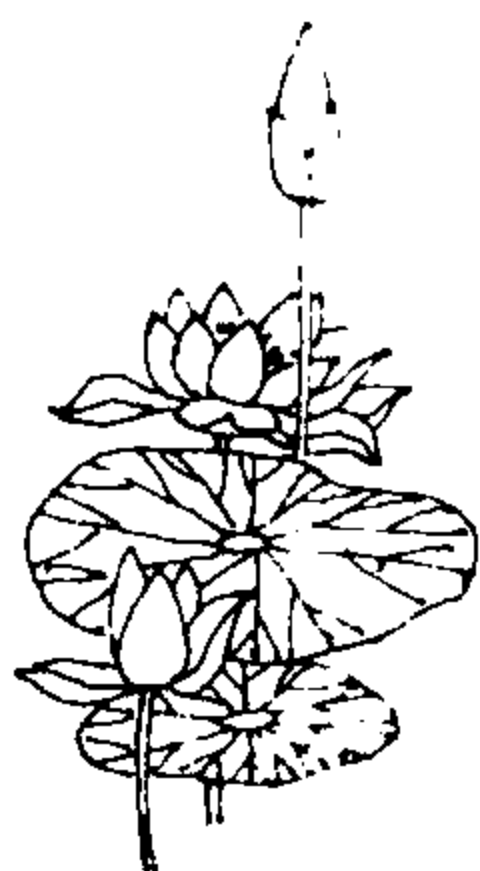
阿德萊達笑了，喃喃自語：

“幸虧他結婚了，否則，我就得跟一個穿戴古怪的老人拉扯

在一起！……”

盡管如此，感恩圖報的小姐出於感激，常與卡利斯托·巴爾布達一起玩紙牌，還教他下棋。在這方面，阿格拉的領主所表現出的無能使他倆作的一切努力黯然失色。

一個天使的墮落



14

誘惑！愛情！詩歌

猝然間，卡利斯托心中爆出了第一朵愛情的火花！

我知道在敘述這一災難時，應先加上一段長長的序言。我亦知道這消息會使讀者驚訝。他們會高叫這事顯然不足為信。他們決不會心平氣和地允許唐娜特奧多拉的丈夫那嚴肅的道德形象被破壞。他們還會要求把烙在他額頭上的通姦之念的印記抹去。善良的願望啊！

但是我無能為力！我樂意從命，但心有餘而力不足！那個與忠實的歷史學家形影不離的魔鬼——事實真相——就在我的身邊。這魔鬼沒有允許亞歷山大·埃爾庫拉諾

先生^①空看見了非凡說阿豐索·恩里克在奧里克戰場上驚人的東西^②，也不允許我說卡利斯托·埃洛依的頭腦裏沒有通姦之念。這些都是這行業中難啃的骨頭；倒霉的工匠們在爲後人建造樓宇，他們要開挖人們的心靈爲建造的工程奠基。

噯！既然卡利斯托突然遭到愛情巨龍的襲擊，我又怎能妄加造化沒有爲他安排的前奏和先兆呢？！既然這個男人驚詫得反身自問：“這是怎麼回事？！”我又怎麼能告訴讀者那是怎麼回事呢？！

他本人所知道以及我現在所知的，就是那天玩4人紙牌，每局下注一個銀幣，卡利斯托與阿德萊達結成一對，小姐把自己的銀絲錢包交到夥伴手裏，對他說：

“請管好我的財產，領主先生，裏面是我的嫁妝。”

“大家有目共睹，看看我從尊敬的阿德萊達小姐那裏一共收到了多少錢。”卡利斯托邊說邊把東西從錢包裏倒出來。

從錢包裏滾出銀幣和金幣，還有一顆小小的金鷄心，上面飾有姓名的開頭字母。

“哦！”阿德萊達慌忙叫了起來：“這個可不行！……”她趕緊取出了金鷄心。

旁邊有一個人說：

“難道領主先生不能保管好這顆心嗎？！”

“他能用仁慈征服別人的心，并使別人的心中充滿仁愛。”

① 亞歷山大·埃爾庫拉諾(Alexandre Herculano)：葡萄牙著名歷史學家，詩人和小說家(1810—1877)。

② 1139年，阿豐索·恩里克（即葡萄牙第一個國王唐阿豐索一世）曾在葡萄牙南方大戰摩爾人，據說戰場就擺在奧里克。另據傳說，唐阿豐索一世在戰前看到天空中出現了基督十字，所以葡軍贏得了勝利。

就在這個時候，阿格拉的領主感到彷彿有一個火罐放到了自己左胸第四和第五根脅骨之間，同時感到觸電般的震顫，一股熱流湧入脊椎，直衝腦海，不一會兒便傳遍了整個腦袋，使他面頰兩側泛出了最最純潔的紅暈。

不論是阿德萊達還是其他人都沒有察覺這一點。

有兩種疾病的症狀是一般無經驗者所不能覺察的：一種是愛情，另一種是鰥蟲。在很多病人身上，愛情的症狀常跟痴病混淆，需要非常銳利的眼光和長期的實踐才能區分這兩者。這種症狀也發生於鰥蟲病例。鰥蟲是高級蠕蟲，寄生在人體內臟下部，而愛情則佔據內臟的上部。患者的症狀常與胸積水、胸骨塌陷等重病相混淆。

如今卡利斯托·埃洛依——我幾乎忘了提起他——也正感到胸骨下塌。這是一種空虛和失落的奇怪感覺。當人們突然陷人情網或受驚時，便會在胃部上面 3 英寸的地方體驗到這種感覺。

盡管一下子患了這麼多病，卡利斯托仍繼續洗牌，并把牌傳給左手的牌友。打第一局時，他如此心不在焉，連連出錯牌，以至阿德萊達在付賭注時，忍不住提醒夥伴必須更小心地管好朋友的嫁狀。她又問：

“閣下是否在準備議會的一次精彩發言……”

阿格拉的領主只是呵呵一笑，沒有吭聲。

牌局繼續進行。卡利斯托在 4 場牌局中證明他愚蠢透頂。阿德萊達竭力掩飾自己的不耐煩，捱到牌局收場，輸掉了一大筆錢。

玩牌時，卡利斯托的肺部曾經又掀起一場風暴。卡利斯托平時滔滔不絕，滿口警句和拉丁語，給法官那些飽學之友的冗

長談話增加不少輕鬆氣氛。然而那天晚上，卡利斯托似乎失落了口才。這不由引起了愛心篤重的薩爾門托法官的極大驚奇和關注，他一向把卡利斯托當作自己的兒子看待的。

牌局在鬱鬱不樂中默默收場。

等到進入書房，關上房門，阿格拉的領主坐到寫字桌前，用兩個手指捏着上嘴唇，思索了很長時間。接着，他站起來，鬆弛一下激烈跳動的心，又挺直身子，以一種反常的輕快步子在屋裏踱着步。他在書架前停下，從古典詩人的書中抽出他鐘愛的安東尼奧·費雷拉^①的作品，坐下來，隨手打開書頁，朗讀作品第5號“十四行詩”其中的兩節：

最最迷人的眼睛，最最迷人的
臉蛋，人間絕無僅有，
目光如炬，膚色像雪，頭髮似金，
聲音最甜美，笑容最可愛。

安琪兒般的儀表，含情脉脉的
神態，性格完美無瑕，
點燃我心中熊熊烈火，盡管我
自慚形穢，但幸福無比。

他讀了兩遍，停下，嘆了口氣，又讀起下一節的第一句詩：

^① 安東尼奧·費雷拉（António Ferreira）：葡萄牙法學家、人文學家和詩人（1528—1569）。

可嘆我福薄無緣！

這時，出於天意，他那隻看見阿德萊達臉蛋的雙眼前，浮現出他的表妹和妻子唐娜特奧多拉·菲格羅亞的形象。卡利斯托爲自己的軟弱感到極其羞愧，全身泛起一陣顫栗。他忙向妻子最近的一封來信求救。信是村裏藥劑師的一個女兒代筆寫的，字體比我寫的還要漂亮。信上這樣寫道：

“親愛的卡利斯托，我聽小學教師說你在議會裏講了幾次話，還說你很有學問。教區神甫先生已來過此地，把你的話唸了一段給我聽，但願這對宗教有好處。你看能否不交稅收，這是最重要的。米蘭達的一個神甫來到此地，他要你任命他爲教區神甫。教區管理人也想讓你給他搞個基督勳章，并給約瑟芬大娘搞份養老金，她是米蘭德拉一個民兵軍士的寡婦。你把這些東西搞好後，就寄過來。

“我還要告訴你，我讓人把兩頭巴洛索^①牛牽到11日的集市上，用它們換了幾頭小母牛。肥豬的品種不好，我想最好在10日的集市上將它們賣了。灰母豬昨天清晨下了10頭豬仔。事情這麼多，你看你在那兒的事能不能快點辦完，因爲我在這兒很惦念你，心裏很難受。上個禮拜我的腰病又犯了，胸口也非常不舒服。今天我要稱出6車裸麥，送到集市上去，所以我不再煩你了。非常愛你的妻子特奧多拉。”

特奧多拉的這些話樸實動人，反映家中一切井井有條，然而，盡管卡利斯托竭力收心定神，仍然看不進去。他收起信，重新打開安東尼奧·費雷拉的詩集，吟誦起作品第32號“十四行

① 巴洛索 (Barroso)：葡萄牙山脈名，不少家畜的品種以此命名。

詩”：

我見你雙眸又放出光芒，
驅散我眼中的濃霧，
一覽你掩藏的花容玉貌，
可望而不可及……

噢，戀人的痴心！

他一直到很晚才躺下，并且睡得很不踏實。晨曦爲他送來了金絲雀和雲雀，它們在他心中溫情地囀鳴，將他喚醒。這是初戀的歡樂，猶如置身於天國，接受着天使的造訪。這是人們在童年、成年、甚至步入老年時都夢幻的時光。他歡天喜地起了牀，又讀了幾首卡蒙斯和菲林托·埃利濟奧^①的抒情詩。

卡利斯托·埃洛依·德·西洛斯平生從未寫過詩；過去的情愛從來沒有使他產生過哪怕最輕微的衝動——有時這衝動會使一竅不通者茅塞頓開，文思如泉湧。現在，靈感之光使他胸中熱血沸騰。他機械地把手舉到額頭，彷彿要撫摸滾燙的腦門。每當靈感的昇華撞擊着詩人的心靈的時候，他們都會這樣撫摸腦袋。他坐了下來，拿起筆，心中的情感隨着筆尖的移動化成一首小詩，依我看來，這是真誠的愛情在葡國人心中最終會激發出的東西：

至尊至貴的小姐，
我的至愛，

^① 菲林托·埃利濟奧 (Filinto Elísio)：葡萄牙詩人 (1734—1819)。

天姿國色的美人，
煽起我心中相思火，
昨天是我，今日已非我，
只因我看到了您，
我的快樂離我而去。
我已淪為您的俘虜，
請憐憫我吧，
請接受我吧，
請別對我見怪，
嫌我哭訴我愛您——
美麗高貴的小姐，
猶如卡蒙斯熱戀卡塔麗娜，
猶如奧維德熱戀科麗娜。

寫完這些，阿格拉的領主不屑一顧似地瞥了一下早餐盤，心裏非常厭惡。他只允許胃口容納一根烤香腸，而平時他總是吃煎蠟腸。

接着，他穿衣服。他看看自己的粗布外套，又看看綁腿式的褲腿，突然對這身打扮感到噁心。他急匆匆套上衣服，走出家門，來到成衣街努耐斯先生的店鋪。在這店裏，人們盡可能把他打扮得沒有風度，讓他穿上寬大的灰色外套，灰色格子褲，前翻領藍背心，上面綴有假珊瑚的釦子。在西亞多商業區，他扔掉了釘有彈簧釦的美利奴羊毛呢帽，另買了一頂英國式的海獺皮帽，還買了有生以來第一副手套。在戴手套時，他遇到了困難，但他戰勝了困難，把一隻手套徹底撐破。賣手套的姑娘告訴他不能同時把五隻手指伸進去，並幫助他完成了這項艱巨

的工作。

有兩個愛作弄人的小夥子正在店裏，他們放肆地嗤笑陌生人的笨拙。其中一個以爲外省人或巴西佬^①都愚昧可欺，便低聲對另一個說：

“長四條腿的從來不會戴手套。”

卡利斯托帶着令人恐懼的笑容盯着他們看，對賣手套的姑娘說：

“手套正真好東西，可以讓人不直接用手打耳光。”

兩個愛說笑的家夥互相看了一眼，神情好像在商量怎樣對侮辱進行回擊，然而兩人一言未發就統一了意見，還是撤退爲妙。

正午時分，阿格拉的領主剛步入國會大廳，就引起全場注目。灰色格子褲是上天通過努耐斯先生送到這個世界的巨大不幸之一。似乎這東西本身還不足以構成趣味庸俗形象猥瑣的罪證，又讓兩條褲腿垂在鐘口狀的靴筒上，活像酒館裏無賴們的打扮。

衆議員們竭力忍住笑，只有波爾圖的利博里約博士我行我素，發出了符合其一貫風格的嘲笑：

“卡利斯托師傅的穿着真是漂亮極了！必須弄清是哪幾條敕令妨礙他遮住靴子和褲腿之間那一段。當然，狗熊是要磨蹭毛皮讓它發亮的。所幸，他的腦袋瓜終於讓他穿上了新衣服，并接受現代裝飾品！……”

這番冷嘲熱諷受到了與利博里約博士意氣相投的一幫傻瓜的喝彩。

^① “巴西佬”指當時去巴西發財後回國的葡萄牙人。

卡利斯托聽到了博士的譏笑；勾心斗角的政治不失時機地唆使阿格拉的領主反對屬於執政派的利博里約。

這次會議將討論關於監獄法的一個提案，會上波爾圖的議員將發表演說。阿格拉的領主一聽到別人告訴他那些譏笑的話語，便決定伺機報仇！

不幸的祖國啊，國會的賢才們竟然為區區小事而同室操戈！

蕭
豐
鼎

（男）：（驚）“誰？”

集韻通集·雜賦四

“全產劇團籌資”

對中部黑海區

討厭鬼又來了

拜。朵芬幽人慙。

一刻鐘之後，國會大廳猶如埋在地下的龐貝城一樣寂靜，原來是刺博里約博士要講話了。

“議長先生，葡萄牙人民的議員先生們！”他說：“一件迄今爲止被人忽視的事情現在落到了我們手上^①。關於祖國的監獄問題，我想引用一位聲名卓越的作家在這些牢洞正面刻下的五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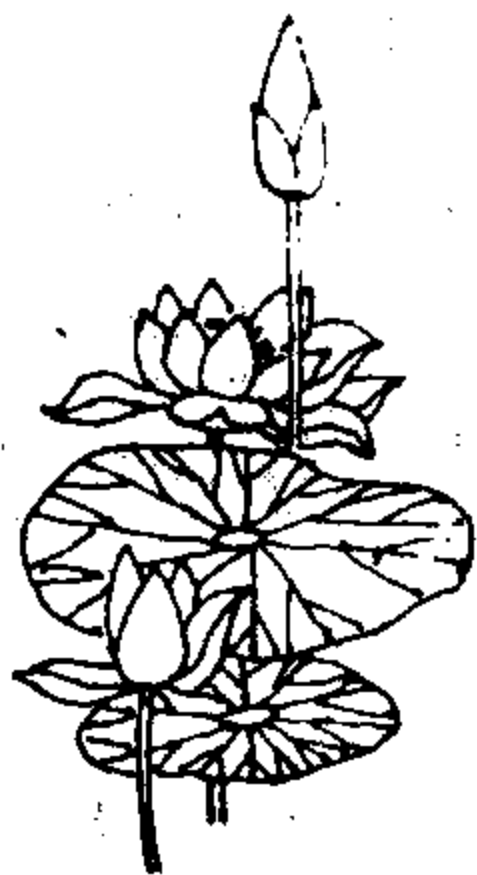
越盛去門

一國之泉

問答錄

正義何在！

道德何在！



① 作者原註：加重點號的詞語和句子都是剽竊來的。爲了準備這次發言，利博里約博士曾深入閱讀著名作家兼司法大臣安·埃雷斯·德·高維亞的作品②《監獄之改革》（1865年5月20日，午夜）。參見圖 ③

衛生何在！
禮儀何在！
此地獄也！

“地獄，議長先生，但丁筆下的可怖的地獄，神學教義中提到的地獄，裏面可聽到咯咯作響的磨牙聲，咯，咯，咯！”

“在這塊極端貧困而又非常可憐的土地上，文明何在？有誰爲正在黑暗中掙紮的我們燭照真理？嗚呼！真理尚未給新一天的黎明染上霞光。我們之中的各種思想猶如新生的蓓蕾將綻出動人的花朵。我將避免，議長先生，講述各種收監方法的演變過程。當前最緊迫的是要大聲疾呼必須徹底糾正法律方面的弊病。法律在葡萄牙還未得到研究。那麼什麼是法律呢？作爲理論體系概括地說，法律是有條件地結束人生的科學。根據我們現行的翻法，議長先生，法官是上帝的代表，劊子手是聖米蓋爾天使的替身。”①

盥伯爾·利里斯托要求發言。利博里約繼續演講：

“議長先生，我國對顱骨上的隆起②毫不關注，立法者研究犯罪現象時並沒有把卡尺放在剔去肉的顱骨上測量過。倘若你們去溫莎堡③並與爲城堡導遊的看守交上朋友，就會聽說女王的一個兒子具有不可扭轉的愛劫掠的傾向：是一個人形畜牲。一個掠奪成性的人形畜牲，就是這樣！議長先生，據云我們的國

來麻哩是作者原註：上文已經說過，被突出的精華部份乃是無耻地從埃雷斯·德·高蘭里先生的書中剽竊來的。

盥伯爾②：據傳相家認爲，顱骨上的隆起代表某種才能或傾向。

③ 溫莎堡：英國一城堡，由愛德華三世下令建造。

王唐米格爾^① 剛過青春期，即以殺牲為樂，及至某日被人撞見用螺絲錐把一活母雞的內臟拽出來。^②

眾議員：“不要離題！不要離題！”

演講者：“請問我在什麼地方離了題？”

一個聲音：“在國民代表中是不講什麼‘我們的國王唐米格爾’這種話的。”

演講者：“我講述這件事所用的話都是從埃雷斯·德·高維亞先生的一本既美妙又極其優秀的書中引來的。”

一個聲音：“那就不要讓埃雷斯·德·高維亞的蠢話牽着走。”

演講者：“我收回這句不中聽的話，是我未假思索說漏了嘴。現在我重新開始。如果缺乏波爾塔和布魯門巴哈的科學理論，一切刑罰都將是盲目、野蠻、糟糕透頂的。議長先生，當然人的情感會墮落，好比結石會在人的內臟裏形成，並引起癌症，好比人的心臟會硬化，人腦會積水，再怎麼講究衛生也難以幸免。

“說完這些，議長先生，接下來要說在量刑時應有性別之分。我將盡可能着重地引用一位口才出眾的年輕人的幾句話，他可望成為我國最優秀的刑法學家。我指的是埃雷斯·德·高維亞，我的觀點來自於他。這位滿腹經綸的遊子說：‘法律為之而立，並以其為目標的個體是男人（vir），而非女人（mulier），從21歲、即理智主宰的年代起，直到60歲、即衰老期的開始，總的來說，作為男人的大多數，甚至連從人（o homo）變成男人、由

① 唐米格爾（D. Miguel）：唐佩德羅四世的兄弟，曾在1828—1834年間篡奪葡萄牙王位（1802—1866）。

② 作者原註：《監獄之改革》第一部份，第26頁。

‘屬’變‘種’的主要演變過程都還未曾經歷。’

“而事實上，議長先生，女性即便墮落至極，甚至犯下可怖罪孽，僅敘述其犯罪情節就能使人熱血沸騰，使平靜的心境產生恐懼，女性犯罪另有原因：女性的本能是衝動而紊亂的；此乃進化期現象，並無明顯的扭曲。

“我在這個問題上不遺餘力地陳述了大量理由，同維克多·雨果一起，高舉火把置身於人類這支隊伍的最前列，朝着自我完善的麥加聖城行進。要制訂法律，恢復公道，然後建立監獄，爲囚禁的罪犯制訂規章！對於已經在這塊新莊稼地裏插犁耕耘、澆水施肥的人，我謹在此向他們袒露我心中無窮的、真誠的、永恒的贊揚。

“議長先生！在監獄方面，我們仍然停留在宗教法庭的觀念基礎上！何其骯髒！何其野蠻！我同意埃雷斯先生的意見，要求所有的犯人每星期刮一次鬍子，每天洗兩次臉和手，頭上的頭髮應剪成板刷頭。我同意剛才提到的先生的意見，要求犯人不抽煙，不喝發酵飲料。給足水，除此不給任何飲料。我要求禁止犯人互相交談，因爲據我傑出的國人、卓越的人文學家說：從監獄出籠的有搶劫及謀誅所有富豪的計劃。

“對此我表示遺憾，議長先生，一個過份囚犯就是離牀的高燒病人，猶如一支離弦之箭，嘩啦一下子使全病房的疾病加劇。

“我要犯人進行智力活動，體力勞動也不放棄。無知無識的人一舉一動聽憑本能，行爲自私，疑神疑鬼，缺乏宗教信仰。讓犯人的兩隻手有事做，這是對的，但也要讓他的腦子不閑着。思路轉移到這方面以後，歐洲所有的監獄裏都閃耀着科學，閃耀着知識，人性亦變得柔和。且讓我們來看看永不多餘的埃雷斯

說了些什麼，他是薩·德·梅耐塞斯^①、安德拉德·卡米尼亞^②和加雷特^③的故鄉城裏的榮譽和瑰寶，我很高興我也曾在該城裏着尿布啼哭^④。埃雷斯說，必須讓教士深入到監獄這個毒瘤中去，但這教士必須聰明能幹，纖尖不染；不是另一種神甫，神聖不可侵犯的虔誠在他們身上變成了好色的春藥。有誰能挑選最佳者去當監獄神甫？

“此外還需要一個監獄長，監視罪犯，制訂獄規。對此人的要求如此之高，以至我們只要想象這樣一個集各種美德於一身的人，也只能畫出個輪廓而已。

“時間到了，議長先生。此事內容如此之多之廣，挖掘相當費力，我因不能充分發揮而心中痛苦。在結束我的講話之際，我從內心深處發出讚美，這不是阿諛奉承，是讚美向本屆議會提交監獄改革提案的尊貴的同事。願雨點般的祝福降臨於他，這樣，他就能用強壯的手把壺裏的香油傾倒在人類最噁心、最骯髒的潰瘍上。”（經久不息的掌聲。演講者受到了剛才都在發笑的重要人物們的祝賀。）

卡利斯托·埃洛依盯着他看，就像醫生在觀察病人的眼睛，以便找到瘋癲的症狀。接着，他轉向埃斯特萬斯神甫，說：

“我真想看看這位利博里約博士的腦袋裏面裝了些什麼。”

接着，他用手指在煙盒蓋上敲出節奏，口裏唸唸有詞：

① 薩·德·梅耐塞斯 (Sá de Meneses)：十七世紀葡萄牙詩人，生於波爾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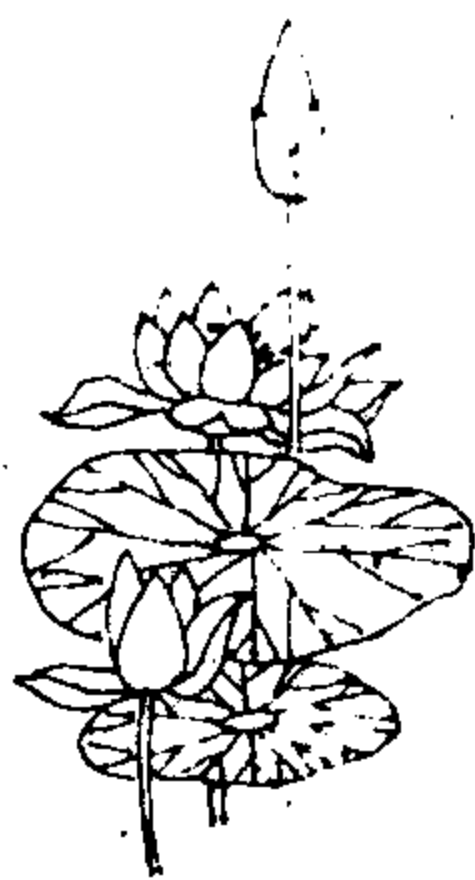
② 安德拉德·卡米尼亞 (Andrade Caminha)：葡萄牙詩人 (1540? —1594)，生於波爾圖。

③ 加雷特 (Garrett)：葡萄牙作家、詩人和政治家 (1799—1854)，生於波爾圖。

④ 意思指“在波爾圖出生”。

多少人熱衷於講古語，
猶如埃加斯，猶如羅皮尼奧，
猶如那位古代的伯爵，
作為教父來到貢德沙鎮！
但是他們怎麼說話呢？
挖空心思選用陳腐的詞語，
古老的詞匯，又澀又霉，
使人毛骨悚然……
你說這叫什麼？
怎麼稱呼這些東西？……
我可找不到合適的名字，
來恰當稱呼此等迂夫子！
我目睹如此瘋顛的行為，
禁不住哈哈大笑，或哈欠連天，
感到腹中饑腸轆轤！

一個天使的墮落



16 多麼大的變化！

晚上，在薩爾門托法官家的客廳裏，人們聽說阿格拉的領主要在第二天演講。這消息使眾人興奮不已，尤其是阿德萊達小姐更是堅決表示要去聽演講。她走到卡利斯托跟前，嬌滴滴地請他爲她、她姐姐和父親搞 3 張女士旁聽席的入場券。

“我現在已被歸入女流之輩了，巴爾布達朋友！”老人說：“這是老年人可悲的體面！……但是我去，我們去聽您演講。我已經 6 個月沒出家門，就是貝里耶或蒙塔朗貝爾^①親自來演講，我也不會出門去聽的！”

“讓我親吻您的手，感謝您這麼客氣，

^① 蒙塔朗貝爾：法國政治家和評論家（1810—1870）。

我善良的朋友。”卡利斯托說：“不過，您一定會因為浪費時間而悔恨的。我不準備發表長篇大論，甚至連要說些什麼都還未好好考慮過。當時我之所以要求發言，是因為有一句極其荒唐的話簡直刺破了我的耳膜，擰斷了我的神經。我聽到說什麼劊子手正在代替聖米蓋爾天使！……噢，我親愛的法官，我開始懷疑末日的怪獸已經用三隻爪子牢牢地抓住了國會！當它把第四隻爪子伸進來時，健全正常的人就要被統統踢出大廳。我請各位原諒我用詞不雅。”卡利斯托邊說邊把臉轉向女士們，她們正驚異地打量着他的一身新打扮。“一個人的良好的禮貌，”他接着說：“會隨同耐心一起消失。我非常擔憂我回家鄉時會比來時更粗俗。”

“閣下此話差矣。”唐娜卡塔麗娜態度優雅地反駁：“看您現在身上穿的都是城裏人的衣服了！我們原先以為您曾起誓永不改變 1820 年的‘裝束’呢！”

卡利斯托尷尬地笑笑，他感到自尊心和尊嚴都受到了一些傷害。因為改變裝束的原因近乎可笑，所以他馬上受到了良心的譴責。他覺得自己在自己的面前彷彿已變成了另一個人，別人則從他臉上覺察到一種不安和難堪。

這時，他心裏卻鬆了一口氣。他向心兒求救以便抵制理智的訓斥；而心兒，在阿德萊達那千嬌百媚的言行協助下，擊即了理智的指責。

法官的常客和家裏的兩位女士都察覺到卡利斯托的身上起了一些變化。似乎是新背心和新褲子限制了他的行動自由，也限制了他那種既魯莽又可親的說話脫口而出的習慣。

權威的哲學家和基督徒認為，服裝可對人的精神產生決定

性的影響。這一觀點在路易斯·德·索薩修士^①那流芳百世的著作中得到了肯定。“自愛是我們的本性，”這位爲聖人大主教寫傳的作家說：“經驗告訴我們，沒有一個人會如此折磨自己，而對一件新衣服居然一點不感興趣。新衣服穿在身上不是因爲新鮮，就是因爲體面，會使人感到高興，感到自尊。有時，一件新衣服甚至能使人萌生新的想法和希望。”^②

這位可敬的多明我修士在提到新衣服使人精神愉快時，並沒有說中卡利斯托·埃洛作的情況。他的神情看起來憂傷、恍惚，要嗎是他把快樂藏在心裏。我認爲他屬於這種情況。埋在心底的愛情溫柔地折磨着他。除了表示愛情外，那條俗氣的格子褲還能代表什麼呢？確實，不論最高傲的人，還是最粗魯的人，只要對愛情動了真心，都會一反常態。在意中人面前，陷入情網的大雄辯家會變得笨嘴拙舌，而傻瓜卻會迸發出靈感與激情。倘若我們事先不知道是誘惑的魔鬼附身在這些笨蛋的體內，使他們滔滔不絕地說傻話，那麼也許會認爲這是上天恩賜給他們的口才。

卡利斯托·埃洛依付出了聰明人的代價。往日，他說話雄辯而又簡練，常常博得滿堂歡笑。他不時引用蘇皮科^③和其他人的有趣的格言，加上他那外省人特有的朗朗笑聲，還有他那隨便而不輕狂的舉止，都給人一種自己家裏人的親切感，使人

① 見第9章註釋。

② 作者原註：曼努埃爾·貝納德斯神甫亦有同感。他這樣說：“與我們身體有關的安排和事物也會影響我們的精神狀態……如果你的衣服又舊又破，那麼你的情緒與穿着又新又好的衣服時便會有所不同；類似事例不勝枚舉。”（《光與熱》，一部收入多篇有關精神論著的雜集。）

③ 蘇皮科（Supico）：十八世紀初的葡萄牙作家，著有《格言集》一書。

原諒他身上某些與沙龍習俗格格不入的“土氣”。所有這一切，在阿格拉的領主身上曾表現得那麼自然，如今，他卻變得沉默寡言、鬱鬱不樂和少年般的腼腆。

這天晚上，在法官家打牌的有瓦斯科·達·庫尼亞，阿德萊達的那個白馬王子，一位儀表堂堂的年輕人。他聰睿理智，還是虔誠的基督教徒。這位貴族青年是庫尼亞家族最優秀一支的代表，連《王家系譜史》也提到過這一家族。除了祖蔭赫然，他本身也光耀奪目。他的名字總是出現在教會邀請教徒參加宗教節日的通告上，他還主持召開宗教團體會議，以便為傳播對上帝的信仰提供諮詢。說完這些，讀者可以不必再要求介紹他的其他美德，因為這事本身足以說明他必然具備其他美德。

有人告訴卡利斯托·埃洛依，謹言慎行的瓦斯科·達·庫尼亞是阿德萊達的心上人。這一消息使阿格拉的領主大為震驚，不過，他的目光在謹慎的理智控制下，沒有流露出令人可笑的妒意。他注意着兩個人的舉止，看到他倆打牌時的神態那麼莊重，互相之間那麼彬彬有禮，便認為即使當晚阿德萊達是在和瓦斯科以及姐夫杜亞爾特·馬拉法亞一起打三人紙牌，也沒有理由相信他們在戀愛。

11 點鐘，卡利斯托·埃洛依懷着陰鬱的心情，默默離去。

當獨自面對自己的良知，並置身於他那些書本嚴厲逼人的目光之下，唐娜特奧多拉·菲格羅亞的丈夫開始心神不定地思忖起他在生活方式和感覺上所經歷的變化。理智向他大聲疾呼：快在下坡道上止步後退，前面就是深淵，那愛情的血噴大口曾經吞噬了多少著名的犧牲品。在理智的協助下，記憶向他展開了人類愛情的悲慘史，從特洛亞的淪陷到哥特帝國在西班牙的覆滅。他看到一個又一個人影從他眼前掠過，都是致命的女人，

從大利拉^①到胡利安伯爵那被人強姦的女兒弗洛琳達^②，而在她們的後面，失眠所產生的強烈幻覺爲他送來了阿德萊達。

一個人到了44歲，如果內心因爲接連不斷的鬥爭和失敗而感到疲憊虛弱，那麼理智往往是堅強的；然而，倘若內心開始享受遲到的愛情，那麼44歲人的理智仍然是軟弱和妥協的。人們無法估量這種姍姍來遲的青春有多麼不幸和愚蠢！

但是，卡利斯托在凌晨4時左右入睡前的時刻，發誓一定要忘掉阿德萊達，並曾捫心自問，他愛阿德萊達是否一樁大罪，這種愛只是像英雄年代的騎士暗戀着高貴的夫人們一樣，除了崇拜她們，並無其他非分之想。他想以此回答想象中正哭喪着臉指責他的特奧多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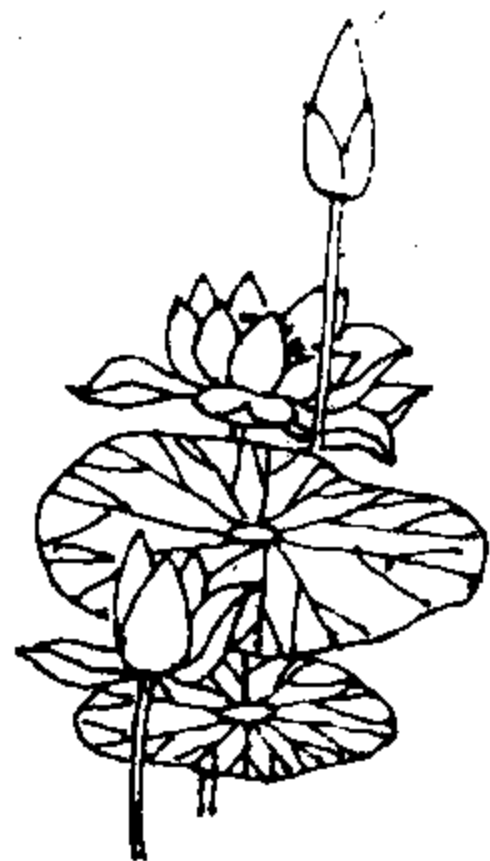
可憐的女人！此刻她正在來回忙碌，在廚房裏給下地幹活的婦僕準備中飯，一邊還要照顧那些小豬。

“哎！丈夫們啊，丈夫們啊！當上天賜給你們一個如此少見的妻子，那就把你們的臉偎在她們的懷裏吧，不要去理會上帝的敵人如何爲那些引誘人類墮落的同謀美容！”

① 大利拉：《聖經》人物，因受賄而出賣情人參孫。

② 胡利安伯爵是八世紀初哥特帝國時期休達總督。據傳，他女兒弗洛琳達被帝國的最後一個國王強姦，爲報此仇，胡利安背叛帝國，投靠摩爾人，帶兵入境，帝國因此滅亡。

一個天使的墮落



17 在利博里約之家

國會大廳的旁聽席座無虛席。

在一個個綽約多姿的麗人中間，法官的女兒卓而冠群。根據卡利斯托·埃洛依的請求，埃斯特萬斯神甫事先給法官送去了入場券，又自告奮勇把兩位女士領到了旁聽席上就座。

女士旁聽席上群芳爭艷，為它增添魅力的也許不僅僅是美麗的容貌，更是一些熱衷於政治的知識女性。她們是一批可愛的科爾梅寧^①。她們會以無可爭辯的正確判斷力和高尚的情趣來鑒定演講者的價值。在里斯本，這種科爾梅寧式的女士有好幾打。

^① 科爾梅寧：法國作家、政治家和法學家（1788—1868）。

我不能說是卡利斯托的名氣吸引了這些有見識的貴婦人，大部份聚集在這裏的女士是來取樂的。外省人雖然名聞遐邇，被公認智力超群，卻也贏得了荒唐古怪、落伍時代的名聲。

卡利斯托比通常晚到了一些，因為他去換了一條顏色和款式都更加得體的褲子。請讀者不要以為我是對細枝末節津津樂道的檔案記錄員，實在是有關褲子的這一細節與卡利斯托的內心巨變有着非常密切的關聯。他那顆心正與他的穿戴一起發生着同步變化，好比我們的男讀者，隨着內心逐漸被愛情征服，不斷向秋水伊人寫去一頁又一頁甜言蜜語，或者更有甚者，寫些誘人墮落的信件。但卡利斯托的做法不同，他是一次又一次地調換褲子。

原指望看到卡利斯托會像傳說中那樣打扮的女士，見他的穿戴與其他國家代表一樣沉悶無趣，普普通通，都感到掃興。

卡利斯托·埃洛依剛剛就座，會議日程就開始了。接着，議長宣佈由卡利斯托發言。

米蘭達的代表一開口，這個令人肅然起敬的集市上的一切喧嘩和說話聲都戛然而止。

“議長先生！根據我的記憶，在這個世界上唯一能夠聽懂利博里約博士的話，並且能夠說他那種葡語的人，在很久以前就已謝世。這位令人悲悼的死者，曾向曼努埃爾·門德斯·恩蘇迪亞醫生打聽有關他在皮庫島上那座頗有名氣的、走廊面對波羅的海的房屋的情況。爲了喚起記憶，閣下和各位議員不妨去讀一讀那段講話，它們是今天這些莫名其妙的話語的前驅。

“議長先生，當我看到那些口齒不清者無耻地用玻璃珠子和金屬小片來點綴卡蒙斯的語言、并剝去它原有的鑽石裝飾時，我感到悲哀。可憐的語言，經過愚昧無知者的手，被打扮得像舞

葡語作家叢書

臺上的摩爾女人，或者像鄉村宗教遊行隊伍中的天使像，來到這裏令我們捧腹。一旦她身上綴有鐵皮片的破衣爛衫被荊棘鉤住，可憐的她便一絲不掛，使我們因為愛她而羞紅了臉。

“難道，議長先生，純正的語言必須與每況愈下的祖國同歸於盡嗎？”

“難道當唐曼努埃爾的國土到了最後時刻，就再沒有人能用若奧·平托·里貝羅^①的葡語撰寫檄文，聲討那些把我們出賣的猶大、尤利安、瓦斯唐塞洛斯^②和莫拉^③了嗎？”

眾聲音：“不要離題！”

演講者：“議長先生，援引歷史書上寫的東西難道違反這裏的規矩嗎？”

議長：“不要影射個人。”

演講者：“閣下這種說法，使我認為這裏就有猶大，有尤利安主教，有米蓋爾·德·瓦斯康塞洛斯，有……”

眾聲音：“不要離題！”

演講者：“既然我的話冒犯了這些還沒有給我介紹的人物——沒有介紹也好，那我就不提他們了。我無意影射別人，但與這些人共事使我深感苦惱。如果我事先知道這兒有類似的人存在，說真的，我絕不會涉足此地。”

利博里約博士：“要是卡利斯托先生卜居其鄉下老窩，以野

① 若奧·平托·里貝羅 (João Pinto Ribeiro)：葡萄牙法學家，領導了1640年政變，推翻了歷時60年之久的西班牙統治。

② 瓦斯康塞洛斯：即米蓋爾·德·瓦斯康塞洛斯 (Miguel de Vasconcelos)，葡萄牙歷史上的賣國大臣，在1640年革命中被殺死 (1590—1640)。

③ 莫拉：西班牙政治家 (1536—1613)，曾在葡萄牙活動，鼓吹兩國合併，後來擔任駐葡總督。

豬之蠻力苦幹，勢將對宇宙貢獻更多。”

演講者：“我聽不懂這句蠢話，勞駕您解釋一下。”

利博里約博士：“我已經說過，我不會下去與鄉巴佬對陣。”

演講者：“如果你不能下去，那就會從更高處摔下去。讓我告訴閣下一個鷹和龜的寓言，那是弗朗西斯庫·曼努埃爾·德·梅洛的作品，用語正確明瞭。這篇寓言收在《村裏的時鐘》一書中，此書記錄了幾個會說話的時鐘之間的對話。有一座鐘這麼說：‘……現在我想起我親眼所見的一件事情，它發生在我們村的一口池塘邊，那裏有一隻烏龜和一隻老鷹：老鷹飛來了，突然用爪抓起烏龜，向空中飛去。青蛙和其它烏龜看到同伴不斷昇騰，而自己的位置卻這麼低下，心中好不羨慕。它們認為一個如此微不足道的動物，能夠在同類眼中顯得這麼高不可攀，真是莫大的運氣。正當它們這麼思忖的時候，我們卻看到老鷹帶着獵物停在一個山頭上。它提起可憐的爬行動物，向硬梆梆的岩石擲去，直到把烏龜的護身硬殼摔破……’至於唐弗朗西斯庫·曼努埃爾是否也提到老鷹吃掉了烏龜的肉體，這點我記不清了。

“倘若我們言詞隱晦的同事與這個故事的寓意有關，我認為他并不代表老鷹。”

（演講者戛然而止：旁聽席裏響起了哈哈笑聲。）

“既然我已知道，議長先生，引用史實會使國會厭惡，偏離議題，那我就撇開歷史上的男鬼女鬼，把他們驅去，為此，我也請求有求必應的閣下取消我影射別人的罪名。

“假使昆體良^①這名字不會擾亂正題，我想提一提他。有關

^① 昆體良：古羅馬教育家、演說家（約35—95），曾主辦羅馬的修辭學校，主要著作有《演講術原理》。

演講者以及不良的演講風格，這位修辭學大師認為：‘無論聽誰說話，人們都會產生一種自然而然的興趣，即使對方是在嘩眾取寵，所以我們常常在廣場上看到一圈又一圈的人圍繞着賣狗皮膏藥的。’倘使昆體良在我們這個時代復活，她會說：‘在廣場上和國會裏’。”

眾聲音：“不要離題！”

演講者：“怎麼昆體良的話也不能引用？看來這兒的人絕少會贊同他的看法……”

議長：“我謹提醒尊貴的議員閣下，國會并非修辭學課堂。”

演講者：“但我應該把這裏當成修辭學課堂，因為我看到大家都在一本正經地咬文嚼字，只有我例外，我不怕出醜，我承認自己是眾多大師唯一的、而且不爭氣的弟子。我要告訴閣下，我認為在國會大廳裏的演講應該使用什麼樣的語言：應該用讓民眾理解的語言。這說話藝術，即 *ars bene dicendi*，是研究如何清楚地表達思想的一門學問。矯揉造作，使用華麗詞藻阻止演講被鄉民們理解，這不是藝術，而是蠱惑，不是明瞭，而是晦澀。我的選民派我來這裏訴說他們的需求，我的用詞必須能使閣下和諸位議員瞭解他們的需求，然後進行考慮，並採取措施。

“議長先生，我是昆體良的忠實讀者之一，從他那裏我懂得了，無論那些人怎樣自欺欺人，以為嘩眾取寵就是大眾風格，他們的演說實際上不是牛頭不對馬嘴，就是唱高調，不成熟，華而不實，誇誇其談，被大師稱為花言巧語，完全像小孩子們裝模作樣地用花朵、銅片和一條條彩帶裝飾起來的廟會上的彩旗。

“現在我該談談利博里約博士先生的演說內容了。首先我必須聲明我不知道應該跟誰說話。幾天前，我有幸閱讀了一個大

文人博士撰寫的《監獄之改革》那本內容豐富的書。我認爲他用詞非常地道，是純正葡語，但在表達方式上卻是希伯來式的。他文筆簡練明瞭，不論從左往右，還是從右往左，都不難理解。聽起來，利博里約博士先生因從善如流，完全同意了這本書中的觀點，運用了這座寶庫中無數的裝飾物來美化自己的演講。

“所以，我說自己不知道究竟該跟埃雷斯博士先生、還是跟利博里約博士先生論戰。‘論戰’，這只是我無意之中說出口的話罷了！其實，他的演講根本不可能挑起非語言方面的論戰，而語言方面的論戰在這裏進行不甚妥當。修辭、語法和邏輯，如果有人想在本大樓內談論這些，那就請到樓下院子裏對看門的、或者對孤兒寡婦們去說吧，他們會運用苦難的邏輯和眼淚的修辭向你乞討麵包；我不知道饑餓是否會尊重語法，依我看不會，因爲在國民代表中就有不能準確運用語法的餓肚漢。”（代表席上一陣騷動，人們紛紛交頭接耳。旁聽席裏響起了掌聲。薩爾門托法官吼出一聲“好”，分外刺耳。一個賣彩票的在大衆旁聽席裏鼓掌。這個愚蠢的舉動立即傳染開來。議長趕緊搖鈴。大廳裏又恢復了平靜。卡利斯托·埃洛依從容光煥發的埃斯特萬斯神甫的煙盒裏撮取鼻煙。）

議長：“我頗爲不快地提醒議員先生不要離題。”

演講者：“於是，議長先生，您就彬彬有禮地對我施加壓力，把我可憐的思想收監，這是我尊敬的同事所說的文縷縷的詞語。

“我就這樣被剝奪最神聖的權利？那麼，給利博里約博士先生說中了，在葡萄牙確實沒有人權？根據我尊敬的議員同事那忘恩負義的講話，閣下在無意之中充當了聖米蓋爾天使的替身！（一陣笑聲。）噢！閣下決不是思想的劊子手，思想本身這麼衰弱，根本不需要去殺害它：完全可以讓它壽終正寢……既然我

使閣下感到不快，那就讓我合上嘴巴，默不作聲。”

眾聲音：“說下去！說下去！”

演講者：“我尊敬的同事引用了埃雷斯·德·高維亞博士先生書中的這樣一段敘述：我們的國王唐米格爾剛過青春期，即以殺牲為樂，及至某日被人撞見用螺絲錐把一活母雞的內臟拽出來，真是駭人聽聞，議長先生，兩位博士居然這樣宣傳他們這個國王的合法性，一個在書裏，另一個在演說中，講述着用螺絲錐把可憐的母雞內臟挖出來的血淋淋的故事！當我聽到如此殘酷的行爲，不禁渾身冒汗，我因痛苦而冒汗，議長先生，因為我看到苦難的母雞出現在我的面前！

“我要抗議，議長先生，我抗議這種骯髒的叛逆行爲，居然背着一個不在場的、毫無自衛能力的、應該像所有不幸者一樣值得尊敬的王子說這種話。多麼污穢的故事！是誰把這種根本說不出口的用螺絲錐挖母雞內臟的事告訴了埃雷斯博士先生？！爲什麼這些重整司法的人要從蓋盧斯王宮和阿爾費特王家花園那些坐在太陽底下嚼舌頭的老僕婦嘴裏挖來這些臭不可聞的軼事，又這麼卑鄙地將它們復述出來？

“還有，議長先生，閣下和國會又將如何看待大不列顛王后的那個強盜兒子：一個人形畜牲！好一個穿木屐的繆斯！一個人形畜牲！什麼比喻！從下等人的詞匯中找到的何等低級的比喻！

“除了這些令人作嘔的新聞，博士先生還殷勤地告訴我們，在拉丁語中，‘男人’是‘vir’，而‘女人’是‘mulier’，但在有些場合，‘homo’也解釋‘男人’。我們茅塞頓開，銘感五中。這節拉丁語課提醒我們法律的對象不包括女人！……難道我們還要出席一次又一次的宗教會議，以調查女人是否屬於人類？倘

若埃雷斯或者利博里約博士先生曾經主持過葡萄牙的法律和宗教事務，我恐怕立法者們會把婦女摒除在刑法之外，而葡萄牙的主教們也會把她們排除在人類之外！……而更糟的是，倘若這些大臣中有人想處罰女人，就要把她們歸入禽類，講明歸入母雞類！但是那可怕的螺絲錐，議長先生，可一點也提不起我的興致！

“爲什麼女人不能像男人一樣受到懲罰？這個聽來荒謬的問題卻有一個嚴肅的答案：‘因爲在犯罪方面，女性的本能是衝動而紊亂的，此乃進化期現象。’殺人的女人因爲妒嫉而殺人，放毒的女人出於妒嫉而放毒，而破壞被害者的內臟。看起來這就是犯罪，然而卻是‘本能衝動而紊亂和進化期’之罪。如果使用一個國會用語，我就要說……這叫無稽之談！

“誰會把論戰的矛頭對準這些只知侈談的酒囊飯袋？

“我聽得最明白的地方——多虧這段演說所用的是普通的常用語——是我尊敬的同事，附和埃雷斯博士先生的那段話，要求所有的犯人每星期刮一次鬍子，每天洗兩次臉和手，頭上的頭髮剪成板刷頭，喝足水，不喝發酵飲料，也不抽煙。

“在這一法律提案中，愚蠢和殘酷競相爭輝。要囚犯每天洗兩次臉，如果臉確實髒了，這樣做當然好，但是如果強迫犯人進行多餘的漱洗，這是可笑的稚行，這種意見本身就不太乾淨，也需要清洗。

“不讓有煙癮的犯人抽煙，這種沒有人性的規定比無期徒刑或終身流放更過份。可以把犯人的煙拿走，然後干脆把癮君子吊死，他一定會感謝您的這種善行。

“議長先生，這些監獄的改革者似乎只知道把那根將犯人與刑罰緊緊拴在一起的繩索收緊；刺穿他們的靜脈，一滴滴地給

他們放血，以便讓他們改邪歸正！最佳改邪歸正法！這些立法者們真是仁慈得可以！

“他們要犯人通過水療法脫胎換骨！讓犯人每天洗兩次臉。‘給足水’，兩位博士都這樣大聲疾呼。他們開恩給犯人足夠的水，但是又把這種寬宏大量扣除了一部份，他們禁止犯人跟同樣不幸的牢友說話，所持理由絕妙透頂：從監獄出籠的有搶劫及謀誅所知富豪的計劃……”

“‘謀誅計劃’！這是什麼？‘謀誅’這東西聽來不像是貝納德斯和巴洛斯的語言^①。不管怎樣，是可怕的人帶着計劃走出監獄，去對付犯人所知富豪的人。這兒，議長先生，在這句‘所知富豪’的話裏，遭到謀誅的正是語法。對於葡萄牙聽眾來說，這句話未免典雅得過於希臘化了。

“什麼叫一個過份囚犯，議長先生，我怎麼說呢？話語就擠在嗓子眼！

“還有，離牀的高燒病人，猶如一支離弦之箭，嘩啦一下子使全病房的疾病加劇。對於一個猶如離弦之箭的無賴應該怎麼辦？讓他洗第三次臉吧！

“浪費了多少詩意來描寫一個惹事生非的犯人！

“離弦之箭！這些潦倒的作家所寫的誇大的蠢話！

“思維轉移後（請允許我也使用埃雷斯博士先生的這些字眼以豐富我的詞匯），在我轉移思維結束這種浪費諸君寶貴時間的連篇空話時，我要說，議長先生，改革監獄的最好辦法是制訂法規，向犯人提供更好的牀鋪和更好的食物，並給予更多的基督之愛。我反對那種加劇對犯人懲罰的改革。耶穌基督及其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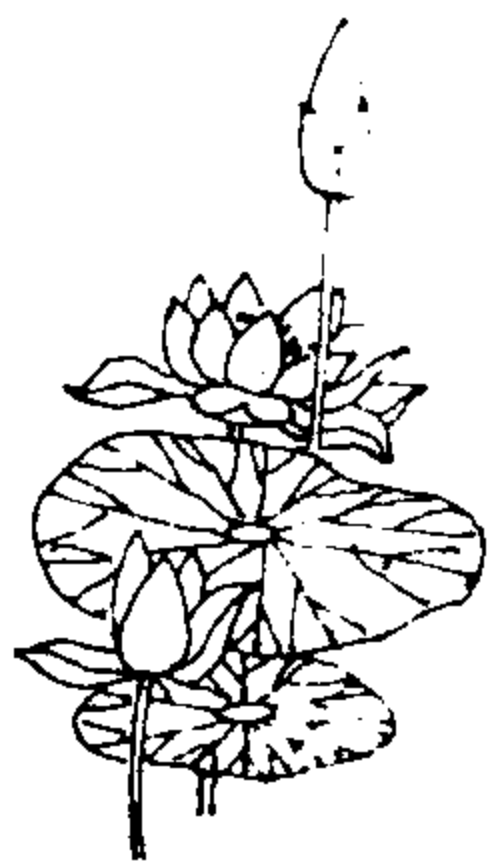
① 貝納德斯和巴洛斯均為葡萄牙著名作家，見第6章和第9章註釋。

徒曾經教導我們說，要探訪犯人，人道地與他們交談，并在接觸過程中弱化他們一貫的殘忍，這就是行善，所以請這些文明者不要來此掛門鎖，隔離犯人，因為那種可怕的‘孤獨’只會激發罪犯的仇恨和易怒的天性。

“我已經說了不少，議長先生。對那篇演說的其他部份，我不再一一駁斥，因為我沒有聽懂。我是北方的農夫，不是猜謎者。我是達沃，不是俄狄浦斯。”^①

（演講者受到了一些老年外省人的祝賀。）

① 達沃指古希臘勤勉而單純的奴僕，俄狄浦斯是希臘神話人物，底比斯王子，曾解怪物斯克芬斯的謎。



18

天使將要墮落

關於卡利斯托·埃洛依的最後一次演說，政府報紙載文說，在國民代表會議廳裏從未見過如此粗魯放肆的愚昧者。自由派反對黨的報紙則說，除了演說中學究氣太重外，米蘭達的代表給那些拿國事當兒戲、居然到法律祭臺玩語言雜技（這些把戲即使在二流學生的演講會上也會落為笑柄）的小夥子們一個有益、然而非常嚴厲的教訓。

正是在法官家裏，阿格拉的領主使《斥喀提林》^① 和《斥腓力》^② 的演講者的

① 在羅馬共和國末期，以喀提林為首的一夥人準備發動武裝政變，公元前六十三年，執政官西塞羅在元老院發表演說，反對喀提林的陰謀，並予以鎮壓。

② 古雅典演說家和民主政治家德摩斯梯尼曾發表《斥腓力》等演說，譴責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前 359—前 336）的擴張野心。

光輝名字黯然失色。衆多的正統派貴族懷着無比崇敬的目光注視着卡利斯托·埃洛依。與他素昧平生的哥特族人^①紛紛擁到薩爾門托家向他表示祝賀。那些阿豐索們和若奧們的親戚^②甚至將卡利斯托拉稱作表兄而不感到失面子。大家都希望在自己的血管裏流有巴爾布達家族的血液。而卡利斯托，作爲一個一流的譜系學家，總是謙虛地婉言謝絕這些名譽親友的要求，但是在他心底裏和在一些朋友面前，他卻免不了因此而洋洋得意一番，因爲那樣的親戚使他能與最古老的貴族世家在血統的純潔性方面劃上等號。

使卡利斯托·埃洛依最受感動的讚詞出自阿德萊達之口。這位小姐真心實意地承認，她在國會裏感到很震驚。她不認爲卡利斯托在陌生人面前膽大妄爲，咄咄逼人，相反覺得那些人在一個有些粗魯的外省人的勇氣面前似乎很膽怯。她對姐姐卡塔麗娜說，卡利斯托的腦門好像閃着光芒，他的整個形象和舉止都顯示出一種高貴和瀟灑的氣質，使他看起來更加年輕。

事實的確如此。阿格拉的領主在鄉村和圖書館的保護之下所度過的44個春秋使他青春依舊。在這方面，裝束的改變起了重要作用。在前幾次的演說中，不合時尚的外套和從米蘭達帶來的其他衣服遮蓋住了他行爲舉止的風度。

倘若西塞羅和德摩斯梯尼穿着燕尾服步入演講廳或廣場，也會使那些精雕細刻的演講中最閃光的部份黯然無光。演說家的雕塑藝術在很大的程度上取決於裁縫。你們不妨讓加扎爾·

① 哥特人曾在早期統治歐洲，作者在這兒借喻源遠流長的貴族世家。

② 指王親，因爲在葡萄牙歷史上，曾有6個國王叫阿豐索，6個叫若奧。

葡語作家叢書

里貝羅^① 或拉丁諾·科埃略^②、托馬斯·里貝羅^③ 或雷博洛·達·西爾瓦^④、維埃拉·德·卡斯特羅^⑤ 或豐特斯^⑥ 也穿上粗布外套，別上顏色灰暗托着下巴的領套，那你們一定會看到，從那些金口裏吐出的顆顆珍珠在聽眾的心目中變成了冷冰冰的雹子。

“您的演說把我迷住了，巴爾布達先生，”阿德萊達說。“您的聲音非常清朗動聽。當有人起哄不滿您的諷刺時，我真欣賞您那麼沉着堅定。於是我想到，如果您的夫人聽到了這次演說，她會多麼高興啊！”

“我表妹特奧多拉對我的演講肯定不感興趣，”阿格拉的領主說：“我在演講時，她一定在想怎樣理家和處理懶惰的僕人。我曾經告訴過您，我表妹特奧多拉對‘成家’一詞的含義有着極為確切的理解。‘成家’是從‘家’派生的，而她作為家庭主婦，應該以家為重。我也這樣接受了她，並尊重她。”

“但是感情呢……”阿德萊達插了一句。

“關於感情，我的小姐，我們那兒沒有人告訴過我們，說感情對於家庭幸福是必不可少的。我所知道的感情，就像令姐懷

① 加扎爾·里貝羅 (Casal Ribeiro)：葡萄牙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和演說家 (1825—1896)。

② 拉丁諾·科埃略 (Latino Coelho)：葡萄牙著名作家和政治家，曾翻譯德摩斯梯尼的作品，並寫下著名前言 (1825—1899)。

③ 托馬斯·里貝羅 (Tomás Ribeiro)：葡萄牙詩人和政治家 (1831—1901)。

④ 雷博洛·達·西爾瓦 (Rebello da Silva)：葡萄牙歷史學家、小說家和政治家 (1822—1871)。

⑤ 維埃拉·德·卡斯特羅 (Vieira de Castro)：葡萄牙著名演說家 (1838—1872)。

⑥ 豐特斯 (Fontes)：葡萄牙政治家、著名演說家 (1819—1887)。

裏的嬰孩對於火的感覺。您看，她正在把一雙毫無經驗的小手伸向蠟燭的火苗。萬一碰到火苗，她將會感受到多麼痛苦啊！”

“這麼說，”法官的女兒又說：“我得相信閣下至今還不知道什麼是感情……什麼是愛情？”

“如果說我不知道……”卡利斯托囁嚅道：“您知道，”他停頓了許久，又說：“您知道，在天堂裏也曾經有過天國的無知，它一直持續到夏娃碰了知善惡樹才結束？”

“是的……亞當也碰了……”

“亞當是後來才碰的，我的小姐。但是我們不用爭論是誰先碰的，兩個人都碰了，我認為兩人都應該算犯了罪孽。抗拒夏娃比抗拒上帝的罪過更大，上天寬恕我的胡言亂語！……在當今時代，在此時此刻，我會把知善惡樹或曰知感情樹跟什麼相比呢？……我會把它跟小姐相比。”

“跟我比？！怎麼想的！”

“是跟您相比。我注意着您的一舉一動，我自己也就學會了！……如今我已經知道什麼是感情，現在我要開始研究怎樣消滅它，不讓它繼續發展。”

卡利斯托站起身，暗暗感謝上天讓一個德高望重的老人走過來問候他。

阿德萊達陷入了沉思。她想了又想，覺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一個已婚男人沒有向她表示出應有的尊重。

她唯恐自己因為沒有正確理解所聽到的話而得出了錯誤的結論，因此想找機會讓卡利斯托·埃洛依作一番解釋。由於沒有碰到合適的機會，她便把卡利斯托所說的多情話告訴了姐姐，向她討主意。唐娜卡塔麗娜勸她不要去請求解釋，裝作沒有聽懂他的話。

在晚會快結束時，一個正統派青年吟誦了一首小詩，以紀念唐米格爾·德·布拉甘沙先生第三個兒子的誕生。有人問卡利斯托是否曾經和繆斯交談過，換句話說，是否像西塞羅那樣也寫過糟糕詩句：

幸福的女兒啊，誕生於我在羅馬任執政官時

阿格拉的領主向阿德萊達瞥了一眼，說他的第一篇詩作剛剛於 48 小時前問世。由於肢體殘缺，所以他羞於拿出來獻給權威人士，請他們擔任教父。

在場的淑女和紳士紛紛要求他公佈這篇佳作——考慮到作詩的是位謙謙君子，作品無疑是佳作。

“這些詩句，”他說：“可以在 15 歲時拿給人看，但在 44 歲時卻只會引起譏笑和遺憾。”

女士們不同意這種說法，認為 44 歲的男人一定會獲得 20 歲時的靈感，因為人當盛年時，感情會放射出它所有的光芒。

卡利斯托頗為得意地做了幾個令人發笑的鬼臉，這是他要幹一件大傻事的預兆。

盡管卡利斯托拒絕展示其處女作，但在向主人家的兩位女士告辭時，卻忍不住一本正經地對唐娜阿德萊達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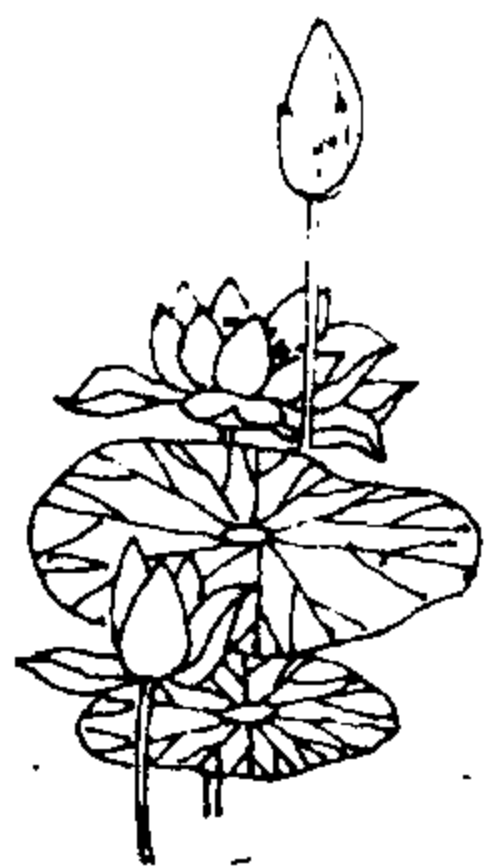
“您會看到只有上帝才見過的詩句，這世界上沒有人再能看到它。”

唐娜阿德萊達大驚失色。對於所有年方十八、像法官的女兒一樣受過教育、又像她一樣鐘情於未婚夫的姑娘們來說，我在這兒描述卡利斯托的背時之舉在阿德萊達心中所引起的深深厭惡，也許會是一種冒犯。卡利斯托使他們家庭恢復安寧的那

次紳士行爲曾贏得了阿德萊達對他的親切的敬意，但此刻，這種敬意卻無力阻止她厭惡并痛恨外省人那種故弄玄虛的語調。

正當她向姐姐吐露卡利斯托·埃洛依的最後幾句話在她心中所激起的怨恨和反感時，卡利斯托卻在自己的書房裏修改那幾行韻文，并越改越糟。那些詩句剛出籠時，讀者就懷着哀憐之情欣賞過了。

一個天使的墮落



19

啊，女人們！

他接連幾個小時睡不着覺。理智在痛苦地折磨他的心。他坐在牀上，不安地扭動着身子，彷彿一陣陣譏笑正在從褥墊的稻草中間鑽出來紮他。

他頭腦清醒時，猶如置身於地獄。有關愛情的古典公理像一陣鏢雨射進他的腦海。他的良師益友唐亞馬多爾·阿拉伊斯^①比一般人更懇切地向他曉之以理。這位聖人主教的形象浮現在他的眼前，旁邊站着唐娜特奧多拉·菲格羅亞。主教向他復述《道德對話》第四十五章裏的話：“根據基督的教規，妻子應對丈夫忠貞不渝，丈

① 唐亞馬多爾·阿拉伊斯 (D. Amador Arrais)：葡萄牙古典作家，名望頗高，曾任主教，并著《道德對話》一書 (1530—1600)。

夫對妻子也應如此；如果說非教會法律規定丈夫比妻子擁有更大的權力，這決不是用來侮辱和虐待另一方，也不是爲了讓這一方有權放縱自己，并凌駕於對方之上。”

其他同樣令人驚駭的幻覺一個接一個地出現，直到天亮時分，卡利斯托·埃洛依才昏昏入睡，發出鼾聲。然而體態秀美的阿德萊達——爲他打開感情處女庫大門的女仙子，在用潔白的翅膀拍打他的眼皮。他猛然驚醒，迷迷糊糊地睜開含着兩滴眼淚而閉上的眼睛。用利博里約博士的話來說，這是愛情從他胸中擠出、并在他睫毛上化爲結晶的初淚。

這時，一些愚蠢的念頭便來鼓動他。要不是因爲所有陷人情網的男人都有一股瘋勁，這些念頭將是不可饒恕的。

他開始計劃對自己的形象作一些根本性的和臨時性的改變。

他覺得吸鼻煙與一個求愛者的身份很不相稱。吸鼻煙時的嗤嗤聲，雖然代表了深思熟慮和有見識，但阿德萊達聽到一定感到不舒服。此外，他從鼻孔裏噴出來的烟末雨曾經使一些貴婦人不得不用手指在眼前搭個防護罩，以便擋住這位智者噴出的髒物。於是，他決定犧牲鼻粘膜的樂趣。

他從刮鬍子用的鏡子裏打量自己（鏡子裝在牛皮盒裏，很簡陋），他覺得自己教士般的臉平淡無趣。他決定在下巴和腮幫子上留鬍子，作爲向留小鬍髭的過度。他的皮膚略帶暗褐色，留起小鬍髭一定很不錯。

閱讀使他視力減退，所以他看書時必須戴上銀邊眼鏡。他決定換用可折迭的金絲眼鏡。

他一面盤算着，一面出門去修改髮型。他讓人把從外省帶來的長短不齊的頭髮剪平，并用鐵夾在前額燙出兩簇桀驁不馴

的羽冠狀的髻髮。

後來，當嗅鼻煙的煙癮發作時，他爲自己提供了雪茄。第一口煙使他露出了幾個苦惱的鬼臉，並使他感到胃部作嘔。

他到處打聽哪個裁縫最有名氣，並到“凱衣”定做了兩套衣服。服裝工藝師給他看時裝圖樣。因爲說的是法語，他以爲殷勤的裁縫在向他介紹法國的名人畫像，後來讀了時裝說明，才恍然大悟。一離開那裏，他就去尋找語言老師，又去買了法語辭典和會話手冊。

假如命運不佳的讀者從未遇到過類似的機會，千萬別以爲自己是不幸者。

有誰在一個月以前就認識了卡利斯托·埃洛依·德·西洛斯·貝內維德斯·德·巴爾布達，如今看到他走進咖啡館討水，以對付雪茄引起的噁心，一定會爲他哭泣！

那個具有如此葡國心的人，那個堪稱楷模的丈夫，那個葡國經典著作的傳播者和頌揚者，他會誤入歧途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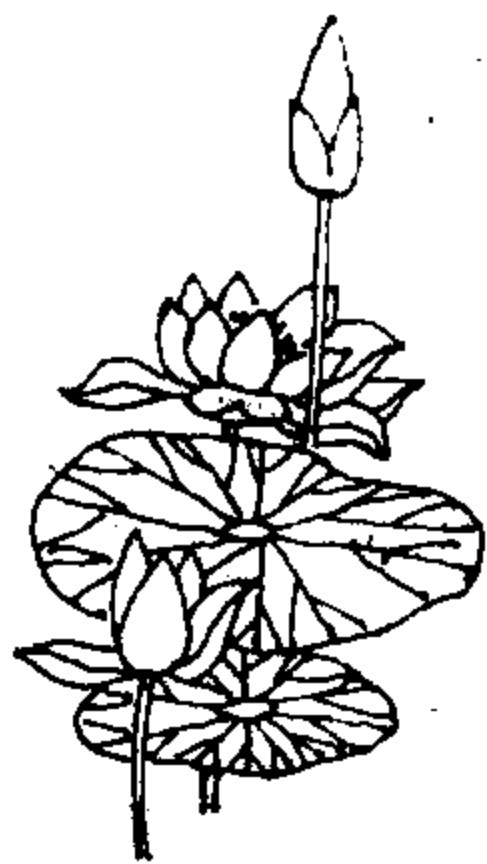
愛情在國會大廳的地板上佈下陷阱，要讓那顆失去了光澤、然而注定要發出燦爛光芒的大鑽石沉淪嗎？

上帝賜福於可憐者！

啊，里斯本！……

啊，女人們！……

一個天使的墮落



20 多麼沉痛！

阿德萊達擔心會發生什麼意想不到的事件，使她因阿格拉領主的原因，在瓦斯科的眼中覺得配不上他，所以她向父親講述了前一天晚上與卡利斯托的交談，以及卡利斯托許諾第二天晚上要把詩送來的事。

法官寧肯懷疑他女兒理解錯了，也不願相信他最好的朋友行爲輕狂。他怎麼能相信一個曾將他另一位女兒從深淵裏救出的正人君子會圖謀不軌呢？假如相信這一點，那麼面對如此微妙的事情，他又該怎麼辦呢？

他想了又想，慎重地決定讓兩個女兒和女婿到坎波利特^①的莊園暫住，度過春

^① 地名，當年在里斯本郊外。

天的一段時光，並且以一個外孫女身體不好爲借口，讓他們在當天成行。老人心裏還記着對方的好處，不願計較他的無禮。

卡利斯托·埃洛依在習慣的時間內來到法官家。在法官面前，把不再像平時那樣無拘無束、坦然自若，一張緊繃繃的臉顯示出他良心上的不安。尤其使他如坐針氈的是法官接待他時那種刻意裝出的快樂。沒等他問起兩位女士，老人就說出了她們突然去郊外的原因。卡利斯托與法官家的朋友們一起度過了那一晚的剩餘時間。然而，他那種反常的神不守舍的樣子使那班嗜睡的老人更加昏昏欲睡。他們彷彿聚在一起接受了麻醉，又結伴進入靜悄悄的死亡領域。

卡利斯托從一個銀煙盒裏取出一支雪茄來抽，又像公子哥兒那樣用嘴吐出一根根煙柱。因爲這與他莊重的身份極不相稱，不禁使衆人大爲震驚。薩爾門托冒昧而有分寸地說，里斯本的習俗將會主宰他好朋友的心靈。他惋惜惡劣的榜樣居然要摧毀阿格拉的領主從外省帶來的那種令人贊嘆的純樸裝束和風度，他嘆息還不到3個月的時間，代表興盛時期葡國人的典範便與現代惡習同流合污。

卡利斯托·埃洛依懶洋洋地爲自己辯護，說外表的改變並不影響思維能力；又說他自知他那些純樸的習俗有些不合時尚，使他成了同事們的譏笑對象，所以他認爲在里斯本生活，應符合里斯本的習俗，而在外省生活時，則根據鄉村的習俗，這才不失爲明智之舉。最後他說人鄉隨俗，與衆不同會落爲笑柄，何況他的年歲也未老到使他在衣着方面過份突出。

人們問他爲什麼不再吸鼻煙，這種習慣本是思想家和學者的標誌。他回答說，有些現代作家將記憶力衰退的原因歸咎於鼻煙的一種成分阿摩尼亞，因爲這種強碱對大腦起毒化作用；此

外，雪茄的煙霧除了有淨化和防腐作用，還能鞏固齒槽，使牙齒更加結實。

這些解釋並沒有阻止法官和他的一班老朋友在阿格拉的領主離去後預言他會墮落。顯然他對那些白髮人的質疑感到有些惱怒，所以悻悻離去。

薩爾門托沒有邀請他去坎波利特探訪女兒們，甚至在整個晚上，一點也沒有提到她們的名字。卡利斯托·埃洛依也沒有主動挑起這個話題，因為他心中有鬼，不能像平時那樣坦然自若，無拘無束。

他那雜亂無章的腦袋開始胡思亂想起來。相思之情沒有從他心中引出眼淚，卻提前催熟了包着蠱念的膿瘡，在所有的男人胸中，這種膿瘡都與心兒隔牆為鄰。他開始想象是薩爾門托法官隱約察覺了阿德萊達不經意流露出的愛情，逼迫她離開了里斯本城。法官沒有邀請他去探訪兩位女士更加深了這一懷疑。這使他感到非常激動，因為在他看來，阿德萊達正在受苦受難，她成了一個犧牲品，她的心正在遭受折磨，她的靈魂正在因愛情而窒息。

這種猜想把卡利斯托推向了騎士年代。

他審視過自己，看到自己受神聖的婚姻紐帶制約，然而這一點並不能將他束縛在他的地位和年齡所要求的穩重及正派的範圍之內。盡管如此，請讓我們對這個罹病的靈魂採取公正的、同時也是憐憫的態度吧，因為在卡利斯托·德·巴爾布達神經錯亂的腦袋裏並無卑鄙下流的念頭。

從被壓抑了44年的火山口噴發出的愛情告訴他，根據社會禮儀和常規，在父輩的壓制和專橫面前不妥協，這才是真正的貴族風度。既然阿德萊達愛他，對此卡利斯托深信不疑，那麼

*****葡語作家叢書*****

他的榮譽就在於挺身捍衛受壓制的女人，與她同飲懷中的苦艾酒，然後去戰鬥，決不玷污巴爾布達這個姓氏的名譽，甚至獻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古代的情種就是他的榜樣！

讀到這些的人可曾在 20 歲時愛得這樣發狂？有沒有一度產生可怕的理智空白，使你們在事後流出後悔的眼淚和無法彌補的耻辱？

所以，請你爲卡利斯托那極爲清醒的頭腦惋惜吧！聰明的點子將在強勁的愛風中一個接一個地消失，猶如絕望的遇難者正用彎曲的手指抓住浪花的泡沫時，海上的星星在青銅色的天空中隱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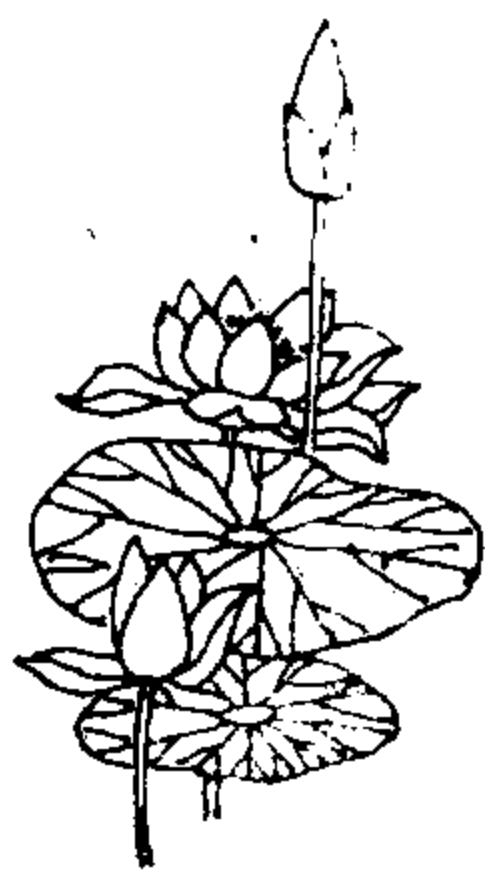
不走運的卡利斯托啊！當你踏進里斯本時，你那美利奴羊毛帽週圍閃耀着多麼絢麗的聖人光環！身着黑粗呢的禮服，你是多麼可愛的天使！你懷着科學的善意，在阿爾法瑪尋找歷史遺迹，在國王泉汲取消痰泉水，並要聖儒利昂街的成衣商人告訴你駿馬泉的遺址！……

那些指導正派生活的格言——你從你的經典作家那裏收集了幾百條，並把它們銘刻在心中，使你的心在加沙雷廖斯村擋住了那麼多臉色紅潤得令人開胃、並意欲博得你青睞的姑娘的柔情——對你又有什麼用呢？

你將墮落在這位海洋公主、這個將其體內燃燒的火焰慢慢滲入市民神經的里斯本城的膿瘍之中嗎？

你會墮落嗎，天使？

一個天使的墮落



21 神德總管

這是4月的一個夜晚，漆黑一片，寒氣襲人。

風兒在坎波利特的樹梢間呼嘯。

時隱時現的月亮，彷彿天上的馬車，在灰色的雲層之間急速地滑行，然後很快鑽入另一些雲層。

於是，地面顯得更加陰暗，加上樹木在北風的撼動下呻吟，更增添了四週的恐怖氣氛。

週圍山谷的教堂敲響了12點的鐘聲。那鐘聲就像是從大自然青銅的肺部發出的陣陣嗚咽，是大地因痛苦地分娩某項巨大災害而聲嘶力竭地號叫。

就在那一刻，就在那個包藏兇犯和歹徒的夜晚，卡利斯托·埃洛依裹着他那件從加沙雷廖斯村帶來的三疊領長披風，貼

着阿德萊達家莊園的圍牆走着。

過了一會兒，他走出黑暗的小路，來到房屋正面的一塊空地上。他停住腳步，雙手把臂，久久地停立着，眼睛緊盯着窗戶。

天空中沒有月亮，連星星都看不見！那個像黑夜一樣可怕、像在他背心的左前襟下喘息的心一樣憂鬱的戀愛者，只有黑暗與他作伴。

他想點燃一支雪茄。

連火柴也不能在黑暗中發出火花。

風兒呼呼地掠過屋脊，掠過卡利斯托的耳朵。出於自我保護的本能，他豎起披風的領子遮住腦袋，並像卡洛斯六世那樣說道：

“我好冷！”

這時他腦中閃過一幅由本性所拍攝的自我寫照。

他在理性提供的鏡子中觀察自己，從自己的形象中感受到了恐怖。

盡管他的行為並不意味着犯罪，也沒有傷風敗俗，但當卡利斯托經歷着從潔身自好到與放縱的習俗同流合污這一困難的過度的時候，他懷着思念之情回顧着自己的往昔，懷念那些純潔的樂趣；尤其在此刻，寒風像刀子似地割着他的耳朵，他不禁想起了夫妻牀上溫暖和舒適。

爲了讓他受到更大的觸動，必須在這個正派的幻景裏添上一個忠貞無瑕的女士形象，好讓幻景顯得更加珍貴。於是，卡利斯托便看到了唐娜特奧多拉裹着頭巾在安睡，只有靈魂純潔安寧的人才會這樣進入夢鄉。不光是那條莊重而潔淨的頭巾在折磨他，讓悔恨噬咬他的內心，他還看到那條藍色的三角形棉

披巾。唐娜特奧多拉在未踏上置於高大紅木牀前的四步臺階之前，她一直把這條三角巾披在肩上。

倘使類似的幻景曾經向誘惑丈夫不忠的魔鬼宣過戰，並戰勝了敵手，那麼，這一次，它卻敗下陣來了。

因為這些莊重的頭巾和披巾，除了作為不太吸引人的裝飾品外，有時還有一個過時的功能，即只是用來點綴祖母和已到婚齡的孫女之間的閑聊。這毛病應歸咎於雕塑藝術。在雕塑藝術中，想象力沒有表現出任何自己的東西，一切都是臨摹赤裸裸的或幾乎赤裸裸的自然。雕塑刀甚至連尼俄柏^①們、盧克萊西婭們和珀涅羅泊們也不尊重。即使是最悲慘和最催人淚下的場合，當人們的感受應該是振作精神和“目光向上”（誠如善良的薩·德·米蘭達^②所言）時，邪惡的命運卻總是讓人看見貪慾。

當不道德的藝術沒有讓人物赤身裸體，但卻讓罪惡穿過他們身上曲綫明顯的透明衣服，誘發人們種種幻想時，我敢斷定，倘若卡利斯托在未被里斯本毒害之前看到這些污濁，一定會在國會的演說中讓一座座憤怒的維蘇威火山爆發，而後人，為了評價我們這個青苔和水母時代的道德觀念，將會來到這塊沼澤地挖取從唐娜特奧多拉的丈夫唇邊掉落下來的黃金時代的珠璣，那個唐娜特奧多拉，就是前面所說，戴着頭巾和三角藍布披巾睡覺的女人。

① 尼俄柏：希臘神話中底比斯王后。誇耀自己有 12 個子女，嘲笑阿波羅的母親只生子女 2 人。阿波羅大怒，把她的子女全部射死。她因此整天哭泣，後來變成石像。

② 薩·德·米蘭達（Sá de Miranda）：葡萄牙著名詩人（1481—1558）。

這異乎尋常的幻景不足以使卡利斯托踏上回歸里斯本和書房之路，他書房裏的羊皮書頁就像被冷落的朋友流下了傷心的眼淚。自從見到有一道光透出某個窗縫，可憐的卡利斯托的眼睛一直沒有離開那扇窗。被背叛的特奧多拉本應出現在丈夫神魂顛倒的雙眼前，她包着貞潔的頭巾，或者露出綴着鑽石的髮辮，然而他根本看不到她，也不想看到她。

在這夜半光景，卡利斯托回憶起了費朗西斯科·德·莫賴斯筆下的偉大騎士帕爾梅林在類似的情況下所說的話，當時，帕爾梅林站在阿爾莫羅城堡前，城堡的密室裏囚禁着美貌的米拉瓜達。

正當他沉思着，在品味那些大情聖口中吐出的綿綿情話，窗戶的內板悄然無聲地打開了，緊接着玻璃窗也輕輕地昇了上去。

阿格拉的領主所在的避風角落不在路上，也不在開窗人的視野之內。就在看見開窗的同時，他聽見路上傳來的腳步聲。緊接着，看見一個用披風遮住臉部的人影走近阿德萊達的家，一直走到打開的窗子下面才停下。

卡利斯托·德·巴爾布達猜想是唐娜卡塔麗娜·薩爾門托這個不忠的妻子又一次陷入了罪孽的魔爪，作為墮落者的救星，他感到面子受到了一些傷害。

他也懷疑是布魯諾背信棄義，從國外回來恢復這段罪惡的關係。

時間不容他作更多的猜測。只聽見用披風捂住臉的人發出幾聲乾咳，作為暗號，窗裏面報以另一陣更為清脆的乾咳聲。緊接着，兩個人兒進行了如下的一段對話：

“幸好你收到了我的信，瓦斯科！……”阿德萊達說：“你在伯爵夫人姨媽家嗎？我讓人把信送到那裏去，因為我想起了

今天那兒有紀念耶穌五傷的九日經禮……”

“讓我吃了一驚，”瓦斯科·庫尼亞說。“這個決定怎麼這麼突然？！這樣壞的天氣到莊園來！這太意外了！……”

“這都怪我，”她又說：“是我心裏的感覺，因為我愛你，我受不了別的男人說那些我只想從你口中聽到的話。我寧可躲在這裏思念你的容貌，也不願去忍受卡利斯托·德·巴爾布達的厚顏無恥……”

“你說什麼！”瓦斯科打斷了她的話：“那個家夥看上去多麼一本正經！對上帝多麼敬畏！……”

“他是個偽君子，一個粗魯的外省佬！……還偷偷地給我寫詩呢！多大的侮辱！一點兒也不尊重我的身份……”

“真是傷風敗俗，褻瀆神靈！已經結了婚，那麼一把年紀，還是正統派成員，據他自己說還是天主教徒，居然會……真叫我大吃一驚！我那伯爵夫人姨媽還委托我邀請他參加星期天的紀念耶穌五傷瞻禮呢！你瞧瞧！……阿德萊達，這次瞻禮你一定得去。今年我們大擺排場。講道神甫已經把講稿唸給我聽了，他旁徵博引，很有學問。蘭塞達表妹要唱一支頌歌，拉戈恩斯子爵夫人表妹則唱一首讚美詩。我們一定要把這次瞻禮搞得比梅爾雷斯伯爵家更好。明天我就開始採摘和收集鮮花，用來裝飾三博士和三神德祭臺，我不知道你是否聽說他們讓我當瞻禮的總管？”

“我沒有聽說，親愛的。”阿德萊達邊說邊向這位傑出青年的宗教獻身精神表示祝賀。

兩人的對話就以這種語調進行了一個小時左右。

月亮從雲朵之中窺視着兩人。雲朵漸漸散去，天空又露出深藍色，露出了滿天星斗，彷彿在贊美這位神德總管和美貌小

姐的美德。這位小姐命中注定要嫁給五傷瞻禮中出頭露面的人物，這位使虔誠的梅爾雷斯伯爵大動肝火的人物。

卡利斯托·埃洛依向自己的良知詢問對瓦斯庫·達·庫尼亞的看法，覺得這位男士要不是聖徒，便是毫無趣味的白痴。這種批評證明這個中毒者已經從對神將信將疑墮落到了完全不信的地步。彷彿是懲罰他取笑了一個有美德的青年，他感到心中充滿痛苦。

那痴情人們的保護神（對這個字眼我只能用小寫^①）讓卡利斯托聽到了阿德萊達稱他為粗魯的偽君子，但這還不夠，還讓瓦斯科·達·庫尼亞這個文雅的年輕人在那裏因九日經禮和神德總管的職務而高興，與此同時，讓他——在死亡之路上已走了一半多路程的卡利斯托——忍受不潔的心火和罪孽慾望的煎熬。我可以作證，他曾閉起眼睛，故意不看眼前那雙倍純潔的幻景：他的妻子包着頭巾，用三角藍布披巾裹着那保養得很好的雙肩。

阿德萊達和瓦斯科的最後幾句話值得記錄下來。

虔誠的小夥子正起勁地談着他猜想梅爾雷斯伯爵會怎樣大動肝火，小姐打斷了他，她嬌滴滴地詢問渴望之中的兩人結合的日子何時才能到來。

瓦斯科沒有馬上回答，停了一會才說：

“我們再看看我的金特麗婭姨媽是否會死，她要把在歐加維的領地傳給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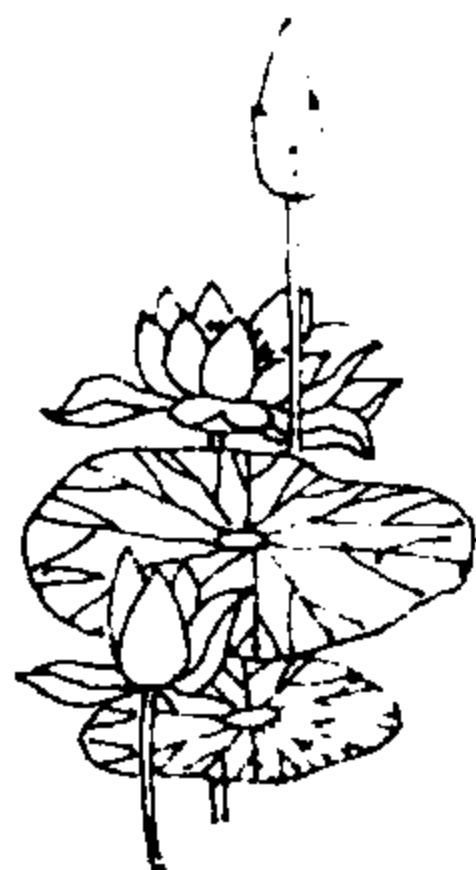
“那我們，”阿德萊達痛苦地又問：“我的瓦斯科，要是沒有你金特麗婭姨媽的領地，我們就不會有幸福嗎？”

① 葡萄牙語中，providência 一詞大寫意“上帝”，小寫意“保護人”。

“違背長輩們的意願，誰也不可能幸福。”瓦斯科搶白說：“金特麗婭姨媽要我等待國王歸來，以便讓我領受聖職，爲我們家族再添上一頂主教法冠，王國的主要教職都曾與我們家有關聯。”

阿德萊達盡管心中不快，聽到這些話後，卻感到胃裏一陣難受。

一個天使的墮落



22 又一個深淵

這痛苦的一刀並沒有排出卡利斯托·德·巴爾布達心口那膿瘡裏的濃液。任何人只要喪失了控制感情的理智，想要用理性來恢復它無疑是枉費心機：只希望他在經歷痛苦之後重新獲得理智。然而，對於一個在 44 歲才開始其蠢人生涯的男人來說，我認為他的生命越近黃昏，所幹的傻事也越完善。

在這方面我有兩個突出的例子：一個是加沙雷廖斯村的卡利斯托，另一個是英國的亨利八世。亨利八世一直到 40 歲時還是位正人君子，他甚至撰文斥責反教會的路德，他與王后阿拉貢的卡塔麗娜過着聖徒般的生活。在當了 20 年的模範丈夫後，愛情使他發了瘋，從那以後，正如讀者知道的，他在教皇刀槍不入的胸部和可憐的

嬌妻們的弱頸上紮了一刀又一刀。^①

卡利斯托·埃洛依不會將特奧多拉休掉或砍頭，因為這個國家的法律懲治嗜血的傻瓜，但是我不能保證他在某一刻不會罵她是笨蛋和臭婆娘，并把頭巾和三角藍披巾扔在她羞紅的雙頰上。瞧着吧。

坦白地說，卡利斯托失足了，他掉進了泥坑，一頭紮進地獄深處。在那裏留下白骨的有哥特人的最後一個君主，有馬可·安東尼^②，還有那個落入萊奧諾爾·特萊斯^③迷魂陣的國王，以及我知道的其他許多人，他們嚐試了各種各樣毀滅生命的方法，從跳下聖佩德羅·阿爾坎特拉山頭上的圍牆直到吞食火柴頭。

在從坎波利特往回走時，這個倒運背時的巴爾布達沒有為自己斯文掃地而流下一滴眼淚。他的目光流連在自己的書堆之中，在每一本羊皮書的書脊上，他都看到了魔鬼嘲笑的眼睛，盡管這些書裏藏着在天上走運、在人間不朽的靈魂，他們在人世間被稱作若奧·德·熱蘇斯修士、潘達萊昂·德·阿維羅修士、安東尼奧·達斯·沙加斯修士（還可以舉出幾十人）。他們像辟

① 亨利八世（1491—1547）：英國國王，曾嚴禁在英國進行宗教改革，借以拉攏羅馬教廷。隨着英國與西班牙爭奪海上霸權，他提出要廢黜原為西班牙公主的王后，而教皇則依賴西班牙政權的支持不準國王離婚。1533年與教皇決裂，下令禁止英國教會向教廷繳納歲貢。1534年國會通過“至尊法案”，宣佈國王為英國教會最高元首，擁有任命神職人員、決定教義的權力。1536年至1539年間封閉修道院，沒收修道院財產。1534年還禁止教徒自由閱讀《聖經》。曾結婚6次，並下令將其中兩位妻子斬首。

② 馬可·安東尼（公元前83—30）：古羅馬統帥。公元前44年任執政官。與埃及女王克婁巴特拉七世結婚，遭元老院與屋大維反對，兵敗後自殺。

③ 見第7章註釋。

邪的法寶，曾經挽救了讀者和我，使我們不至於觸到在卡利斯托週圍發怒的礁石而沉沒。

凌晨兩點時，阿格拉的領主體驗到一種感覺。倘若此刻有人需要他表現出智力不凡，這種饑餓的感覺無疑會限制他的才思。

在卡利斯托樓上的頂閣裏住着一個中尉的遺孀，年齡不詳，愛嘮叨，生活拮据。由於生活拮据，她自告奮勇為議員先生收拾房間和料理伙食，所以兩點鐘時，卡利斯托去敲女鄰居的房門。當她問話時，他用下面的詞語表達了把他帶去敲門的那種急切的感覺：

“唐娜托瑪濟婭夫人，您那兒有什麼吃的嗎？”

“沒有現成的東西，巴爾布達先生，但是我可以給您燒壺茶，做點您想吃的東西。”

“您看能不能給我煎幾個雞蛋夾火腿。”他說。

“馬上就能做得。”

“您小心別着涼了，唐娜托瑪濟婭夫人，”他提醒對方。

“不會着涼。聽着，我有好多話要告訴您。您看見寫字桌上的一張名片了嗎？”唐娜托瑪濟婭從門鎖眼裏問。

“沒有看見。”

“就在那兒。您去找找吧，我這就穿衣服。”

“那您已經受涼了？哎呀！我可不願您着涼！……我這就下樓去了，再見！”

卡利斯托找到的名片上這麼寫着：伊菲革涅亞·德·特維·龐塞·德·萊昂。下面是一行鉛筆字：貢薩洛·特維·龐塞·德·萊昂陸軍中將的遺孀。

一隊隊擁有特萊斯、特維和龐塞·德·萊昂等姓氏的顯赫

家族在卡利斯托·埃洛依的眼前魚貫而過。巴爾布達家族在歷史上也曾接納過姓特維的，此外，卡利斯托的第十九代祖母來自西班牙，姓龐塞，屬於巴尼奧斯公爵府上真正的龐塞家族。

阿格拉的領主正在綜合這些在十三世紀最後 25 年中結下的親戚，唐娜托瑪濟婭端着火腿和雞蛋走了進來。卡利斯托把盤子放在佔據了整個桌面的兩本《譜系史》上，利用吞嚥的間隙，他問唐娜托瑪濟婭：

“找我的那位夫人到底是誰？”

“我只能告訴你，”唐娜托瑪濟婭回答說：“她是一位非常美麗的夫人，美得隨您怎麼想都不過份。”

“這怎麼可能？！”卡利斯托忍不住打斷了她的話，一片火腿還停留在他的牙齒之間。“她不是陸軍中將的遺孀嗎？一個陸軍中將死時當然已經是老頭了。”

“可能他死的時候已是老頭，可是那寡婦頂多不過 30 歲。”

“這麼說，還挺漂亮的？”

“她簡直像個蠟人，您一定要見見她。她多麼高雅啊！腰才這麼點兒，”唐娜托瑪濟婭一邊說，一邊用兩個指頭圍成一個圈狀。“我聽到一輛馬車的聲音，以為是您回來了，就想來開書房的門。這位夫人走上樓梯，拉響了門鈴。我從上面往下看，說實話，我還以為她是您的夫人，想給您一個意外的驚喜呢。她向我打聽巴爾布達·德·貝內維德斯先生，並隨我一起進了屋。她撩起面紗，問：‘他不在家嗎？’多動聽的聲音，先生，那夫人的聲音好聽極了！”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卡利斯托又打斷了她的話：“是夜深時來的嗎？”

“不，先生，是下午 6 點左右。您在 8 點回來過，但馬上又

出了門。等我從外面看望一個人回來，已經找不到您，没法告訴您這事了。”

“那位夫人後來又說了些什麼？”

“她很遺憾沒有見到您，并說今天下午 3 點再來。”

“您知道那位夫人找我有什麼事嗎？”

“不知道。她只說您是個天才。”

“她真是這麼說的嗎？”

“我想她是看到了這些又厚又大的書才說的。她戴上一副眼鏡看這些書……她戴眼鏡的動作多麼優美！……這樣的女人！……有時候，男人哪怕做了再傻的事，也能得到寬恕！……”

“關於情感，我的唐娜托瑪濟婭夫人……”阿格拉的領主點着頭，舔了舔被一種烈性葡萄酒（是上文中提到的那個酒瓶架上的一種）濕潤的嘴唇，又說：“關於愛的情感……即使是偉大的人，即使是聖人，也逃不過這一關。我們男人都是易碎的陶器；我們是女人的纖手中端着的一些埃斯特雷莫斯^①陶杯。這也是命中欠的債；誰要是在 20 歲時沒有還這筆債，就要在 40 歲時還，或者更晚，就看上帝的安排了……上帝還是魔鬼，我也搞不清楚究竟是誰在掌管這些愛情上的厄運，歷史總有記載，人類天天經歷……”

“聽您說話真開心！”唐娜托瑪濟婭搶過了話頭。“那位夫人說得對：您是一位天才，能把話說到人的心窩裏。巴爾布達先生，要我對您說實話嗎？在我這個年紀您碰到我真是一件好事。如果我是年輕美貌的姑娘——以前人們都這麼說我——像您這樣的男人就得對我當心了。”

① Estremoz，葡萄牙的產陶之鄉。

“哎喲，我的唐娜托瑪濟婭夫人，您這話真是太客氣、太擡舉我了。我這把年紀已經打不動別人的心了，再說我也不習慣幹這種事！”

“年紀！”中尉的遺孀趕緊說：“您可以說自己 35 歲而不會引起別人的懷疑。現在的年輕人都有一種怪癖，想方設法裝得老成。可以去問問二樓的那位女鄰居她是不是認爲您老了。她總是向我打聽您是否對我說起過她……您認識她嗎？”

“我知道，就是那個胖姑娘，頭上紮着幾條紅絲帶的……人不錯……”

“還有您知道嗎？我敢打賭來這兒的那位夫人一定是心裏有事才來的！……這麼年輕的一個單身女人，又這麼迷人！……依我看，她準是在國會裏聽了您的演說，愛上您了。里斯本有很多這樣的事，女人愛上了有才氣的男人。才氣真是一件很美的東西！我丈夫娶我時是 13 步兵團的軍士，總是埋頭研究。他長得醜，剛開始我怕他，然而，當我一收到他寄來的一首含名詩^①……您會寫這種詩嗎？”

“我還不曾嘗試過。”

“我的名字是托瑪濟婭·萊奧諾爾，共 14 個字母，他就寫了一首‘十四行詩’，讓我丟魂落魄。他燃起我心中強烈的愛火，使我一直愛他至死，直到今天也沒改變。我守寡時 39 歲，不論以前、現在、還是將來，我都對他忠貞不渝。”

這時，唐娜托瑪濟婭被難忘的含名詩引出無限的傷感，禁不住抽泣起來。

卡利斯托引用了一些有關死亡的安慰性話語止住了她的抽

① 一種詩體，每行詩的句首字母（有時在句中或句末）能組成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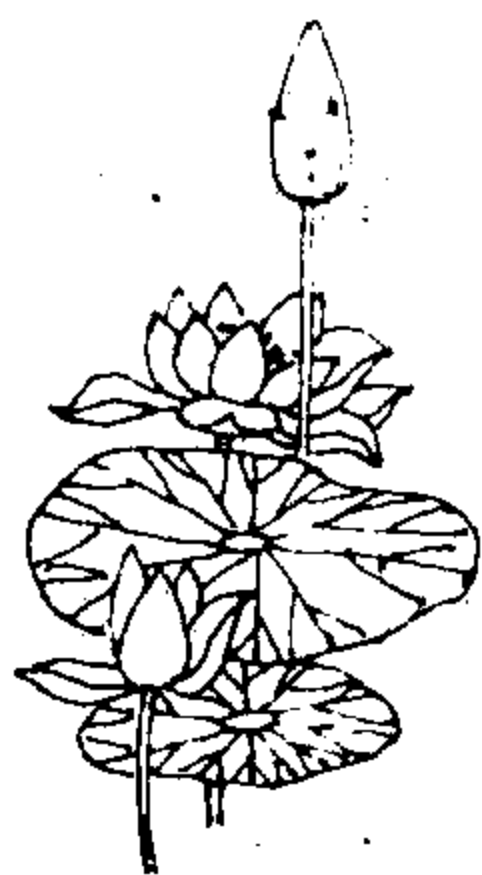
泣。他打起了呵欠，一方面因為這時已是凌晨3點半，另一方面也因為一場對話最後演變成亡靈節獻給忠實死者的枯燥悼詞。唐娜托瑪濟婭則開始打噴嚏，因為她沒有穿足衣服。於是，因一個小時的暢談而互相接近的兩人分手告別，各自回屋。

卡利斯托根據歷來的習慣，要帶一本書上牀。他想選詩集讀，拿到手的卻是他以前極為鐘愛的薩·德·來蘭達的一本書。他隨意打開書本，跳入眼臉的是《外國人》一頁上的這樣一段話：“世上有兩種男人可資利用：非常愚蠢的或者非常痴情的，而以痴情者為上乘。”

依我看來，那位誠實正派的博士（他曾是布里奧蘭雅·德·阿澤維多夫人無比聖潔的丈夫，甚至讓自己因思念她而死去）的幽靈在那一時刻出現在巴爾布達的面前，非常湊巧、非常及時地提起他的一段話，彷彿以此報答對方曾帶着滿腔的愛意和敬仰誦讀他的作品，並引用他的話語來告誡傷風敗俗的年輕人。

卡利斯托·埃洛依欣賞着格言中的純正葡語，迷迷糊糊進入了夢鄉。

一個天使的墮落



23 他的守護神

試圖通過他妻子的一封信挽救他。

卡利斯托睡得很不安穩。

幸福的日子黎明來得比啓明星更早；晨鳥未醒心兒已醒；愛情先於上帝說出了“天亮吧”。這三句評論，在我看來，使阿格拉的領主起牀時的喜形於色更容易理解。他在牀上心緒不寧地只睡了很少幾個小時。

坎波利特莊園裏的災難可以使任何一個在這個世界上命運平平的凡夫俗子一蹶不振。那些顯貴名人要是經歷了比這輕微得多的痛苦早已變得悲觀懷疑，好鬥無耻。在血淋淋的人類編年史上，記滿了因邪惡的女情人忘恩負義而身不由己犯罪的惡人。類似卡利斯托上當受騙的事例舉不勝

舉。一旦陷入這種兇險的騙局，很多白璧無瑕者會變得瘋顛痴獸，甚至對公眾造成危害。這些人不是去誘惑你的家眷，便是去勾引你的女傭。他們是一些專吸女性血的吸血鬼。他們的體內潛伏着復仇的魔鬼。那魔鬼不分晝夜吸吮着女人的眼淚，與此同時，附魔的身子卻在暢飲白蘭地和苦艾酒。倘若這樣一個男人倚在街角的路牌柱上，就好像一頭雄獅躲在利比亞洞穴裏窺視麻痹大意的獵物。倘若服裝設計師的縫衣女工在星星花園^①的綠樹叢中蹣跚，這就像鵲鴿漫步在堆滿泡沫的海灘上，那麼，只要守護神離開她一刻鐘的時間，她的倒霉時刻就會降臨。罪犯略施小技（有時，浮士德的親信也會參與其中，受到腐蝕），就從腳蹬皮靴的快樂縫衣女額前扯下了嬌嫩的橙花冠——正在等待着春天的來臨，等待着在新婚那一天開花飄香的橙花冠^②。多麼令人悲哀！除了我沒有人會說這些，因為我必須讚揚卡利斯托·埃洛依，他沒有去幹那種事情。

他一起牀，便想要美化一下佈置過份簡陋的小客廳。他急匆匆趕到最最豪華的傢俱店，購買了一些美奐美倫的用品。他對那些東西的名字感到吃驚，因為沒有一個聽起來像是葡萄牙語。

“爲什麼叫這個‘息斯廊架’^③？”卡利斯托向聰明的馬爾戈特烏發問。

“爲什麼這麼叫？”

“是啊，我認爲如果把這個傢俱稱爲‘長椅’，或者‘躺

① 星星花園：里斯本市區的一個公園。

② 西俗，結婚時新娘頭戴橙花冠。

③ 原文爲法語“Chaise longue”，意“躺椅”。

椅’，並不是侮辱法國，聽起來也更舒服。還有什麼‘愛它席’^①、‘供舒樂’^②、‘特榻特榻’^③和‘奧納塞’^④，都是什麼玩意兒，又都這麼貴！看來，這價格除了家俱本身的，還包括了到這兒來向木匠學習法語的學費吧？”

他嘴上雖然這麼說，金幣卻慷慨地從鼓鼓的衣袋裏流出來。

頃刻之間，阿格拉的領主那寒酸的小客廳已煥然一新，完全配得上一個有龐塞·德·萊昂姓氏的人。正當卡利斯托倚在土耳其式長沙發那富有彈性的墊子上，欣賞着屋裏的其它擺設時，郵局送來了她妻子的信。

信是這麼寫的：

連同這一封，我已經給你寫了3封信，但至今連你的一封回信也沒有收到。我的男人！你在幹什麼？為什麼不回信？我猜你把魂丟了。俗話說，‘久別情疏’。不過，願主保佑你，不要是因為身體不好才沒有寫信。如果是因為這個原因，就告訴我，我去你那裏很方便。

阿豐索·德·甘博亞表弟前幾天來了這裏，冷嘲熱諷地對我說，在首都那裏有女人禍害男人，玩弄男人。我嚇得臉都變色了，我的卡利斯托！我讓你去國會是做錯了。在家裏過得好好的人去插手政府的事真是太傻了，這種事該讓那些一無所有的人去做，這是阿豐索表弟說的。

① 原文為法語“étagère”，意“物品架”。

② 原文為法語“console”意“（半邊靠牆的）蝸形腳桌子”。

③ 原文為法語“tête-à-tête”，意“雙人沙發”。

④ 原文為法語“onaise”，意“（土耳其式）大沙發”。

更糟的是你會開始爲女人而昏頭，不再坐懷不亂。你一直是個十全十美的丈夫，按照神聖的宗教要求去做。我在這兒心裏有些預感，使我接連3個晚上合不上眼。願上帝保佑你，我的男人，把你帶回到你身心都健康無污的妻子懷抱裏。

你要知道，小學教師對你意見很大，因爲他給你寫信要你給他搞一個勳章，你沒有給他回信。你看看能不能爲他搞到這東西，哪怕你要爲此費力向國王或隨便哪個管事的人請求。當我需要他給我唸佃戶賬目時，他一直幫我忙。黑母牛吃了蟲子，昨晚死了，5個多金幣就這樣完了。中間庫房裏的裸麥長了象鼻蟲，我想法把它賣了，價錢是350一斗，很不錯的買賣，一共是1200斗。

還有，我的卡利斯托，若亞娜·佩德拉告訴我，她聽曼努埃爾·達·洛雅說，而他又聽從布拉甘沙^①來的弗郎西斯庫·蘭伯萊亞大哥說，那兒有人告訴他說，你讓一個生意人給您捐去了一百多個金幣!!!我嚇壞了。這麼說，你在那裏沒有從國王那裏得到足夠的錢？你把這麼多錢扔到哪裏去了，我的男人？看看你在幹什麼，卡利斯托！如果你非常需要用錢，我這兒能給你寄去。幾天前，我把那個裝着兩面人像錢^②的箱子藏到老廚房的壁爐裏，因爲自從你去了那裏後，我一直害怕有賊來偷東西。

我不再煩你了。馬上給我回信，因爲我很不快活。

非常愛你的妻子

① 布拉甘沙 (Bragança)：葡萄牙北部城市。

② 指雙像金幣，參見第31章。

卡利斯托慢吞吞地把信折起來，自言自語：

“可憐的女人！我已經對你的來信感到厭煩……你那些直言不諱的蠢話使我惱怒和作嘔！……現在我才看到你對於我的生命無足輕重。我不知道以前你裝在我心裏什麼地方，因為我現在沒有感到缺少你，甚至連想都不想你！……我以前生活中的快樂都來自閱讀研究。我的心一直沉睡着，猶如在天際靜靜地積聚起來的黑雲肚裏的風暴。現在，黑雲要開始放射閃電火花。但是生活就是這樣！我需要并且渴求愛情。年輕人的希望的活力主宰着我，而‘希望即生命’，這是若熱·費雷拉在《愛佛洛西娜》中說的。愛情啊！愛情！你將我的心置於你的熔爐內錘煉，使它恢復了生氣！你把玉液瓊漿傾入我的口中，使我的心沉醉，在熊熊愛火之中透不過氣！……”

說完這些，他從銀煙盒裏取出一支哈瓦那雪茄。裊裊的煙圈給屋子帶來一般香氣，使幻想更加若隱若現。

接着，他很不情願地動彈起來，把手伸到一隻放着水晶墨水水瓶的漆木小桌上，給妻子寫了這樣一封信：

特奧多拉表妹，親愛的妻子：

我身體很好；就是想念你。我一直沒有給你去信，因為國家事務佔去了我全部的時間。我吩咐從布拉甘沙捎錢來，是用於有很大收益的事業。你不用擔心我的花費，因為我們很有錢，又沒有孩子。迄今為止我們的生活十分節儉。等我回到家裏，我要你改變生活，表妹。我要重修我們在米蘭達的公館。我們將像我們的祖先那樣生活，并且

葡語作家叢書

擁有各種現代設備。我們必須享受生活，生命是短暫的。你在那裏不必動手秤糧食或者餵家禽，把這些事交給女傭人去做。你是一位夫人和貴族，你要做正這一點。

至於小學教師以及他要求基督勳章一事，我應該告訴你，那個小學教師是頭蠢驢，我不會給他回那種信。讓他滾遠點，你不能允許他對你說那種蠢話。你要記住你姓菲格羅亞，而且嫁到了巴爾布達家。

如果你從布拉甘沙的一個商人手中收到了我的指示，就按指示中所說的把錢付給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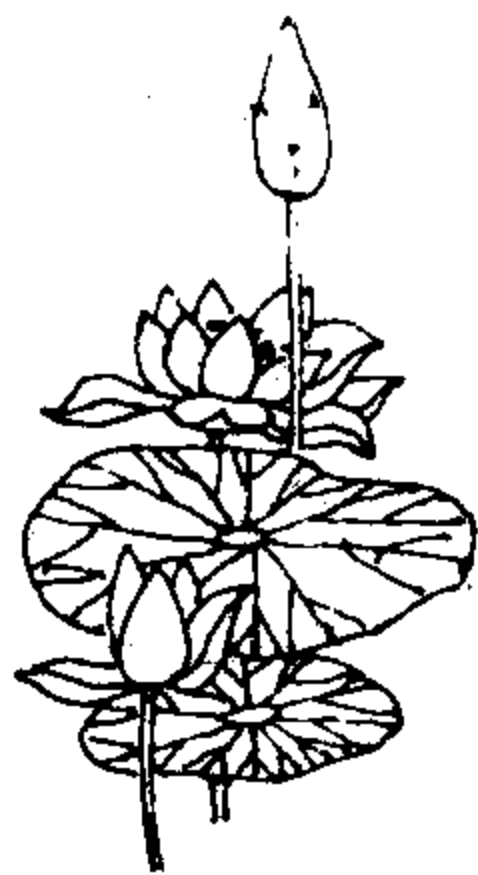
你不要猜疑你的卡利斯托對你不忠。甘博亞表弟是個沒有頭腦的說謊者，跟你說那種話是存心作弄你。

如果有腳伕從米蘭達來，讓他給我捎些火腿、蠟腸和幾桶里貝拉^①葡萄酒。

非常忠於你并摯愛你的
卡利斯托

① 里貝拉：指里貝拉·德·貝納（Ribeira de Pena），葡萄牙北部一小鎮。

一個天使的墮落



24 命中的女人

下午 3 時整，一輛出租馬車停在卡利斯托·埃洛依·德·西洛斯住的樓門口。

馬車伕走到 4 樓，詢問卡利斯托閣下是否在家。卡利斯托用梳子將頭髮往後攏了攏，免得它們遮住寬闊的前額，又將便袍的腰帶在腰間最細的地方收緊，這才下樓到院子裏去迎接客人。

一位女士輕輕地扶着卡利斯托的手，跳下了馬車。她是魔鬼為在荒漠中誘惑聖潔的安東們、保羅們、帕科米烏們和希拉里們而化出的尤物之一。

她身材苗條，膚色白皙，明亮的雙眸猶如閃光的黑玉，鑲嵌在略微瘦削的、象牙般的臉龐上。卡利斯托機械地把手舉到胸口：一支電箭穿透了他的心口。

“閣下您真客氣！”伊菲革涅亞說。

“噢，我的夫人！……”卡利斯托期期艾艾，把胳膊伸向她。

“好像，”他倆走上樓梯時她又開口說：“我的預感沒有欺騙我……”

“夫人的預感……”

“是的……我想我會遇到一位名副其實的紳士……他的禮貌不亞於才幹，極少有人同時擁有這兩種優點。”

他倆走進客廳。

阿格拉的領主把伊菲革涅亞領到沙發前，用顫抖的聲音詢問：

“請問夫人，鄙人何以有此殊榮接待您的來訪？”

“讓我簡短地介紹一下我的情況和意圖。閣下把時間都用於為祖國謀利，而我卻迫使您在這一刻離開國會，真是太冒失了……”

“夫人……與接待您的榮幸相比，祖國又算得了什麼？！”卡利斯托不讓對方往下說，一顆心兒彷彿跳到了嘴唇上微笑着、顫栗着。

“我是巴西人，您從我的說話口音裏一定已經聽出……”

“是的，夫人的口音使我感到一種無法形容的可愛……”

“我父親是葡國人，是海軍上校。他跟隨唐若奧六世離開葡萄牙^①，在里約熱內盧娶了我的母親。我母親出身良好，但財產極少。我生於1830年，1846年與巴西皇帝的陸軍將官貢沙洛·特萊斯結婚，當時我丈夫66歲。他在1834年移民巴西時，帶着唐米格爾的準將委任書。早在唐若奧統治時期，他就當上了

^① 1807年，拿破侖派遣朱諾特率領軍隊入侵葡萄牙，唐若奧六世（1767—1826）帶領王室逃往巴西。

上校。他把自己的勇氣和智慧奉獻給唐佩德羅二世^①，積極地爲帝國效勞，獲得了擢升。我從小失去父母，一直與母親家的親戚們同住，他們總希望讓我擁有社會地位。他們爲我選擇了丈夫。如果說他們沒有使我獲得幸福，至少他們通過貢沙洛·特萊斯這個人使我有了一位父親、朋友和師長。

“兩年前我丈夫去世了。他留給我的財產很少，因爲沒有任何人能夠光憑榮譽掙大錢，特別是從事行伍生涯的人。他在病倒前不久曾對我說，如果有一天巴西政府不能向我提供生計和福利，我可以到葡萄牙尋求一些貴族的資助，這些人都是他的親戚，他把名字一個一個地告訴了我。他還說，假如親戚們不肯資助，可以向國家申請撫恤金，因爲直到他被擢升爲騎兵上校的那一天止，他已經爲祖國服役 30 年，盡了大力。

“3 個月前我來到里斯本。我尋找過我亡夫的親戚們。我去過那些豪華的府第門口，並在寬敞的接待室裏久久地等候，就像一個到處乞求施捨的寡婦，但是他們弄錯了。他們中的一些人，再怎麼回憶，也想不起有一個叫貢沙洛·特萊斯·德·特維·龐塞·德·萊昂的人；一些上了年紀的倒想起有這麼個人，並爲他沒有繼續爲祖國效勞而惋惜。當我說到無話可說、他們對我也無話可說時，我便站起身，他們也站起身，大家客客氣氣地告別。我蔑視他們，巴爾布達先生，我的這種傲氣使我能夠對您說，他們才是一些窮光蛋，我擁有我的自尊，這是我的財富，如果說我至今仍保留着我亡夫的姓氏，那是因爲也許他是那個家族中唯一沒有玷污這個姓氏的人……”

“夫人說得真好，”卡利斯托說。“您的話向我展示了一個多

① 唐佩德羅二世 (D. Pedro II)：巴西帝國的第 2 個皇帝 (1825—1892)。

高尚的靈魂！”

“幾天前，由於家裏實在沒有什麼東西能使我排解憂鬱，我去了國會。我跟在一些夫人們的後面上樓，朝旁聽席走去。一位先生要我出示入場券，但我沒有。正當我有些難為情，要往樓梯下走，一位議員彬彬有禮地對我說：‘我這兒有一張入場券，夫人。’我謝了他，盡管我的本意也許是想拒絕他。我入場時閣下正開始演說。您深入淺出，雄辯高談，神情嚴肅，莊重沉穩，有一種我無法形容的超越您年齡的老成持重——請允許我這樣說——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與此同時，我想起了我亡夫的囑咐，他說他有權獲得酬報，讓寡妻享受。我對法律一竅不通，我也沒有向懂行的人請教過，我不知道我是否有權利要求我丈夫從未要求過的東西。閣下能夠馬上給我一個答復嗎？”

“不行，我的夫人。我現在所能肯定的是，出於對唐米格爾先生手下一位正直的準將的紀念和尊敬，我決不會在國會裏提高我卑微的聲音，向唐米格爾的政敵乞求為貢沙洛·特萊斯的遺孀提供資助。”

“這麼說……”唐娜伊菲革涅亞嘴裏含含糊糊：“我的希望又落空了。”

“請夫人聽我說下去……您討厭雪茄煙味嗎？”他邊問邊站起身子。

“不，先生。”

卡利斯托點燃一支雪茄，那動作就像演戲似的。他坐回到椅子上，說：

“要是您的丈夫曾經深入研究過他的家譜，就會在葡萄牙的親友名單上增加幾個不那麼出名、然而具有同樣悠久歷史的名

字。不那麼出名，我且這樣形容；但是，我尊貴的夫人，那些出名者的名氣並不值得羨慕。在那些因為與特萊斯家族、特維家族，以及被稱作龐塞·德·萊昂的萊昂家族聯姻而露了光的人之中，有一個人爲了避免受到貴族禮儀的過份約束而沒有沿用這些姓氏，這個人，我的夫人和表妹，就是鄙人。”

“閣下?!”伊菲革涅亞大爲吃驚。

“我在提到自己的先人時，總習慣查閱一下各種論貴族家世的專著、編年史、以及手抄和印刷的家系圖中的證據。雖然那些令人愉快的歷史消息很有趣，但我不應該在現在發表長篇大論，以後您一定會饒有興趣地聽到我的先人和我的親戚貢沙洛·特萊斯·德·特維的先人之間的聯姻情況的。幸運之星讓我們在里斯本相遇；多虧我及時地屈從選民的要求。”

“我太高興了！……”伊菲革涅亞大聲說。“真是奇妙的預感！……多麼神奇的力量把我推到閣下的身邊!?我懷着一股少有的勇氣登上您家的樓梯，又信心十足、心平氣和地開口與您說話！我沒有擔心我面對的神士可能會曲解我的來意，使我難堪……總而言之，我與閣下交談時就像在和……一位表兄說話。”

“首先是一位朋友。作爲朋友，我斗膽向夫人詢問目前的境況。”

“我將如實稟告。我來里斯本時帶的錢可以維持我兩年的儉樸生活。來此3個月後，由於找不到任何依靠，也沒有希望獲得我亡夫的撫恤金，我就想找個工作，以免坐吃我的積蓄。我看到一個招聘中學英語和法語教師的廣告。我十分自信地去見了校長們。我說了法語，他們還以爲我是在法國出生的；至於英語，他們的評價是我熟知這門語言。我以爲自己有了轉機，但

我弄錯了。我擁有一些女人的致命天賦^①，他們說我既不醜又不老……”

“他們是在恭維您，我的夫人！”卡利斯托笑容滿面地打斷了對方的話。

“其他女人如此炫耀的姿色，對於我卻成了折磨。他們不願相信我已把自己的心裏在亡夫的壽衣裏，跟他一起埋入了墳墓。如果可能，我真想把自己剩餘的美貌也投進那個墓裏去，它奪走了我的一個父親。”

“我的表妹果真放棄了心中的一切歡樂？”卡利斯托問，那以可怕的速度在他心中萌生并發展起來的戀情受到了打擊，他的心受了傷。

“我放棄一切與我的寡婦身份不相稱的歡樂。”

“假如主讓您遇到一位如意的丈夫呢……”

“只有那種把妻子當作女兒一樣愛撫，那種使妻子把他當作父親一樣摯愛，那種把生活集中在小家庭範圍內的人，才是如意的丈夫；當兩顆心不需要對話時，就默默地注視着對方，享受着靈魂的寧靜。我在一個父親的身旁體驗到了這些歡樂，當他沒有力量再揮劍時，便把一切學識傳授給我。我的過去一去不復返，我懷着思念之情回想那些日子，但我絲毫也不想要重過那段生活。這是我對閣下的坦白自述，也是爲了告訴您我選擇的教師生活，因遭人反感而受到了挫折，使我成爲不幸者。”

“怎樣才能使您幸福呢？”卡利斯托問。

“住在一幢建造在兩棵樹之間的小房子裏，擁有我的書籍和我的回憶。這是我的奢望，因爲連有些生活富足的人也從未能

① 指天生麗質。

夠獲得這種表面似乎沒什麼的幸福。”

卡利斯托·埃洛依霍地站起身，走到這位從巴西來的夫人身邊，莊重地握住她的手，用既嚴肅又溫柔的聲音向她吐露心聲：

“伊菲革涅亞表妹，我決不允許您的青春在兩棵樹之間的小房子裏枯萎掉。鳥兒才爲樹木花草而生，再說，到了天寒地凍的日子，一些鳥兒會展翅飛向遠方的陽光地，另一些卻畏畏縮縮、又餓又冷地啾啾直叫。當鳥兒在清晨歡唱、詩興在午後萌生的季節來臨時，您的房屋應該蔭蔽在綠樹叢中，週圍是青青草地和淙淙溪流，這將益發襯托出夏日的恬靜；而到了冬天，您則應享受大都市提供的舒適和歡樂。我不允許您拒絕，表妹。您找到了一位親戚，他的年齡值得尊敬，不允許別人違背他的意願。現在，讓我跟您談談我的情況。我富有，沒有孩子，盡管我已經結了婚……”

說到這裏，卡利斯托·德·巴爾布達黯然神傷。他用手指迅速地摸了一下還很稀疏的八字鬚，接着深深嘆了一口氣，又說：

“倘若有朝一日見到夫人，我的表妹兼妻子一定會向您伸出親人的雙臂。她在農村長大，她天生的智力僅夠把她引上這世上最好的幸福之路。我娶了她，因爲菲格羅亞家族的財產是從我的家族分出去的，必須回歸這個家中。20多年來，我一直與一個本不該屬於我的女人廝守在一起。如果她感到幸福，這只能證明我爲人十分正直，并無比順從地屈服於命運，滿足於命運對我的安排。”

他略作停頓，又說：

“夫人已經暢叙衷腸，現在請允許我稍許享受一下傾訴的快

樂。”

“爲什麼不呢？”唐娜伊菲革涅亞回答，她對這一動人的故事產生了興趣。

“我不知道什麼是幸福。我今年已經 44 歲，卻還未見到仁愛的曙光。多年來，我一直埋頭研究，企圖藉此使自己麻木。有一種模糊的希望像兀鷹一樣撕咬着我的心；然而我，一個遠離塵世躲進書房的人，如果有時我匆匆走過一個可能會喚起我心中戀情的女人身邊，我就會像連故鄉也不記得的傻瓜一樣盯着她們看，並對記憶在自己身上輕輕喚起的東西感到吃驚。假如什麼時候一種奇怪的愛慕之情出現在我的心中，服從義務的意識就會主宰我，於是我就封閉靈魂的耳朵，閉耳不聽，但這種雙重生活仍悄悄地告訴我另一種未知生活的樂趣。隨着時間的推移，連這種短暫而難得的衝突也沒有了。我的心已經癱瘓，我讓自己養成了老年人的習慣。里斯本之行是我生命的新生，以前，這生命還未意識到自己的存在便已經被埋入了墳墓。我來到了享受本世紀陽光溫暖的人們中間。每一個感情如火的男人週圍都簇擁着摯愛的妻子、親密的情人或純潔的姑娘，從她們心中散發出來的香氣在城市的空氣中彌漫。生命像喘息的火山在我心中搏動。我看到了自己的過去，對我的青春感到悔恨、懷念和羞愧……我將如何繼續坦誠地揭示我這顆可憐的心呢？我的傾訴沒有使您厭煩嗎，我的夫人？”

“它們引起了我的興趣，並使我感動，”巴西夫人帶着友好的同情心說。“您是想告訴我，您戀愛了？”

“我曾經神魂顛倒，”阿格拉的領主回答時用了一種非常親密的口氣。“神魂顛倒，那是不幸者的夢幻，當利箭從心口拔出時夢也醒了。這是地震的震顫，使人恐慌，然後又平靜下來。我

曾徹底審視過自己的靈魂，我看到自己是有可能會犯罪……然而，但願某位女士的心能夠理解我的愛是多麼聖潔！……但願有人能夠看到鷹飛得如此之高，根本不會下到農田裏去偷取一顆谷粒！……我在向一位高尚者傾訴，她有責任理解我……現在請您原諒，我的夫人！我什麼都說了：我在上帝的一位天使面前坦白了一切。您看到了我被生活所拋棄。如果說這些眼淚含有某種意義，那就是渴求友誼。我看到我面前有位美人使我動心，我斗膽向一位女朋友乞求同情，因為我現在明白了，在有些女人面前，一個男人不能不流淚。”

阿格拉的領主不再作聲。伊菲革涅亞盯着他看，帶着一絲驚異，又有幾分局外人的神情，似乎無法、也不想瞭解這些使她震驚的感情。在她看來，這場對話出人意外的結局似乎是一部小說的片斷，不能十分當真。不過，盡管龐塞·德·萊昂將軍的遺孀讀了很多法國言情小說，她對這事並不像讀者和我聽到時感到那樣不同尋常。

沉默了片刻，伊菲革涅亞的眼睛望着她的扇子，卻沒有看見扇面上畫着幾個中國人。她說：

“一個不幸的女人突然出現，引出您那麼多話來，那麼我也是造成閣下痛苦的原因了！……”

卡利斯托將雙手合十，做出一個祈求的動作，叫道：

“願主的天使者們將福運所包括的所有幸福灑向您！願從此再無烏雲擾亂您幸福的夢境！願您給予我的這片刻幸福化作您永久的無數歡樂，我仁慈的朋友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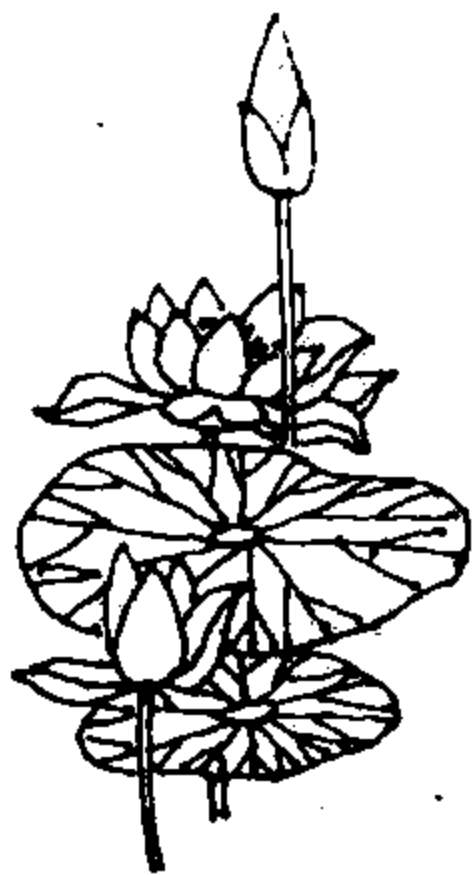
還沒有任何一種突發的愛情曾以這樣大的聲勢爆發。人們能夠理解這種事情是怎樣發生的。我們也可能曾經歷過同樣的場合。然而，即使愛情向我們發起突然進攻，我們也從來沒有

說過這種話，並且這麼快就爆發出熱烈的感情。作為基本上在客廳裏成長的男人，我們習慣讓感情符合禮儀的實踐。我們用狂喜和嘆息表達感情，我們入迷地欣賞使我們發瘋的女士，我們以微不足道的結巴回答她從容不迫提出的一個個問題。總之，對於我們當時那些極其可笑的舉動，一切遺憾都嫌少。

不過，讓這種情況這樣繼續下去是好事。女人在那一刻鐘內至高無上的威嚴是她們的全部所有，別無其它。在那段迷人的、使我們喪失理智的時間內，她們被奉若神明。可憐的女人，當歲月把她們趕下祭壇，當丈夫把銀香爐變成了鼻煙盒，那一刻鐘就成了她們記憶中永恒的安慰。

言歸正題，我是想說，倘若阿格拉·德·弗雷馬斯的領主已經體驗了上流社會的習俗，就不會那樣說話，也不會盡情傾訴心中愛慕。良好的習俗要求，當男人一次次見到心上人，聽到她說話，逐漸使愛情的衝動減弱時，才能向所愛的女人宣佈愛情。禮儀要求男人首先心醉神迷，接着是無趣的口吃，最後才是宣佈愛情，前後要有3個月的間隔時間。

一個天使的墮落



25 不可救藥！

國會進入了休會期。

早在休會前 15 天，卡利斯托·埃洛依就離開了他在國會中的座位。大家普遍認為，米蘭達的議員由於對政府和反對派都覺得不滿，深感自己的弱肩無力抵擋正向流血過多的葡萄牙壓來的龐然大物，才主動地作了撤退。

保皇黨的幾家報紙指出，卡利斯托是高風亮節的典範，正當可憐的野心家們利欲熏心、爭權奪利時，他卻身處惡慾的污泥而不染。為此，各報選用了好幾個希臘和羅馬的聖人名字稱呼他。這些名字對他那麼合適，彷彿虛構的希臘聖人和羅馬聖人的生活就是史實。反對派自由黨則嘆息政府那些討厭的、不倫不類的措施從國會中趕走了像貝內維德斯·德·巴爾布達這

樣的議員，他具有高等智力和高尚品質，當然厭惡執政派的蠢行。卡利斯托·埃洛依一遍又一遍地讀着報上的這些東西，自言自語地說：

“我還能相信我所看到的關於別人的報道嗎！……”

正當報人們的這些見解被印刷下來留傳後人時，阿格拉的領主在新德拉的旅館裏考慮怎樣租用一幢坐落在綠樹叢中的房屋，並且按高雅的英國風格進行裝修。看起來，這幢房子彷彿是特地為百花仙子建造的，或者是為了能讓黎明女神在此睡個涼快的午覺才造的。

裝飾好內牆，油漆好地板，又用百合、茉莉、芸呢拉和綠油油的常春藤裝點外牆後，唐娜伊菲革涅亞在卡利斯托的手臂引導下，走進了那幢房子。她後面跟着一位舉止得體可取的夫人，原來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唐娜托瑪濟婭·萊奧諾爾，已故中尉的繆斯曾為她誦讀含名詩。再後面跟着兩個女僕和一個男僕。男僕身穿白色開司米制服，制服的領子和袖口為猩紅色，並飾有黃條，這是西班牙龐塞·德·萊昂府上僕人的標誌。

伊菲革涅亞被自己的書房驚呆了。房內有漂亮的書架和“愛它席”架裝飾，上面滿是豪華的精裝書籍，排列得如此高雅和協調，更像是被人欣賞而不是被人閱讀的。至於那仙女住宅的其它部份，都是既風雅又奢華，美奐美侖。

卡利斯托把房子交給表妹使用，自己則返回旅館，以便讓她睡個午覺，從疲勞炎熱的旅途中恢復過來。

傍晚時分，阿格拉的領主去敲打那個伊甸園的大門。伊菲革涅亞捧着一束鮮花迎上前來，說：

“這是您花園裏的第一批鮮花，表哥……”

卡利斯托聞着花香，並親吻了那雙獻花之手，喃喃說道：

“要是我能夠看着這些花而不流出感激的眼淚，那就讓我的雙眼合上吧！”

“眼淚……爲什麼？”她嬌聲細氣地問。“讓我們把眼淚留給不幸者吧。表哥不與我分享快樂嗎？難道您沒有看到您實現了我的夢想，給了我這樣過份的歡樂，是我以前連想都不敢想的嗎？我多麼幸福！……我一刻也不願想到這些歡樂是否會變成痛苦……我在做夢，我不願意有人把我從夢中喚醒。倘若有人告訴我，在這地毯般的花朵下隱藏着毒蛇，那將是多麼殘忍。這應該是個無罪的天堂，對未來絕對無知，也沒有會向我揭示未來的知善惡樹之菓。事情不是這樣嗎？……”

“您說得多好，表妹！”阿格拉的領主帶着強烈、然而壓抑的愛意說。“多麼悅耳動聽！……我不知道怎麼回答您……只知道洗耳恭聽。在薩·德·米蘭達的詩劇《維連潘多斯》中，有一個詞是獻給一位女士的。要不是經過了眼淚的洗禮，要不是甜蜜的淚水給我的心帶來了新生，我無法理解這個詞的含義。”

“又提到眼淚！……”伊菲革涅亞不讓他往下說。“那麼，薩·德·米蘭達說的是什麼詞呢？”

“他通過一個見到了自己心上人的男戀人之口，說了這樣兩個字：‘聖女’。在這個世上還有人說過比這更動聽的詞嗎？您的法國詩人說過比這更美妙的話嗎？……就在這一幕裏，往下沒幾行，男戀人安東尼奧托對芙絲塔說：‘你可知道我在做夢？’安東尼奧托一定感受到了無比強烈的愛情，才會這樣詢問他的心肝寶貝：‘你可知道我在做夢？’”

“芙絲塔！……一個多美的名字。”受寵的寡婦說。

“還是比不上伊菲革涅亞美……”卡利斯托反駁說。“早在我年輕時，就覺得這名字聽起來溫柔悅耳，當時，我一遍又一

遍地閱讀關於阿伽門農愛女的痛苦描寫，奧利港的神諭要求獻祭伊菲革涅亞。^①”

“哦！我也讀過拉辛悲劇中描寫這些痛苦的段落。在我悲傷的時候，我曾經多少次與這位偉大的法國詩人筆下的伊菲革涅亞一起，一邊思念我母親的亡靈——就像她在思念她母親悲戚的面容一樣，同時一遍又一遍地吟誦：噢！是什麼殘酷的命運主宰，使你誕生下了甜蜜愛情的不幸結晶？表哥，”她接着問：“您熟讀拉辛和高乃依的作品嗎？”

“略知一二。我更熟悉歐里庇得斯和塞涅卡。我一向喜歡閱讀希臘、羅馬和葡萄牙古典作品。在外省，人們認為人類的智慧集中在這些作品中。至於法國人，我現在開始欣賞他們了，因為我表妹所說的語言沒有一種聽起來不是如聞天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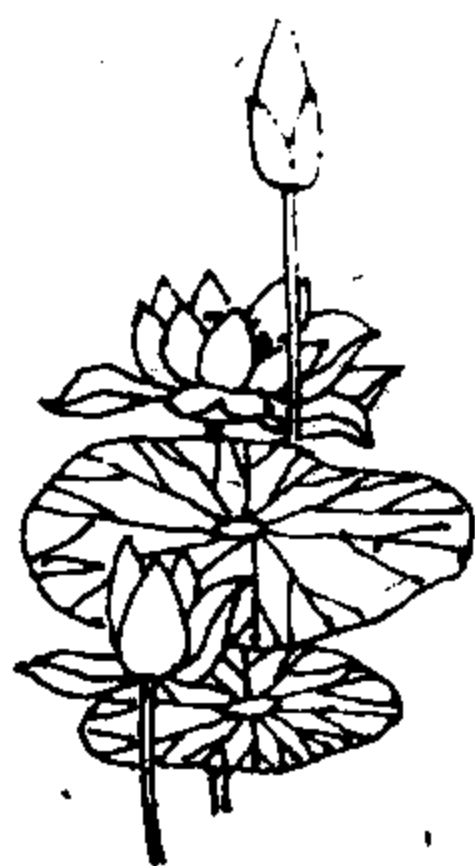
“這些奉承的話，”她笑盈盈地問：“是從您的古典書籍中學來的嗎，卡利斯托表兄？”

“莫非奉承話有時可能不是謊言？……我不會對您說謊，伊菲革涅亞表妹。決不會！……我的古典作家只教了我兩個字，這我可以告訴您，就是‘聖女’！”

伊菲革涅亞情意綿綿地讓對方親吻自己的手指。

新德拉的大自然，包括那些樹上的夜鶯，可能會對此大吃一驚，但是我不。

① 伊菲革涅亞是希臘神話中阿伽門農的愛女，根據神諭，阿伽門農在奧利德港將她獻祭給阿耳忒彌斯女神，以換得一帆風順遠征特洛亞。但後來伊菲革涅亞被女神救走。



26 她愛他

盛夏來臨了。里斯本那些放蕩不羈的情人們紛紛遷居週圍塞特亞依斯·皮松依斯和科拉雷斯一帶的鄉村，採擷詩興激情，以供在冬夜的客廳裏慢慢消遣。

他們之中第一個在樹叢之間發現巴西美女的人告訴其他人說，他看見了不知名的水神。水神步出波濤，來到月色朦朧的山岩上，尋覓用嫩葉和雛菊鋪成的睡牀。

激動不安的獵人們開始了奇怪的狩獵，他們在伊菲革涅亞住房週圍的山坡和山崗上轉悠。有些人在日落時看到她，另一些人則在拂曉時望見她，還有一些人瞅見她穿過一排排圓柱形的大樹，走向一個珠蚌似的岩洞口。

卡利斯托·埃洛依的身影在神秘小屋前的花叢中時隱時現，更增強了調查者們

的好奇心。一些人認為美貌的女隱士是議員先生的妻子，另一些人則提出了更為浪漫、然而不太正經的假設。關於第一種猜想，存在着一種強烈的否定意見：既然是丈夫，為什麼要分開住到維托爾旅館去？對於第二種猜想，也有一種值得考慮的反對意見：如果是情人，那麼他是一個多麼漫不經心的情人，居然每天晚上把自己鎖在旅館的房間裏？——好奇者們已經詳細地將這一細節調查清楚。這樣一來，這個秘密也就更加撲朔迷離。不耐煩的好奇心像馬刺一樣，刺紮着遊手好閑的小夥子和老態龍鐘的大富翁。他們透過綠油油的籬笆網窺視這位蘇珊娜，她比在好色的以色列法官中燃起慾火的另一位蘇珊娜^①顯得更加謹慎。

在眾多的年輕人之中，有一個與眾不同。他大部份時間都站在一棵山榆樹下俯視伊菲革涅亞的家，他安靜得猶如一尊雕塑。每當正午暑氣逼人，只要伊菲革涅亞走近書房的窗口，呼吸花園裏的清涼空氣，就會看到這個人雙手抱臂，默默地注視着她。但是，只要天一放黑，屋子週圍開始有人走動，小夥子就像躲了起來似的，無影無踪。

這個家夥就是想等一個姨媽的遺產到手後就娶阿德萊達·薩爾門托的那個瓦斯庫·達·庫尼亞。那些天裏，他從里斯本來到新德拉，參加聖安東尼奧·德·帕多亞^②的九日瞻禮，瞻禮在他的一個伯爵夫人姨媽家的小教堂裏舉行。有一天，伊菲

① 蘇珊娜是《聖經》人物，猶太美女，因與兩位老年人通姦被判死刑。

② 聖安東尼奧·德·帕多亞(S. António de Pádua)於1195年出生於里斯本(所以又叫聖安東尼奧·德·里斯本)，1232年歿於意大利的帕多亞城。他是葡萄牙最受歡迎的聖徒，紀念日是每年的6月13日，他的父親是馬丁·布良斯。

革涅亞無動於衷的眼神像箭一樣射中了他虔誠的心。或許是這個奉行禁慾主義的公子哥兒因為常常行善而變得心軟，或許是他認為伊菲革涅亞有點像那些拜訪德巴意^① 隱修者的天使，反正事實是他再也擺脫不了一種幻覺：那個女人站在他和馬丁·布良斯的聖徒兒子之間。

伊菲革涅亞注意到這個男人有一股韌勁。她把事情告訴了卡利斯托表兄，並戲言說，那個家夥掀起的一場愛情風暴已經迫在眉睫。阿格拉的領主臉色頓變，黑了又白，紅了又青。他本想裝出笑容，掩飾心中的震驚，但是他雙眼通紅，要是給英國劇作家^② 看到，一定會從那兇惡的臉上找到又一個黑人罪犯^③的素材。

伊菲革涅亞因為卡利斯托額上似乎有爆發的火山熔岩在燃燒而洋洋得意！

洋洋得意！……這麼說她愛他？！

我不知道讀者有何權利帶着幾分驚異向我提出這個問題。她從來沒有像愛他這樣地愛過別人！順便以夫人們永不墮落的良心的名義提一下（我認為夫人們的關注和青睞是一切幸福之中最大的幸福），假如光是因為挑起別人的醋意而洋洋得意，那她沒有必要愛上他。

她愛上他時，並沒有想到是他那些極其殷勤的善行使她的生活變得甜蜜愉快。她之所以愛上他，全是因為男人身上那種最先抓住女人心的東西俘虜了她，與道德問題完全無關。卡利

① 德巴意為古埃及南部地區，在公元初幾個世紀內曾是重要的隱修院中心。

②③ 指莎士比亞和他筆下的奧賽羅，奧賽羅是有色人種，因懷疑妻子不忠而殺了她。

斯托·埃洛依是一位英俊的男子。他的臉酷似阿拉伯人，嘴上濃黑的髭尖垂向兩邊鎖骨。因疏於閱讀，他的脊椎骨重新變得又挺又直，凸出的腹部亦適當收縮。在穿着方面他聽從裁縫的意見，打扮得既講究又典雅。他的整個神態和舉止都顯示出貴族風度，一掃原來的那種鄉土氣。他有些裝腔作勢，可能會有損他舉止的瀟灑和高雅，但是不管怎麼說，阿格拉·德·弗雷馬斯的領主值得（并不需要別人施恩）任何一位高傲的女士在擇偶時予以重視。

假如這點還不足以引起伊菲革涅亞的重視，那麼她的心也難以抗拒他對她流露出的敬意。自從暢訴衷情以來，他在很長時間內都保持着這種也許過份的敬意，直到最後才露出某些迹象，說明他懷有一些不那麼光明正大的慾望。有時候，她吃驚地看到他熱淚盈眶，但嘴角上卻掛着微笑——一種乞求的微笑，乞求對方原諒他的眼淚。還有一些時候，她感到心中有一種願望在翻騰，想求他不要給她看眼淚，而是在她的面頰上親吻一下。這種親吻決不會破壞肉與靈的美，因為它們只會在臉上增添紅暈——美麗的紅暈，使人在心中感覺到別人的仰慕——一種高尚的情感。困難的倒是如何發現避開這些衝突的美德！爲了不被親吻之箭射中而四處藏匿逃遁的美德有時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因過份躲藏，美德也縮小、蒸發、消失，以至最後誰也不知道美德是什麼樣的，好比弄不明白一個裝有香精的密封瓶沒有打破，怎麼可能會變成空瓶。當然，這後一種現象已經在美學上得到了解釋，有暇時我一定要瞭解一下是怎麼回事。

有關卡利斯托·埃洛依的醋意我們已經扯得太遠了，且讓我們言歸正題。

伊菲革涅亞情意綿綿地握住他的手，說：

“我的表哥，我不願看到在您心中有一頁不同其它。”

“這是什麼意思，表妹？”卡利斯托感到又困惑又害怕。

“我不想爲自己辯解。”她含含糊糊地說。

“爲您自己辯解……”

“是的。有兩句話足以表明我的態度。如果我失去您的友誼，我不想再活。您可以看到我將竭盡所能無愧於您的這一友誼。”

卡利斯托屈膝親吻伊菲革涅亞親親熱熱拉住他手的那隻手。

出現了片刻的沉寂。

假如人類的幸福之鏈確實有環，最後那盡善盡美的一環應該鉤住天堂的歡樂。這最後一環是不存在的；要是真的存在的話，那阿格拉的領主會在那一刻失卻關於此生的意識，進入天使們的極樂世界。

主宰世人充滿愛情歡樂之心的命運女神應該是位“薄運女神”(Fortuna parva)^①，塞維·圖里烏^②曾爲女神建立神殿。我認爲李維^③偏重 parva 一詞“矮”或“小”的含義，但我從廣義上把她譯成“痴運女神”，因爲我沒有看到任何人在碰到類似卡利斯托所面臨的機會時，能夠保持完整的理性和才智。卡利斯托沒有說出什麼值得記錄下來的話——他與利博里約博士針鋒相對地舌戰時，處境曾經極爲困難，卻風度翩翩地滔滔不絕，妙語如珠！

① Fortuna 是羅馬神話中的命運女神，parva 是形容詞，在拉丁語中，parva 有“小”和“傻”兩種意思。

② 塞維·圖里烏：傳說中羅馬“王政時代”的第六王（前六世紀）。

③ 李維：古羅馬歷史學家（前 59—后 71），著《羅馬史》142 卷，論述自羅馬建城至公元前 9 年的歷史，亦提到塞維·圖里烏。

第二天，正當鳥兒們因忍受不住中午 11 時的烈日而躲在繁枝叢中時，瓦斯科·達·庫尼亞又來到了樹蔭底下。

與此同時，卡利斯托·埃洛依繞過篤信宗教的小夥子埋伏的那片林子的外圍，蹣手蹣腳地向前一跳，出人意料地幾乎與小夥子并肩擦過。

瓦斯科沒有認出這個冷傲地盯着他看的男人。他 3 個月前在薩爾門托法官家遇到的卡利斯托與眼前的男人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阿格拉的領主不露牙齒地笑着，對他說：

“閣下習慣於模倣古代神甫，在岩石和叢林中默誦您的九日經嗎？抑或是在請求地獄之神帶走您姨媽的生靈，并把她的財產留給您，好讓您迎娶阿德萊達·薩爾門托小姐？”

瓦斯科頓時從一些模模糊糊的懷疑中醒悟過來，認為自己聽到了卡利斯托那穩重而響亮的聲音。

“您……”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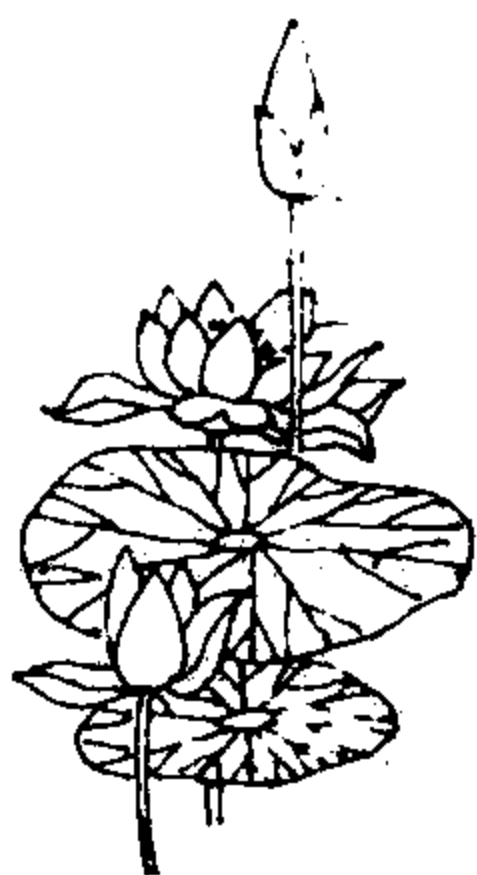
“我，怎麼啦？”阿格拉的領主乘機截住對方的話頭。

“您有什麼權利到這兒來騷擾我？”宗教三德的總管又說。

“我沒有騷擾您，您也不要騷擾我。讓我痛痛快快告訴您，那屋裏住着一個姓巴爾布達的人的表妹。我還要告訴您，那位夫人不會為閣下所崇拜的任何聖徒做九日瞻禮。假如瓦斯科·達·庫尼亞先生您明天還來這裏，我們可繼續理論一番。”

瓦斯科沒有再出現。

一個天使的墮落



27

談話中的情思 和學問

唐娜特奧多拉·菲格羅亞對寫信以及等待去 10 封才來一封的回信已經感到厭倦。在國會休會兩個星期後，她吩咐把那個小學教師布拉斯·洛巴托找來。她的兩隻眼睛哭得通紅，從壓抑的胸口吐出了這樣幾句話：

“布拉斯先生，您說有什麼理由能解釋我男人遲遲不回家的原因？”

“這太令我意外了，夫人！”小學教師一邊說一邊用手捏住下巴搖晃。“依我看，您的丈夫在那兒迷上了一個女人。里斯本就是巴比倫，夫人。假如有人對上帝原本只有一點點敬畏，到了那裏後便會變得毫無顧忌；倘若有人目光不夠敏銳，也沒有在軍隊待上幾年，涉世不深——不像我這樣——可以斷定，他一到那裏就會誤入歧

途。”

“誤入……什麼？您說什麼？”唐娜特奧多拉問。

“意思就是陷入了泥坑。這就是發生在貴族老爺身上的事。他是一位智者，但是缺乏涉世的實踐，派他去國會真是幹了一件蠢事。我本來根本不想……但是最後……神甫和農夫們說得我頭昏腦脹，我只好隨大流……（這個投自己一票的騙子！）他在信裏跟夫人說了些什麼？”

“收到他的信真是奇迹……這封信是幾天前剛收到的，您讀讀吧。”

布拉斯戴上了銅絲邊眼鏡，讀了起來：

“特奧多拉表妹，你別擔心我的健康，我的身體還算過得去。我還不能夠從國家事務中脫身，忙得連喘氣的時間也沒有。等見面時我再告訴你，我爲人民做了些什麼好事。你要注意身體，你平時太勞累，要注意休息。布拉甘沙有一個人要到你那裏去，你給他 80 萬雷伊斯。把所有的糧食都賣掉，並告訴借款的農夫們，我要收回那些錢，用於更重要的商務。——你的表哥和愛你的丈夫卡利斯托。”

“你看到了！”不勝苦惱的妻子說，她的雙臂在胸前交叉，雙手插在腋窩下。“7 個月來從這屋裏流出去的錢，天哪！就讓這些錢見鬼去吧！可是我的丈夫，我的男人還在那裏，以前只要有一天在外面過夜，也就是一年一次吧，他就說感覺不舒服，說除非在老婆身邊才舒服！……布拉斯先生，這您怎麼解釋？您認爲他在那兒迷上了女人？我的卡利斯托會這樣做嗎？”

“聽着，夫人。”小學教師在回答前先嘮起嘴巴，然後張開形成一個圓圈。這些動作表示他在冥思苦想，用來爲重要的講話增添幾分莊重性。“一個男人在村裏是一回事，到了城裏又是

另一回事。我走遍了世界，知道自己是怎樣的一個人。城裏的女人都有一些手腕和詭計，男人只要稍不當心，三下兩下，就暈頭轉向了。那些魔鬼佈下的那種陷阱，即使男人心裏不願意，也不能不露出脆弱人性特有的軟弱性。您的丈夫已經不是小夥子，但也不是老頭。那情況據我猜來，但願我猜錯了，是那兒有一位小姐對他施了魔法……”

“您還知道些什麼？”唐娜特奧多拉突然果斷起來，不讓對方往下說。“我自己決定了，我要僱一頂轎子，一直南下，趕到首都去。這就是我要做的事！”

“這個想法應該慎重考慮，”小學教師提醒說，一邊站了起來，在兩人說話的谷場上踱了幾步。“夫人一走，這家裏就沒有了主人，全部交到傭人手裏，您的丈夫不會對此高興的。另外，讓我們想象一下，假使您的丈夫正如他信中所說的，在忙於國家事務呢？您去了會擾亂他，因為他不能讓您一個人留在旅館裏。再說，您到了那裏，你一句我一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結果兩人說不到一起，就開始爭吵起來。我認為夫人還是待在家裏，先看看風向再說。如果他在那裏暈頭轉向，你就讓他自作自受去，最後他總會醒悟過來，這總比讓他斷了一條腿好。錢不是最重要的。好在家裏應有盡有，托主的福。夫人不知道您自己有多少財產。反正您丈夫的揮霍既不會增加也不會減少您的財富。所羅門是人間最聰明的人，有3百嬌妻7百妾侍，盡管如此，我仍然認為他是聖人。大衛王也是聖人，但也一度軟弱不能自制，愛上了一個上尉、一個將軍或者一個諸如此類家夥的老婆。《聖經》里講了很多這樣的事例……總而言之，夫人不要哭，您的丈夫一定會健康平安地歸來，我所能為您盡的最大努力就是南下去見他，用我的雙眼去證明我弄錯

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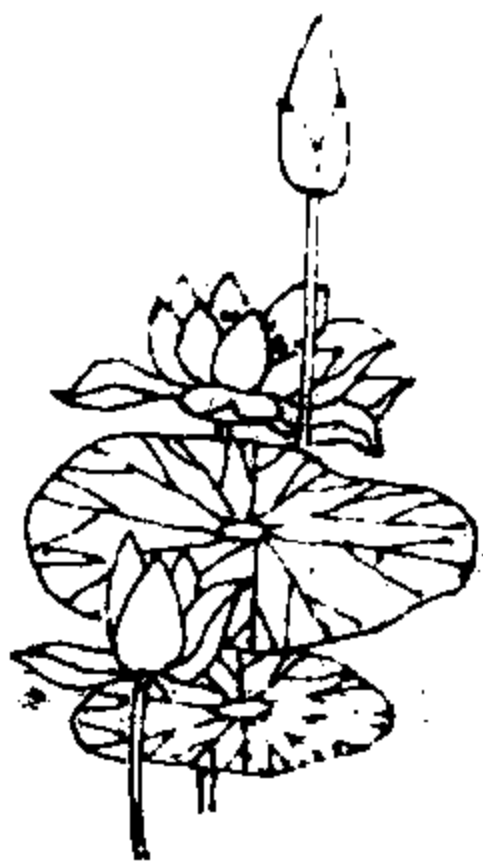
“這太好了，布拉斯先生！”特奧多拉高叫着，一邊用印花布圍裙擦眼淚。

“我還是念念不忘得到基督勳章。我和藥劑師吵了一架，他居然對外科醫生說，等他當上教皇時我才能成為基督騎士。您的丈夫一直沒有給我回信，是個毫無良心的忘恩負義的家夥。但是不管怎麼說，我決不後悔我在選舉時給予他的幫助……總而言之，夫人，如果您願意，我就去見您的丈夫，可能跟他一起回來，還戴着勳章。”

“說定了！”特奧多拉叫道：“您去跑一趟，我支付一切費用。”

“這隨夫人的便……至於我，說實話，我沒有很多錢，我所有的幾個銅板要用來支付勳章稅等等、等等、等等。”

於是，布拉斯·洛巴托踏上了通往里斯本之路。



28

忘恩負義的議員

布拉斯·洛巴托——民團前軍士長以及方濟各修士們的前雜役——是去里斯本尋覓卡利斯托的最佳人選。他以爲能在外省傳聞的首都名勝之地找到唐娜特奧多拉·菲格羅亞的丈夫。由於在王家廣場^①紀念像前沒有找到，他又到引水渠^②去尋找。假如換了其他人，經過三番五次的徒勞尋找，早就洩氣了，但是布拉斯·洛巴托仍然決定去奈塞西達德斯王宮尋訪同鄉，因爲根據他對於國家各高等權力機構之間互相關係的判斷，卡利斯托·埃洛依

① 王家廣場又稱商業廣場，在里斯本特茹河邊。

② 引水渠是建於唐若奧五世統治時期（1706—1750）的宏偉建築。爲橋狀的拱牆，牆頂有水渠，把外地的水引到里斯本。最大的拱牆高58米，寬24米。

一定會定期去王宮。

小學教師勇敢地向王宮的衛兵詢問國民代表阿格拉的領主是否在宮裏。衛兵讓他進去問衛隊長。衛隊長讓他去問一個正從樓上走下來的貴族老爺，被問到的貴族老爺讓他滾出去。

於是，布拉斯·洛巴托來到街上，向一個賣水的詢問國王是否沒住在那裏。聽到對方回答說國王全家都在新德拉，他便以為議員們——特別是卡利斯托——一定也都在新德拉，以便從那裏統治全國。

小學教師到了新德拉，徑直來到宮殿門口，跨下了毛驢。他帶着在民團裏養成的軍人風度，向衛兵打聽消息。他等來了一個國王內侍。這個彬彬有禮的老年貴族對外省人的猜測感到好笑，告訴他卡利斯托·埃洛依議員下榻在維托爾旅館。

他找到旅館時已是黃昏時分，正是人們外出散步的時間。他沒有見到卡利斯托，就到最最熱鬧的地方去搜尋。有一群人看起來像是重要人物，他走上前詢問卡利斯托·埃洛依·德·西洛斯·貝內維德斯·德·巴爾布達的下落。

這個問題提得正巧，因為那些人正在對那個獨居的美人猜測不已，她那坐落在花草叢中的安樂窩唯有卡利斯托·德·巴爾布達能夠出入。

布拉斯的外省人模樣使那些好奇的人相信，作為卡利斯托的同鄉，他也許能夠向他們澄清那位神秘女士的身份。

“你怎麼會認識巴爾布達先生的？”有一個人問。

“我在他小時候就認識了他。我們是同鄉，我在阿格拉領主老爺所在的那個區當小學教師。”

“那麼，”另一個人又問：“你一定知道，和他一起在新德拉的女人是他的親戚，還是他的女人或情人。”

“他的女人現在在家裏；我也沒有聽說他有親戚住在這一帶。我想這一定是件偷雞摸狗的事。能否請諸位告訴我怎麼去他所在的那幢房子？”

布拉斯·洛巴托被領到一扇鐵柵門前。鐵柵門厚厚實實，把馬路與花園隔開。他拉響了門鈴，一個穿制服的男僕出來跟他說話。當他問起阿格拉的領主是否在家時，男僕回答說，在那屋裏住的是龐塞·德·萊昂將軍的遺孀。

說完這些，男僕神態莊重地轉動腳跟，轉過身去，任由小學教師把鼻子嵌入柵欄的一個洞孔，把一雙眼睛貼在另一些洞孔上，張望裏面遮住房屋正面的一叢叢桃金娘。

不一會兒，他遠遠望見樹叢之中出現了一位風度翩翩的男子，挽着一位女士的胳膊，慢慢悠悠地向一片榛子林走去。

他盯着這位男子看，沒有看到什麼東西能使他想起阿格拉的貴族老爺。他以爲里斯本人在耍他，轉身向旅館走去。

他重新打聽了消息，決定在那裏等待阿格拉的領主，因爲他通常 10 點鐘回來。

他在院門口坐等。

他看到一位趾高氣揚的人走了進來，一邊用手捻着八字鬚尖，一邊透過眼鏡看月亮。他文縐縐地把手伸向帽子行脫帽禮。卡利斯托被這家夥的斯文舉動逗樂了，正要回禮，突然認出對方是小學教師：

“是你呀，布拉斯！”他說。

小學教師竭力把眼皮撐開，嚷了起來：

“我看到了什麼！這明明是貴族老爺的聲音！”

“毫無疑問，是我。”

布拉斯把手舉到額前，又滑到胸口，接着又從一個肩頭劃

向另一個肩頭，劃了個十字，同時嘴裏嘰哩咕嚕地說：

“以聖父、聖子、聖靈的名義！我從未想到會看到這樣的事情！……閣下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我一定是在做夢！”他用手擦了擦眼睛，非常懷疑自己是否在夢境之中。

“進來。”阿格拉的領主說。

兩人進入大廳後，貴族老爺冷冷地發問：

“你上這兒來有什麼事？”

“我南下到這裏，爲的是看看閣下，同時……”

“我很清楚你要說什麼。基督勳章，對不對？”

“這不是一件很費力的事……”

“一定會搞到的，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貴族老爺語氣生硬，態度傲慢，使布拉斯·洛巴托感到自己被整個地壓碎了。對方的提問如此簡短，一個緊接一個，使他茫然不知所措，頓時語塞，答不出話來。

“我表妹怎麼樣？”卡利斯托又問。

“非常傷心，先生。”

“爲什麼？”

“因爲想念您的緣故。我上路的前一天，她還在谷場上哭。最好閣下與我一起回家……但是貴族老爺的變化真大！……這麼看來，閣下就是今天傍晚我在那座有鐵門的住宅裏看到的那個人！他們說對了，說閣下在那裏和一位夫人在一起，但是當時我沒有認出您來。”

“在哪裏？”阿格拉的領主粗暴地打斷了對方。

“在那座有很多花的住宅裏。”

“誰讓你去哪裏的？”

“一些貴族，我向他們打聽閣下的住處。”

“誰讓你去打聽我的？誰告訴你我在新德拉？”

“在王宮裏……”

“這麼說你去王宮找過我了！布拉斯先生，你真是一個白痴！……好吧，我要回房了。還有什麼事嗎？”

“沒有了，貴族老爺……閣下沒有任何事要向家裏交代嗎？”
前軍士長氣得鼻子通紅，緊緊追問。

“沒有任何事。”

“那我就回去了。祝您在這兒玩得高興，到那兒再見。”

小學教師怒不可遏；他走向關着的門邊，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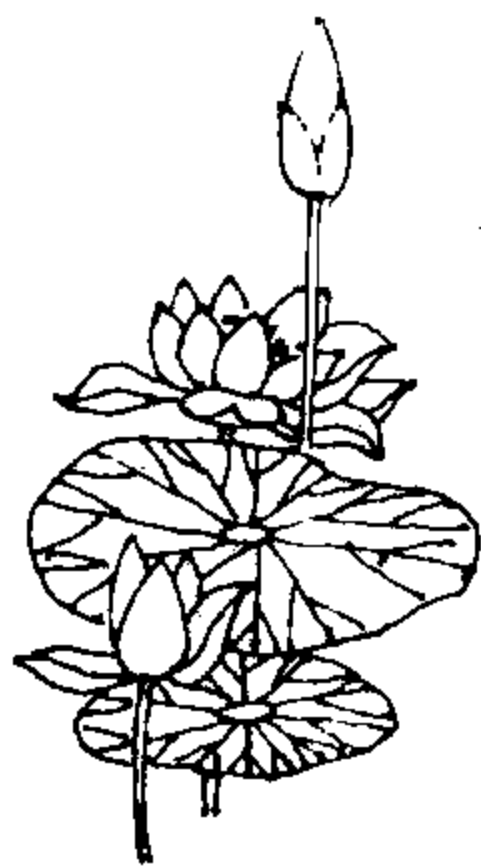
“領主先生……”

“什麼？”

“下回我一定選舉爲我爭取到基督勳章的人當議員。請您不用再費神了。”

“蠢驢！”卡利斯托從牙縫裏擠出了這個詞，狠狠地推上了房門。

一個天使的墮落



29

加沙雷廖斯村的魔鬼

唐娜特奧多拉正在指揮下人清掃油坊，以便榨橄欖油，滿身塵土的布拉斯·洛巴托出現在門口，把她叫到一旁。

“我的男人來了！”她大聲嚷着。

“請您到外面來聽我說，”他壓低了嗓音說。他倆走到一片栗子林的陰暗角落，他又開了口：

“您的丈夫完了，夫人。”

“您說什麼？”做妻子的頓時臉色慘白，失聲叫了起來。

“他墮落了，只剩下等死去地獄。”

“天哪！這是怎麼回事？”

“您的丈夫鬼迷心竅！把他從祖國、妻子以及朋友們身邊奪走的女人就住在那兒的一個山崗上，四週圍着綠樹和鐵柵！據說她是一位將軍的寡婦，美得像個天使。我

還親眼看到她挽着貴族老爺的胳膊。她穿着一身白晃晃的衣服，亮得簡直像顆星星。”

“啊呀，我的腦袋要炸開了！”特奧多拉雙手抱着腦袋，氣急敗壞地哇哇大叫。

“如果夫人現在看到您的丈夫，決不會認出他。他的身材更加瘦削，以前突出的肚子不見了。留起了濃濃的八字鬍，在這兒下巴上還有一把鬍子，就跟山羊似的。頭髮向上聳起，向後彎曲。眼鏡是新式的，帶着金鏈子，掛在脖子上。衣服料子像玻璃似地閃閃發光。他的身子被裹在衣服裏，緊繃繃的，彷彿身上壓着油坊裏的榨油石。我再說一遍：夫人，如果您看到他，決不會認出他。”

“這麼說，他在那兒跟那個女人在一起？”傷心欲絕的夫人不死心，抽抽搭搭地又問。

“千真萬確，他在那兒把那女的捧作公主。夫人現在可以明白他是怎樣揮霍金錢的了。”

“您沒告訴他讓他回自己的家嗎？”

“怎麼沒說！他罵我是白痴，是蠢驢。居然罵我是蠢驢，夫人！我認了，因為我不想跟瘋子爭吵。總之，當他把我趕出門時，我明白了一切！這就是一切有關的情況。您要制止他，夫人。現在，您要緊緊抓住財產。家產是不少，但是人們看到過比這更多的家產也被揮霍掉。所以，夫人的當務之急是不要讓您自己的財產付之東流。要堅強些。”

“不，我要去里斯本！”她跺着腳大叫，雙拳拼命在空中揮舞。“我要去里斯本，去那兒狠狠地出氣！……這麼說那女的住在一個山崗上？……您說她住在一個山崗上？……”

“是山崗；但是那地方風景如畫。那兒古木參天，花園裏的

每一塊地都能產 300 斗裸麥。那地方叫新德拉，國王和貴族都住在那裏。”

“那我就去那裏，因為我的男人屬於我，”她聲嘶力竭地叫喊着。“如果他不願回家，我就去找國王和政府講理。”

“夫人，您應該仔細考慮自己要做的事。去聽聽您的表弟洛博·德·甘博亞先生的意見吧，他知道得事情比我多。現在我要去看望家人了，明天見，夫人。”

被欺騙的妻子急得發瘋，馬上吩咐一個僕人去維多埃拉領地把洛博·德·甘博亞表弟請來。

這位洛博是法律學士，年紀 30 多歲，精明得近乎邪惡。他和領主哥哥住在一起，作為第二個兒子，他繼承的財產極其微薄^①，就靠着那一丁點兒的收入生活。當地人思想保守，但這點并不妨礙他運用陰謀詭計和花言巧語敗壞了很多姑娘的名聲，使她們因他的緣故而嫁不出去；被他敗壞名聲的還有一些已婚婦女，結果她們没能保全肋骨^②。

卡利斯托討厭他妻子的這位表弟，嫌他心術不正，放浪形骸。不過，卡利斯托還是容忍他來家裏，並準許特奧多拉時不時地給他幾個子兒買雪茄，因為他自己的哥哥不給他錢，除非將錢作為貸款從他所繼承的財產裏扣除。

特奧多拉雖然比他年長大約 4 歲，但從小跟他一起長大，並親手縫製了他去科英布拉學習時所需的衣服、被套等。這種青梅竹馬之情使特奧多拉對他缺少錢花的困境懷有慷慨的仁慈之

① 在當時的葡萄牙，領地由長子繼承，小兒子只能獲得法定的極小一部份財產。

② 指被丈夫打斷肋骨。

心，有時背着丈夫慨然爲他救急。而今，特奧多拉看到洛博在卡利斯托不在家時增加了探訪的次數，并在冬天的長夜裏陪她幹夜活，對他的敬意更是有增無減。

所以，這位愁眉苦臉的妻子立即派人去請來了洛博·德·甘博亞表弟。她時而怒氣衝衝，時而又嚶嚶哭泣，把從小學教師那兒聽來的話一字一句地告訴了表弟。

“我早就跟你說過這事，表姐！”特奧多拉的哭訴剛停，洛博就開了口。“我知道男人是什麼樣的。以前，當我的兄長和其他僞君子要我學習你丈夫的美德，我就對他們說：‘你們讓他離開這村子，到里斯本或波爾圖去，讓他在那兒待兩個月，再等他回來看看。’以前，卡利斯托在這兒規規矩矩地跟大家和你一起生活，特奧多拉，因爲他愛上了那堆書，滿腦都是古書中的廢話，不想再知道其他任何事情。其實，表姐，你自己說，他對你有什麼大不了的愛情？接連幾天幾夜，你只見到他關在書房裏，我從來沒有見他對你親熱過。”

“經常有的；這點你弄錯了，洛博。”特奧多拉本能地感到身爲人妻的自尊受到了傷害，趕忙插了一句。

“你認爲是這樣，表姐，因爲你還沒有看到那些好丈夫是怎樣愛撫妻子的。你需要養養身體，但他從來不帶你去洗海水浴；從來不帶你去米蘭達或布拉甘沙參加任何一個舞會；你是這一帶最有錢的女繼承人，他卻讓你養豬餵雞，成日裏蓬頭垢面。那些在貴族血統方面連你的腳後跟都不及的夫人都按貴族方式生活，互相拜訪，舉辦舞會，去進香時全身打扮得珠光寶氣；而你呢？……當我畢業後來這裏看你，和你一起剝菜葉餵鴨時，我的心兒在哭泣。”

“我喜歡這麼做。”

“即使你非常喜歡，你的丈夫也不應該讓你這麼做。勞動是好事，也是必要的，但是每個人都應該幹自己的本份活。夫人們可以縫紉、綉花、綉字，以及做其他許許多多乾乾淨淨的家務活。你現在幹的卻是廚房傭人的活。你的財富沒有使你像其他人那樣享受舒適和安逸。我看這屋子真夠寒酸邋遢的。盡管你丈夫滿腹經綸，但是像這樣傻乎乎過日子的夫妻我還從來沒有見到過！現在你的丈夫在那裏把一袋袋的金錢倒在他姘婦的懷裏，而你卻在這兒繫着花布圍裙，穿着拖鞋！你！……穿着拖鞋！……你過了 20 年的黑奴生活，爲的是讓他在里斯本過王子生活，真不錯！”

“他甬想，我去找他！”特奧多拉被表弟的話激怒了，大聲地吼叫着。

“你別去，表姐，你的親友不允許你到里斯本，去當那幫人的笑柄，去被卡利斯托虐待。特拉瓦加的女領主和弗朗西斯科·德·菲格羅亞的女兒絕不能像下等女人那樣走出家門去尋找丈夫。他要回來，就回來；不回來，就在外面待着。他愛花多少錢都可以，但決不能動用他老婆的一個子兒。我們國家有法律，規定受侮辱的妻子可以離開壞丈夫，並禁止菲格羅亞家的財產被一個放蕩的怪人揮霍掉。”

“我不要再跟我的男人分手！”她哽咽着，嘴裏嘟嘟囔囔。

“我也沒有勸你馬上跟他分手，表姐。現在還爲時過早，因爲你的丈夫可能會醒悟過來，感到後悔。分手是最後一個辦法。倘若以後他還像現在這樣奪走你的錢，倘若他還像以前一直騙你的那樣無耻地說謊，就一定要採取分手的辦法。唉！表姐，表姐，你忘記了我們的青梅竹馬情，這麼快就答應了嫁給這個男人，這真是你和我的巨大不幸！當時，我馬上就要大學畢業了，

我決定向你求婚，不管你父親同意還是不同意，都要和你結婚。以前我從來沒有向你提過這事，現在我要告訴你，因為我的痛苦使我無法再沉默下去。要是當初你嫁給了你的洛博表弟，難道不比現在更幸福嗎？”

“我怎麼知道？……”她一邊說，一邊擦眼淚。

“你對此有懷疑，特奧多拉？”

“你一直跟女人胡搞……”

“你可知道為什麼？”

“不……”

“當我從科英市拉回來看到你已經嫁了人時，我絕望了。我不想再對任何女人動以真情。我要讓自己分心，結果所幹的蠢事使自己變得更為不幸。有時與你在一起成了我唯一的安慰；然而，當我離開你時，又有多少次感到了滿心苦澀！……過去，無論你對我的境況表示怎樣的懷疑，我從來沒有對你提起過一個字，是不是？”

“有時候你只告訴我在為債務煩惱，於是我就把所能湊起來的錢交給你……”

“的確如此。你向來是我的好天使，表姐。但是，你可知道，我之所以借錢欠債，正是為了要從這兒脫身。我去趕集，去溫泉，去四面八方尋求消遣，但是找不到任何東西能讓我不再思念你。除了你以外，我們所有的親戚都討厭我。你想想，表姐，自從 19 歲以來，我過的是多麼痛苦的生活！愛你，至死不渝地愛你，卻眼巴巴地看你成為另一個男人的妻子，何況，這個男人配不上你！天啊！何等的折磨！何等的折磨！”

洛博用巨大的雙手蒙住了厚顏無耻的臉龐。

特奧多拉默默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懵然不解那些話所引起

的突然震動。

厚臉皮的洛博驀地站起身，說：

“再見了，表姐。你的不幸使我感到了切膚之痛，你的苦難比我自己的痛苦更使我痛心。是你的丈夫殘酷地奪走了主宰我的感情、我的靈魂以及我的生死的女人，關於他，我已經把我認為合適的意見告訴了你。再見了，表姐。”

“你那麼悲傷，洛博！”她從身不由己的痴獸狀態中醒悟過來，大聲嚷着。“別走；如果你遇到什麼不幸，我們可以盡量想辦法解決。”

“有些病是不治之症，表姐。我的病是致命的。”

“你得了什麼病，表弟？你哪裏疼？”

“我心裏疼，因為我確信，自從你跟這個男人結合的第一天起，我就踏上了死亡之路！……因為我確信，盡管他蔑視你，就像迄今為止他所表現的那樣，你還是會永遠愛他。”

“可他是我在祭臺前接受的男人！……”

“就是嘛，就是嘛，所以我才失去了你的愛，特奧多拉！……”

“可我已經結了婚，你清楚這一點，否則我會嫁給你的。”

“我們不要再談這事了，”洛博突然改用非常平靜的口吻打斷了對方的話。“我已經流了淚，感覺好多了！”他繼續揉壓眼睛，直到眼裏又出現新的淚水。“這些眼淚在心口積壓了20年。你應該看到這些眼淚，好讓你知道一個為你流淚的男人比一個看不起你的男人更配得上你……你還要我幹什麼，表姐？你要我寫一封信給你丈夫，告訴他要忠實於和無愧於一個世界上最好的妻子嗎？你要我親自去新德拉找他嗎？”

“如果你能去那兒，洛博，這倒不壞！”她說。

作爲一個非凡的玩世不恭者，洛博·德·甘博亞突然想當着表姐的面哈哈大笑。他自覺行爲滑稽，當然，這種覺悟只限於一個無賴對自己的認識。

但是他忍住了，繼續實施其計劃。他果斷地說準備去新德拉，盡管沒有任何一種犧牲能比此行更殘酷地折磨他的心。

“我一定去，”他說：“我去尋找我深愛的女人的丈夫。你的手又捅了我一刀，表姐。”

“願上帝保佑我！”她不勝苦惱地嚷着。“你的話簡直要讓我發瘋！難道你沒有看到，我已經跟一個男人結了婚，就不能再把自己的心交給另一個男人嗎？”

“我看你從來就沒有愛過我，特奧多拉。你說實話……你從來就不愛我？”

“我怎麼知道，表弟！……如果當時我嫁的是你，當然會愛你……既然我已經嫁給了我的丈夫，我現在又能怎麼辦呢？”

“殺了我了！”洛博衝動地叫了起來，雙手往下一落，無力的眼光亦垂向地面。

“唉！都是我的罪過！”特奧多拉大聲地說。“我不知道應該爲你做什麼，洛博！”

“告訴我，你想讓我什麼時候出發去里斯本？”他的神情又嚴肅起來，問道。

“你真想去嗎，表弟？”

“明天，今天，隨你什麼時候。”

“這不使你爲難嗎？”

“你讓我去有沒有使你感到爲難呢？”

“我要你去，看能不能把那個墮落的家夥帶回來。”

“我一定去，這已經跟你說了。”

“那我去給你取錢。表弟，你要帶多少錢？”

“一分也不要，表姐。如果說我以前接受過你的好意，那是因爲你不知道我愛你，你又是我的近親，是我母親一個表妹的女兒。但是現在你已經知道我愛你，我不能——我的榮譽不允許我——再接受你哪怕一個子兒的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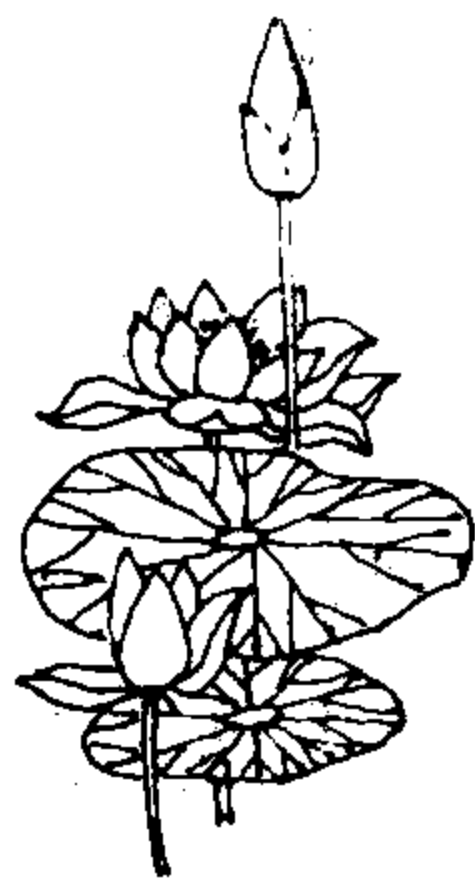
“那我不要你去了，”她說：“我不能讓你自掏腰包……”

就在這時，一陣鈴聲傳來，吸引了特奧多拉的全部注意力。她叫了起來：

“是一頂轎子！難道是我的男人回來了？”

她奔到一扇窗前，她的表弟跟在後面。他們緊盯着一頂正從斜巷上往下走的轎子看，認出了卡利斯托·埃洛依。說實話，他們不是認出了他的模樣，而是因爲有一些小孩子在轎子前面奔走，高叫貴族老爺回來了。特奧多拉“啊”了三聲，彷彿是一隻夜鳥發出的聲音，接着便失去了知覺。洛博用胳膊扶着她，扶她坐到一隻高背的皮椅上，然後來到院子裏，擁抱卡利斯托·德·巴爾布達表兄。

一個天使的墮落



30

他多麼愛她！

卡利斯托料到，他粗暴地接待和打發了小學教師後，情況將大為不妙。

他無時無刻不在擔心會失去到手的幸福；而與妻子不和正好會給他帶來無窮無盡的麻煩。一切麻煩之中，他最最害怕的令人膽戰心驚的麻煩，就是受到蔑視而心懷不滿的小學教師唆使特奧多拉闖到新德拉來。除了其他種種丟人現眼的事外，他為特拉瓦加的女領主可能出現在新德拉的模樣感到丟臉。她的連衣裙腰跑到了胃部，臀部也沒有圓環把裙子撐起，臉龐躲在1832年產的帽子裏，家鄉人稱這種帽子為“巴雷迪娜”，由於長年日久，寬大的草編帽沿泛出了黃色。他認為這在大家的眼裏，特別在伊菲革涅亞的眼裏，是件丟醜事。

爲了防止這個以及其他災難發生，卡利斯托在布拉斯·洛巴托出發後4天，也踏上了回加沙雷廖斯村的路。爲了縮短時間，他坐蒸汽船到波爾圖，然後一路加速北上，沿途只休息了很少幾個小時。他實指望比小學教師先到家，不料還是到晚了。不過，妻子的心扉仍然向他敞開着。

“你的妻子因極度興奮而暈倒了，”洛博·德·甘博亞對他說。“她正在向我哭訴時，我們聽到了轎子的鈴聲。我們聖潔的表姐非常愛你！你在那兒幹的好事！……那個無賴教師已經把一切都講了出來！”

“他到了？！”

“今天下午5點到的。”

“他說什麼？”

“說你在新德拉金屋藏嬌……”

“真是天大的誣衊！”這位貴族老爺叫了起來。“給我叫一個穿制服的侍從來，我要命令他用鞭子去抽那人的肉！”

“那人罪有應得！但是誰給這兒派過穿制服的侍從？我在這兒還未見過這東西！”

兩人就這樣你一言我一句，走進了客廳，唐娜特奧多拉正在那裏傷心地抽泣。

“這是怎麼回事，特奧多拉？！”他柔聲詢問，把她的手指貼在自己的臉上。

她猛地站起身，雙手掛在他的脖子上，叫着：

“我的卡利斯托，我的卡利斯托，我還以爲再也見不到你了！”

“你真傻，表妹！”他說，對她的用力擁抱感到極不自在。

特奧多拉開始緊盯着丈夫看，突然放聲大哭起來。

“你怎麼啦？”他問。

“你完全變了！不像是我的男人了！……你把這些鬍子剪掉吧，看在你母親的亡靈上，爲我剪掉這些鬍子吧，你簡直像個魔鬼，願上帝饒恕我！……”

卡利斯托莞爾一笑，對自己的妻子感到深深的厭惡。就在那一刻，對伊菲革涅亞的思念之情像刀似地狠狠紮入了他的心。在加沙雷廖斯村的那個家夥和那個女人對他來說，似乎是地獄的一部份，就是安東尼奧·維埃拉神甫^①所說的那個既荒涼又寒冷的地獄。

他開始在房裏走來走去，一面不住喘氣，散發心中的熱望。他妻子的眼睛沒有離開他的鬍子，時不時地從內心深處發出一聲嘆息。

“說實話，”洛博·德·甘博亞在一旁說：“你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你似乎年輕多了！背不駝了，肚子也不凸了。看里斯本的空氣把你變成了什麼樣，巴爾布達表兄！”

卡利斯托笑而不答，以此表示他對那一切感到厭惡。他從口袋裏取出一支雪茄，又劃燃一根火柴。就在這當兒，他的妻子突然嚎啕大哭起來，一邊說：

“我的男人竟會抽煙！……你中了什麼邪，卡利斯托！……”

“你居然，”阿格拉的領主頗不耐煩地說：“居然用大哭和蠢話來迎接我，特奧多拉！現在讓我們結束這場糟糕透頂的鬧劇。快去吩咐給我準備晚飯，我要吃飯和睡覺。”

^① 安東尼奧·維埃拉神甫 (P. António Vieira)：葡萄牙耶穌會教士、演說家和作家 (1608—1697)。

特奧多拉低着腦袋走出了客廳。洛博·德·甘博亞一邊告辭，一邊請求卡利斯托寬宏大量地容忍表姐的蠢話，一切都是因爲她的心地既坦白又善良。

“我很清楚，我很清楚……”卡利斯托·埃洛依說。他來到書房，開始寫信，信的內容如下：

“我親愛的伊菲革涅亞：

“如果有人來告訴我必須在這兒住上3天，我無法向你保證我能活上3個小時。我面臨的一切不光令人作嘔，而是比這更壞，更令人毛骨聳然！讓我向你的肖像請求賦予我勇氣。我心肝寶貝的肖像啊，救救我吧，贖回我吧，把我從這個墳墓裏拉出去吧！你安慰着我們的這種無名痛苦，請保護我，用你的手拉住正離我而去的生命……”

特奧多拉走了進來。她忙得氣喘吁吁，已經下了命令，切了火腿，又走到了雞蛋籃邊取蛋，還在最最肥壯的母雞後面追逐了一番。

她急急忙忙又一次摟住了他，神情非常熱切，與此同時，丈夫的用一隻胳膊把她圍在胸前，用另一隻手藏匿肖像。

“我親愛的卡利斯托，”作妻子的用顫抖的聲音喃喃說道：“我親愛的丈夫，你別再去里斯本了，我不讓你再離開自己的家！……”

“我不能不去，特奧多拉！……”他說。“由於這倒霉的議員身份，我不得不去首都再待一段時間。”

“不是因爲這個，不是！”她大聲嚷嚷，離開了對方的懷抱，他亦滿不在乎地鬆開了手。“我很清楚是……”

“你清楚什麼？”他以一種不自然的平靜口吻打斷了對方。“你只知道布拉斯告訴你的那些誣衊話，因爲我沒有給這個無賴

搞基督勳章，他就下流地進行報復！就是因為這個！想在充滿污穢的胸前掛十字勳章！……他對你說了些什麼？……”

“說你在那兒有一個……說看到你和她一起散步。”

“他看到我跟我的一位親戚在一起散步，她是一個將軍的遺孀。是誰跟這頭野豬說這位夫人是我的情婦？我一定要當着你的面質問他。你去叫人把他找來。”

“我這就去！讓他見鬼去！”特奧多拉神色歡愉地說。“你回來了，這正是我的願望。現在我把你奪回了這裏，就不再放你離開。但是你要把這些鬍子刮掉，好嗎？也不要再吸那玩意，你這樣使我的胃直翻騰，好嗎？”

她說這話時的語氣和舉動親親熱熱，但半點也沒有打動丈夫的心。他非常惱恨和討厭痴情的妻子溫情脈脈地偎依在他懷裏的那番柔情蜜意。

“我必須寫幾封信，今天要送往米蘭達，”他一邊說，一邊輕輕推開了妻子。“你走吧，過一會兒咱們再談。”

特奧多拉的愛意正濃，當愛意濃到這一程度時，即使最不精明的女人也會明白自己已經不再被人所愛。她遭到如此拒絕，不禁淚盈於睫，但是怨恨馬上又使眼淚化為烏有。

“你不願看到我在你身邊！”她態度傲然地說。“從你的臉上就可以看出你討厭我！人還剛剛到，已經又在說要去里斯本了。你根本就没有必要回來！當初你踏出這家門的那一刻真是該死。我已經沒有丈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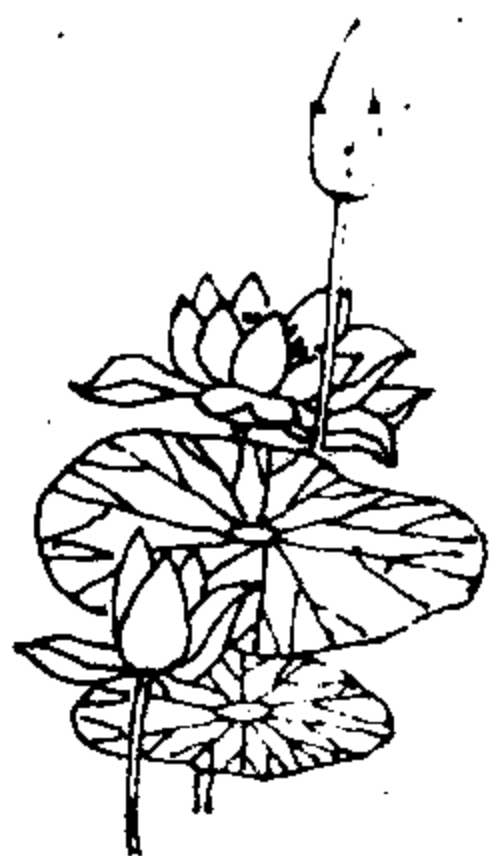
說到這裏，她再也抑制不住，眼淚奪眶而出。她把臉蛋埋在膝蓋之間，蜷伏在地上哭泣。

卡利斯托怒不可遏，猛地從椅子上跳了起來。他走到隔壁房間，發瘋似地揮動雙手。

“我回這裏搞什麼鬼？”他絕望地自言自語。

懲罰的魔鬼已經開始在追逐他。對伊菲革涅亞的相思之情猶如一條火蛇，堵住了他的呼吸道。

一個天使的墮落



31

魔鬼獲勝！ 天使哭泣！

爲了擺脫這幾天的痛苦，卡利斯托·埃洛依沒有徵求妻子的意見，就忙於收集分散在農夫手中的借款，並收回了一些租金，這些錢合起來數目相當可觀。

特奧多拉忍着滿腔怒火，目睹丈夫忙這忙那。她小心翼翼地守護着從娘家帶來的那袋雙像金幣^①。這是特加瓦加的傳家寶，是她那當過巴西總督的曾祖父從巴西帶來的。每當特奧多拉把又一枚鑄着唐娜瑪麗亞和唐佩德羅三世^②人頭像的金幣加入曾祖父收集的 1200 個金幣之中，便體驗

① 指金幣上鑄有兩個人像。

② 唐娜瑪麗亞 (D. Maria, 1734—1816) 是葡萄牙女王。唐佩德羅三世 (D. Pedro III, 1717—1786) 是她叔叔，也是她丈夫。

到一種無比的快樂。雖然丈夫對這筆財產一直肅然起敬，特奧多拉仍然非常擔心以前的敬意現在對他已經沒有約束，決心不惜以一切代價抵制任何盜竊行爲。

阿格拉的領主不需要染指他妻子繼承的遺產中的一丁點兒錢：他自己繼承的遺產中尚有許多有待於開發，也用不着賣地。然而，當憤恨不平的妻子告訴他金幣是她的，她不認爲他有權利把錢帶走時，卡利斯托先是懷着那麼大的仇恨看着妻子，馬上又轉成極其鄙夷的神色，最後干脆別轉身子，不作任何回答。

從那以後，阿格拉的領主在加沙雷廖斯村逗留的 48 個小時中，特奧多拉想和解的一切企圖都落了空。他把自己鎖在臥室裏（自他到達的那天起，他就把臥室作爲個人專用），或把自己關在書房裏（他在那裏寫下了一篇篇飽含淚水的自白書），妻子徒勞地從門鎖的洞眼裏窺探他，發出一聲聲嘆息，只有更有人性的丈夫才配妻子這樣嘆息。

他出發那天，絕望的妻子試圖向他發起攻擊，和他理論一番。她端着早餐進入丈夫的書房，大聲嚷嚷：

“這是怎麼回事？讓我們和解吧。”

“什麼？”

“你一定要去過那種墮落生活嗎？”

“我今天去里斯本。”卡利斯托·埃洛依神態安詳地回答，一邊把他家裏的證券包成一紮紮。

“那麼對自己的女人你就一點也不管嗎？”

“我的女人留在她自己家裏，而我則去履行我議員的責任。”

“我不要聽這些。”

“那你想聽什麼，特奧多拉表妹？”

“我要聽聽我應該遵照什麼規矩而生活。”

“你遵照上帝的規矩而生活。”

“那你遵照魔鬼的規矩，嗯？”

“你少嚷嚷。”

“我想嚷什麼，就嚷什麼。”

“那你嚷嚷吧，我不會再聽你嚷嚷很多時間了。”

“既然這樣，我要分居。”

“分吧。”

“我去特加瓦加。”

“去吧。”

“每人拿自己的東西。”

“拿吧。把你的東西從這兒都拿走。”

隨着冷漠無情的丈夫將失望之箭逐漸刺入她仍然忠實的心中，特奧多拉越發感到絕望。可憐的女人開始在地上打滾，一個字也吐不出來。她從嗓子眼裏發出了一些嘶啞的吼聲，使卡利斯托感到心驚膽戰。這副極其難看的怪模怪樣最後變成了神經質的抽搐，帶有癲癇症狀。

憐憫心使卡利斯托墮落的心腸感到一絲不安。他從地上拉起妻子，抓住她兩隻狂揮亂舞的手，把她拖到一張牀上，交給傭人和正在走進來的洛博·德·甘博亞表弟照看。

發作過後，特奧多拉發起了高燒，簡直無法認清週圍的人。然而，她似乎感到有人在親吻她的左手背。她以為是丈夫，連忙睜開眼睛，卻看到洛博表弟那張哭喪的臉，並聽到他用不高不低的聲音說：

“忘掉那個沒良心的，表姐！……為愛你的人珍惜自己的生

命吧！……”

他沒有往下說，因為一個女傭端着一杯枸橀甘菊茶走了進來。他從女傭手中接過茶杯，喂特奧多拉喝藥茶。特奧多拉一邊喝一邊感到一陣陣暈眩，她的腦袋無力地靠在歪着身子扶她的洛博肩上。

最終，卡利斯托進了臥室，但不為所動。他說了幾句短短的、乾巴巴的告別話，接着又補充說，等第二年的議會一結束，他就回家。

特奧多拉居然還口齒不清地發問：

“我病成這個樣，你還走？”

“這種不舒服是暫時的，表妹。只要你稍微想一想，馬上就能利利索索地下牀。倘若結過婚的議員都聽命於任性的妻子，不去責任召喚他們去的地方，那祖國就遭殃了！你要這麼想才對，因為你受的一直是農民教育。我原想把你從這兒接走，帶你到上等人住的地方去，讓你受一點教育，以後就能把你帶到不論哪個文明之地。但是我看到你一點也沒有頭腦，在這種不應該有妒意的年齡還表現得像個小孩。”

“你并不比我年輕！”她叫了起來。“你44歲，我40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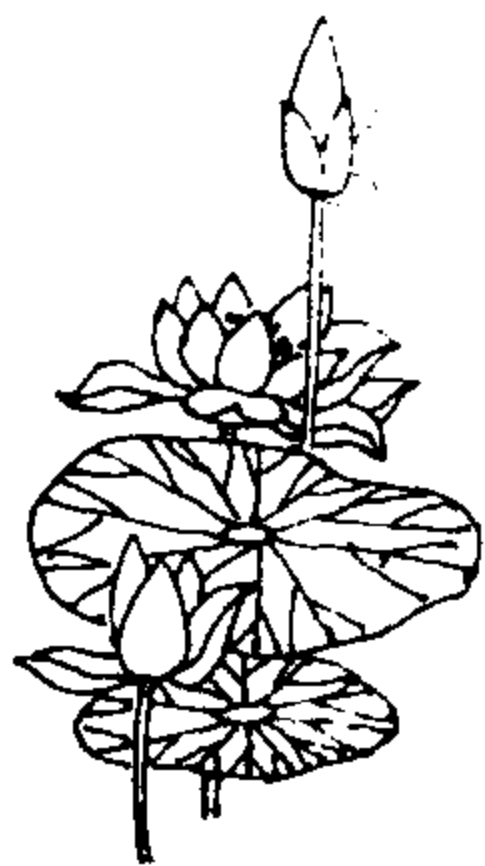
“好，好，”他說：“我們不要再爭年齡了。反正我倆都已經老了：這是最充分的理由，證明你的嫉妒和猜疑愚蠢透頂……我不能再拖延了，轎子已經到了，今天我要趕很多路，再見。洛博表弟，你看看能不能讓你表姐有點理智，在里斯本有什麼事要辦就告訴我。”

“我感到你連眼睛都不朝我這兒看，卡利斯托！”她十分痛苦地大聲叫喊。

“再見，再見，我的傻瓜；別那麼想。”

他高高興興地走了出去，彷彿犯人被長期囚禁後走出了牢房。伊菲革涅亞的白色翅膀在他心中拍打，抹去了那裏的一切思鄉和內疚之情。

一個天使的墮落



32

特奧多拉的道 德奄奄一息

那一年的10月，聖卡洛斯劇院第十六號包廂出現了一張陌生面孔。除了上流社會的一些年輕人曾在新德拉的花鳥之中瞥見她，沒有人以前認識她。

她就是伊菲革涅亞，來自新大陸的美人。一些人稱她擁有純正的切爾克斯^①花容，另一些人說她繼承了羅馬福斯蒂娜^②和芙維婭^③那端莊的玉貌；至於其他人，只是驚為天人，沒有為她歸類。

的確，伊菲革涅亞的美貌超凡越聖，無可比擬。

有一位紳士在她左右陪伴。他風度翩

① 切爾克斯為原蘇聯高加索地區古名。

② 古羅馬曾有3個皇后叫福斯蒂娜。

③ 芙維婭是古羅馬馬可·安東尼原來的妻子。

翩，一副貴族氣派，保證和襯托了夫人的高貴身份。這位紳士就是阿格拉·德·弗雷馬斯的領主貝內維德斯·德·巴爾布達。

觀眾席和各包廂裏的人們對此議論紛紛，但輿論不是顯得疑疑惑惑，就是表現得躊躇不決。這兒說伊菲革涅亞是旁邊那位紳士的親戚，那兒則對她的身份說了不少難聽的話，不過，說難聽話的也沒有因為羞於醜聞而別轉臉不看她。

伊菲革涅亞步出劇院，跨上一輛豪華的四輪雙座馬車，馬車上套的是漢諾威駿馬。卡利斯托·埃洛依與夫人握手道別，踏上另一輛雙輪單座馬車。四輪雙座馬車停在好姻緣聖若奧街一座華廈的院子內；阿格拉的領主則在一座叫“好空氣”的英國旅館前下了車。

跟踪者被這兩個不同的下車點蒙蔽住了。他們瞭解到議員先生總是在對女士們進行禮節性訪問的時間去華廈，又得知那裏住着龐基·德·萊昂將軍的遺孀，那位將軍為巴西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逐漸地，讒言中除了驚嘆她的美貌，又加入了對於她的敬意。

將軍的一些親戚，或許就是隱隱約約記起曾有一個寡婦找上門的那些人的兒子，向好姻緣聖若奧街的華廈送去了他們的問候。伊菲革涅亞通過其侍從使他們得知她感謝親友們的好意和敬意。僅此而已。

然而，盡管卡利斯托·埃洛依舉止莊重，彬彬有禮，還是不能完全擺脫觀眾席上某些人的譏笑。那裏有人曾親耳聽到他在國會怒斥抒情歌劇，特別是盧克萊西婭·鮑爾吉亞。還有人想起了那些釘着珠母釦的綁腿套式褲子，以及出自努耐斯父子成衣店的花哨背心和格子褲。尤其是波爾圖的利博里約博士，仍

對卡利斯托的訓斥耿耿於懷，如今他細細品嚐復仇之樂，引得那些在出身、愚蠢程度和風度方面都與他半斤八兩的夥伴們哈哈大笑。

有一晚，伊菲革涅亞注意到了一夥人的目光和笑容。她把眼光轉向表兄，看到在他眼睛上面一場風暴正在逼近，在額上形成了深深的皺紋。後山省的血液，巴爾布達家族的血液正在那額頭上奔流。

卡利斯托在一群纨绔公子之中認出了利博里約·德·梅雷萊斯博士。這夥人常去博士那攤販父親的酒窖狂飲，父親將酒大量提供給他和祖國所期望的這個兒子。

幕間休息時，卡利斯托·埃洛依走出了包廂。他既沒有在門廳、也沒有在走廊裏看到滿面春風的波爾圖議員，便徑直走進了觀眾席。

他走近利博里約，正視着對方，臉上的顏色無法形容。

“我的同事也在這裏？”博士說。“記憶沒有提醒我要在觀眾席上見到您！”

卡利斯托把目光從他臉上移開，回答說：

“我來看看您的耳朵有多大。”

“這話是什麼意思！……”利博里約嚙嚙地說不出話。

“我想把您的耳朵拉到嘴巴前面，以便遮住閣下對我有很大妨礙的蠢笑。您看這手術是在這裏面還是在外面進行對您更為合適？”

“我不明白這種侮辱的原因何在！”利博里約說。

“還是在外面合適。”卡利斯托作出了結論，走了出去。

波爾圖議員週圍的人個個表現良好。每個人都在心裏對自己說，假如是自己碰到這種事情，一定要讓外省人把這種侮辱

連同一顆子彈一起吞下去。然而，既然他們沒有碰到這種事情，卡利斯托值得上帝賜於不被子彈射穿的幸福。

結果是利博里約再也沒有朝着伊菲革涅亞的包廂嗤笑。

有一晚，薩爾門托一家坐在卡利斯托對面的包廂裏。阿德萊達的眼鏡沒有離開過伊菲革涅亞，除非有時卡塔麗娜從她手中拿過眼鏡，自己戴上觀看伊菲革涅亞。

卡利斯托興高彩烈，快樂無比。這是復仇，是天神們在盛夏7月的一個正午送來的冰凍飲料，是一個受蔑視的戀人的報復。不論是女士還是男人都會產生這種報復幻想，它是一種最愚蠢的行爲，即使那個家夥與其他人相比顯得非常理智，仍不能幸免，愛情已使他完全變成了殘疾人。

卡利斯托注意到有一個眼熟的家夥走進了卡塔麗娜·薩爾門托的丈夫杜亞爾特·馬拉法亞的包廂。他舉起望遠鏡觀察，認出是那個唐布魯諾·德·馬斯卡雷尼亞斯，自己曾以唐娜卡塔麗娜守護天使的身份去找過他。阿格拉的領主在心頭發出了微笑，因為現在對他來說，不論在內心還是在面上發怒，均不甚合適。似乎杜亞爾特的妻子極少把眼光投向曾在過去擾亂她內心的人。阿格拉的領主以爲改邪歸正的妻子又陷入了以前的罪惡之中，但實際上他想錯了。

卡利斯托·埃洛依進行道德說教的壯舉所產生的有益效果仍然存在。卡塔麗娜厭惡布魯諾：丈夫們的保護天使總是用悔恨的淚水淨化她。我不知到了最後審判時，阿格拉的領主是否也會帶去與她的這一行爲在天秤秤上顯示同等重要的兩件行爲，以求抵銷罪孽。

唐娜特奧多拉已有兩個月沒有給丈夫寫信了。她卧病不起，患上了初期肺癆。可憐的夫人在憐憫心的支撐下，向自己偏愛

的聖人許下重諾，請求他們讓丈夫歸來，和好如初。然而，根據人們所看到的，這一次聖人們沒有能夠戰勝從風騷迷人的巴西女郎眼中跳出的魔鬼軍團。盡管如此，天上的這些貼心人保佑她起了牀，并用母驢奶和鮭魚肝油使她恢復了健康。不過她心中的癰腫仍然存在，而且越來越大；丈夫越是不露面，越是不把她放在心上，她越是思念丈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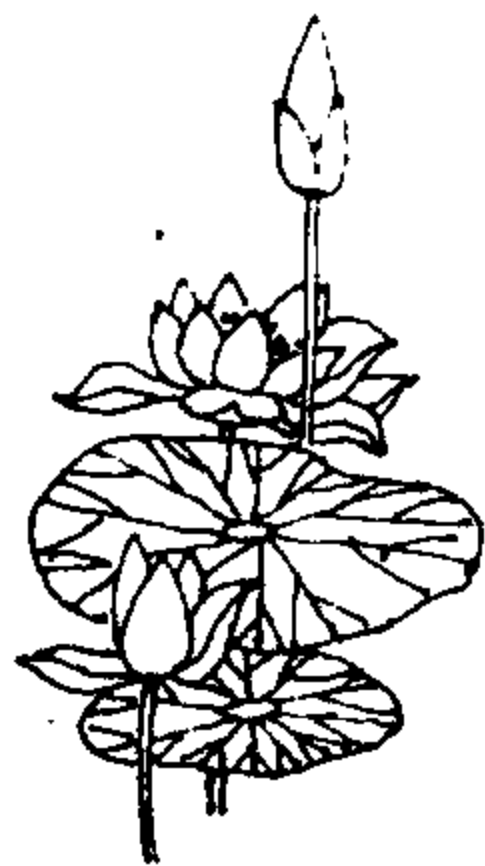
也許，她苦苦請求的聖人們正在她週圍保護她不受洛博表弟的誘惑。每到特奧多拉感到自己的忠誠有被動搖的危險，總是粗暴生硬地斥責洛博。但是，狡猾的對手出於極其卑鄙的私利，伴以無耻的眼淚和痛苦的呼嚎，頑固地堅持着，曾有一次，把幾乎失去天盾保護的她突然逮住。

然而——讚美特奧多拉的美德垮得比慣常的要晚！——讚美特奧多拉的美德，每當危急時刻，就使她眼前出現丈夫的形象，以及她母親和祖母們的形象，她們個個都是忠貞無瑕的妻子！

讓我們把泊涅羅泊們和盧克萊西婭們拋到九霄雲外吧。

卡利斯托又開始收到了妻子的信。有幾次他打開信，無法消化內容，因為純真的痛苦往往沒有說服力，再說藥劑師的女兒的字體也不能準確表達特奧多拉內心真正的苦楚。於是，殘酷的丈夫便把信燒毀，以求永久的忘卻。

一個天使的墮落



33

醜聞

國會開幕了。

反對派目瞪口呆地看到米蘭達的議員親親熱熱地同政府部長們交談。埃斯特萬斯神甫斗膽詢問他的這個同僚、朋友和同道，現在的方向是什麼。卡利斯托回答說，他正面對文明之燈照耀得最亮的方向。教會法官回敬他善意的告誡。阿格婭的領主當着對方令人尊敬的面孔笑話他，說：

“睜開您的眼睛看看，我的朋友，殉教者列傳不是爲鼠目寸光者寫的。思想并非在人腦裏形成；它們在空中飛舞，包含在空氣中供人呼吸，溶化在水中供人飲喝，滲進人的血管，進入細胞分子，對人體進行重鑄、重組和更新。”

“您成了自由黨分子？”神甫驚恐不已地問。

“我是十九世紀的葡國人。”

“您背棄了信仰！”神甫異常沉痛地說：“背棄了！……”

“蠢人的信仰。”

“上帝保佑！”神甫說。

“免費享受。”巴爾布達挖苦地說。

兩人沒有再說話。一直到第二年的一天，神甫被擢升為里斯本主教堂的紅衣神甫，這才接受了卡利斯托的祝賀和乾笑。

在對內閣性命攸關的第一輪投票中，卡利斯托·埃洛依捍衛政府提出的一個命脈公案，使自己馬上成為新形勢下不可缺少的人物。有幾次，他在發言中提出了如此嚴肅的原則，以至他的演說不適合被本小說轉載。他解釋他所奉行的新信仰，同時亦對以前同路人的政治信仰表示敬意。他說自己之所以在政府派隊伍中選擇了一個卑微的位置，是因為他對動亂深痛惡絕，深信只有行政當局才能維持秩序，而且不止是維持，還要捍衛它，以便鞏固現有的地位，這種地位是通過與野心家鬥爭才獲得的。他深思熟慮，出言謹慎，贏得了追隨者。深信不疑的弟子們亦步亦趨，直到今天仍然為了捍衛所有的政府，以及為了熱愛行政當局所維持的秩序而奮鬥。

卡利斯托正在準備一份取消世襲封地的法律草案時，收到了洛博·德·甘博亞的這樣一封來信。

表兄吾友：

你要我讓你的妻子、我的表姐有點理智，但感情不聽勸。你在那兒從理論到實踐均對此深有體會，就像我對於感情之事也從不敷衍了事。

我苦口婆心地勸她要謹慎、要順從、要耐心，神甫也

向她講述了不少令人讚嘆的賢妻榜樣，她們因丈夫無情無義而成爲聖女。但是我們一無所獲。她對於你的愛越來越熾熱，說要上天入地去找你。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但是我對我們可憐的表姐抱有真誠的憐憫之心。我原諒你，因爲你是男人，因爲你愛上了另一個女人，因爲這一個女人確實姿色平庸，其貌不揚。我不會兜圈子：我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加斯唐·德·維拉蘭德洛表兄告訴我說，他在聖卡洛斯劇院看到了你，和你一起在包廂裏的還有一位使人神魂顛倒的美人。假如她就是特奧多拉的情敵，那還有誰敢把你喚回夫婦的忠誠之路呢？除非出現奇迹。到了我們這個年齡，我的朋友和表兄，只要愛情進入了體內，就沒有任何瀉藥式的理智能把它驅出體外。現在讓我們講一件重要的事情。

你的妻子決定去里斯本找你。我一直約束着她，但是現在已無能爲力。因爲你沒有給她回信，她陷入了絕望，并向你宣佈死亡之戰。你會面臨一個暴跳如雷的女人。我提醒她可能不受歡迎，遭到歧視，她却回答說要把奪走她丈夫的人扼死。她瘋了，但是誰又能阻止她？！我們的一些親友認爲她有理：這真是見鬼了；他們給他打氣，她就朝我發火，說我是個像你一樣的流氓。真不錯！

她不願聽別人提到離婚兩字。她說要自己的男人，誰也不能把她從這裏趕走。

我料到她這一去，會給你造成深深的痛苦，還有耻辱。我對她說，除非像里斯本的夫人們一樣穿戴打扮，否則不要去，但她不聽。她會打扮得像古代哥特人那樣出現在你

的面前。穿着那件要命的結婚禮服，戴着那頂要命的醜八怪草帽。兩年前我勸你把妻子打扮得體面高雅些，你却回答說，一個聖女的最好裝飾就是美德。現在你忍着點吧。如果她穿着美德去你那裏，請你告訴那兒的人不要笑話她。

假如你一定會看到她與那位我并不認為“純潔”的“女神”爭鬥呢？她們就是那個樣子，巴爾布達表兄！爭爭吵吵，釀成醜聞！你的地位將被無賴們譏笑！報刊會鞭笞你，你完了！我想象着你的處境，感到毛骨悚然。

面對如此困境，你該怎麼辦呢？你的腦袋瓜很靈，但是我的頭腦更冷靜，可向你提出忠告。我認為你應該跟那位夫人一起離開里斯本，到特奧多拉無法找到你蹤迹的一個地方去。注意，特拉瓦加的保羅·菲格羅亞叔叔陪她一起去，倘若你不聽好言相勸而不肯躲起來，這個不講理的狡猾家夥一定會找到你。

出於忠心，我感到有責任告訴你這個壞消息。倘若由你的妻子把這消息帶去，那就更糟了。我知道，如果換了其他人，一定會向你提出一些無濟於事的勸誡；但是我有瞭解男人的義務。總之，請你按你理智所建議的去做吧。

非常忠實於你的表弟

洛博

第二天，卡利斯·托埃洛依以健康理由請求國會批准他離開里斯本一段時間。

第三天，他登上了去法國的輪船。

在這之前，他詢問過伊菲革涅亞的意見。她對這個突然的決定欣喜若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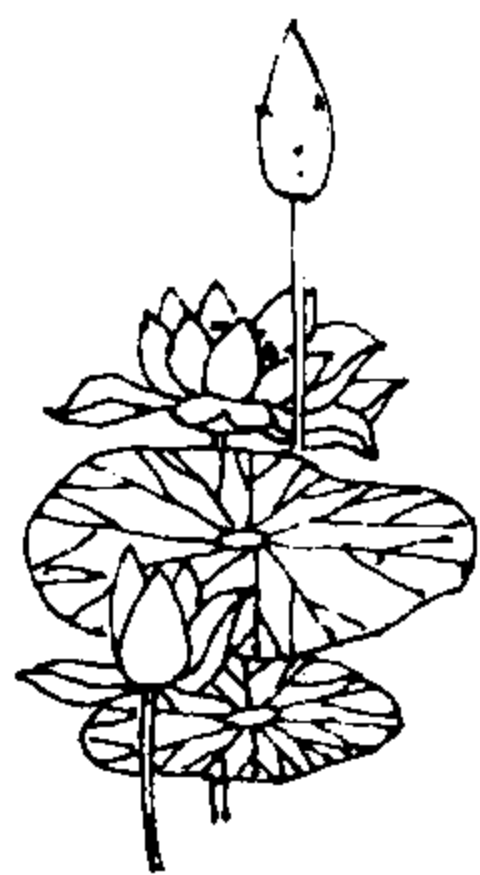
“爲什麼，表哥？你從來沒有說起我們要去巴黎！”

“我想讓你感到驚喜。好東西在未到手之前，想得太多，真到手時就遜色了。”

他們上了路。

在好姻緣聖若奧街的華廈裏，由那個唐娜托瑪濟婭·萊奧諾爾負責管理僕人們。自從在新德拉的日子起，她就成了伊菲革涅亞的廚房總管兼閨中女伴。

一個天使的墮落



34 她完蛋了！

讀者可以從洛博·德·甘博亞的信中窺見人心的邪惡。此信代表了一種骯髒透頂的無賴行徑，是用那種地方學士身上罕見的厚顏無耻精心寫成的。倘若那個男人出生在卑鄙小人雲集之地，死時一定會遺臭萬年。但是，他出生在那種地方，當地還沒有出現有名望的小說家，故而，如果我不把他移植到我小說中的奸人群中，他就會從那些山頭直接滑入地獄，不會讓人發現其穢行而引起公憤，遭到斥罵。

鑒於表姐時時刻刻把自己置於聖人們的保護之下，排斥他進入自己的心靈，他就改變其陰謀計劃，唆使她去里斯本找丈夫，她讓她徹底失望、徹底死心。他認為還是讓可憐的女人把最後幾絲又深又長的貞潔之根在眼淚裏泡死更為合適。

唐娜特奧多拉踏上了去里斯本的路，陪伴她的是一個既無經驗又容易輕信的老頭——從未離開過特拉瓦加祖居廢墟的誠實人保羅·德·菲格羅亞。啓程前，她取出放在被遺忘的藤籃裏的皺巴巴的草帽，整了整帽沿，用印度茶洗淨了帽子的帶子和草編部份，又把在前一年冬天發霉的絨布衣服拿出來吹掉霉氣。她就這樣穿戴好鑽進了轎子，與叔叔相對而坐，而叔叔還真心認爲侄女打扮入時，非常漂亮。

在去波爾圖的一路上，他們經過了幾個小城鎮，唐娜特奧多拉引起了衆人的驚奇。很多人，特別是城裏人，笑得直不起身子。不論轎子停在哪裏，總有一大群人圍上來，打聽這絕無僅有的人是從哪裏冒出來的。在佩納菲爾鎮口，應轎伕彬彬有禮的請求，特奧多拉取下了頭上的帽子，用一條三角小圍巾包住腦袋。盡管如此，櫻桃色的絨布衣服仍然惹人注目。當鎮上的神甫們遠遠看到轎子時，曾有一刻以爲是教會的某一權貴光臨本地，例如紅衣主教，或者諸如此類的東西。特奧多拉的小圍巾和衣服毫不諧調，侮辱了理想的美感和當地夫人們勻稱的造型。當夫人們看到她跳出轎子走進客棧，手上提着的帽子酷似卡爾達人裝糖點的籃子時，禁不住哈哈大笑。客棧裏的小姐們對女旅客病懨懨的老實模樣頓生憐憫之心。她們詢問了她的身份，立即開始用一種值得稱贊的過份的熱情討好這位貴族夫人，鼓動她改變裝束。

特奧多拉毫無反感地順從了。旁人肆無忌憚的笑聲已經軟化了她。老人也贊成她改變裝束。因爲要在那裏過夜，她就有時間讓人爲她戴上合適的帽子，穿上合身的連衣裙和相宜的綢外套。爲了這些東西，當地所有的女時裝師進行了一番合作。

衣服煥然一新，人彷彿變成了另一個。小姐們把她又濃又

黑的頭髮梳成她們所說的“斯圖亞式”，使她露出了完美無瑕的前額。她們又向她灌輸了一些如何提裙邁步的知識，免得她走路時老踩着裙子的下擺，或露出腳後跟。用裙環撐得像圓球般的裙子驅走了特拉瓦加女貴族身上的粗俗氣。她的意識在當地得到了啓蒙，她前前後後地打量自己，發出了默默的評語：

“我這樣顯得更好，這是實話！”

保羅叔叔對圓球式的裙子略有不滿，說：

“我看你簡直像個火輪娃娃！你的屁股變形了，請原諒我提到那地方！但是，既然這就是時髦，就讓你這樣去里斯本吧；不過，等你回到家裏，要讓人把這些裙環插在木柱上，用來嚇退田裏的麻雀。”

因為這個貴族老頭想看大海，他們決定坐汽船去里斯本。當特奧多拉開始作嘔時，她請求給她施臨終聖禮，然而，其他夫人們的笑聲使她振作起來，相信自己的不適不是致命的。

他們下榻在索德萊碼頭。盡管唐娜特奧多拉迫不及待想看到丈夫，仍然先睡上一覺，以恢復體力。上天總是讓那些純潔的靈魂和暈船的人睡上這樣美美一覺。

保羅·德·菲格羅亞上街去打聽卡利斯托的住處。但是，因為他在亞雷克辛街看到有一隻猴子騎在一隻狗身上，伴着手風琴的節奏疾馳，他就留在那兒看得目瞪口呆。接着，他沿着上坡路到達雙教堂廣場，停下來聽一個戴墨鏡的盲人宣傳講述一個男人殺死祖父的黑色功績。講完以後，盲人拿出報紙，上面記載得詳詳細細。特拉瓦加的貴族買下了這個令人恐怖的消息，長時間地坐在洛雷托教堂門口，慢吞吞地閱讀着。

讀完之後，老頭自言自語：

“這真是個壞地方！但願我馬上離開這裏！……孫子殺死祖

父！……”

他叫來一個腳夫，那人把他領到國會大廈。他向門房詢問阿格拉·德·弗雷馬斯的領主卡利斯托·埃洛依議員是否在裏面。

“不知道，”門房沒有好氣地回答。

“我是他的叔叔，請告訴他保羅·德·菲格羅亞叔叔在這裏。”

“我不能離開這裏，”門房又說，態度變軟了。“你去問從那兒走過來的議員先生，他會告訴你的。”

保羅向一個教士模樣的人走了過去，他是埃斯特萬斯神甫。

“我想這個人目前不在里斯本，”議員先生說：“至少他已經向國會請了假，要離開這裏。”

“回家嗎？”

“我看不是。這麼說您是他的叔叔？”

“我是他的遠房表親，也是他妻子父親的弟弟，願意為您效勞。”

“可憐的妻子！”神甫充滿同情地低聲說。“她失去了一位出色的丈夫，而正統派失去了一位强有力的衛士。”

“這麼說我的侄女婿，”保羅插了一句：“已經不是正統派成員了？！”

“何止這樣！他成了一個頑固不化的‘斑點’^①。跟這幫人混在一起，而且還加入了政府！……”

“哦！這麼無耻！……”

“這所有的一切，我親愛的先生，都起源於一個道德敗壞的

① “斑點 (malhado)：是當時保皇分子給憲章派分子起的諷刺性外號。

女人。這個女人奪走了他的理智和尊嚴，還會使他破產。他和這個女人一起出現在劇院裏，把她安置在一座華廈內，有馬車、僕人，儼如一位公主。可憐的妻子住在省裏省吃儉用，他卻在這裏大肆揮霍！……”

“我的侄女和我一起來了。”老人說。

“來了?! 可憐的不幸女人! 我多麼希望能夠去向她當面問候，但是因為我和巴爾布達先生不和，我不願讓他以為我會出於怨恨去激怒他的妻子。反正，先生，倘若您的侄女想看看她丈夫情婦的生活是如何奢侈豪華，就到好姻緣聖若奧街去，在上坡道的盡頭可以看到一座宮殿，鄰居們都說那兒住着所謂的‘巴西貴族夫人’。”

“麻煩您再說一遍?” 保羅一邊請求，一邊解開一本大大的猩紅色筆記本的帶子，以便把巴西夫人的地址記下來。

“如果需要我幫什麼忙，作為倒霉的卡利斯托·埃洛依先生以前的一個主要朋友，我隨時聽從吩咐。”埃斯特萬斯神甫補充說。

這天傍晚，聽叔叔講了神甫提供的消息而氣得渾身發抖的特奧多拉和老人一起坐上了一輛公共馬車，因為人們告訴她好姻緣聖若奧街離那兒很遠。

根據一個店夥計的指點，她在華廈門口下了車。一個僕人隔着馬車房門上的小洞跟她說話。她問僕人卡利斯托先生是否在家。

“他不住在這裏。”僕人說。

“他是住在這裏!” 唐娜特奧多拉固執地說。

“我已經告訴你他不住在這裏。”僕人毫不讓步。

“這兒不是住着一個寡婦嗎?”

“寡婦？”

“就是。”

“樓上是有一個寡婦，是這屋的管家。”

“我就是要見她。”唐娜特奧多拉說。

“我應該告訴她是誰在找她？”

“就說有個人找她。”

就在這時，唐娜托瑪濟婭·萊奧諾爾夫人出現在窗口，她聽見了樓下的喧嚷聲。

“您是誰？”上尉的遺孀問。

唐娜特奧多拉伸長了脖子。她見對方是位戴着灰色頭巾的老年婦女，便以為自己是在跟一個女僕說話。

“我要跟寡婦太太說話。”

“開門吧，若澤。”唐娜托瑪濟婭對僕人說。

貴族夫人和叔叔一起上了樓，進入一間敞開着門的接待室。不一會兒，又走進另一間屋子，原來是客廳。

唐娜特奧多拉打量四週那些美奐美倫的棟木和大理石傢俱，好不容易才吐出了一句話：

“瞧我的錢跑到了什麼地方！……”

保羅在胸前劃了個十字，喃喃說道：

“就像國王的宮殿！”

唐娜托瑪濟婭慢吞吞地換好頭巾、短外套和靴子。她帶着一股里斯本人的優雅風度走進客廳，對唐娜特奧多拉說：

“我希望知道我有幸與誰在說話。”

“這麼說，你就是那位寡婦？”

“我是十三步兵團的中尉若奧·德·席爾瓦·貢薩維斯的未亡人。夫人似乎是我丈夫那住在米約省的表妹？”

“我不是你所想的人。”

“那麼請告訴我……”

“那你究竟是不是那個人？……”特奧多拉又問，她對丈夫每況愈下的鑒賞力感到的更是吃驚，而不是生氣。

“哪個人？我不知夫人指的是誰。”

“我丈夫的情婦……”

“您丈夫的情婦！……天哪！您弄錯了……我是一個正派的寡婦；我叫托瑪濟婭·萊奧諾爾。您的丈夫是誰？！真可笑！……”

“我的丈夫是卡利斯托·埃洛依議員。”

“哦！”托瑪濟婭叫了起來：“這麼說您是領主先生的妻子……”

“你知道我了？！……”特奧多拉癡笑着說：“還好。”

“現在我有幸認識了您，但我不是您要找的人。您很清楚我上了年紀，只是由於令人遺憾的巧合，我才來到領主先生的表妹的這個家裏，擔任那位貴族夫人的廚房總管和女伴。”

“那個貴族夫人在哪裏？”

“在歐洲旅行。”

“歐洲在哪裏？”忿怒的唐娜特奧多拉問。

“歐洲就是我們現在走動的這個世界，我的夫人。”寡婦馬上接口回答，對她的無知感到好笑。

“我丈夫的那個表妹所在的地方離這兒遠嗎？”

“非常遠。他們上路已經6天了……只有上帝才知道他們現在在哪裏。”

“這麼說兩人一起走的？”特奧多拉大聲嚷了起來，緊握拳頭在空中揮舞。

“一起走的，夫人。”

“什麼時候回來？”

“誰知道！……兩位貴族什麼也沒說；可能要在外面待幾個月。”

“天打雷劈！”特奧多拉大聲地叫罵。

“願上帝保佑他們！”托瑪濟婭連忙糾正。“夫人怎麼能這樣詛咒您的丈夫……他是一位天使，還詛咒您的表妹——她是一位天仙！……”

“我的表妹？！”特拉瓦加的女領主吼了起來。

“是的，我的夫人。她既然是您丈夫的表妹，也就是您的表妹。”

“你知道她是什麼？一個不要臉的家夥。這兒的一切東西都是我的，都是用我的錢買的。”

“可能是，”托瑪濟婭有些不耐煩地說：“可能是，但是我跟這一切毫無關聯，夫人。唐娜伊菲革涅亞·龐塞·德·萊昂夫人出發前把這屋交給了我，我要按我收到時的樣子交還給她。等您的丈夫回來了，你再來找他說吧。”

唐娜特奧多拉·菲格羅亞怒氣衝衝地從屋子的一角走到另一角。突然，她從兩扇虛掩的門縫裏看到了另一間屋子，頓時咆哮如雷：

“你看，叔叔，你看這兒多麼豪華！”

她用腳踹開了門，走了進去，嘴裏不斷地嚎叫着：

“我的錢！我的錢哪！……”

那正是唐娜伊菲革涅亞的豪華書房兼音樂室。牆上掛着兩幅全身人像：一個是身着貴族騎士服的卡利斯托·埃洛依，另一個是騎馬裝打扮的伊菲革涅亞……

“瞧我的男人！”特奧多拉呼天搶地。“她就是那個女人？”她問驚歎在一旁的托瑪濟婭。

“她就是唐娜伊菲革涅亞夫人。”

“我要把那個妖精撕下來！”特拉瓦加的女領主大吼一聲，拉過一張椅子就往上爬。

“住手，夫人！”廚房總管怒不可遏，大聲喝道。

“夫人不許損壞任何東西！您再這樣胡作非爲，我就去叫警察把您轟出去。”

“把我轟出去？！”特奧多拉咆哮如雷。

“是的，夫人。這種行爲太沒有教養了，簡直不像個夫人！在里斯本，只有賣魚的才會這樣做。”

保羅走到侄女旁邊，勸慰她：

“特奧多拉，咱們走吧。這個女人說得有道理，她是這屋裏的僕人，要對一切負責。”

“我不是僕人，我是夫人的女伴。”寡婦趕緊加以糾正，她感到自己死去的中尉丈夫的肩章受到了侮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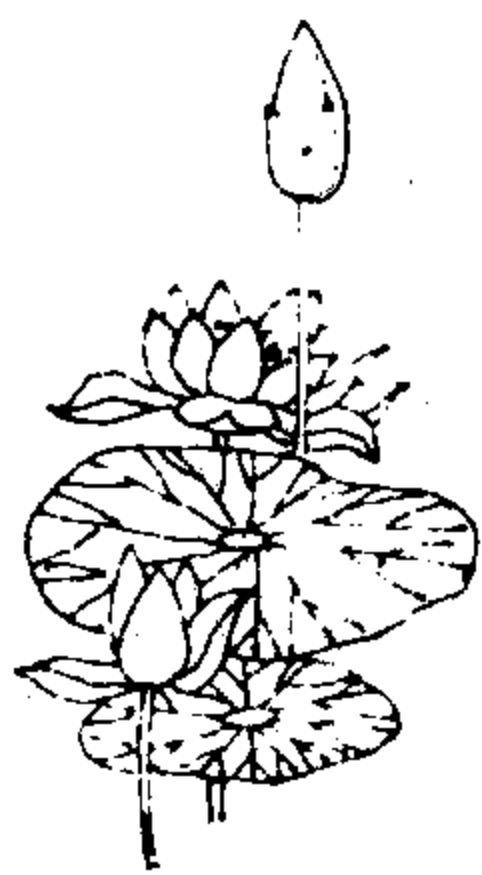
“管她是女伴，還是其他鬼東西，”保羅又說：“走吧，侄女。”她抓住她的胳膊，當時她正在向伊菲革涅亞的像捶拳頭。

走出那座房子時，唐娜特奧多拉——這個忠貞的妻子，這個使印度斯坦的夫婦美德黯然失色的女人——感到把她與忠實妻子的生活維系在一起的最後一根頭髮絲被扯斷了。

在那個不幸的時刻，她懷着思念之情想起了洛博·德·甘博亞表弟。

那個無賴出奇制勝！

一個天使的墮落



35

該詛咒的罪 惡的幸福

卡利斯托·埃洛依在巴黎收到了一份報告，裏面詳詳細細地敘述了所發生的事情。他沒有讓伊菲革涅亞看到托瑪濟婭的這封來信。

他感到了莫大的耻辱和刻骨的仇恨，當即在巴黎動筆給洛博·德·甘博亞寫信，再三感謝他事先通知了特奧多拉的卑鄙計劃，並斷然表示，既然受到了如此令人難以置信和別出心裁的侮辱，他認為自己沒有這個妻子，也決不允許這個潑婦再在他眼前露面。他還補充說，當他回到葡萄牙時，倘若特奧多拉還沒有返回自己在特拉瓦加的住宅，並絲毫沒有觸動屬於阿格拉·德·弗雷馬斯家族的東西，他就要提出離婚，並分割財產。

除了有關向里斯本通風報信的那一節

內容，洛博慷慨激昂地讀出了卡利斯托的威脅，以及他爲了懲罰妻子恣意妄爲而說的那些侮辱話。其實，到了閱讀此信的時刻，運用這樣殘酷的拋石機來摧毀特奧多拉的道德觀已屬多此一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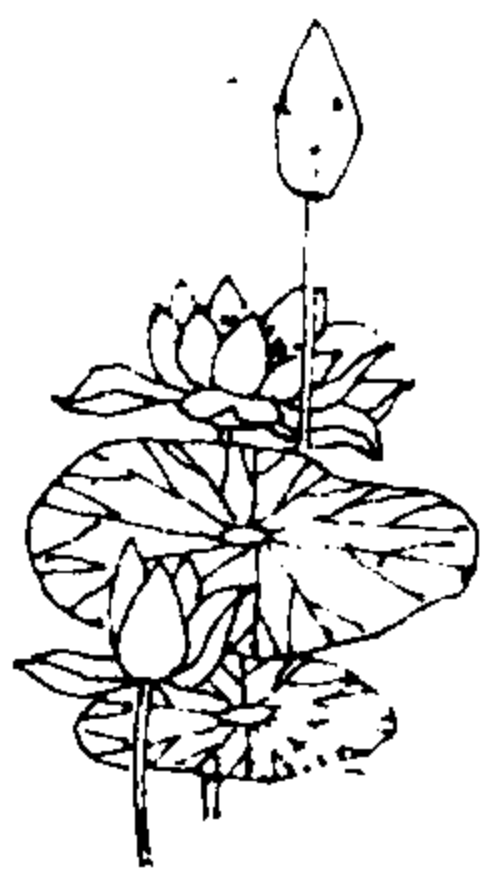
她幾乎無動於衷地接受了侮辱。她立即考慮搬回老家，并讓保羅叔叔和洛博表弟分擔責任，管理其龐大的家產。而表弟，爲了精心完成交給他的任務，干脆搬到了表姐家中居住，而且還打算讓菲格羅亞先生們的大宅恢復以往的豪華和富麗，爲此，表姐把那個金幣箱交給了他。自從印度總督帶着金幣從海外歸來，它們就在那箱裏悶悶不樂。可能當初獲得它們時就像現在揮霍時一樣光明正大，心安理得。

多虧佩納菲爾的女時裝師們，特別是客棧的小姐們，唐娜特奧多拉·菲格羅亞才會穿上圓球般的裙子，才會改變衣裙的款式和質地，使整個形象煥然一新。洛博表弟有幾次對她說，跟卡利斯托在一起時，她是一顆未經琢磨的鑽石。盡管這話言過其實，學士仍然在一定程度上驚嘆服裝改善了表姐的體型。她的腰變得纖細，腳變得小巧，臀部變得寬大，皮膚變得柔軟，胳膊變得白皙，鬆曲的頭髮使前額顯得寧靜而光潔。她行走時，一種嬌憨優雅的風度在她身上自然而然地顯露出來，似乎她就是在客廳裏長大，曾接受訓練翩翩起舞。女人真是一個神秘物！40歲時的這種變化只有面對鏡子細心揣摩和練習才會形成，而這鏡子的水銀層正是出自那個想象力豐富的叛亂頭目①

① 指魔鬼。根據基督教教義，魔鬼原爲上帝所造天使之一，因妄想同上帝比高低而造反墮落，乃成魔鬼。

的實驗室。當上帝把叛亂頭目驅出天堂時，沒有除去他的聰明才智。

盡管發生了這一切，但爲了不讓任何人懷疑有魔鬼插手此事，特奧多拉無憂無慮、我行我素、幸福快樂地生活着。



36

夫妻賬的結算

一個好消息傳到了巴黎，沒有提到任何有失體統的細節。阿格拉領主的管家只是說夫人搬回了特拉瓦加，留下了家裏原有的一切，帶走了原先帶來的一切。洛博·德·甘博亞向管家指示了投信地址，他就差沒有把他的厚顏無恥發展到繼續和表姐夫通信的極端地步。

卡利斯托踏上了里斯本的歸途，並寫信提醒托瑪濟婭，不要讓伊菲革涅亞知道他妻子演出的丟人場面。從巴黎回來後，阿格拉的領主就在巴西夫人的華廈裏定居。歐洲之行掃除了他腦中的蜘蛛網：讓法國和意大利的清風吹去眼中的灰塵真是一件好事。對於卡利斯托·埃洛依來說，倘若要容納如此巨大的犧牲，里斯本真是一塊太小的地方，所以他干脆解放了自己的心，

并聽命於它。

這位議員還去國會出席了幾次會議。他回憶着外國的工業進步，以此裝飾自己的演說。他沉浸在法國提供的樂趣之中，溢美之詞與利博里約·德·梅雷萊斯博士那些贊揚外國光輝、憂嘆本國貧困的華麗詞語已相距不遠。

他對家裏的事務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免缺乏金錢，不足以維持在里斯本的豪華生活。他開始過一種甜甜蜜蜜的日子，沒有一丁點兒的煩惱來干擾。他的情緒不再受到心靈的襲擊，重新產生了閱讀現代書的愛好。他從這些書中獲得了以前在古典文學中小心翼翼、隱隱約約察覺的啓示和思想。

當他重讀以前關於奢侈的演說，以及另一篇更愚蠢的關於抒情歌劇中盧克萊西婭·鮑爾吉亞的演說時，不由得羞紅了臉。現代觀念在抽打着他。他在初到里斯本的頭兩個月裏曾寫完幾本稿紙，想出版一部反奢侈的書，如今他羞愧地重讀自己的作品，并命令一個僕人把手稿燒毀。但是僕人沒有從命，毫無惡意地將手稿藏了起來；將來有一天，文學界將會獲悉那些紙片是怎麼會流傳到我的手上，并使我現在能夠欣賞和學習裏面純真的語言及健康的學說。

月復一月，幾個月過去了，沒有發生什麼大事可供寫成有趣的另一章。當第三屆國會休會時，卡利斯托·埃洛依榮獲阿格拉·德·弗雷馬斯男爵稱號，以及國王顧問證書。他試探了米蘭達一些選票大户對自己在那個選區再次當選的想法。人家告訴他，小學教師夥同藥劑師竭力反對他作候選人。男爵就去搞了兩套基督勳章，連同有關證狀，寄給了兩位權威人士。從郵局回家時，他對當選已穩操勝券，再說，政府也支持他。

就在這時，與貴族老爺恢復了昔日友誼的布拉斯·洛巴托

給他來了封信，信中幾乎直言不諱地轉述了當地流傳的謠言，內容涉及唐娜特奧多拉夫人及其表弟洛博·德·甘博亞。

男爵體驗到了一種新型的不快感覺。這種感覺一點一點消失，到第二天時已是微乎其微。我認爲這個男人在巴黎學到了莫里哀的兩句安慰詩：

這又有什麼壞處？即使大腿變得
更加彎曲，身材變得更加難看？

我調查了我所獲得的有關伊菲革涅亞和表兄共同生活的全部材料。我認爲應該在裏面發現一些痛苦，以便從中看到贖罪的迹象。但是除了令人妒嫉的東西，我什麼也沒有發現。讓我看到最多的新東西是兩個金髮兒童，相貌美麗，皮膚雪白，受到伊菲革涅亞和卡利斯托的百般愛護，儼如證明這種無比幸福的兩名證人。

那兩隻小鳥彷彿從天上的鳥窩降落人間，蹦蹦跳跳地從一個人的懷抱跳到另一個的胸前。我要告訴讀者，新生兒的母親總是對她們的大孩子這樣說：“他們是躺在藤籃裏從法國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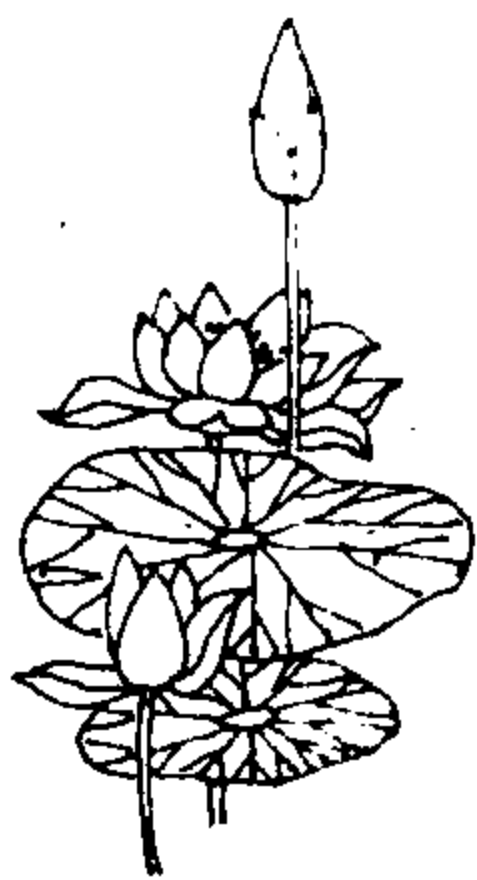
我聽到在特拉瓦加的大廈裏，也有一個胖墩墩的男孩在依哩哇啦，看起來，也像是躺在藤籃裏從某個地方來的。要不是這些孩子奇迹般地被送來，兩個極有聲望的家族將傳無後人。大自然真是非常多謀能幹。

男爵期待他妻子離世，以便讓自己的孩子合法化。一個孩子像他第十七代祖父一樣叫梅恩·德·巴爾布達，另一個則像第十八代祖父，叫埃加斯·德·巴爾布達。

男爵夫人——且讓我們長話短說——沒有拒絕丈夫的頭

銜。她期待丈夫沉溺在惡習中自我毀滅，以便將自己的巴爾納貝合法化。那個胖孩子叫巴爾納貝，胖得不像是在一棵既細又枯的樹上結出的秋果！愛情像大自然一樣多謀能幹。

一個天使的墮落



結 束 語

讓他幸福吧：讓他去。卡利斯托·埃洛依，那個山區的聖男，那個古老葡萄牙天堂廢墟裏的天使，墮落了。

天使墮落了，成爲一個普普通通的人，幾乎跟其他所有人毫無二致，而且比其他一般的普通人擁有更多的一些優越條件：

無數的金錢！

一個非常敬愛他的表妹！

兩個騎在他背上的孩子！

鐵打般的身體！

男爵稱號！

很多人認爲他雖然擁有表妹、爵位、孩子、金錢和健康，仍然是一個不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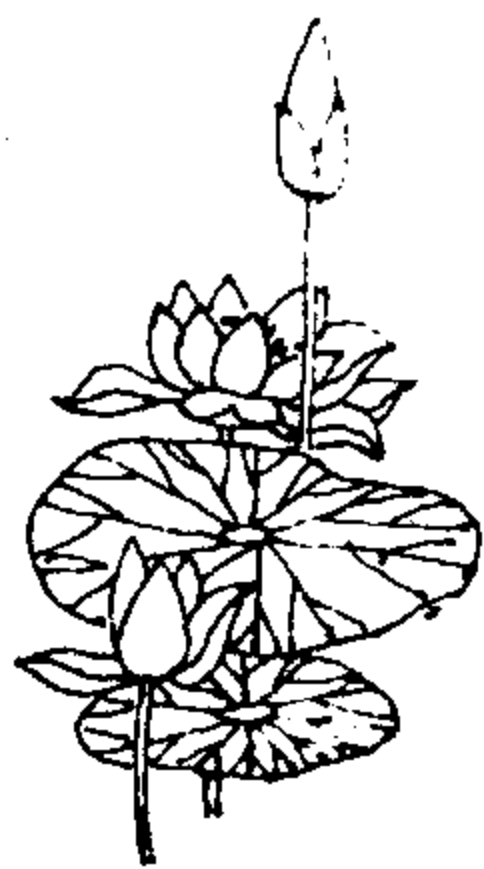
而我，正如在前面已經說過，確實無從得知，是否有暴風驟雨掠過那些人所不知的家庭角落。

作爲一個天使，毫無疑問，卡利斯托會更加幸福；然而，作爲一個人——愛情使他淪落成人，他不好不賴地適應着自己的生活。

而我，作爲一個小說家，惋惜他沒有對這種生活深感內疚，以便證明本故事所反映的健康道德。

鑒此，這個故事就成了這樣一部小說，它不會比去年的小說把更多的靈魂帶往天堂。

葡語作家叢書



這套叢書旨在向中國讀者介紹以葡萄牙語創作的¹主要著作。正如葡萄牙民族本身從 1143 年就從其鄰國獨立出來一樣，葡萄牙文學是歐洲最古老的文學之一。從那時起葡萄牙就有着其特有的語言和文化。

葡萄牙位於歐洲一端，版圖呈長方形，兩面瀕臨大海。確實，這種地理位置對其歷史和文化有了根本的影響。西班牙把葡萄牙與歐洲其他部份隔離，這決定了葡萄牙水手們要尋找新的空間以擴大其邊界。因此，葡萄牙人走過了前人從未航行過的世界，發現了陌生的土地，並為所遇到的不同文化和人們而驚異不已。他們在大海上駕馭自如，在人與自然的鬥爭中無比堅強，所以他們向危險挑戰的勇氣和忍受痛

苦的能力婦孺皆知。當然，在曲折的歷史上葡萄牙人卻也曾經佔領過土地，統治過他國人民。這也是歷史事實。葡萄牙最傑出的詩人之一費爾南多·佩索亞在一首著名的詩篇中把這些特點描繪得淋漓盡致。這首詩的題目也意味深長——“葡萄牙的海”：

啊！葡萄牙的海，
你那咸澀的水，
飽含了多少葡萄牙人的悲傷苦惱。
為踏平你那萬頃波濤，
多少慈母曾把淚拋，
多少兒女徒然祈禱，
多少姑娘未成秦晉之好，
啊！大海，一些均為征服你那駭浪驚濤！

葡萄牙被譽為詩人之國，這一傳統從十二世紀開始，至今猶存；但是，在小說方面也歷史悠久，尤其是在航海時代最為突出，至今亦然，其中許多詩人和散文家的作品翻譯成各種文字出版。

儘管葡萄牙文學中的一些重要著作已譯成中文，但澳門文化司署還是決定與花山文藝出版社合作出版這套叢書，其目的不僅僅是讓讀者瞭解這些作品，而且是讓他們瞭解作者及其寫作的時代和風格。

我們希望這套叢書得到中國公眾的喜愛，有助於他們更好地瞭解葡萄牙及其文化和歷史，而澳門是歷史和文化交匯與互

✻✻葡語作家叢書

相瞭解的得天獨厚的空間。

統籌：林寶娜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一个天使的墮落

作者 = 卡米洛·卡斯特罗·布朗库著；王锁瑛译

页数 = 2 3 0

S S 号 = 1 2 2 8 5 5 7 6

出版日期 = 1 9 9 5 . 1 0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